

峨眉劍俠傳

繡像
劍俠傑作

廣益書局刊行



下

峨眉劍俠傳 卷下

第二十一回

失恃孤雛儘揮後母淚

喪心主婦甘與僕人私

我們著小說的祇有一枝禿筆。不能寫兩面的事情。上回說到秋屏與雪鳩失蹤。周致遠將她倆究竟給誰劫去的根底。還未露佈出來。但是這層事的頭緒。極其複雜。斷非寫流水帳似的。可以將根底一一的交代出來的。只好舊事重提。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好教讀者諸君們明白吧。如今且將周致遠的話頭。權且按住。掉轉筆尖。寫表蕭青龍和滑飛和尚。自從在周村吃良驥等打得望風而竄之後。由泰山星夜趕到蒙山。他兩個垂頭喪氣。以互相嗟嘆了一回。商議報仇的方法。滑飛沉吟了半晌。嘆了一口氣。向蕭青龍說道。這一番真是出人意外的。生辱。不獨你我向後見人不得。便是我們三應幫裏威名。還不是給這兩個小賊崽子損了麼。如果癩蝦蟆鑽青。白白的吃這場軟悶。不獨使峨眉派裏長了志氣。我們倆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天下的英雄呢。蕭青龍不待他說完。怒轟轟的將桌子一拍。粗着嗓子喊道。若不將這兩個小賊崽子。剮屍碎骨。誓不爲人。滑飛冷笑一聲道。在裏裏將偌大的威風發給誰看呢。正經是大家設法報復。狂喊野叫的有什麼用處呢。蕭青龍聽他這話。只得忍住一肚皮的怒氣。重行坐下。兩手按着膝蓋。抽風箱也似的吁着氣。滑飛道。但是在泰山脚下。那個黑小子。我們回來和他不認識。他又何故橫着枝兒緊的來和我們作對呢。這倒不可不注意呢。蕭青龍道。什麼注意不注意。那個黑小子。既然平空跳出來助他們的陣。還不是穿青衣護黑漢。是他們一道的麼。我們不想報仇。萬事休提。報起仇來。還怕那個野種飛上天去不成。爲今之計。只好先到我們老師祖那裏去。求他老人家大發慈悲。將這回損失的面子。扳了轉來。滑飛鼻子裏笑了一聲道。這些話。虧你說得出來。也不想老師祖是位什麼人。他就

肯准你的請求。來和峨眉派裏第三世的小夥子一般見識了嗎。不要說他老人家不准。便是將這番話對他老人家怎麼講得出口呢。我們倆在三鷹幫裏二世中。也要算南北聞名的了。他倆是初出道兒的小子。我們走了下風。還能去告訴他老人家麼。不要撈着一頓臭罵嗎。依我說。寧可轉邀別人。將這個念頭打消了罷。蕭青龍努着嘴。半晌才說道。除得他老人家。更有誰是他倆的對手呢。滑飛道。我早就說你是隻大飯桶了。常言道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休道那兩個兒小子。天下無敵。比他倆高百倍千倍的好手。正不知有多少哩。你放心罷。讓我慢慢地籌劃。總有人出來給我們報復過來就是了。他兩個談談說說。不覺星移斗換。已到子正的時候了。他兩個到了這時。疲倦已極。和着衣服。在鍊功室的捺氣上床睡了。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一早。滑飛的小徒弟阿諦進來。將滑飛搖醒說道。何師叔來了。滑飛忙道。請他進來。阿諦答應。返身出去。滑飛忙下床來。這時阿諦已經領一個人進來。頭戴瓜皮式小帽。身穿月白色的長褂。外加一件天青緞子的背心。裏襯玄色粉花的夾褲。二寸寬綢帶。齊腳脛繫着。足登一雙粉底藕雲履。面白唇紅。雙眉帶豎。二目有神。望上去。不過在二十左右罷。滑飛走過來。拉着他的手兒笑道。老兄弟。什麼風兒吹得來的。那少年笑道。本來早就要過來望望你。因為被許多事情糾纏着。一些兒空子也沒有。所以直到今天才偷暇來拜候拜候你。滑飛笑道。不用客氣了。請坐吧。說着一撒手。讓他坐下。接着阿諦捧了一盃茶過來。那少年接了。列公。這少年來歷。估量着你們一定要教我快一些兒說了出來。好讓你們放心。不錯。我先將他的來歷說了出來吧。這少年姓何。名叫其俊。本是曹州的人氏。他的父親何明。住曹州城內開了一月布店。他還有一個妹子。名叫其慧。何明沒有三男四女。不過祇有他兄妹兩個。自然當着掌上明珠般地看待。他的妻子劉氏。不幸在其俊十一歲的時候。得了一個絞腸痧症。竟自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了。何明和其俊一番悲感。自然是不消細說的。其俊雖然是個未成丁的孩子。但是人世的應有知識。已經明白了。如今一位提攜捧負最親愛的慈母歸天去了。他的一顆純淨的小心。能不碎同齏粉麼。穿着孝服。終日在靈

前飲泣不休。他的妹子其慧才九歲。還未解世情呢。雖然和他的媽媽長別。她却不懂得悲傷思憶。成日價的背梅竹馬。嘻不知愁。有時想起媽媽來。扯着她的父親。一頓蠻哭。都得何明用話哄他一番才行呢。可是何明見了這個愛女向他耍娘。少不得觸景傷情。揮了一回眼淚。加之他的夫人棄他去了。內裏一切的事情。簡直是亂如麻縷。一絲的料理去了。何明祇顧外務。毫無內顧之憂。如今他的夫人棄他去了。內裏一切的事情。簡直是亂如麻縷。一絲頭緒也沒有。這時就有些尖嘴婆婆。見他家娘子死了。何家又是這樣大的一引布莊。平日那一天不做三五百千錢的生意。所以她們便你來我去。嚷得震天價響的要替何老闆做媒。可是何明避賦悼亡。正自如癡如醉的追思遺像。那裏有心聽她們的話呢。一任她們說得舌敝唇焦。他只給她們一個不瞅不睬。再不然。就給她們一個誓不續絃的話。那班媒婆並不以為他這兩句話。就絕跡不來。仍然走馬燈也似的她去我來。這一個誇東家的姑娘如何漂亮。那一個誇西家的小姐如何賢德。何明只當春風過耳。日子久了。何明感着種種的痛苦。第一層便是內顧無人。一班僕婦。弊竇百出。明吃暗偷。不能細述。再則其俊兄妹兩個。尚在孩提時代。沒一個知心體己的人來撫育。而且自己到了風雨之夕。免不得思前憶後。興味索然。又經一班朋友軟說硬勸。誰都說是偌大的門戶。沒一個人來主持中饋。成個什麼體統呢。因此將何明的一顆死灰的心。勸得重復又活躍起來。衆媒婆內中有一個名叫王大嘴的。她的一張嘴。簡可以稱說進六國。任你是什麼難纏的人。只要她將話匣子打開。包管將你說得五體投地。百依百順。她見何明的口氣漸漸的鬆了。她便趁機進言道。何老闆。不想娶夫人便罷。如果要想續絃。只消和我王大嘴說就得了。不要張家李家的亂去張羅。常言道得好。東揀西揀。揀到了。揀一隻破燈盞。那班專靠做媒過活的人。不問人家合式不合式。能配不能配。她們只要撈一筆媒財到手。管他娘的橫鼻子豎眼睛。好者新人過了房。媒人隔層牆。也不問人家願意與否。她們便一概不負責任了。我王大嘴向來靠着良心吃飯。不管是什麼婚姻。只要是我作成的。都要教人家兩方面歡歡喜喜地。百年偕老。那些絕子絕孫的事。

情。我王大嘴從來不做的。何明聽她這一番話。不禁連連點頭道。你的爲人。我早就知道了。我這一頭親事。拜託你煩神。事成之後。我不是個不曉事的。都不叫你背地說我虧負人就是了。王大嘴聽得這話。將胸脯子拍得連珠礮响的說道。大老闆。你放心罷。一切都有我替你尋一位又賢德又美貌。又溫柔的姑娘就是了。何老闆道。這都要請媽媽費神了。王大嘴道。現在我也不去多說廢話。等到事成之後。那才知我的本領呢。她說着。腳不點地的去了。不上兩天。王大嘴又來了。笑迷迷的向何明說道。恭喜大老闆。託你老的福。一頭好親事。竟未費吹灰的力量。已經說得有八成數了。何明忙問道。你說的是那一家呢。王大嘴將大姆指先豎得筆直的說道。不須問。天字第一號。要想再比這位姑娘再好一些。在曹州城裏恐怕尋不着第二個了。不要說三從四德。就連算盤筆下。都是好的。我倒替你老人家暗暗地念佛。不知你老人家修了幾世。才修到這樣好的夫人咧。何明笑道。究竟是誰。你且說出來給我聽聽看。光是天好地好。好上一陣子。我還在鼓裏呢。王大嘴笑道。告訴你罷。便是西門外。裘員外家的大小小姐啊。何明聽得這話。沉吟了半晌。才說道。你方才說的是不是裘文燦家的女兒。她拍手道。蠻對。你難道和裘員外認識麼。何明道。有什麼不認得呢。他家每年用的布匹。皆是我們這裏的。交換了摺子。三節收帳。端午節我還親自到他家去一趟呢。王大嘴笑道。怪不道的。我到他家去提媒。不消三言兩語。他家老太太就滿口答應了。原來你們在先已經認識了。何明道。你不要在那裏說鬼話罷。他家三小姐。是六月初三嫁給吳家的。豈有小的倒先出閣。大的反而沒有許字給人家的道理。這些話。簡直連三歲的孩子都不相信的。王大嘴咯咯的笑道。聽話不聽到底。就來揷排別人的不是了。豈不好笑麼。何明道。你說你說。她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裘員外一共生了三個女兒。二小姐三小姐都是隨波逐流的脾氣。隨她父母去替她們作主。惟有這位大小姐脾氣最難纏。由不得她的父母作主。東家好。西家醜。都要她自己合式才行咧。不瞞你老人家說。她揷了七八年。竟未揷到一個人。今天我去向她說。不料她竟心願情服的答應。這也許是你老人家的福氣。應該娶

這位十全十足的人來輔助你老人家成家立業。何明笑道：原來是這樣。我那裏曉得呢？據你說來，他家大小姐如今定是三十內外的人了。王大嘴道：沒有沒有，沒有那麼大。今年不過才二十六歲。何明正待開口，他接着說道：好者人家是個千金小姐，便是年紀大些，不是閱歷深些麼？而且你老人家眼看看年近半百了，定要去娶一個中看不中吃的小毛丫頭來做什麼來呢？何明噤的一笑來道：我不過是順口一句話，原不是嫌惡她年紀大的。你却不要誤會。王大嘴笑嘻嘻的說道：好哇！一個人就要隨波逐流一些才好呢？何明道：王媽媽這一頭親事算定了。幾時納采行聘，煩你去和他家商議定了。我好依禮照行。王大嘴一連說了幾個是，她告辭走了。又停了幾天，得着她的消息。這一頭親事居然毫無枝節的成功了。何明因爲內務急需人來料理，便向裘家商議。一面納采，一面就將結婚的吉期，在最短的時間裏訂了。光陰最快，八月十六的佳期，不知不覺的到了。屆時賓客盈門，十分熱鬧。不消細說，等到彩輿進門，僮人扶着一對新人交拜天地。何明偷眼看那裘小姐的丰姿，雖不及前妻，却也另有一種動人之處。交盃酒罷，攜手入幃。百般顛倒，自不必說。自此向後，何明內慶得人，將一個又賢又慧的劉氏早已撇在腦後。這裘氏在家裏本不安分，裘文燦老夫婦兩個，恰巧一個是天驛，一個是地啞。一任她成日價勾蜂引蝶，也不去責備她一聲。後來弄得穢聲四播，誰也不肯和他家做親。二三兩個女兒，倒像個好人家的模範。成日價埋首閨中，輕易不能見她們一面的。所以她兩個提起親來，一拍即合。倒在她們大姐姐以先出閣了。惟有她，不尷不尬的高不要，低不肯，攔了下來。裘老夫婦像煞一塊粘團在手心，擲也擲不掉，攢下攢不了。也曾拜託媒婆，替她留意，不拘貧寒貴賤，只消有人家要，就行了。那些媒婆東張羅，西張羅，說也好笑。提起這位裘大小姐的芳名來，誰都將腦袋搖得像潑浪鼓也似的一百二十個不要，不想何明，竟來買這塊無人過問的臭貨了。王大嘴將這頭親事說成之後，兩面得錢，一共給她撈了三千多銀子到手。何明還睡在鼓裏呢。將一個淫悍不堪的貨色，只當着一個大慈大悲觀世音看待。什麼事都要去和她商議。裘氏便指東畫西的替他想。

法子。按部就班。絲毫不錯。何明因此格外佩服。裘氏見丈夫這樣的倚重她。越發賣弄才能。先還祇管內務。後來漸漸料理到前面的事了。何明看她這樣的能幹。自然不加阻止。並且極口稱贊她。裘氏越發得了臉。成日價的坐在腰門傍邊。監察店裏的事務。其俊其慧。兄妹兩個。自從她進門之後。說也奇怪。誓口未曾喊過她一聲。媽媽。雖有何明百般哄騙。他兩個再也不肯破口。裘氏生性奇妬。見他兩個不肯破口喊她。自是不快活了。有時何明拉着其俊。其慧。問寒問暖的時候。她便河豚魚搗橋樁。一肚皮的惡氣。便指桑罵槐的一陣子。何明明知她心裏不用了。忙將趕過來。溫存她。她便趁勢撒嬌撒癡的說。何明看不起她。再不然說何明前情未斷。既然這個樣兒。何不去伴着木龕兒呢。何必又將我娶來作甚呢。何明千低頭。萬不是。陪上半天小心。纔算了帳。列公。這些悍妬婦人。她們的心理。自是與平常一般。婦人兩樣的。她們的目標。是爬到丈夫頭上乘風涼。那就是自己最有臉面的事了。再則只要將丈夫弄了一個頭落地。她們不是就能爲所欲爲了嗎。所以裘氏也就是這種心理。她見何明這樣懦弱。她便執戈躍馬。一天一天的將自己的本來面目慢慢地放了出來。何明退一步。她便進一步。就此漸漸地將何明欺到腳下了。店中不拘什麼事。何明竟沒有權力可以約束了。只消裘氏一句話。那些夥計。沒一個不貼耳服從的。不上一年。裘氏又生了一個兒子。何明自是歡喜。誰知裘氏野心勃勃。自己生了兒子。便將其俊其慧。姐妹兩個。視爲眼中的鏽釘了。稍不如意。嘴到手到。打罵並行。可憐他兄妹兩個。不知受了多少無辜的毒打。這時其俊已經上學了。散學回來。到了腰門口。看見裘氏那對白澁澁的大眼睛。就要嚇得怔住了。好像闖關的一樣。都要等她放出雄鴨嗓子。說了一聲。還不到後面去啊。他才敢放大了膽。戰戰兢兢的到後面去呢。冷湯膾飯。忍氣吞聲的吃了些。先前還背着她在何明面前哭訴一兩回。後來見何明未曾有什麼動靜。其俊曉得不中用。後來也不告訴了。此時何明。這才漸漸地後悔起來。也祇好和其俊兄妹在無人處飲泣罷了。裘氏見丈夫和她漸漸的冷淡了。她還不明白嗎。但是想到何明是個半百歲的老頭兒。一切舉動。沒是一樁不使她討

厭。而且床第之間。每每有不能暢她所欲的缺憾。因此趁他與自己冷淡的時候。便另尋路道。在店中衆夥計的當中。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夥計。名叫夏二的人。人品倒還不差。梳了一條二十花油鬆大辮。拖在腦後。又烏又亮。做起事來。又乾淨。又伶俐。裘氏的眼中。早就有了他了。不過因為店中人多眼雜。一時不能如願。但是她對於夏二。真個是腦子後面生出一隻眼睛來看待他。什麼事都要使他估着一些便宜。連薪水都比較別人來得多一些。夏二又不是個傻小子。他見老闆娘這樣的優待他。還不鞠躬盡瘁的替她做事麼。恰巧何明要到兗州去進貨。來去約在一月多。臨行時候。叮嚀裘氏。好生看守門戶。料理各事。裘氏滿口應承。何明去後。自然是裘氏惟我獨尊了。當天喫過午飯。她便派一個丫頭。將夏二喊來。笑迷迷的說道。老二。你這個人是蠻知趣的。做事又好。爲人又謹慎。我最相信你。佩服你。她說罷。也斜着眼睛。向他一飄。接着又嘆味一笑。夏二聽他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直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怔怔的站着。一句話也答不出來。她又笑道。你平素不是個伶俐不過的人麼。怎麼今天倒假癡假呆的起來呢。難道我方才的兩句話。你還不懂麼。夏二楞楞的說道。你老人家的話。我怎麼不懂麼。不過是你老人家……他剛才說到這裏。裘氏搶着說道。什麼老人家。小人家的。彼此年齡相仿。不要折煞我吧。快一些換了口氣。夏二只得改口說道。因爲你待我好。我當然是知恩必報啊。她笑道。要報恩就在這時候報了。再遲機會失了。恐怕你想報還不得報哩。她說罷。擰着嘴。又是一笑。夏二聽得。心中已有八成明白了。但是想起她平日凶惡的情形。又不敢十分造次。只得涎着臉笑道。你吩咐罷。隨便什麼事情。只要我力量夠得到。沒有不盡心盡力的替你老人家辦的。裘氏笑道。如今我沒有別的事情差遣你。我們老闆走了。後面沒有一個男子漢。夜間萬一有了風火賊盜。便怎麼了呢。你今天可將你的行李搬到後面耳房裏來睡吧。一則防預着賊盜。再則有了你在後面。我們也好仗仗膽子。夏二道。好。當天晚上。夏二便將行李搬到後面來。當時店中那些夥友。一個個眼睛裏都起浮雲。少不得七張八嘴的冷嘲熱罵。夏二也只當春風過耳。理也不理。好在這事不是出

於自動。乃是老闆娘主動。任你們醋火一百八十丈高。又奈得我何。不多時魚更二弄。夏二等店中人全安憩了。才往後面來。剛剛走到穿廳。瞥見一個十一二歲未留頭的小丫頭。跪到他的身邊。伸手將他的衣角一拉。悄悄的說道。夏先生。我家奶奶喊你去哩。夏二又驚又喜的說道。你去對奶奶說罷。我馬上就來了。他說着。暗自打着算盤道。這一塊肥肉。送到我的唇邊。我自然是要吃的了。不過前面那班狗頭。已在鬧着酸勁了。這個風聲萬一漏出一些兒來。到了他們的嘴裏。馬上就得飛短流長。吵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了。到那時。他們還不在老闆面前討好嗎。圖了這片刻的快活。碰碎了飯碗。真真不合算哩。他想到這裏。便將一團高興。直接到小肚子下面。隨着洩氣走了。悄悄的回到耳房裏。闔門就睡。正自似睡非睡的當兒。猛聽得門上有指彈的聲音。闔……闔……閣閣閣。夏二驚醒。將一顆腦袋探出被窩問道。誰敲門呀。就聽得有人悄悄的答道。我啊。快點將門開開。我有話要問你。夏二聽得是裘氏的聲音。欲要答應。又怕她進來硬擲三個六。欲要不答應。又怕她惱羞變怒。他倒弄得欲進不可。欲退不能了。外面一面連聲的催他快些開門。夏二只得硬着頭皮。披衣下床。將門開了。只見裘氏穿一件大紅緞子的緊身小襖。也沒穿裙子。下邊祇繫着一條葱綠水浪紋的褲子。滿面怒氣。走進來。一屁股往夏二的床邊一坐。惡狠狠的向夏二釘了一眼。也不言語。夏二知道她嗔怪自己方才爲什麼不去。他也乖覺。涎着脸陪笑說道。奶奶方才叫我去。我本來要去。無奈那邊那些人。兀的天南地北。嘴裏不知道說些什麼。所以我恐怕給他們說出個三長四短來。大家沒臉。他說到這裏。裘氏迎面輕輕的啐了一口道。閉上你那張鳥嘴。你的圈套。我全明白。如今我來就你的教了。還有什麼話說。夏二笑嘻嘻地也沒答話。祇見他滅燈閉戶。不知他倆個究竟幹的什麼勾當。且看下回分解。

〔評〕人每溺愛後妻。此其故孰得而知之者。蓋鼓盆痛切。別鶴心悲。當飢者易爲食之時。乃忽有人憐之。慰之。又焉得不俯念眷顧。以溫存供養耶。乃孰知恩中生害。以縱成其惡。卒致破家亡身。始悔及噬臍。又安

可及。况以素稟輕佻之裘氏乎。其穢亂之行。可逆料而知。噫。此章蓋亦發骨背鍼痼疾。欲令人之猛省耳。

第二十二回

書生破好事深閨驚散野鴛鴦

俠女證前因狹路提攜親骨肉

却說裘氏在夏二房裏。直到第二天鷄聲喔喔的時候。才悄悄的回房。由此向後。風雨無阻。每日來陪伴着夏二。不料有事湊巧。有一天。其俊背着書包。到裘氏的房裏去拿早點錢。一脚踏進去。瞥見裘氏和夏二摟得緊緊的一滴水也澆不進去。正自好睡。其俊雖然是個孩子。這些事情。怎能瞞過他呢。嚇得一顆小心。不禁突突的跳了起來。趕緊回身要走。不料衣角給鹽面盆架子勾住。只一扯。將架子扯倒。就聽得噹啷啷的聲音。將裘氏和夏二從夢中驚醒。警眼間看見其俊。裘氏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將夏二往床裏一推。披了衣裳坐起來。她却一點不動神色。和顏悅色的向其俊說道。我的好孩子。天才一亮。你便要書房裏去了嗎。這樣的好學。爲娘怎能不喜呢。她說罷。伸手在袋裏抓了一把錢。向其俊道。好孩子。你拿去罷。如果吃不了點心。贖下來的錢。多買一些紙墨。省得常向別人去借。其俊將面盆絆倒。已是嚇得面孔漲紫了。暗想今天定逃不了一頓好打了。心裏正自小鹿般的亂撞。瞥見裘氏醒了。更嚇得木雕神也似的。直壁壁的站在梳妝台邊。一動也不敢動。聽候裘氏發落。萬不料她大異平時。不獨沒有打罵。並且抓出一把錢來。和顏悅色的和他說了許多好話。這真出乎其俊意料之外了。其俊忙低頭蹲下身子。要去將面盆架子扶了起來。猛聽得她說道。我兒。你不要去弄髒了手。等一會子。我喊丫頭來弄吧。其俊只得站了起來。她又說道。你來將錢拿去。快一些兒上學罷。其俊忙道。我用不了那許多的錢。祇消八文錢就夠了。裘氏笑道。我早說過你是個窮小子了。有錢愁沒有地方去用嗎。這錢是爲娘給你的。你便拿去用了。有誰敢來說你一聲不是呢。我的乖乖。娘早就要多給幾個錢給你用了。因爲你的爺常說小孩子家。手脚用大了。舉動要錢。所以我未敢多給你錢。只恐你浪費啊。如今見你果然誠實。我家有的是錢。不給兒子用更

給誰用呢。我的好兒子。不但今天給你一把呢。只要你好好的聽娘的話。每天我給這麼一把錢與你。其俊聽她這一陣乖兒子一喊。膽子才放開。將方才飛出去的三魂五魄。重行又收了轉來。走過來。將錢接了。出門上學去了。夏二才從被窩裏鑽了出來。穿好衣服。努着嘴。向裘氏說道。這怎麼了。這怎麼了。裘氏笑吟吟的問道。什麼事值得這樣的驚慌。夏二苦着臉道。還說什麼。方才哥兒上了眼了。老闖回來。他還不告訴麼。你我便怎麼處。裘氏冷笑一聲道。我道是什麼。推倒龍床。跌倒太子的大事哩。原來是這個啊。你放心罷。諒他一個小鬼頭。能有幾個腦袋。就敢去告訴那個老烏龜了嗎。我還要說一句嘴響的話。只消我稍用計策。還不是將他哄得服服貼貼的麼。夏二急得躁腳道。我的娘。到了這會子。還不說是想法子來彌縫這事。兀的還在臉打腫了。充什麼胖子呢。裘氏道。怕什麼。便是那個老烏龜知道了。他還能奈何我不成。夏二急道。便是你不怕。我却怎麼了呢。他如果到衙裏去告起我來。不獨做碗碗碎。還要坐長牢呢。到那時。我們不是樂不成了嗎。要想長久下去。此刻非要設法。不准哥兒出口。才是正經。裘氏聽了。才沉吟了半晌說道。那麼這樣罷。等他散學回來。我切實的交代他一番。就得了。他當真是個銅頭鐵腦蓋。不怕我打麼。夏二連連搖頭說道。不妥不妥。他如果是個知高識低的大人。聽了你的話。或者可以嚇得不敢開口。他是一個孩子。你將這些威嚇的話對他講。至多當時有一些懼怕。屁股一掉。還不是忘了麼。裘氏聽到這裏。忽地將牙齒一咬說道。既是這樣。將他結果了倒乾淨。那老烏龜回來。我只說他得着一個暴病死了就完事。夏二聽得這話。嚇得索索的亂抖。連道。我的媽呀。那些喪天害理的事情。我不能做。寧可我們倆就此絕交吧。免得後來二罪俱犯。裘氏聽得。不禁將一對濃眉倒鎖。手指着夏二罵道。囚囊養的沒良心種子。我這樣的巴結你。你反而頭高八丈。好好。你要絕交。咱們就絕交。等那個老烏龜回來。我就說你硬行強姦我。看你膿包。因崽子逃到那裏去。夏二聽她說出這樣的話。嚇得倒抽一口冷氣。瞪着雙眼。忙道。我不……我不絕交。你……你却不要認真。一切都隨你做去就是了。裘氏冷笑一聲道。你不用在那裏搗你娘的鬼。還

當我不曉得你的道兒哩。我替你說了罷。現在嘴裏只是甜如蜜餞。等到將我唆使上屋。你便拔去梯兒。看我受罪了。倒你娘的霉呢。老娘既然受了罪。還讓你這囚崽子一個人自在麼。做夢吧。夏二聽得她這番話。真夠是沒有一句不直刺他的心坎上頭。越發慌了手脚。急得屈膝跪下。賭咒發誓的一陣子。裘氏這才伸手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將一副猙獰可怕的面孔收了起來。重新現出笑容來。向夏二說道。我的方才的話。是和你作耍的。千萬不要認真。我告訴你一句實心話。將來我就是你的人了。這一份偌大的財產。只要你有本領來操持。夏二怔怔的將舌頭伸了兩伸說道。罷了罷了。這些話。騙得誰來呢。這份財產。誰不知道是何明的。我是這什麼人。就能來鳩占鵲巢了嗎。裘氏笑着。一把將夏二拉到懷中。附着他的耳朵。輕輕地不知道說了幾句什麼。夏二點頭。面上變色。也沒說多話。起身到前面去了。再說其俊出了店門。暗自打算道。她從來沒有一回待我這樣的好。今天爲什麼變了常態呢。哦。我知道了。她和夏二幹那個勾當。恐怕我告訴我們爺。才拿錢出來哄我的。唉。你可錯了念頭了。休道你哄我。便是央求我。要想我不告訴。登天還難呢。怪不道的成日家夏二好。夏二不錯。誇得震天價響的。原來還是這個頑意兒呢。只可嘆我們爺。還在麵糊盆裏過日子呢。家裏幹下這樣醜事。他還不知不覺的呢。此番等他由兗州回來。我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叫他將這不要臉的貨色退休了。我們兄妹。也有出頭日子過了。他想到這裏。自爲得計。跳跳躍躍直向書房走來。還未過魚市口。瞥見一個二十多歲的道姑。頭抹白綾。身穿月白色彈墨的道袍。一雙金蓮。隱隱約約的只有三寸左右。穿一雙鐵裹尖的飛雲撩鳳弓鞋。右手執着一柄拂塵。左手攜着一個女孩子。向東走去。其俊見那孩子穿的衣服。和自己的妹妹其慧一樣的。而且身材又是一般無二。不禁疑惑起來。忙放開脚步。趕上前來。意欲一看究竟。他大三步。小兩步的從後面緊緊地追上前來。說也奇怪。他脚不點地的直追了一會子。只見那道姑仍然和那女孩子慢吞吞的在前面走。永遠莫想逼近她一步。其俊暗暗地納罕道。憑他兩個也不過在前面那樣走法。我怎麼趕她們不上呢。他正自疑遲着。只見那個

女孩子忽然掉過頭來。其俊仔細一瞧。不是其慧。更有誰呢。他可急了。忙大聲喊道。妹妹。你隨她到那裏去。快和我回去。其慧也不答話。扭過頭去。仍然隨着那道姑向前面走去。其俊便拚命價的一面喊。一面趕來。不多時出了東門。順着大道。又趕了二里多路。直跑得他腰痠足軟。喘吁吁的頭上的汗珠。黃豈般的落個不止。最可怪的路上來往不少行人。他這樣狂奔亂喊。似乎沒有一個人看見他的樣子。他又竭力追了一里多路。實在不能再跑了。眼前一黑。一個跟斗栽在路傍。直僵僵地不能動彈了。那道姑却也止住脚步不走了。回過頭來。對其俊望了一眼。其俊見她柳眉鳳目。面如出水芙蓉。宛有日映朝霞的姿色。他却開口問道。你這道姑。爲什麼要將我的妹妹拐帶出城。究竟意欲何爲。識風頭。快一些兒將我的妹妹丟下來。否則我聲張起來。看你逃到那兒去。那道姑聽他這話。微微的吁了一口出氣。說道。孽障。你的性命就在眼前了。還在說什麼夢話啊。其俊聽她這話。不禁勃然大怒。竄地從地上跳起來。指着那道姑罵道。誰來給你這妖婆來咒罵。他惡狠狠跑了過來。捏着一對小拳。便想來對付那道姑。她却毫不動怒。展開笑靨說道。我給你打了一兩下子。倒不要緊。只是回去怎得過你晚娘的門啊。砒霜麵現已預備好了。你快回去吃罷。其俊聽得。不禁大吃一驚。忙斂手怔怔對着那道姑發呆。她笑道。方才那樣凶神也似的。怎麼聽了我兩句話。馬上就文質彬彬的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其俊忽然想起早晨破壞裴氏的好事起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身不由己的撲地往那道姑面前一跪。兩眼的熱淚。好像珍珠斷線的一般。嗚咽着只不出聲。那道姑又嘆了一口氣。面上露出無限慈悲的色彩來。用拂塵指着其俊說道。你且起來。其俊那裏肯起來。口中只是說道。求仙姑將我兄妹倆送到兗州。我們爺那裏去。我便感恩不盡了。那道姑微微的一笑說道。你不要癡呆了。今生你們不能再見你的爺了。快些隨我去逃命吧。遲一些兒。你晚娘就要派人追得來了。其俊聽得。越發傷心落淚。泣不成聲。那道姑急得頓足道。孽障。太難纏。她說着。伸出纖纖玉手。輕輕地在其俊的頭頂上拍了一下子。其俊好像如夢初覺。忙站起身來。隨着那道姑飄然而去。列公。這道姑究竟是何人。小

子趁此要交代明白了。原來她就是江南游俠了塵大祖師的第十五徒弟。俠姑馮雪藕。她此次方從牡丹嶺凌風師太那裏回來。在蘆溝橋曾遇見她的大師兄玄靈。玄靈對她說。曹州有兩個人。與你有緣。刻在急難。你快去收了。將來定能替你做一番事業哩。但是師父會說。此去不宜妄開殺戒。致干天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要緊。雪藕聽得點頭會意。星夜便趕到曹州。未動一聲一色。悄悄地將何家兄妹帶了就走。閑話少敘。再表裘氏吃了早飯。便到前面來。打張良罵韓信的一陣子。她的用意。無非是噴怪衆人多事。那些夥友見了她。早就在撒棉花尿了一個個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多開口。一任她指桑罵槐。來上個六月裏的蛤蚧。抵死不開口。由此向後。她和夏二不分日夜。取樂追歡。再也沒有第三個人敢來干預了。當日晚間。裘氏忽然想起其俊的兄妹來。便問僕婦。他們到那兒去了。那些僕婦自從何明走後。裘氏又鬧着夏二。不問正事。她們明吃暗偷。正自得意的時候。那裏還有心照顧他兄妹兩個呢。今天見問。不免慌了手脚。四處去張羅。那裏還有一些影兒呢。裘氏也着忙。便罵那班僕婦不當心。這一定是給歹人拐去了。又請人到四處去尋找兩天。依然沒有一些影響。裘氏心中倒覺一快活。暗自道。走失了。正合我的念頭。在家裏我。也是要想法子結果了這兩個現世寶的。這樣倒覺得非常乾淨。老何回來。只消如此。就算完事了。她想到這裏。不覺眉飛色舞起來。不上幾天。何明風塵僕僕的由兗州辦了許多貨色回來。到了後面。只見裘氏坐在床邊。垂頭落淚。哽哽咽咽的哭個不住。何明好生詫異。忙問道。誰給氣你受的。她用手帕掩着臉。越發哭得厲害。何明大惑不解。連聲問道。究竟有那些兒不自在處。也要說出來。光是擺在自己心裏。兀的哭個不休。這可不急煞人麼。她一行哭。一行將其俊兄妹失蹤的話。斷斷續續的告訴何明。何明聽得這個消息。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焦雷。頓時面如土色。兩眼發白。雙手一放。咕嚕咚倒栽下去。裘氏忙過來將他扶起來。哭道。兩個小心肝。已經走失了。你再有三長兩短。我向後依靠何人呢。她說着。爺天娘地。齣大哭起來。何明倚在她身上。半晌才出聲。哭道。我的苦命的孩子啊。裘氏見他哭出聲來。忙拭淚說道。阿彌陀

佛。這一路風霜。還不夠麼。快些兒到床上去養息罷。兩個心肝走失了。我已派人到各處去察訪下落了。如果不是歹人拐去的。都會尋得回來的。不瞞你說。我自從兩個肉兒丟失之後。那一天不哭到三更以後呢。何明也不答話。走到床邊。一歪身子躺了下去。直着雙眼。只是呆呆的發愣。裘氏便坐到床邊。花言巧語的勸慰一陣子。又陪着何明淌了幾滴不同情的眼淚。可憐何明那知就裏。只將她當着個好人看待。又見她雙眼哭得紅腫起來。越發感激她。便問她走失後的詳情。裘氏便一五一十加油加醬的說了一回。何明便信以為實。裘氏更加一陣軟說硬勸。何明見兒女走失。已經尋找多時。沒有下落了。也只好暗自傷心。不現形色。沒精打彩的在床睡了三四天。雖有裘氏百般安慰。怎能將他一顆心勸得轉來呢。又過了幾天。各處的朋友知道了。都來慰問。何明只懶懶地應酬一下子。到了無人之處。仍是悲思不替。光陰易逝。過了幾天。曹州城裏忽然起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便是何明被人暗殺了。將屍身分三段。拋在城濠裏。地保見出了這種命案。嚇得尿滾屁流。腳不點地的進城報案。地方官聞報。也是吃驚。接着裘氏又到堂上喊冤。請求追緝凶手。地方官相驗之後。一面命何明的家屬收屍安葬。一方面偵騎四出。追緝凶手。何明在曹州本是個孤柱兒。不獨沒有族家。連親戚都沒有一個。祇有幾個生意上往來的朋友。那班朋友。聽說何明突然遭人暗算。一齊納罕起來。誰都說是何明爲人忠厚。向不惱人的。那裏會有仇家來害他的性命呢。這事的確有些蹊蹺。有兩個明眼的朋友。一聞得這個消息。心中就有八成明白了。只懼着「出頭惹怨。伸手招尤」的兩句話。而且這事與自己痛癢無關。樂得閉上尊口。免開尊言了。裘氏自從何明死後。隨即將店裏的人。完全辭憩。將店中生財貨物。一併盤賣給別人。淨得六萬多銀子。將何明的屍身。草草地安葬在東門外一塊荒地上。她將各種手續了結之後。便搬到文昌宮西邊一宅房子裏去住着。有時還到官裏去應卯也似的。催了一回案。那官兒也就點卯也似的。虛張聲勢的兩天。嘴裏嚷得連珠礮響的捉拿凶手。何曾派出一人一騎呢。這大約是內中另有情節。在下現在且不要去說他。後來自然是要表明的。如今且

說裘氏自從何明死後。越發肆無顧忌了。鎮日價和夏二麻大龍兩個。飲酒取樂。列公。這麻大龍本是個屠戶。怎能作裘氏的入幕之賓的。而且夏二又肯和他平分秋色了嗎。這其間原來也有一種緣因呢。直言之。沒有麻大龍。他們倆也沒有今日。所以夏二和裘氏願意將他拉入一股分。抱着有福同享大家樂的主義。因此麻大龍也就放了屠刀。不再去殺生害命了。吃的穿的。全由裘氏供應。就連麻大龍的家中。七八口老小。逐日的開支。也由裘氏來擔負。天底下像這樣的好人。能有幾個呢。夏二呢。那是更不須說了。輕裘軟帶。由小夥子一變而為貴公子了。一天到晚。茶坊酒肆。搖來擺去。着實威風。起首還有一輩子熱腸冷眼的人。在背後竊竊的私議。到了後來。年深日久。衆人便淡然忘了。光陰流水般的過去。不知不覺的一個含冤屈死的何明。已過五週年了。那年正逢清明節。大家小戶。皆在忙着上坟燒紙。裘氏免不得貓哭老鼠。假慈悲似的。買了一些紙錠。正預備到何明的坟上去焚化。麻大龍和夏二手攜手走了進來。見了紙錠。不禁齊聲笑道。買了這些紙錠。燒給誰。裘氏笑道。燒給已死的老烏龜啊。麻大龍拍手笑道。敬死的。倒不如敬活的了。將買紙錠的錢。去買些酒菜來。大家吃喝耍子。多麼快活呢。裘氏笑道。我說你們男人家沒有良心。他雖不好。却也和我夫妻一場。難道這一些兒情義也沒有。裏便沒有情義。到了節下。總要去遮遮別人家的耳目。才是個道理呢。麻大龍笑道。原來你說得是。你既要去。我們也不妨陪你一同去。省得你一個人感着寂寞。裘氏點頭笑道。不錯不錯。我倒忘了。往常到死烏龜的坟上去。兀的有些心驚肉跳的。你們願意陪我一進去。那是最好的了。正說之間。那位媒婆王大嘴。也自整整蝟蝟的到了。笑嘻嘻的向裘氏問道。奶奶這向可好。裘氏笑着說道。有什麼好不好。橫豎不過胡混着過日子罷了。王大嘴搭着訕。坐了下來。一眼瞧見椅子上面擺着兩大包紙錠。便笑道。還是奶奶的心好。死了這許多年了。還將他想着。燒錠給他呢。裘氏笑道。今天是什麼風兒吹到我們這兒來的。現在聽得人家說。你現在紅得發紫了。東家請你做媒。西家請你撮合。真是成一個香餽餽兒了。王大嘴笑道。奶奶不要尋開心罷。可憐我一個老婆子。成日價的

跑斷兩條腿。說破一張嘴。不知給人家撮合了多少夫妻了。兩口兒合脾氣的還好。萬一不對胃口。吵罵起來。我王大嘴的耳根。馬上就會發熱。都要給他們罵得狗血噴頭。什麼皆是我媒婆不好。替他倆的婚姻配錯了。究起竟來。我也未曾得到他們芝麻大的一些兒好處。白白的吃他們臭罵。還不算數。有時還要牽連到祖宗三代。亡人牌位翻筋斗。這不是冤枉麼。裘氏道。果然可憐。不過也不能一概而論。這作合的當中。也有些好的。不說別的。單講我和死鬼這頭親事。那樣虧負你的。如今過了五六年。你還不時來打抽風呢。王大嘴忙道。方才的話。原是我一時氣憤說出來的。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多心。像你老人家這樣的好人。能有幾個呢。說到這裏。夏二插口說道。要去上坟。此刻已經不早了。此刻還在說着廢話。難道到夜裏去上坟不成。裘氏笑道。貪着講話。倒將這事忘了。正好去了。王大嘴湊着趣。也要隨着。一同去。裘氏答應着。便叫小廝去預備兩乘小轎。她和大嘴坐了。夏二和麻大龍兩個各騎一匹大叫驢。緩緩的隨着轎子。出了東門。不多時。已離何明的坟墓。祇有一箭多路了。麻大龍的大叫驢。走得快。走在他們的前面。瞥見何明的坟前。伏着兩個人。却是一男一女。男的頭戴六楞英雄帽。身穿月白色彈墨的外蓋。足登一雙薄底快靴。女的頭紮素雪的絞綃。身穿爛銀色的小襖。下襯粉白宮妝百摺裙。一雙小足。望去瘦削得祇有三寸罷。他兩個的面孔。因為跪在坟前。在背後當然是不能望見的了。只聽得那男子的哭聲。如春雷暴吼。女子的哭聲。似鶯囀喬林。千般悲慘。萬種淒涼。究不知這對男女。果係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評〕何明因欲襄理家政。所以續絃。孰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反致破家殺身。斯誠人倫之大悖亂。而劍俠所必誅者也。彼馮雪藕能拯其兄妹。殆亦巾幗中有程嬰歟。

第二十三回 報父讎血濺含冤墓 抱不平頭飛聚義樓

話說麻大龍勒住絲縲。呆呆的朝那墓前一對男女出神。望了半天。究竟分辨不出是誰。此刻夏二已經趕到了一兜繩子。向大龍笑道。儘在這裏發的什麼呆啊。麻大龍一伸手指着那墓前說道。兀那墓前一對男女是誰。夏二忙向墓前望了一眼。不禁連稱怪事。忙道。這真奇極了。何明此地也沒有什麼親戚。那裏來的一對男女。在那裏掃祭呢。莫非認錯了麼。說話間。裘氏和王大嘴也到了。夏二笑道。你們看那坟上已經有人祭掃了。裘氏聽得。忙揭起轎簾一望。也自怔住了。向王大嘴說道。媽媽你看那兩個人真好笑呢。祭祖宗祭到別人家坟墓上來。倒便宜了那死烏龜了。王大嘴也笑道的確不錯。論起他來。此地一無親戚。二無家族。那裏來的人替他祭掃呢。定是認錯了。裘氏便向麻大龍說道。你且去問問他們看。此地坟墓是誰家的。死的不開口。活的自然要質問的。坟墓上豈能容別人亂來祭掃的嗎。麻大龍聽得。忙將絲縲一抖。禿禿禿一口氣將驢放到墓前勒住。翻身下驢。將驢往墓傍一顆老柏上一拴。挺腰凸肚的走了過來。兩手往腰裏一叉。潑開喉嚨。大聲說道。呔。你兩個敢是瞎子麼。這裏你們可知道死的是誰。也不細細的瞧瞧石碑。就在這裏抱住別人家的牌位。當着自己的祖宗哭了。還不滾開些。現在他家夫人來祭掃了。姑念你倆初次認錯。不然定要將你倆捉到官裏去。問你個冒認的罪名哩。他說罷。那對男女好像沒有聽見的一樣。一面哭泣。一面化紙。麻大龍到了此刻。不禁勃然大怒。將足一頓。大聲罵道。好賊。驢子。敢是驻子不成。老子咱方才的話。難道你們沒有聽見麼。再不滾開。老子咱就對不起你們了。他說着。逼近一步。將頭上的一條辮子。往頸上一繞。正要過來動手。忽聽得夏二喊道。麻大哥休要魯莽。待小弟來問問他看。他說罷。麻大龍果然斂手站在那裏不動。等他來問。夏二跳下驢子。走到他倆的身邊問道。你們倆和何大老闆是親戚。還是朋友呢。那個少年。略略地抬頭。朝夏二望了一眼。冷冷地答道。既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夏二笑道。既不是親戚朋友。大約是家族了。那少年先將一大包紙錠。用火點了起來。才回答道。也不是家族。這事無須你問。要知端底。你去將他家夫人喊來。俺們大家認一認。便明白了。夏二又道。閣下既然這樣講。

也須將名姓說了出來。我好去告訴他家夫人咧。那少年冷笑一聲道：用不着報名姓。你去請她來。便知分曉了。夏二不好再問。只得回身跑到裘氏的轎前。將那少年的話說了一遍。裘氏正待開口。王大嘴插口說道：不對不對。照這樣看起來。這一定是何家的遠房頭子姪。來想分你老人家的家私的。倒不要給他好顏色。再則你老人家生的那位公子哥兒。不料又是個討債鬼兒。未到四歲就死了。如今這些遠房頭的窮族家。聽說公子哥兒死了。誰不來承繼這一份偌大的家私呢。就是打起官司來。他們準是佔着上風的。到那時。至多不過提二分養贍費來給你老人家。豈不是雞肋鴨子。白操一番心血麼。裘氏道：死鬼在日。我也曾問過他的。他說他的家族。都遠在安徽省的壽縣。離這裏幾千里的路程呢。未見得就是他們罷。再則死鬼在日。向來不和衆族家往來的。照這層看來。越發不是他們了。王大嘴咂嘴咕嚕道：不是族家最好了。恐怕附近的無賴小夥子。探得何家沒有家私在這裏。前來冒充。也是有的。夏二搶着說道：如果是這樣。更容易辦了。要錢沒有。要拳頭每人給他們一頓。誰不曉得曹州城裏麻大龍夏二的威名。他們就敢在虎口邊拔鬚了麼。王大嘴聽他這話。下唇伸出上唇外。向夏二先啐了一口說道：你這些大話。只好去嚇貓吃飯罷。常言道：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難得你們有這麼一個疼指頭。給他捏着。你們如果動起粗來。他便不回你的手。背地裏只消替你們三個宣揚宣揚。只怕你們吃不了。還要兜着走咧。夏二聽得這話。倒底做賊的膽虛。忙問裘氏如何辦法。裘氏忙道：那麼私下塞他們三五十兩就是了。王大嘴道：除却這個法子。更沒有第二個好法子了。只是有一層。這一班東西。是喂不飽的鷹。今天彌縫這一個。明天那一個再來。便怎麼辦呢。不怕你的家私大。禁不起狗咬一口。雞啄一嘴。就能給你弄完了。裘氏道：這倒不須過慮。今天如果是冒充族家的。不妨和他開誠談判。祇應一次。不准再來。如果有別人也效着他的法子來糾纏。我們完全歸他負責就是了。王大嘴點頭道：不錯不錯。非用這種決然的手段不行的。她們商議定了。裘氏便和王大嘴隨着夏二往墓前而來。到了那對男女的身邊。只見地上燒了三四處紙錠的痕跡。那個女子還

在地上俯首哭泣不休。此刻那少年猛地一擡頭。見了裘氏。立頓變了顏色。霍地跳了起來。向那女子喊道。妹妹。仇人。還在哭什麼。快些起來動手啊。那女子聽得。搶着站了起來。甩去宮裙。飛也似的一個箭步。穿到王大嘴的面前。伸出左手。一把將王大嘴的頭髮抓住。右手在腰裏掣出一柄亮晃晃的寶劍出來。嬌聲喝道。老賤貨。認得我麼。王大嘴給她提了懸空。兩腳離地有三四寸。空揸着兩手。張大了雙眼。三魂七魄。早已從頂梁上飛出去了。那裏還答得出一句話來呢。那女子柳眉倒鎖。咬緊銀牙說道。不是你這老賤貨。血口薄舌。我們爺怎會娶這妖精。以致喪了性命呢。先將你。這張狗嘴毀了。再和你慢慢地算帳。她說着。用劍對定王大嘴的嘴這一攪。嘯地一聲。一顆顆的黃牙。都搬了家了。隨着鮮血流了出來。鼻子也被殃及了半截。這一攪。真成其爲大嘴了。一眼望去。簡直是個血洞。裘氏早已嚇得渾身發軟。三十二粒牙齒。不住的在嘴裏捉對兒厮打。待要想逃。無奈兩隻腿。好似得了瘟病似的。再也莫想移得動半步。這時那少年霍地掀去了外蓋。在腰間拔下單刀。縱到麻大龍的身邊。厲聲喝道。賊囚囊的。你可認得我。何其俊麼。麻大龍那敢回答。滾轉腦袋。拚命價的飛逃。其俊一個箭步。飛了過來。一把抓住他的辮子。向後這一扯。麻大龍一連翻了十幾個倒栽葱。跌得頭暈眼花。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了。夏二也想逃走。其俊用刀一指。高聲喝道。好賊囚。你動一步。先將你結果了。夏二嚇得兩眼無光。怔怔的站住。那裏還敢動一步。其俊將麻大龍的辮子提起來。颯的一刀。齊根割去。拿起辮子來。將麻大龍的雙手倒剪。細個結實。搬起來往墓前一擡。走到夏二的身邊。大聲說道。我的兒啊。還不識相些。快一點跪到坟前去。難道還等小爺來親自動手不成。夏二嘴裏只是打着哆嗦。沒奈何。一步怕走一步的。走到墓前。其俊一聲斷喝道。狗娘養的。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幹什麼。夏二嚇得撲地跪下。其慧一手拉着王大嘴。一手拖着裘氏。櫻口裏含着一把寶劍。到了墓前。將她倆往下一撇。王大嘴跌了個嘴堵泥。裘氏跌了一個狗吃屎。其慧嬌聲喝道。跪起來。休要儘在妝死。王大嘴和裘氏嚇得連忙直挺挺的跪了起來。其慧一見驚虹劍。正待……其俊瞥眼間看見。連忙向她搖手。

道。妹妹。且休性急。這樣的結果。這班東西。倒便宜他們了。其慧聽得。連忙住手。其俊雙眉倒豎。將刀在石檯上一拍。厲聲向麻大龍問道。我的爺和你今天無冤。往日無仇。爲什麼要下辣手害了他的性命。快一些說了出來。遲一些兒。須知刀下無情。到那時要說。就來不及。吶。麻大龍滿口哀求道。爺爺這事。我實在不知道。何老闖與我向無仇恨。我又何犯着害了他的性命呢。其俊冷笑一聲道。好賊。因。死到臨頭。還在做春夢呢。你做的勾當。還當小爺不曉得麼。可記得昨天晚上。你和那邊賊婆娘說的一番話了麼。小爺本待立刻取了。你這狗頭的性命。因爲你們今天要到這裏來的。所以讓你們多活一宵的。麻大龍聽得這話。嚇得倒透一口涼氣。原來昨天晚上。麻大龍和裘氏。確說到當日謀害何明的事情。不料天網恢恢。竟會落到其俊兄妹的耳朵裏了。依其俊當時就要結果了他們的性命。倒被其慧勸住了。她說此刻要這幾個姦夫淫婦的首級。還不是探囊取物麼。好者他們明天要到坟上去呢。到那時就地活祭了。豈不省事麼。其俊道。好。不料他們果然自投羅網了。麻大龍自知不免。他也不再開口了。兩眼一閉。直等其俊來動手。其俊又喝道。方才問的話。你這賊。因難道是個聾子不成。不說出來。也是一樣。要送你性命的。罷罷罷。便宜你這狗頭罷。他說道。將麻大龍從地上拉了起來。將上身的衣裳。一件一件的剝去。用刀在他的胸膛口這一戳。隨手往下一按。吮嚙嘩啦。麻大龍的心肝五臟。一齊搬了家了。完全往墓前的石盆裏一湧。不多不少。正好一石盆。其俊又將他的一顆首級。找了下來。擺在石盆傍邊。站起身來。一脚將麻大龍的屍身踢出一丈以外。回頭向其慧說道。妹妹。你先將那老賤貨的腦袋摘下來。然後慢慢地來。和那淫婦算帳。其慧用劍在王大嘴的額子上面一揮。霎時一顆頭。骨碌碌滾開一丈以外。腔子一嘯。噴得其慧滿面的鮮血。其慧一脚踢開她的屍身。伸手將自己的裙子。在地上抓了起來。在粉面上揩了兩把。撒下裙子。走到裘氏的身邊。不問三七二十一。先將她的衣裳。一件件的剝了下來。祇留一條褲子。其慧一咬銀牙說道。先將你這淫婦的心。取了出來看看。究竟是不是肉做的。其俊一手按着夏二。一手執着刀。向她說道。妹妹。你將她的上五件兒

先分了家再說。其慧點頭。用劍向她的右眼一戳。說道：「今天看你這淫婦。浪人不浪了。裘氏殺豬般地一聲狂喊。她隨手又用劍在她的左眼一挖。颼颼的又將她的鼻子唇嘴一齊割下。接着一塊一塊的將上半身的肉割了下來。最後才剖腹挖心。等她將裘氏做好。其俊也將夏二割得一塊不賸了。這時一輪紅日已經平線向下了。那曹州城裏回家的鄉人。必從慕南一條大路上行走的。聽得路北發出一種很悽慘的怪聲。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齊立定了脚步。用眼向北瞟去。見了墓前倒了好幾個屍身。還有一對男女。在那裏做宰割的工作。大家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個個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墓邊還有四個轎夫。蹲在那裏。索索的亂抖。衆人中有幾個膽大的。逼近幾步。探頭探腦的張望。其俊將夏二做了。跪在墓前。放聲痛哭道：「先父英靈不遠。孩兒今天替你老人家將切齒的仇人。一一的做了。你老人家早昇仙界罷。其慧更是泣不成聲。隨着她的哥哥禱祝了兩句。其俊兄妹哭了一會。才收淚起身。向那四個轎夫說道：「勞你們久等了。請你們回去吧。那四個轎夫已經嚇得半死了。誰也不想望有性命了。聽得這一聲。宛似罪囚逢赦的一樣。一齊碰了幾個頭。爬起來。扛着空轎子。飛也似的走了。這時其俊見來往行人。團聚有一百多人。站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只不敢攏近來。其俊倒落落大方的向衆人大聲說道：「列公要看。不妨請過來細細的看看。我何其俊也不是不解事的一個人。作事一人當。斷不連累別人的。衆人那敢近來。只遠遠的。回答他兩句不要緊的話。其慧道：「大事已畢。我們好動身了。和那些人糾纏什麼。她說着。將麻大龍的驢子解下。正要上去。其俊忙道：「妹妹不要忙。你臉上的血跡。不揩乾淨了。成個什麼樣子呢。他說着。就地抓起她穿的那條裙子。跑到城西一個小池塘邊。蘸了一些水。回轉來。替其慧將臉上的血跡。細細的揩去。他一面揩。一面說道：「下次再到殺人的時候。千萬不要站在他的對面。謹防着他的腔子裏鮮血噴了出來。其慧道：「誰做過這些勾當的。今天不過第一遭兒。那裏便懂得這許多關鍵呢。她說罷。飛身上驢。其俊也自跨上了夏二騎的那匹驢子。刷刷刷打了幾鞭。那兩隻驢。騰雲價朝西北的那條大道奔去了。那些聚在慕南道

上的行人。見他倆走了。才敢漸漸的攏來。只見墓前安放著四顆血淋淋的人頭。心肝五臟。狼藉一地。不多時驚動地保。慌的進城呈報曹州府。錢帶寶聽得出了這樣大的命案。當然十分震驚。連晚相驗。命人一調查。然後夏二的家屬和麻大龍的妻子。才知端倪。到堂泣請拿辦凶手。獨有裘文燦。聽得大女兒在何明墓上。被仇家殺了。他不獨不替她的女兒伸冤。反而暗暗念佛。再也不願出頭多惹是非。到了第二天。不料曹州城內又出了一件新聞。便是府大老爺的兩隻耳朵。不知不覺的。在夜間失落了。他一早上就傳地保將麻大龍等屍身埋葬了。也不提起追緝凶手的話了。這事轟動一時。傳聞遐邇。小子也不必去細說了。再表其俊兄妹。到第二天早上。由曹州的東門悄悄出城。也沒有騎驢子。他倆邊走邊說着閑話。過了一會。約摸離曹州二十里的光景。其俊道。妹妹。依我的性子。一刀將那個狗官結果了。豈不乾淨麼。其慧道。哥哥你則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光逞一時之忿。將他殺了。以後却怎麼好呢。無論他是個怎樣的惡人。都是官家發放下來。的。這擅殺朝廷大員的罪名。你我逃得了麼。到了通緝起來。我們不是失却了自由了麼。像這樣和他小耍一下子。一者懲戒他下次。再則我們這刀傷四命的案子。他還敢追求麼。其俊連連點頭道。倒底妹妹的見識比我高。怪不道師父關照我下山的時候。聽你的話。他們一壁說。一壁走。不知不覺的已到濟寧縣境內的五雷堡了。這五雷堡。本有七八百家門戶。是半鄉半市的去處。這全堡的人民。姓雷的居多。他們也不務四民。家家鍊武。成功的到各碼頭去賣解。祖世相傳。五雷堡賣解的盛名。早已震噪齊魯一帶了。堡內有一種特別的技藝。便是穿珠。耍這一種技術的。全是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女子。這穿珠有三種。一種鏢穿。一種針穿。一種人穿。鏢穿的珠子。大概有酒盅大小。是銅的。中間有個鏢孔。耍的時候。一個將珠婆。揀了三粒鏢珠。用繩繫好。掛在胸前。將上身穿的衣服。脫得精光。祇留一件貼肉的襯衫。另有一個女子。手執三枝利鏢。離開懸珠的女子一百步。將三枝利鏢。對定那懸珠的女子胸前打來。不偏不斜。三枝鏢一齊插入珠孔裏面。針穿便是用豹皮膠做成極小的珠子和黃豆相仿。耍的時候。將珠子懸

在雙眼的黑珠對面。另有一個穿珠婆。手執兩根三寸長的鋼針。也離一百步遠近。一手雙針。一齊打去。穿珠的女子。連眼睛都不瞬一下子。那兩根鋼針。就插到豹膠珠上去了。談到人穿珠這一門。那更奇險的了。用檀木削成笆斗大的木球。中通一孔。約摸有八寸圍圓。孔中密排倒刺小鋼刀。耍的時候。用兩張長木橈。放八粒珠子在橈上。穿珠婆將身子一蹙。飛燕也似的從孔中穿過。功夫深的可以連穿十二粒珠子。最淺的也能穿四五粒呢。閒話少說。再表其俊兄妹進了五雷堡。其慧滿口嚷渴。其俊道。馬上就到飯館了。我們先吃茶。後用飯罷。他說罷。領着其慧。順着大街。直走下來。不多時到了一家酒館門首。只一面招牌懸在外面。上面寫着三個大字。乃是聚義樓。只見裏面的生意。也還不錯。座上客滿。那些堂倌來往應酬。和走馬燈相似。其俊回頭對其慧說道。這裏吃一些點心好麼。其慧點頭道。隨意吃了些罷。其俊稱是他倆便走進店來。揀了兩個位置坐下。堂倌一手拿一把茶壺。一手拿兩隻盃兒。肩頭上搭着兩條手巾。走到跟前。先將盃壺放下。倒了兩盃。接着又將手巾遞了過來。其俊兄妹。接到手。在臉上揩了兩把。仍然交給堂倌。那堂倌便含笑問道。爺們用什麼點心。飲不飲酒。我們這裏竹葉青狀元紅皆有的。請爺點罷。其俊道。你去將牛脯切上二斤來。十年陳的花雕。你們這裏有沒有呢。那堂倌忙道。有有有。其俊便道。燙上五斤來罷。那堂倌答應着走了。不多時牛脯老酒送來。其俊先斟一盃。放在妹妹的面前。然後自己又倒了一盃。舉起盃子。向她說道。妹妹且飲一盃。其慧搖頭道。此刻我正渴得厲害。那裏還吃得下什麼老酒。你自吃罷。其俊曉得他的妹妹是不慣飲酒的。也不去勉強她。便自斟自飲起來。吃了一會。覺得這酒果然醇甘清冽。十分可口。他便放量痛飲一回。五斤下了肚。又添上五斤。正自好吃的當兒。瞥見外面走進三個少年女子。四個大漢。到了裏面。四下裏尋座頭。可巧裏面竟一些兒空隙也沒有。黑壓壓地坐滿了一班吃客。那個紅綢抹額的女子。柳眉倒豎。將馬蹄也似的小足。在地板上一頓。大聲說道。呔。你們這飯館裏難道沒有招待客人的堂倌麼。這時早有一個堂倌。騰出手來。走到他們的跟前。陪笑說道。今天實在對不起。小姐爺們。生意可

巧。又好了。一個空座兒也沒有。請爺們坐一會子。先吃盃茶。馬上就有空座出來了。那堂倌還沒說完。那女子揚手一掌。正打在那堂倌的臉上。霎時紫漲起來。可憐他吃她這一掌。不獨不敢躲讓。仍然陪笑說道。這可不怪小姐們生氣。原是我的話說得不好。小姐打得是。說到這裏。其俊心中大為不平。正要上去責問那個女子。轉而一想。自己路過此地。何必妄惹是非呢。他便將一股無名怒氣。暫且按下。此時從樓上跑下兩個人來。一個胖大頭陀。一個少年。那少年滿臉怒氣。走到那個動手的女子跟前。大聲說道。雷賽花。我程一虎究竟和你們有多少難過。每天都要來吵一陣子。須知我程一虎也是個不怕事的。沒有三分三。斷不敢到五雷堡來開這引酒館的了。說到這裏。那女子不暇答話。飛起一腿。就將程一虎打倒。那個胖大和尚。大吼一聲。揸開五指。便來抓雷賽花。她往傍邊一縱。接着雷是花雷亦花兩個女子。和和尚動起手來。三個女子攢鬥一個和尚。還有四個大漢。揮起八隻臂膀。四下裏亂打。嚇得那班吃客跌跌爬爬。叫苦不迭。跌在地下的程一虎。已給那四個踐踏得七孔流血。眼見得不活了。那個胖大和尚。給雷家三女子。困得滿頭大汗。十分危急。其俊到了這時。真是火高萬丈。忍無可忍。霍地站起來。一掀外蓋。拔出單刀。飛身過來。幫助那個頭陀動手。要知他們的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摘心報仇。固是大快人心之筆墨。而裘氏夏二麻大龍王大嘴都至墓前。尤為巧不可及。豈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耶。

第二十四回 賢邑宰巨眼識英雄 惡頭陀無心留俠士

且說何其俊見那四個大漢。不分青紅皂白。四下裏亂打。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又見那個和尚。給那三個女子。困得頭流大汗。手脚漸漸地的鬆了。眼見就有性命之憂。他霍地揭去外蓋。在腰間掣出單刀。飛身離座。其慧待要勸時。那裏還來及呢。其俊縱到那四個大漢的身邊。一聲大喝道。好因娘養的。你們以多為勝麼。

他說着。單刀一晃。兩個大漢已經倒下。那倆待要逃時。刀光早到。一先一後。身首異處了。雷是花大聲喊道。不好。四個哥哥都給那個野男子殺了。大姐姐快過去捉住他呀。雷賽花忙撇下那和尚。搶過來飛起一掌。照定其俊的右肩劈來。其俊將刀從下面反迎上來。雷賽花閃電也似的一縮手。趁勢一足。踢著其俊的手腕。嗒哪。哪一聲。一把刀丟落在地。雷賽花搶進一步。雙拳並起。對定他的太陽穴打來。其俊趕緊將頭一縮。一個枯樹盤根。一腿照她的下三路打來。雷賽花托地一跳。讓過他這一腿。尙未立穩。冷不防他第二腿閃電驚蛇的又到了。任你雷賽花手脚溜滑。再也讓不掉了。摧花折枝的頽然倒下。其俊性起。一蹲身抓住她的左足。雙腳踏住她的右足。用力一撕。嘩。一聲。分爲兩半。那雷是花亦花。知情不妙。慌的撇下那和尚。飛步出了店門。在腰裏取出螺角吹了幾聲。霎時幾百人。怒目橫眉。從四邊的小巷中湧出。各執刀槍劍戟。齊集聚義樓的門面。是花大聲哭道。老爺子們。不好了。大姐和四個哥哥。都給那個野小子殺了。那些人聽得這話。不由的一齊狂喊起來。舞刀晃棍。便想打進店來。其俊拿刀在手。那和尚就地抓起兩個大漢的屍身。怒目橫眉等候廝殺。此刻其慧勢不由己的也將驚虹劍出鞘。站在其俊的背後。那胖和尚大聲叫道。岔子已經闖下了。索性闖得大些。反好講話。還有那個不怕死的烏男女。快快過來納命吧。那班人見了這種惡相。已將方才的盛氣。嚇退了五分。而且雷賽花是全堡裏最厲害的一個。還給他們結果了呢。因此將還有五分的盛氣。早消滅到無何之鄉了。有幾個膽小的。早已一溜煙的走了。這時在人羣中。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來。背插單刀。擠出人羣。抱拳當胸。向其俊與和尚說道。冤有頭。債有主。這事本與我兄弟沒有關係的。不過這岔子。已經鬧得大了。有兩句話。我兄弟可要多一句嘴。不怕二位見怪。丈夫做事。有始有終。如今也不須再來較量了。枉自殘殺生命。二位如不含糊。便請不要動身。和我們到官裏去。聽官裏發落如何呢。其俊不等那和尚開口。便搶着說道。好極好極。便是這樣辦法。你們請推出兩個爲首的來。好和我們到官裏去打官司。那人連聲應道。這當然的。說着將衆人約退。又喊出一個漢子來。其俊便回

頭將那班躲在桌肚裏的吃客。一齊喊了出來說道。列位爺們大哥。請慢一些兒回府。在這裏等縣太爺來相驗。做個公證。絕不連累你們的官司。是有我和這位大師父去打。說到這裏。衆人齊聲答應着不走。那個講話漢子。向其俊說道。大哥既願意打官司。請即隨我們到城裏去。其俊冷笑一聲道。你在儘催的什麼。難道還怕我們逃走了不成。這五條人命的大案。不等官裏到此地相一相驗。分得誰是誰非來呢。那人說道。不錯不錯。隨即派人到濟寧城內去報案。原來那個出頭和其俊等講話的漢子。是五雷堡的首領。名叫雷名揚。還有一個是副堡董雷得發。他兩個素昔就和縣裏有來往。前一任趙知縣。和他倆是再要好沒有。現在知縣是江南椿的得意門生游太岳。他們雖然沒有和他接近。却行了不少的劣跡出來。眼見游太岳沒有什麼表示。他們以爲濟寧歷來的知事。沒有一個不來仰攀他們下頰的。游太岳當然是不敢出他們的範圍了。所以雷名揚雷得發兩個。見其俊等這樣的厲害。料知不是對手。所以特地將官府擡出來壓制他們。何其俊那有一分怕懼呢。不多時。遠遠地聽得鳴鑼喝道的聲音。街上的行人。一齊閃在道傍觀望。不多時。走過許多旗傘執事。後面擡來一乘大轎。尙有一個游擊。一個把總。騎馬掛刀。帶了一千名官兵。在後面陸續而來。到了聚義樓門前。停轎。當地保鄉約等。忙不迭的在聚義樓裏擺設公案。請老爺陞座。游太岳從轎子裏出來。慢慢地走進屋內。到公案上坐定。那游擊和把總。一聲令下。霎時那一千名官兵。弓上絃。刀出鞘。一字兒排開。鴉雀不聞。靜悄悄的站在聚義樓兩邊。游擊把總進了聚義樓。在游太岳左右坐下。游太岳便向地保道。你且去將原告雷得發雷名揚傳來。我要問話。地保打了個千。答應了幾個是。返身退下。不多時。雷得發雷名揚兩個。大搖大擺的進了聚義樓。到了公案面前。齊打了一個千兒。口中說道。五雷堡正堡董雷名揚。副堡董雷得發。參見父台。游太岳在公案上一聲冷笑問道。你兩個有沒有功名。這一句將他倆個問得僵住了。開口不得。嘴裏肢唔道。沒有功名。現在是堡董。游太岳道。既沒有頂戴。見了本縣。誰叫打千兒的。既做堡董。難道不知道國家的大典嗎。好混帳。本縣這顆印兒。差不多是銅的。受

不起你們的跪。他說罷。嚇得雷得發名揚兩個。撲地跪下。雷名揚忙道。失儀冒犯。務懇縣太爺寬恕。游太岳也沒有答話。只冷笑了兩聲。便問他案情。名揚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游太岳又命轉被告和公證。其俊兄妹和那個和尚。以及一干吃客。一齊帶到案前。游太岳一眼望見其俊。那樣的英挺。心中早有幾分敬愛了。他開口先問其俊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其俊報了上去。游太岳又問那和尚道。你叫什麼名字。是那一所寺院裏的。那和尚挺身說道。上覆縣太爺。貧僧名叫滑飛。在蒙山天王殿裏住持。游太岳道。和尚。你是個出家人。就該參禪敬佛。謹守清規。爲什麼出來鬥很害命。滑飛道。不瞞縣太爺說。這聚義樓是貧僧的表弟程一虎開的。在這五雷堡裏。時常受那雷家凌虐。一言不合。馬上聚集多人。就將館裏打得落花流水了。今天他們又來尋事了。可巧貧僧又在這裏。貧僧怎能望着我們表弟給他們打死不動手呢。游太岳點點頭說道。你不要講。我明白了。他說着。又向其俊道。你是過路的人。爲什麼也要多事呢。何其俊一聲冷笑道。父台這話。我倒不解了。亂臣賊子。土豪惡霸。人人得而誅之。我何其俊也是戴髮含齒的人。難道見了不平。就能坐視不理麼。父台繩我以法律。我當笑受。他說到這裏。游太岳道。你也不用多說。本縣明白了。又問那班公證人。那些吃客。異口同聲說。雷賽花倚勢行凶。先自動手。雷得發忙起辨。白道。滑飛強暴。何其俊助惡。刀傷五命。連這班公證人都自動手幫助行凶的。游太岳冷笑一聲道。在格鬥的時候。你難道在場的麼。這一句問得雷得發張口結舌。答不出一句話來。怔怔的半晌。還是雷名揚說道。他和我全沒有在場。這是街上行人說的。那班公證人異口同聲的說道。還說沒在場哩。領了三四百帶兵器的人來。險一些兒將聚義樓拆毀了。游太岳到了這時。更不再問。只說一聲。原被告公證人一齊帶到城中發落。這時從外邊走進來二十多名官兵。將他們這千人。不由分說。擁了就走。游太岳向那游擊把總說道。你們去將五雷堡幾個有頭臉的紳士鄉老。一齊帶到城中去。我有話問。他兩個答應着。忙派人到前街後巷。將一班紳士鄉老。一齊叫來。隨着大轎進城。可憐那班向來目無官長。養尊處優的土豪。直跪得臭汗淋漓。夾在官

兵隊裏。又不敢擅僱車轎。只得咬緊牙關。好不容易隨着轎子跑到城中。游太岳即刻昇堂。先將一班公證人。詢問了一回。一個個的發放走了。然後將五雷堡紳士大大的申斥了一番。將雷得發雷名揚兩個判了個長年監禁。立時郎當下獄。又諭滑飛去收屍入殮。單單的將何家兄妹留在應接所裏。他又提筆曉諭道。

照得五雷堡正副堡董雷得發雷名揚者。壟斷一方。欺壓良民。劣跡昭著。鄉里側目。莫敢誰何。尤敢庇容爪牙。助紂爲虐。屢經告發。本縣初任伊始。不忍不教而誅。故隱而未舉。冀以悔彼士蠶。乃者仍怙惡不悛。復縱其爪牙。雷賽花。雷文德。雷和德。雷盛德。雷立德。持械至聚義樓。明目張膽。竟敢將該店主程一虎逞凶擊斃。彼時願猶未足。復聚豺梟。欲逞摺亂閭閻之手腕。幸有何其俊者。肝膽照人。執刀仗義。殲莠安良。羣小始未得逞。應予獎勵。滑飛係佛門禪子。不應擅破清規。姑念親戚熱忱。准予免究。雷賽花等已死不論。雷名揚雷得發罪惡實無可道。姑網開一面。從寬發落。着子監禁終身。尙有該堡不善之徒。經本縣切訓後。速予歸自新之路。慎勿再蹈前轍。致干罪戾。無違此諭。

這一道曉諭貼出之後。濟寧一縣。誰都將舌頭伸了兩伸。都道五雷堡的人。今番碰到釘子上去了。還有幾個受過五雷堡辱凌的人。暗暗趁願。不在話下。當日晚間。游太岳便將何氏兄妹。請到後面暖廳裏。清談一夕。十分投契。游太岳便請何氏兄妹住在縣裏。何氏兄妹本來要到壽縣去尋族家。經他盛意殷殷的留着。不好意思便走。只得在涼草行轅裏。權且住下。游太岳有個妹子。名叫游太幻。端的才貌超羣。一時無二。她和其慧却十分相契。起先其慧住在行轅裏。後來太幻堅自請她到自己的樓上一同來居住。其慧拘他不過。只得答應着搬了過來。其俊在這裏。倒也十分合式。沒事的時候。便自出去逛逛。偶然想起滑飛來。那天見他的武藝着實不錯。便四下裏打探他的去處。後來竟在蒙山和他碰頭。他兩個有情義在先。所以一見如故。老兄老弟。喊得十分親熱。何其俊也不曉得他是三膺幫的巨擘。滑飛也不曉得何其俊是峨眉派裏的一份子。大家含含糊糊的。倒打導火

一般地熱。何其俊不時都要到蒙山來望望他。這一回可巧有許多時不來了。滑飛見他來。自然是非常的歡喜。向他問長問短的一會子。蕭青龍已在床上醒了。耳朵裏聽得有人說話。忙起身一望。他和何其俊本不認得。忙問滑飛道。這位是誰。滑飛便替其俊說了名姓。蕭青龍又與何其俊敷衍了兩句。便向滑飛道。這事怎麼辦。你想法子來。沒有。滑飛笑道。你急什麼。早遲都有報復的一日哩。何其俊聽得。忙問何事。滑飛咬牙切齒的將周家駿良驥等一番事情告訴其俊。蕭青龍接着又說道。如今峨眉派已成我們切齒的仇人了。兀的說他做甚麼。好醜我們聚一聚。三鷹幫裏的好手。和這兩個小賊崽子拚一拚。其俊聽得他倆這番話。不禁暗自發愣道。這可怎麼說。他倆乃是我派的仇家。我還在鼓裏呢。聽得師父說過。四七兩師伯。有兩位師兄。他們方才說的。不是他們還有誰呢。他正自懊悔的當兒。只聽滑飛向他說道。老兄弟。此番去和他們較量起來。全要請你助一臂之力哩。何其俊點頭道。這個自然的。不過兄弟有兩句話。要奉勸二位。常言道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得過且過。定要勞師動衆。較量高下。說不定。兩方面都未見得討好。而且這周家駿羅良驥。也不是無名之輩。寧可和他們聯絡。不犯着去和他們做對。滑飛道。兄弟。你那裏知道。本來我們和他們河水不犯井水。此番蕭四弟只因做錯了一着。周家駿就將他一家殺了。他既不顧江湖上的義氣。我們再讓他。還成什麼人呢。何其俊道。原來如此。但是要報仇。斷非一兩個可以前去的。都要多集幾個好漢來。方才可以不致再走下風哩。滑飛點頭道。可不是麼。我現在正自躊躇着哩。我心目中。還有兩個人。只是離這裏太遠了。請起他們來。又要牽延時日。何其俊忙問是誰。滑飛道。一個是我的義兄。名叫屠開泰。他在湖南洞庭湖。一個是我的師弟。名叫鐵臂道人。他住在湖北虎鶴嶺。他兩個端的是十二分硬場面。若將他兩個請來。休道這兩個小賊崽子。便再添上幾個。也不在他們的話下哩。何其俊道。既然是有這樣的好手。雖然是路遠。倒不可不去請來哩。好在報仇不拘在今天。一日。便是遲緩幾天。要什麼緊呢。蕭青龍道。那麼這兩個讓我去請吧。滑飛道好。當天蕭青龍便動身走了。滑飛又差遣幾個徒弟。

到各處去邀人。又將何其俊留在山上。過了十幾天。台莊趙大鵬。登州魏長泰。田八。海州孫老四等一班人。都陸續到了。滑飛便請他們助一臂之力。他們常然是一口允諾。專等屠開泰和鐵臂道人一到。便去報復了。誰知等了一個多月。未見蕭青龍回來。滑飛好生疑惑。便欲親自到湖南湖北去一趟。衆人齊聲勸他。不要徒勞往返。滑飛只得耐着性子。又等了好幾天。才見蕭青龍回來。滑飛忙問他兩個爲什麼不來。蕭青龍嘆了一口氣。這一趟可算白跑了。來不來。倒不要去說起。連一個人影子也未曾看見。據他們的徒弟說。被霍七弟請去了。我問他到什麼時候回來。他們說此去沒有限制。聽他們臨走的口氣。大約在京裏。過了年。明春才回來呢。你道怎麼辦呢。滑飛沉吟了一會。才說道。既是這樣。料有什麼要緊的事了。不然七弟斷不會邀請他們的。蕭青龍道。他們倆不來。好在衆位弟兄已經來得不少了。何不就去和他們見個高下呢。滑飛只是躊躇。並沒答話。蕭青龍忽然問道。錢八弟爲什麼單單的不來呢。滑飛道。正是呢。我派過幾次人到茅山去。他儘回我沒有功夫。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哩。魏長泰笑道。還問什麼。他現在也在女票字上用功夫了。前幾天他那裏有一個小廝。到我那裏去借錢。我問起他來。他說他現在不知何處搶了許多女子。成日價不出頭。和那班粉頭在一起廝混着。滑飛還未答話。趙大鵬先自嘆了一口氣道。誰想我們這一道裏。全出這些敗類了。三鷹幫裏的英名。怕不給他們損盡了麼。滑飛接着說道。如果真個是這樣。只好去報告老師祖。請他老人家整一整幫規。長此下去。真是不堪設想了。魏長泰道。這個倒也不必。祇消你去勸他一番就行了。蕭青龍道。要去大家一同去。大哥說的話。他如不遵。我們來懲治他。衆人齊聲道好。滑飛道。今天一則是去勸解他。二則還要拖他一同到周家村去。蕭青龍首先說道。是極。是極。他們說着。便要動身。何其俊便向滑飛說道。諸位請先到茅山去罷。恕兄弟不陪。我們在周村。今晚聚齊就是了。滑飛道好。他們便動身走了。何其俊等他們走後。便向周村趕來。到了下午未牌的時候。已經到了。問明了周家駿的住處。上前對守門的說道。煩你進去通報一聲。就說有個姓何的要見你家少爺。那守門連忙進去通

報。不多時良驥家駿鐵頭三個一齊出來。見了何其俊。通過名姓。才知道是自己人。忙請他到裏面去。到了大廳上落坐。何其俊開口便將他在蒙山誤認滑飛的一番話說了出來。又將他們預備今夜要來報仇的一番話說。良驥道。我們正商議這個事情呢。舍妹與舍表妹。在兩日前失蹤了。未知是不是這一班強徒劫去的。何大哥必然知道端底的。何其俊道。這倒沒聽他們說起。依我看來。令妹等失蹤。與他們一定毫無關係的。如果是他們做的。豈有不在我跟前說的道理。家駿道。可不是麼。但是不是他們劫去的。我門却又要費躊躇了。在山東境內。和我們做對的。除却三鷹幫。却沒有別處的人了。何其俊沉吟了一會。忽然向他們說道。這事我已摸著一些頭緒了。不知是不是伏鐵頭忙道。乞道其詳。何其俊道。今天早晨我聽見他們夥兒裏有一個姓魏的說。有個姓錢的住在茅山。現在專門在外邊劫掠良家婦女。說到這裏。家駿頓足道。着實。我聽小倩說。秋屏姐姐和雪鵝。是一個道士劫去的。他們來時還不止一個人。不過那領首的是個道士罷了。照你這一說。千真萬確的是茅山四眼道人錢振世了。這個妖賊道。我在田八家席上曾見過他的。伏鐵頭跳起來說道。那麼我們何不就去。還等到什麼時候呢。靳綠君在後面轉了出說說道。何須性急。我們就在這裏。以逸待勞。多麼好呢。良驥道。這話也還有見地。好者他們今天來呢。談了一會。不覺已到西正時候了。大家用了晚膳。找紮停當。等候廝殺了。家駿分付將老太太以及女眷一齊避到鄰家去。致遠放心不下。只在家中不肯出去。綠君帶了小翠。先到主屋的天溝裏埋伏着。何其俊在上房。羅良驥在東耳房。周家駿在西耳房。伏鐵頭在後園內。悄悄的鴉雀不聞。一更鼓罷。未見動靜。二鼓剛剛敲過。羅良驥在東耳房上猛聽得村南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器聲音。良驥暗道。這差不多一班囚崽子到了。他個耳凝神聽了一會。猛可裏有人狂喊道。好。他倆既是峨帽派裏的朋友。先自做了再說罷。這時又聽得叮叮噹噹廝殺起來。良驥好生疑惑道。我們這裏一個人也沒有出村。是誰和他們在那裏廝殺呀。他不由的一擊掌。接着各房上掌聲相應。家駿。綠君。其俊。小翠。鐵頭。五個人一齊蹣跚到上房。家駿首先開口道。諸位聽見麼。既

是我們人給他們困着。焉有坐視之理。且去看看究竟。誰和誰廝殺的。衆人齊聲稱是。霎時他們撲撲撲一齊下了上房。直望村南躡來。到了廝殺的所在。只見七八個大漢。和一個和尚一個女子。將兩個少年圍困。絲風不透。兵刃交加。家駿眼快。見被圍的更非別人。却是百子刀的高順。鴛鴦錘的寶寶元。圍他倆的。却正是滑飛。月姑師太。蕭青龍。魏長泰。田八。孫老四等這班人。饒你高寶元武藝通天。到了這時。也難應付。裕如了。羅良驥潑口大罵道。好囚鼠子。你們以多爲勝麼。他說着。掣出狻猊雙鋒劍。大吼一聲。跳進圈子。和月姑師太搭上手。大殺起來。這裏伏鐵頭接着滑飛。周家駿直奔田八。小翠抵住孫老四。何其俊搶過來。幫着高順雙戰魏長泰。祇有一個靳綠君空着手。她忙將驊鵠弓在腰間解下。聽的一彈。直向滑飛的咽喉飛去。未知滑飛究竟中彈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評〕或問何其俊初救滑飛。使知其爲三鷹幫仇敵。救之乎。抑殺之乎。曰。吾知其仍必救也。蓋俠義之人。只惟俠義二字是從。袖手傍觀。尙不肯爲。而况下井投石者乎。反之。使三鷹幫人物遇之。則必幸其難而樂其災矣。噫。此三鷹幫之所以爲三鷹幫。亦卽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

第二十五回 難諧好事羽士變泥牛 未復深仇強徒成肉彘

上回說到寶寶元高順兩個。和滑飛和尚等在周村的南郊作戰。我想這事又要惹起讀者們的疑問了。高寶遠在惠民。又怎能突然到周村來和滑飛等廝拚呢。滑飛等本由蒙山到茅山去請錢振世的。上回書單單地又未曾提起錢振世。究竟是個什麼緣故呢。在下也要交代明白了。原來這錢振世自從那日在田八家祝壽回來之後。日夜懸掛着秋屏。又聽蕭青龍的徒弟說起。秋屏如何美貌。如何溫柔。越發顛倒得寢食不安了。派了許多耳目。成日價的在周村附近打聽着秋屏的住處。足足刺探了十幾天。才將秋屏的住址打聽實在了。他便領了

十幾個徒弟。黑夜趕到周村。用薰香將秋屏雪鵠兩個薰醉。手到擒來。剛剛將她倆背出房門。迎頭就撞見了小倩。小倩忙返奔下樓。喊告衆人。錢振世和一班徒弟。早已去得無影無蹤了。周家的家丁。鳴鑼放礮的一陣烏亂。不在話下。再說錢振世得了秋屏雪鵠兩個天仙也似的玉美人。真個癩狗得了一身毛也似的。說不出一種歡喜來。回到茅山。將她兩個安放在乙清別墅裏面。一面大排筵席。款待衆人。一面命人收拾出兩個最精緻的房間出來。好預備作藏嬌之所。這也不在話下。再說雪鵠和秋屏在乙清別墅裏面。甦醒過來。不由的齊吃一驚。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僕。在房門口。向她們一陣嬉笑。也沒說話。雪鵠知道遭人暗算了。她強自鎮定了一會子。才向那個女僕問道。這個是什麼地方。那女僕道。姑娘們還問什麼。你們的喜事臨頭。難道還不曉得麼。這裏是茅山四眼大仙的行宮。他既看中你們。這也許是你們倆的福氣了。雪鵠聽得這話。不由的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股怒氣。化着兩朵飛霞。直捧到她的粉頰上面。正待發作。忽聽得外面有人喊道。劉大嫂。大仙傳你去有話分付呢。那婦人向她倆露出黃牙。撲哧一笑道。這差不多是談你們的事了。她說着。撥轉屁股。邁開野鷄腿子。大三步。小兩步的出去了。秋屏不禁淚流滿面的向雪鵠哭道。妹妹。這却怎麼了。雪鵠忙道。有我呢。你不要怕。她說着。四下裏一望。只見對面的壁上。懸着一柄青鏢劍。另有一根黃絲縑。也掛在寶劍的傍邊。她情急智生。忙將房門關好。在壁上取下那枝青鏢劍。又將黃絲縑解下。將秋屏縛緊在自己的背後。拔出寶劍。正待動身。忽聽得外面一陣足步聲音。逼近房口。有人將門一推。雪鵠搶步過來。厲聲問道。是誰。敲門外面有人狂笑一聲道。並非別人。是我。我是我。我是四眼大仙。美人肉兒。快些兒開門罷。雪鵠聽得是妖道到了。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她却不聲張。輕輕地走到門邊。霍地將門一拔。一劍刺了出來。好個錢振世。何等的溜滑。一縮身。跳出門外。雪鵠趁勢跳了出來。錢振世手無寸鐵。自然不敢上前找死的了。眼見雪鵠背着秋屏。燕子也似的跳出後園。他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跑到自己的鍊功室裏。取了一柄單刀。又喊了十幾個徒

弟飛也似的追了下來。雲鵠雖然神速。無奈肩背上有了一個秋屏。而且她的年紀又小。氣力當然是不十分充足的了。眼見要被他們追上了。錢振世在後面大聲罵道。小賊婆娘。識風頭。快些兒隨我回去。本大仙網開三面。不究既往。如不然惹得我的性起。立刻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了。雪鵠明知和他們動起手來。一定是不討好。所以任他們叫罵。她只顧飛奔不睬。霎時到了山根底下。只見有一條小河。大約有三丈多闊。雪鵠見了。暗吃一驚。自己對自己說道。這可命裏該絕了。若論這道小河。便有雙倍闊。我也可躡得過。如今秋姐在我的背上。眼見是不能躡過去了。她便順着河邊。向西北奔來。錢振世在後面狂笑道。如今看你這小賊婆娘。逃到那裏去。她又跑了十多里路程。猛的抬頭一望。不禁叫了一聲啊。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茅山下面這條小河。發源是菜膠河。離茅山十多里。便是菜膠河了。瞥見三面是水。無處可逃。正預備回身決個死活。瞥見正西的蘆葦叢中。露出一根曬網的木桅來。她暗想。既有木桅。必有船隻在那裏。她便只向這木桅的去處跑來。鑽進了蘆葦。那些蘆葉其利如刀。將她倆的粉臉上。劃得橫七豎八的血痕。到了木桅跟前。果然見一隻小漁船泊在水邊。她湧身一縱。上了小船。船小吃她這一縱。不由的一大晃。她立足不穩。險一些翻下水去。這時船頭有一個十三四歲的蓬頭童子。正在那裏對着太陽。手裏拿着一件破襖。在那裏捉白虱。見她身子一晃。他忙伸手將雪鵠的一對金蓮抓住。口中說道。什麼事。這樣凶神也似的呢。我們這隻小船。那裏經得起你這一跳呢。雪鵠一對金蓮。給他這一抓。才將身子站定。忙道。請你快將這船放到對岸去。我多多的送你的酒錢。那蓬頭童子放了手。一陣憨笑道。我們又不是擺渡的。誰替你渡河呢。雪鵠急道。實在不瞞你。後面有強盜追我們到這裏的。請你快一些罷。馬上他們就要追到了。那蓬頭童子憨笑道。強盜追來。與我有什麼相干呢。雪鵠急得香汗涔涔。知道這蓬頭童子是個傻小子。和他講不出什麼道理來。忙拔下寶劍。將船纜削斷。正要動手去拿篙子。蓬頭童子才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咕嚕道。我真倒灶。纏煞了罷。罷罷。你兩個且到艙裏去罷。不要再攢下水去。他說着將篙子拿起來。又

向她倆說道。你們快進船去。站在這裏。我怎好動手呢。雪鵠只得一折柳腰。鑽進船艙。此刻錢振世領着衆人。已經趕到水邊。雪鵠急得在艙裏。只是催蓬頭僮開船。他慢吞吞的將篙子掉轉來。向岸傍一塊石頭上一搗。船身離岸。錢振世急忙一蹲身。抓住篙頭。用力扯住。又添了四五個。一齊來將篙子抓往。雪鵠在艙裏望見。只急得出了一身冷汗。那蓬頭僮却不慌不忙的將篙子輕輕的一批。船身剛要搗到他們的身邊。他猛的將篙子脫手這一送。錢振世和那四五個人。不約而同的往後一仰。在蘆葦叢裏跌了個發昏章第十一。一個個被爛泥塗得像城隍廟裏的判官一樣。此時船身如射箭一般。直離開岸傍有三丈多遠了。那蓬頭僮哈哈大笑。這樣的膿包。還要做强盜呢。快些兒回去。苦鍊三年。再出來行凶作惡吧。他說着。插起櫓樁。一推一送。按步就班的向西北搖去。雪鵠不由的大吃一驚。偷眼見那蓬頭僮。面如重棗。劍眉虎目。雖然未到成年的樣子。但是體格已和二十左右的大漢相仿了。兩條臂膊。粗得和碗口相似。再回頭朝艙裏一望。只見下面鋪着一床蘆蓆。一條破得百孔千洞的破被窩。摺在一隅。被窩傍邊。放着兩柄板斧。光耀照人。雪鵠見了。不禁又忐忑不寧起來。暗自說道。這個僮小子。莫非是水盜麼。看他這種不尷不尬的樣兒。真有幾分岔眼。倒不可不預防他呢。她想到這裏。忙伸着粉頸。朝外邊一張。只見他並不是將船往對岸搖的。却是順着中流。直向西北搖去。雪鵠忙喊道。你將我們送到那裏去啊。快些搖到西岸邊擺下。讓我們上岸。他笑嘻嘻的說道。你們急的什麼。我送你們到家就是了。你們上岸那裏還有精神再跑呢。雪鵠急道。你不要鬧笑罷。你知道我們的家住在那裏呢。快快些兒。將我兩個渡到對岸是正經。那蓬頭僮哈哈的笑道。你的府上。當我不曉得麼。我先說給你聽聽看。對不對。是不是金剛村南邊的周村啊。雪鵠聽得。不禁又吃了一驚。忙道。你怎麼曉得的呢。他笑道。我有什麼不曉得的呢。我到過你家府上去過一趟呢。不過你忘記罷了。雪鵠再問他時。他將八字步撐開。只顧搖櫓。不答她了。雪鵠見他這樣。料非歹意。只得聽他搖去。停了一會。到了小清河的分港雙龍港口。他忽然掉轉身軀。用手遮着太陽光。向後面望了一會。低下頭對

雪鵠笑道。那些討死的強盜。駕着小船趕來了。雪鵠聽得這話。將方才放下的一塊石頭。重復壓在心頭。玉容失色。忙道。果真追來了麼。他笑道。誰還說謊不成。不過他們既來討死。却不怪我了。他說着。一手抓着櫓柄。一手伸着向艙裏說道。妹妹。請你將我那對伙計。拿來給我。雪鵠聽得。連忙用手去拿斧頭。覺得十分沉重。拿出艙來。他一蹲身。將雙斧拿到手中。這時已聽見賊船搖櫓的聲音了。雪鵠提心吊膽。往艙門外向後一望。只見錢振世和十多個人。駕着一隻小船。飛也似的直追上來。眼見還離有三丈多遠了。那蓬頭僮將腰間一雙豹皮手套解了下來。套在手上。又將腰纏緊了一緊。撲通一聲。跳下水去。那船沒人搖櫓。立刻橫在河心。雪鵠益發心慌。她忙將秋屏解下。自己鑽出艙來。一手仗劍。一手抓住船篷。她心中暗想道。誰來便先殺誰。她正自打算的當兒。瞥見那蓬頭僮在水中冒起。一手執定雙斧。一手扳着賊船的船舷。用力一拉。口中說道。好朋友。下來罷。那船就是一大晃。衆賊早有幾個立足不穩。咕嚕咚倒栽下水。翻了兩個水花。便到龍王爺爺面前去點卯了。錢振世忙揮刀來刺他的手。他也不退縮。錢振世着力一刀。斫在他的手背上面。好像砍在鐵上的一樣。火星四射。那張刀早捲得如同餃兒一般。說時遲。那時快。蓬頭僮又着力一扳。霎時船底朝天。錢振世和那班賊子。一齊變了。下鍋的湯團骨碌碌全落水了。蓬頭僮一把抓住錢振世的辮子。往上一提。又往下一按。停了一會。又往上一提。笑道。我的兒啊。你今天可要認得我強大太爺了。說着。又將他往水肚裏一按。咕嚕嚕又喝了幾口水。才將他又提出水面。只見他兩眼發白。已失了知覺了。蓬頭僮在水裏憨笑道。不道這狗強盜真個是膿包。不過吃了兩口水。馬上便這樣要死不活的了。的確不能再活了。再頑就要將狗強盜的性命頑掉了呢。他說着。將錢振世兩臂倒剪。綁個結實。泅到自己船邊。上了船。將錢振世往甲板下面一擺。放下雙斧。又將櫓柄扶好。搖了起來。雪鵠忙道。你那身上水淋淋的衣服。不要換麼。他笑道。不須換。不須換。我們常常在水裏過上三五天哩。怕什麼。雪鵠又問他的名姓。他笑道。不要問。都是一家人。談起班輩來。我還是你的哥哥呢。所以我才坦然呼你爲妹妹的。雪鵠越發驚疑。

連聲追問他的名姓。他笑道：我告訴你吧。我們師父姓劉。上切下千。我叫強一醉。我們大師伯上月在連河碰見我。他闖照今天到菜膠河口救你的。雪鵠聽得。這才恍然大悟。忙道：原來強大師兄。九師叔好麼。強一醉笑道：有什麼好不好。他老人家還和從前一樣的。吃自己飯。管別人的閒事。上月在江蘇省寶應湖內。剿了兩處水盜的窩巢。可笑那個寶應縣官。不識高下。還要請我們老師去保家哩。吃我們老師回他個一鼻子灰。你道好笑麼。雪鵠又道：強大師兄的功夫。現在鍊得好極了。他笑道：怎見得的。雪鵠道：還記得在三年前。你有一次到我家送信的。那時候不要說武藝了。便是跑路還跑不快呢。不料過了二三年。便這樣的了得。連鐵布衫的功夫。都鍊到十二分了。強一醉笑道：妹妹又在取笑我了。我又幾時學過鐵布衫功夫的。雪鵠笑道：不要儘來瞞我罷。你如果沒有鐵布衫的功夫。方才你用手扳船。那賊會用刀砍你的。不獨沒有傷。反將刀口砍捲了。這不是鐵布衫。難道還有別的功夫不成。強一醉哈哈大笑着道：我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是這個啊。我告訴你罷。那何曾是鐵布衫呢。他説着。騰出一隻手來。向她笑道：你看見麼。就是這豹皮套子的厲害啊。如果沒有豹皮套子。便有十隻手。也要給他砍掉了。雪鵠道：你這話。我又不懂了。難道這豹子皮能隔兵器麼。他點首笑道：如果不能隔兵器。我還要牠有什麼用處呢。他兩個談了一會。雪鵠覺得外面的冷風難禁。便鑽入船艙。強一醉搖着櫓。直向周村而來。暫且慢表。再說蕭青龍滑飛等。可巧就是今天午後到茅山的。不見了錢振世。忙問衆人。他到那裏去了。衆人說了原委。他們忙順着山徑直追下來。追了十幾里。那裏見他的蹤跡。孫老四便道：我們且到茅山去等候他。遲早都要回山的。大家便一同回到茅山。直等到申正時候。還未回來。蕭青龍性如烈火。在天師殿上狂喊道：他不回來。難道我們就在這裏癡貓守窟不成。除了錢振世。我們就不能去報仇了嗎。月姑師太也自性急要走。衆人更不耐久等。便一齊往周村進發。不料還未進村濠。迎面就撞見了竇高二。不分青紅皂白。只聽他們說是峨眉派裏人。五個字。便廝拚起來。原來高順和竇寶元自從家駿等走後。日日記念着。在家裏等了一個多月。不見到來。他兩

個便到周村來訪家駿了。不料冤家路窄。撞到蕭青龍等了。這是這兩回的前因後果。交代明白。掉轉羊毫。再說滑飛一眼看見何其俊幫助高順。雙戰魏長泰。不禁脫口喊道。何兄弟你認錯了。那是我們自家。人話還未了。靳綠君的一彈早到。滑飛忙一低頭。剛剛將一彈讓過。說時遲。那時快。她的第二彈又到。列公。這靳綠君的鴉頭彈。向在東三省獨負盛名的。百發百中。誰都逃不了她的第三彈的。她的鴉頭彈。有個混名。叫做閻王帖子。請到誰。誰便要送終。這鴉頭彈又與各種彈子不同。像李公彈是鐵的。五王彈是鋼的。武當派的彈子是三棱的。崆峒派的彈子是石燕用毒藥鍊成的。惟有用她的這彈。非鐵非鋼。更非石的。乃是自然銅磨鍊的。中間空心。裏面却有。三粒小小的鐵丸。當彈子發出去的時候。老遠就聽得像郎中搖串鈴的聲音了。據云啞彈易用。響彈難。因為啞彈發出去。沒有聲音的。至多不過有陣風罷。如果久經道兒的爺兒們。還可以躲讓。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夥子。還不是彈無空發嗎。談到響彈的確難使。因為響彈發出去。是有聲音的。他的意思是教對方快快躲讓。但是越是教你讓躲。你却越躲不掉的。了。閒話少說。再說靳綠君的第二彈到了。滑飛再想讓時。那裏還來得及呢。不偏不斜。正打入他的右眼裏面。滑飛大吼一聲。倒拖禪杖。一抹地直向西南逃去。伏鐵頭那裏肯捨。飛步趕來。靳綠君見滑飛中彈逃走。她定睛向戰渦裏一瞧。只見小翠和孫老四殺得難分難解。她颯的又是一彈。孫老四的額角。早中一下子。頓時血流滿面。不敢戀戰。向小翠面上虛晃一棍。意欲逃走。小翠那肯放鬆。一步一緊。綠毛刀使了一個潑草尋蛇的架子。刀光一晃。孫老四的首級。倏忽落地。田八見孫老四送命。大吃一驚。丟下周家駿。闖出圈子就走。羅良驥和月姑師太。一顛一仆。大戰了八十多合。良驥見勝她不得。好生焦燥。大吼一聲。將一枝狻猊雙鋒劍。霍地一側。從她的上三路直刺過來。月姑師太忙使了一個鳳點頭。讓過他這一劍。她一轉身。良驥趁勢又使了一個旋風掃落葉的架式。月姑雙足一縱。讓過一劍。她在腰間取下一件東西。忽的向良驥的頭頂上撒了下來。良驥忙揮劍相迎。誰知月姑將繩子一收。良驥渾身完全被繩子縛住。動彈不得。給她這一扯。立足不穩。堆

金山倒玉柱的頽然倒下。月姑忙躡身就地將良驥抓起。飛步走了。綠君見良驥被月姑捉住。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飛步趕了下去。蕭青龍見衆人逃走的。死傷的眼見不能討好的了。他將熟銅大棍。逼住寶寶元。大聲說道。今天且將一顆首級寄存在你的頭上。我們再見罷。他說罷。丟去一個架子便走。寶寶元立定了脚步。却不趕來。任他逃去。魏長泰見他們全動身了。越發不肯戀戰。棄下高何兩個。飛也似的走了。高順便要追了下去。何其俊忙搖手道。窮寇莫追。由他去罷。家駿頓足向衆人說道。如今良驥兄弟。給那妖婆擄去。我們難道不去救應嗎。衆人異口同聲說道。這當然是要去救應的。小翠忙搖手說道。諸位休亂動。我們小姐已經追下去了。料想那個妖婆一定不是我們姑娘的對手。你們放心罷。馬上就得將羅公子救了回來的。你們心急追下去。知道她走那一條路呢。說話時。伏鐵頭已經回來了。見了衆人說道。今天可便宜那個賊禿了。寶寶元向衆人說道。良驥給那個妖婆擄去。方才那位姑娘追了下去。未必是那妖婆的對手。萬一再添賊黨。只怕連那位小姐。還要受累呢。高順道。據你說怎樣辦呢。寶寶元道。依我看還是着兩個人追了下去的好。家駿接口道。寶四哥這話不錯。我和你一起去罷。伏鐵頭聽得良驥給人家捉去。暴跳如雷。不等衆人說完。一提臥瓜鎗。就要動身。何其俊忙向他說道。你不要忙。現在你到那裏去追啊。伏鐵頭道。那賊妖婆將羅兄弟拾到那裏去。我便到那裏去。高順道。大家不要亂。只消兩個人追蹤下去就行了。人多反而岔事。高順和家駿又說道。你與寶四弟快點追蹤下去罷。遲一些兒。恐怕不及了。家駿寶寶元同聲答應着走了。這裏伏鐵頭和衆人回到周家。只見門前密排火礮鐵蒺藜等。防預的東西。還有幾個家丁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見了伏鐵頭和衆人轉來。周致遠這才放心。忙問伏鐵頭道。家駿良驥綠君三個人。到那兒去了。伏鐵頭將良驥被擄。家駿等追蹤下去的話說了。周致遠又憂又喜。憂的良驥此去。未知生死。喜的一班大盜。竟給他們打敗了。忙將衆人邀進大廳。又和高順請教了名姓。未到一盞茶時。寶寶元家駿兩個回來。衆人忙問究竟。家駿皺眉搖首道。不對不對。連影子都沒瞧見。這一直的趕下去。我知道一定是不

會追着的。伏鐵頭努着嘴說道。我說一句。諸位不要見怪。當時見羅兄弟被那賤賊婆擒了。你們爲什麼不追了下去。到了現在。光是抱佛脚。有什麼用處呢。話猶未了。呼的一聲。天井裏落下一個人來。衆人忙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正是綠君。只見雙蛾緊簇。香汗涔涔。一張粉龐上面。隱隱的藏着無限的憂愁。衆人知情不妙。家駿忙起身問她究竟。她喘息了一回。才答道。那賊婆娘實在溜滑。肩膀上還背着羅郎。憑我這樣的飛行功。總算不含糊了。不料趕了一程。過了泰山。便不見他的蹤跡了。我又在四處瞭望了半天。說也可惱。那裏還看見一些兒蹤跡呢。未知良驥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錢振世之追趕秋屏雪鵠。方以爲壘中捉鰲。手到擒來。那知忽遇蓬頭僮。請其大吃接風酒。其豹皮板斧。相與周旋。強一醉之驚人技藝。可見一斑。

第二十六回

醋海沸騰恃強先斃命

孽緣邂逅倚勢霸成親

却說靳綠君將追趕月姑師太的一番話。對衆人說了。大家沒一個不替良驥擔着心事。靳綠君更是愁溢眉宇。說不出一種焦急。默默的半晌。還是高順先開口向衆人說道。事已如此。大家只好分頭去打探要緊。寶寶元也接着說道。這一場廝拚。滑飛雖然受傷。孫老四送掉了性命。我們却丟了良驥兄弟。算起來的確得不償失哩。家駿道。這賊婆娘倒有些眼生。從未看見過她的。不知她可是滑飛這一類的人。伏鐵頭道。你又在說夢話了。她如不是三鷹幫裏的。又何苦來和我們做對呢。何其俊搶着說道。大家休亂。依我的愚見。不若將三鷹幫裏活捉一個過來。就問他那賊婆的住址。他豈有不曉得的道理。衆人齊聲道是。伏鐵頭道。他們現在逃掉了。又到那裏去捉呢。家駿正要答話。一個家丁慌慌張張的跑進大廳說道。稟太爺少爺。小姐們被一個破衣大漢送來了。致遠和衆人聽得。又驚又喜。忙和衆人一齊出來。只見秋屏雪鵠在前面走着。後面跟着一個虎眉環眼赤面的大

漢。伏鐵頭認得是強一醉。忙喊道。小強盜。什麼風兒吹得來的。快一些兒過來。給你的大叔見禮。強一醉嘻嘻的。笑道。你這黑小子。又在倚老賣老了。不過來給你的表伯伯行禮。反叫表伯伯過去給你行禮。這真是那裏說起的。原來伏鐵頭在泰山學藝的時候。常和強一醉在一起頑耍。傻大對獸瓜。倒也打得火熱的。兩人碰了頭。大叔二伯的。都要亂喊一陣取笑兒。如今伏鐵頭和他分手有半年多了。見了面。自然是脫不了鬪笑的。衆人聽他兩個這樣的稱呼。倒弄得丈二的金剛。摸頭不着了。家駿雖然見過強一醉的。可是分手的日子太多了。故而不認得。將他讓到大廳上面。經伏鐵頭說明了。大家這才明白。致遠又過來謝他的搭救之恩。強一醉推讓不迭的說道。這算什麼。休道是自家的兄妹。便是外人。我也要拔刀相助的。何其俊向伏鐵頭道。你和強大哥是什麼稱呼。我們倒弄不清楚。你要做他的大叔。他要做你的表伯。究竟是怎樣的稱呼呢。伏鐵頭笑道。你們休問。我和他的稱呼。是兩頭大。我今天做他的外公。他明天就要做我的叔祖了。衆人聽得。不由的鬨堂大笑起來。再說秋屏雪鵠兩個人。到了後面。先拜見了老太太。然後又拜了致遠。才回到樓上。和綠君雪氏姐妹相見。談起良驥被月姑擒去的話來。秋屏雪鵠不禁又焦又急。不在話下。再說前廳上衆人。談到良驥的話來。強一醉忙向衆人說道。你們無須亂動。既要活捉三鷹幫裏一個人。一些兒也不費難。我的船上。就有一個哩。家駿忙問他是誰。他道是個妖道。雙眼角下有兩塊錢大的黑疤。家駿縱身說道。這是錢振世啊。不知他怎麼給你捉住的。強一醉笑道。你這樣的驚訝。難道一個小小的賊道。我便捉不住麼。真是太小看我了。家駿忙道。你不要誤會我的話。這妖道的確是個硬生。不知你怎樣將他擒住的。強一醉笑着將擒錢振世的話對衆人說了。家駿忙道。怪不道的。在水裏那裏是你的對手呢。如果在岸上。對不起我。可要說一句。你不要見怪。你確非他的對手呢。何其俊道。現在是不是。網在船上。強一醉道。在船頭的甲板下面呢。周家駿忙和兩個家丁。一同到東濠邊。上了強一醉的船。將甲板撬起。只見錢振世反剪着雙手。口角流了一大灘白沫。已經凍得僵斃了。家駿忙命兩個家丁。將他搭上岸。用火烘

了一會。仍然一絲游氣也沒有。認真的死了。家駿只得叫家丁拖到僻靜處掩埋了。回來對衆人說道。不中用。不活了。強一醉笑道。這賊道怎地這樣的膿包。我在水裏。不過和他小耍一陣子。也沒有用傢伙傷他。只使他渴了兩口水。難道便漲殺了麼。家駿道。不漲殺。也就凍殺了。在水裏已淹得個六成死。這一身濕淋淋的衣裳。凍了一夜。不死。還活麼。何其俊道。那麼他既死了。我們當然要照第一個計劃上做了。高順道。這個自然。強一醉道。如今什麼事。暫停一下子。肚皮裏的蛔蟲。已在唱空空調兒了。周大哥快預備酒飯來。先將肚皮弄飽了。再說。家駿連忙命擺酒。大家一壁飲酒。一壁議論如何搭救良驥的方法不題。再說月姑師太。和良驥交手的時候。在月光下面。瞧見良驥那張英俊俏秀的面孔。不禁起了一種野心。便用麈皮索置了良驥就走。綠君在後面緊緊的追了下來。論綠君的飛行功。在道兒裏。就要算數一數二的了。誰知這月姑師太的草上飛的功夫。在三鷹幫估第一。把交椅。雖然背着良驥。可是一些兒也不妨礙她的行動。到了泰山脚下。她見綠君在後面。一步不放的直追下來。她暗自躊躇一計。到了千孔石崖附近。她身子一盤。進了田文洞。從田文洞直躡出西峯。幾個灣子一繞。饒你綠君健步如飛。也沒處去尋她一些蹤跡了。她撇了綠君。放心趁願。她却不到到蒙山。折途直向蜀山湖而來。原來月姑師太有個義母。名叫馬姥姥。住在蜀山湖邊。這馬姥姥也是個女盜。他的丈夫馬吹萬。是黃河中流一帶的水盜首領。在十年前給白派劍俠趙文智。在大同做了。馬姥姥立志替他的丈夫報仇。邀請許多好手。去和白派劍俠爲難。白派本是崑崙派的分支。人材濟濟。好手如林。誰都不將這些無名的草莽放在心上的。稍稍和他們較量較量。只殺得一班強盜。五零四散。死的死。逃的逃。馬姥姥自知不敵。從此帶了她的女兒馬素英。在蜀山湖邊埋首隱名住下。月姑師太的來意。因爲帶回蒙山。一個如意的郎君。必然要給滑飛做了。不若帶到馬姥姥這裏來。獨自消受。免得滑飛來囉唆。她到了馬家的時候。天才發白。她敲門幾下子。只聽裏面有人問道。誰敲門。月姑師太道。我是月姑。來探望母親的。裏面人將大門開了。月姑走了進來。穿過大廳。到了後面的暖室裏。馬姥

姥尙在好睡未醒呢。她却不去驚動她。轉身出來。到了東套房裏。將牆壁上的關振子一按。北面的板壁。豁地分開。露出一扇小門來。她推門進來。裏面陳設得非常華麗。銀屏錦帳。鴛枕鴛衾。十分精緻動人。月姑將良驥朝沉香床上一放。笑吟吟的將外蓋衣脫了。裏面一件密扣桃紅緊身的小襖。下面襯着一件蛙綠灑花的夾袴。披着一頭又烏又亮的頭髮。杏眼含情。柳眉帶俏。一張粉龐兒上面。隱蘊着不少的騷氣。良驥此刻已失了反抗的能力了。因爲那麤皮罩索曾經她用媚藥和麻醉藥汁鍊過了。任你是銅頭鐵腦蓋。只要碰到她的罩。馬上就得骨軟筋蘇。動彈不得的了。但是心裏還十分明白。良驥見她褪去了外衣。一種不可逼視的淫態。不禁心中一動。直了雙眼。對着她儘管發愕。她坐到床前。笑迷迷向良驥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爲什麼要和我們做對呢。請你告訴我吧。良驥道。你問我麼。我就是羅良驥。因爲你們三鷹幫裏的人。三番兩次和我們峨眉派裏做對。仇讎相見。焉有退讓的道理。月姑也斜着星眼。向他一飄。接着又是一笑。低聲說道。羅家公子。你今天給我捉住了。願意怎樣。良驥見她豔媚入骨。說了幾句話。宛似鶯聲燕語。不禁一顆心。突突的亂跳起來。強自鎮定說道。我既給你捉住。隨你發付就是了。她微笑說道。如今有兩條路。隨你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良驥道。順你怎樣。逆你怎樣。月姑師太聽得。又向他做了一個媚眼。說道。你依從我。不獨一些罪不給你受。如果你逆我。我便一狠心。一刀兩段。叫到你閻王老子那兒交帳去。良驥笑道。我依從你。你便怎樣。月姑師太嘻嘻的笑着。你想罷。良驥笑道。又奇了。我也不是你的肚皮裏蛔蟲。怎能猜着你的心事呢。她粉面一紅。低下頭去。半晌才向良驥問道。你的家裏。有沒有老婆。你今年十幾歲了。良驥聽得。猛地想起綠君來了。只覺得這月姑師太。沒有一處不討厭。沒有一處不可憎。立刻換出一副嚴厲的顏色來說道。你不要儘來問我。我家中早替我定了婚了。難道你要想做我的妻子不成。勸你不要在做夢吧。要殺便殺。我羅某誓不皺眉。月姑師太陡然聽得她這一番話。真個一盆冷水。兜頭倒下。不禁杏眼睜圓。一聲冷笑道。好個不怕死的小子。你既自己找死。不要怪我沒有情義了。她說着。將一嘴銀牙

咬得咯吱的作响。下死勁向良驥瞅了一眼。霍地扭轉身體。在對面的壁上。取下一張明晃晃的刀來。一縱身。惡狠狠的往良驥的脖子上刺去。良驥無力反抗。只得緊閉雙眸。一心守死。不料覺得脖子上一涼。她的刀又收了回去了。良驥開眼一望。只見她坐床邊。一張刀落在傍邊。一隻櫈上。她微微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冤家。你認真不怕死麼。良驥道。不要做作了。要殺便殺。料想我羅良驥。豈上你這狐媚子當的。月姑師太正要動手害他的性命。這時房門帘一掀。進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頭梳大丫髻。身穿銀紅色宮緞外套。下襯百摺宮裙。一對金蓮。隱隱約約不滿三寸。千般秀麗。萬種妖嬈。真不愧爲

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月姑的姿色。的確在一般女子當中。不可多得的了。不料這女子。一進房。衣香倩影。光照四壁。將一個另具嫵媚的月姑師太。直欺壓得頓成眼前厭物了。那女子一進房。就向月姑師太笑道。好啊。怪不道連姆媽那裏也不去問候一聲。原來還在這裏尋樂兒呢。她一邊和月姑師太說着。一邊溜轉一對明秀秋水。向良驥上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月姑師太見了她。忙陪笑說道。妹妹。快一些坐下來吧。愚姐今天冒昧來到府上。我到的時候。你們老太婆還在納福哩。我也不敢去驚動他老人家。我正想去望望他老人家。不想你也來了。我們去罷。她笑問道。這床上綁的是誰呀。月姑師太笑道。問他做甚。是個不識相的野小子。我們走罷。她說着。便和她動身走了。那女子臨走的時候。掉轉粉頸。向良驥嫣然一笑。這一笑。真個是百媚俱生。良驥見了。也自呆了。暗道。不料這匪窟裏面。竟有這樣的美人呢。停了一會。門帘一動。那女子悄悄地進了房。走到床前。向良驥笑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叫什麼名字。良驥便告訴了她。她閃着星眼。朝良驥望了半天。粉面上一陣紅。一陣白。櫻唇翕了兩翕。似乎要說什麼似的。忽地又住着。未會開口。又停了半天。靦覷着向良驥低聲說道。羅家公子。你可以知道。你的性命就在目前了。你要是不答應他。你的一條小性命。不是白白地送了嗎。我倒有一個法子。可以救你。只是我救了你之後。你

拿什麼謝我呢。良驥聽她這話。眼珠一轉。計上心頭。忙道。好姐姐。你有什麼計策。能夠救我呢。如果救了我。便赴湯蹈火。總要酬謝你的大恩的。她粉面一紅。取出一條妃色宮綢的手帕。掩住素口。笑道。如不嫌寒賤。願以終身……她說到這裏。不禁吃吃的笑了。良驥故意說道。姐姐這話。我豈是不明白的。不過怕不能如願罷。她忙問道。你這是什麼話呢。良驥皺眉說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先要救我。你有什麼本領。可以救我呢。萬一不是他的對手。那麼連你不是被她害了麼。她笑吟吟的說道。請你放心罷。休道她一個。便是來兩個。我馬素英沒有本領去服侍她。也不來在你的面前誇口了。良驥暗喜道。能這樣我是求之不得了。先除了一個。然後再設法脫身不遲。他想到這裏。忙問她說道。姐姐但望你能將她殺了。我們倆向後才能過太平日子呢。說到這裏。冷不防月姑師太一頭撞了進來。見了這樣的情形。不由的將一股無名的醋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一聲冷笑道。妹妹倒乖覺。趁着我和姆媽談話的當兒。跑到這裏來。剪我的邊麼。（按剪邊者即是奪愛也）馬素英聽她這話。不禁將兩朵紅雲。直捧到粉頰上面。站起身來。冷冷地答道。我便剪了你的邊。你怎樣地來發放我呢。月姑師太忍無可忍。大聲說道。好好。你道我沒有法子對待你麼。好不要臉的蹄子。背着人來勾別人家的漢子。馬素英更不能下台。潑口罵道。好不要臉的娼根。誰是你的漢子。羞也不羞。尊重些。我喊你一聲姐姐。不想你這狗臉裁毛的。騷狐狸。便來倚老賣老的開口傷人了。是英雄。不妨和我出去較量一下子。你敢去麼。月姑師太更是怒不可遏。高聲說道。你不要仗着你的娘厲害。那才是漢子哩。馬素英道。誰要人來幫助一下子。便不是人。要去便去。月姑師太返身出門。馬素英跟着她出了門。逕向後園而來。到了園裏。馬素英氣吁吁的向月姑師太說道。此來見上下。還是拚生死呢。月姑師太道。隨你罷。馬素英便道。那麼就併個你死我活罷。月姑師太暗自說道。這丫頭可真討死了。她有的本領。還不是瀰在我的肚裏麼。今天膽敢來和我拚死活了。罷罷罷。不看金剛還看大佛呢。她的母親。素來待我不錯。我怎能下毒手對她。只手脚上留情就是了。她想到這裏。便說道。你既討死。却不要怪我。

了。你來罷。馬素英更不答話。一握粉拳。使了一個葉底偷桃的解數。左手一圈。右拳從下面翻了出去。月姑師太忙身子一側。右手一起。一掌照定他的頭頂上直劈下來。馬素英將右拳一收。左手霍地伸了上去。這個解數。名叫天王托塔。月姑師太忙一縮手。左手一圈。使了一個帶子上朝的式兒。馬素英接着使了一個關公大脫袍的解數。讓過他這一掌。月姑師太忙退兩步。突進一步。雙手向前一抱。翻起一腿。直對她的下三部踢來。這個解數。名叫葉底藏花。在路數中最狠毒的一着。下面不着。上面着。好個馬素英何等的溜滑。趕緊使了一個鳳凰點頭。讓過她的雙手。趁勢使了一個海底撈月的架式。月姑趕緊一縮身。收回右腿。說時遲。那時快。馬素英一躍。躍起五尺多高來。伸出十指。霍地向月姑師太的頭頂抓了下來。月姑師太見了大驚。一縮身。便要逃走。列公。方才月姑師太不是自己曾說素英不是她的對手麼。怎地這時又這樣的畏縮要逃呢。原來馬素英的娘有一種絕技。名叫螳螂功。將十個指頭。鍊得和鋼鐵一樣。碰到敵手。只消將功夫使了起來。不論抓到敵人的那一部分。沒有不應手落下的。便是使起功夫來。抓石抓鐵。皆能應手如泥。這種功夫。與鷹爪力的功夫。是一樣地練習的。不過在成功的時候。鍊法稍有不同吧。一面是用軟功夫收。一面是用硬功夫收。其實異曲同工。在崆峒派裏的人物。皆練習螳螂功。在武當崑崙兩派裏的人物。皆是鍊鷹爪力的功夫。這馬姥姥的丈夫馬吹萬。本是崆峒派裏的人物。這螳螂功一向是傳媳不傳女的。馬姥姥因為要給她的丈夫報仇。再則只有一個女兒。也沒有兒子。所以不得不破例。將這門功夫。教給他的女兒了。月姑師太一向不知道馬素英有這種驚人的絕技。所以方才一句不讓的和她對手。他見馬素英將螳螂功使了出來。便吃驚不小。正要逃走。那裏還來得及呢。只得一低頭。一把八千煩惱的青絲。已經被素英抓住了。她着力一扯。根根離肉。霎時露出一頭的血珠來。月姑師太喔唷一聲。右脅下早給馬素英抓了個碗大的窟窿。接着又是一把。月姑的粉龐。已經半邊不知去向了。雙手一搯。眼見得不得了。馬素英冷笑一聲。將她的屍首往花叢中一捺。轉過身來。出了園門。進了西煖房。見了她的母親。免不得在

她的母親跟前加油加醬的說月姑怎樣的侮辱她。怎樣的欺滅她。惹得一時性起。故而將她做了。馬姥姥聽得。不獨不怪素英。反將已死的月姑師太一頓臭罵。說她狗心狼肺。不顧舊情。一面吩咐人到園裏。將她的屍首埋了。馬素英便將月姑將良驥帶在東密室的一番話。說與姥姥。又說良驥如何英俊。如何溫文。馬姥姥在少年的時候。一夜交過三十六個人的。風月場中的一員健將。聽了她女兒的話。豈有不明白的道理。便和素英來至東密室。見了良驥。一表非常。她撇開一張鱖魚嘴。朝素英一陣冷笑。放開劈毛竹的喉嚨說道。我的兒啊。怪不道你將月姑做了。原來還是爲着他呢。罷罷罷。去了一個乾女兒。得着一個好女婿。我總不吃虧了。你既有意爲娘豈能阻止你。她說着向良驥問道。公子哥兒。我們小姐看中你了。不知願意不願意。如果願意。成婚之後。也不須回去了。就在我這兒住着。談到我們的家私。雖比不得你們府上富有。却也還過得去哩。水旱田八百多畝。大廈高樓。也有七八十間。花驛駿馬。三五十匹。皆可以牽得出來。吃的穿的。皆不用你擔一些心事的。你看我家小姐。這個模樣兒。還配得上你麼。良驥只不做聲。馬姥姥笑嘻嘻的說道。一個小夥子家。怕的什麼羞呢。也不是未出閣的幼女。聽到人家談到她的婆家。馬上就跑了。答應不答應。說一句。有什麼要緊呢。良驥暗自打算道。今天如果不答應。眼見得一條性命。要送掉了。答應罷。我羅良驥堂堂七尺的大丈夫。難道就和這賊盜的女兒結合了不成。而且我對得住我那綠君麼。他思前想後一陣子。猛的好差使。誰都答應了。休道你哩。揀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及當日。就是今晚替你們倆將事情做了。省得以後見面羞縮縮地。我也得了一條手續了。他說着竟自先走了。祇落馬素英一個坐在帳子傍邊。將粉頸低垂到胸口。一言不發。良驥趁勢說道。姐姐。你聽見麼。姆姆既然看得中我。允許將你配我。我自當十分感激的了。但是這兀的將我網得扭股糖也似的。難道就網着和你成親不成。馬素英聽得。連忙走出房去。半天才回來。手裏拿着一把亮晃晃地小剪刀。到了床前坐下。慢慢地將糜皮

案。一根根的剪斷。又將垂腳八十八把小倒鬚鉤子。一隻一隻在良驥的身上取了下來。良驥這才恢復了自由。坐了起來。將手脈搓了一陣子。血搓和了。才向素英笑道。姐姐眼見要到吃中飯的時候了。既然是今天成親。你也該去收拾收拾。預備做新娘了。馬素英聽他這話。羞得粉頰生霞。閃着星眼。向良驥一笑。也不答話。站起身來。婷婷娉娉的走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男淫女穢。三鷹幫人物卑鄙。可見一斑。月姑淫穢其尤甚者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方謂如意珠子。已握掌中。孰料反因此以殺身。其警惕之旨。詎不深哉。

第二十七回 白水黑山英雄驚異夢 錦屏繡幕利刃斷癡情

且說良驥見馬素英走後。連忙下得床來。在桌上先取了自己的狻猊雙鋒劍。意欲開門逃走。誰知倒拔門門。扳了半天。再也莫想得動分毫。良驥好生焦燥。猛地想起月姑師太給她的話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暗自思量道。月姑那樣的了得。還給她做了呢。我出去。假若碰見她。還想活麼。想到這裏。將一股要走的勇氣。不知不覺的消滅到烏有之鄉了。倒退幾步。放下寶劍。坐在床前。儘是納悶。一顆心上好像倒翻了五味瓶。是的。酸甜苦辣鹹。一齊湧了上來。暗自尋思道。我那綠君。現在不知焦急到什麼樣兒呢。家駿鐵頭等一班朋友。一定也是替我擔着心事的。我的姐姐和表妹雪鵠。刻又不知怎樣了。她們能有人救了還好。如果沒有。那麼還堪設想麼。他一個人悶悶地坐在床前。將這些心事。一幕一幕的在腦海裏面演映個不了。不多時疲倦極了。和着衣裳躺下。合起雙眼。一會子。覺得自己又到一個世界了。青山綠水。異鳥奇花。賞心悅目。他自己却立在一個茅亭裏面。對面就是一座高出雲表的青山。山下有一條小河。曲曲折折的繞護着山根。河裏的水。明淨得和玻璃相似。水裏的游魚。多類是龍頭鳳尾的大金魚。在那綠如翡翠的藻類這面。游來游去。悠然自得。隔岸一帶柳堤。千百棵垂

絲的楊柳。初開青眼。遮映着漫無邊際的桃花。紅綠相間。說不出一種天然的風趣。再朝西一望。一片金黃色耀入眼簾。乃是山凹裏有一塊平原。大約在數十畝的光景罷。一式開着菜花。良驥暗喜道。這個去處多麼美麗啊。唉。我要是能夠在這裏住着。情願一輩子不再與塵世相見了。這裏的景緻。我像煞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只苦一時想不起來了。他便在亭裏的一張石櫺上面坐下。斜倚着石欄。呆呆地想了一會。忽然自己對自己說道。你在做夢了。這裏的景緻。我又何曾見過的。原來是在九歲的時候。讀古文觀止。裏面有一篇桃花源記。我讀了。一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這幾句。每每起了一種幻想。不料今天果然有這種景緻。映到我的眼簾裏了。我倒要學一回武陵人哩。他說着便起身出了茅亭。慢慢地踱到溪邊。順着一條鵝卵石鋪的小雨道。走了向西。約摸走了二里多路的光景。到了小溪盡頭之處了。有一條曲徑。直通山上。他便倒剪着雙手。由這曲徑直向上面走來。剛剛轉過了一個石坡。瞥見兩隻吊睛白額的大蟲。蹲在路旁。睜着四隻大如銅鈴的眼睛。眈眈的對着他怒視。良驥忽地見了。倒是一驚。後來想起自己有一身本領。怕牠什麼呢。他想到這裏。便鼓足勇氣。挺腰凸肚的從兩隻大蟲的中間昂然走了過去。這也奇怪。那大蟲竟一動也不動。好像沒有看見的一樣。良驥也自奇怪道。這兩隻大蟲。難道是死的麼。見了人。怎地文風不動呢。哦。牠們莫非也知我羅良驥的本領麼。這倒說不定。這大蟲通靈了。也未可知哩。他一面懷疑着。一面又走了好多的路。耳鼓裏猛的聽着氣喘如牛的聲音。他抬頭一望。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倒退了幾步。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在他的前面有一條千尺的錦鱗大蟒。昂起頭來。好像一座寶塔。正在那兒向空中吁氣。這時正有一陣烏鴉。從上面飛過。不知怎樣。一隻隻的都投到牠的口中去了。良驥大驚。暗道。這孽障倒難纏哩。偏生又將一條小路。給牠的身體完全塞住了。正要回頭。猛可裏一陣仙樂的妙音。直從上峯飄了下來。他聽得忙立定脚步。仰起面來。隱隱的望去。只見第二層峯上。站着不少的霓裳仙子。弄簫吹笛。另有一班肉翅的乳孩。在傍邊應節跳舞。良驥看得呆了。便思另想從別處尋路上

去。再一回頭。只見萬丈深潭。斷崖絕谷。他自己立的地位。却正靠在絕崖的邊上。休道尋回路了。便是朝後倒退半步。對不住就請你到深無底際的潭裏去了。那潭裏黑濤因湧。十分怕人。良驥到了這時候。不覺欲行不得。欲退不能。踟躕着半天。發然說道。今天碰到這種的境遇。有死而已。寧可前進。誓不後退。他打定了主義。一翻身拾起盆大一塊石頭來。對定着大蟒的頭上擲去。不偏不斜。可巧擲個正着。那條大蟒。疾如風箭的竄走了。良驥大喜。忙顧着小道。又走上。轉過了第三層峯頭。露出一片平原。遠遠的望見東南角上。有一所房子。紅牆映日。門前繫着好幾條駿馬。他暗想道。那個房子裏。定是神仙居住的了。我倒要去參觀參觀哩。他說着。便朝這房子的門前走來。還未到門前呢。忽聽一陣馬蹄得得聲。三個女子。從上峯直衝下來。第一個穿着銀紅灑花的小襖。肩背一枝寶劍。第二第三却是丫頭的打扮。却也妖媚動人。那個穿紅衣裳的女子。豔媚得舉世無儔。最可怪的。便是她的眉梢眼角。却有幾分和馬素英相仿。她三個到了紅房子的面前。飛身下馬。紅衣女子回頭朝良驥望了一眼。低頭一笑。輕移蓮瓣。翩若驚鴻的跑到屋裏去了。那兩個丫頭。走到良驥的身邊。齊折柳腰。福了一福。含笑說道。貴人此刻不請到屋裏去坐坐。却在這裏呆立着做什麼呢。良驥聽得這話。竟不知從那裏答話。紅漲了面孔。楞楞地站在那裏。一言不發。那兩個丫頭。更不客氣。一人拉着他一隻手。走向屋裏而來。良驥要想退讓時。已經不能了。走到門前。只見牆上的紅色鮮豔得和血一般。微風吹來。腥臭中人欲嘔。良驥一陣惡心。險一些兒吐了出來。閉住氣。隨那兩個丫頭走了進去。過了前廳。到主屋裏。只見燈燭輝煌。紅氈鋪地。一羣樂人在堂前吹拍。有兩個丫頭。扶着一個宮妝的女子。面朝神前立着。此刻突圍堂上吃吃的笑着。有人說道。好個新郎。真是官派。我家小姐。在等候了這許多的時候才來。快些來交拜天地罷。良驥再朝兩面一望。只見站着不少粉白黛綠之輩。而且一個有一個的丰標。一個有一個的韻格。大都在十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衣香鬢影。人世所無。良驥心下暗想道。不想今天無意中和仙妹成了眷屬。這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了。他一壁暗喜。一壁偷眼看那

新娘時。却正是在門前穿紅衣裳的那個女子。如今宮妝禮服。穿了起來。越發嬌豔不凡了。一會子交拜已畢。並肩入房。房中的陳設。自是好的。不必細說。不多時。天色已晚。交盃酒罷。攜手入帳。良驥伸手去替那個女子剛剛解了一個鈕扣。那女子忽地一聲擰笑。頭搖了兩搖。粉面烏頭。頓時改變了一頭短紅髮。吉祥草一般地分飛在額上。青面獠牙。一對眼睛。像兩盞綠燈。眈眈的注視着良驥。把個良驥嚇得魂不附體。拔步出房。直向外面跑來。那個夜叉式的新娘。大嚎一聲。褪了宮妝。露出兩段熟藕也似的臂膀。隨手拿了一把三股鋼叉。飛也似的直追出來。良驥跑到前廳。只見那些賀客。沒一個不是妖魔鬼怪。那裏共設七八桌酒。那些獸首人身的朋友。正自啾啾啾。囑據案大嚼。良驥更是魂飛天外。拔步飛逃。到了門外。只見那紅牆面上。貼着一層人皮。最可怕的。便是那些人皮。沒一張不鮮血淋漓的。他拚命價的直向東南逃去。那夜叉在後面追得一步不放。這時天昏地黑。山路崎嶇。五步一傾。十步一跌。也顧不得衣裳扯碎。額血涔涔。順着一條路影。直向山上奔去。不多時。忽地一道電光。直射下來。將下半山照耀得如同白日。遙見前面第一層峯上。站着個道妝的女子。良驥再細細的定睛一望。更非別人。正是他的唯一知音靳綠君。他不覺失聲喊道。綠君救我。綠君救我。立刻跑到她的身邊。一把將她的玉體抱着。她伸出玉手。在良驥的額角上。點了兩點。粉龐上現出一種噴怒的樣子來。向他說道。快點去罷。人家等候你久了。良驥不禁失聲哭道。你敢是遺棄我了不成。他一句還未說完。猛聽得耳邊有人說道。羅家公子。敢是着了瘋魔不成。良驥再睜眼看時。那裏還有什麼綠君。原來是一場南柯大夢。懷裏摟着一個小丫頭。他忙放了手。那小丫頭笑道。誰是綠君。你方才嘴裏講的什麼話啊。我家太太請你到西邊的暖室裏換吉服哩。快些兒隨我動身罷。良驥一面拭去了額上的汗珠。一面只是迴想夢中的情景。那個小丫頭的話。他一句也未會聽見。那丫頭又說了一遍。他仍是未會入神。此刻又進來兩個稍大的丫頭。向那小丫頭罵道。臭蹄子。隨便叫你做什麼事情。都是搖鈴打鼓。慢吞吞的。好像是擺渡的船家養的。太太在那兒等急了。你還在這裏幹什麼。仔細着你的

皮。那個小丫頭忙道：「姐姐們又來錯怪我了。我來的時候，羅家公子正在睡着，我又不肯將他驚醒。方才他醒了，我向他說了兩遍，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那個穿綠襖的丫頭，兜頭向小丫頭啐了一口，說道：『別扯你娘的腔。滾出去。』兩句話都說不完全，想是你這蹄子，拙口夯舌的，說了什麼沖撞的話了。那個小丫頭撞了一鼻子灰，也不敢答話，出房去了。那兩個丫頭，一齊走到良驥的面前，福了福，齊聲說道：『太太請姑老爺到西暖房去換吉服哩。良驥只得應了一聲。』悶悶的隨着她兩個出房，到了西暖房裏，換了吉服，又用了些茶點，已到申正的時候了。馬家兩個家爺，在西暖房裏，陪着良驥閑談着，外邊衆僕人丫頭，往來奔走，忙得不亦樂乎。附近各山寨，得到這個信，免不得都要來賀喜。單蜀山湖裏的朱盜首領，共到五六十名，馬姥姥笑逐顏開的派人招待，不一會，樂聲奏起。兩個家爺，陪着良驥同到裏堂上，和馬素英交拜天地。良驥想起夢中的情形來，不由渾身的汗毛，一根根直豎起來。天地拜罷，又給馬姥姥見禮。馬姥姥一張整嘴，笑得像畚箕一樣，直合不攏來。樂聲一止，新郎新娘同入洞房。在前廳吃酒的那一班大盜，一個個喝了個二五成一十，醉醺醺的擁進洞房。大鬧特鬧，有的將臉子塗得和黑白無常一樣，有的扭扭捏捏的學小脚走路，有的粗着脖子狂喊一聲，有的在新娘子面前做鬼臉子的，還有的拍手大笑的，還有的隨聲附和的，形形色式，真個是筆難盡寫。這種鬧新房的惡俗，在北地以山東省爲最厲害的了。還記得有一家娶了一個美貌的媳婦，那班親友，一個個又羨又妬，到了吉日那一天晚上，大家循例來大鬧新房了。什麼花樣都做過了。最後到了鬧無可鬧的時候，他們便想出一個特別的法子來。拿一隻煮熟了的雞蛋，剝去了殼子，要求公公和新娘子合吃這一隻雞蛋。但是這吃法，可又是新奇特別的。你道是怎樣的吃法呢？須要將雞蛋先塞到新娘的口中，由新娘的口中，含着，一半，還有一半，公公來就着她的嘴咬了下來。你想這種鬧法，不但不雅，而且有害風化哩。那主人家自家是不肯承認的。鬧新房的朋友，便認爲主人太看不起人了。而且鬧新房尚有舉例。主人家沒有回目的可能，他不答應，不會就是逐客出門了。於是激動公憤，將新

房裏打得落花流水。主人翁當然不甘受這種奇恥大辱。便到官裏去擊鼓喊冤。最可笑的。便是那位縣太爺。問明了原告的理由。他振振有詞的打着藍青的官話說。你這個混張東西。這鬧新房本來是人家恭敬你的。假使你沒兒子。不要媳婦。誰還來向你鬧呢。本縣要是問到這些不要緊的事情。覺都不要困。飯都不要吃了。這件事有什麼興訟的必要。混帳。混帳。打二十板子。給我趕出大堂去。列公。天底下像這種不殺風景的大老爺。恐怕沒有第二個了。小子寫到這裏。不禁有了一種懷疑。你們道我懷疑什麼呢。我恐怕這位大老爺。也是個鬧新房的大家啊。哈哈。閒話少說。再表羅良驥。坐在梳妝台前。忍住一肚皮的惡氣。讓那些強盜。鬧了半天。滿指望他們就走了。誰知那幾個強盜。偏生不識相得緊。鬧了又鬧。鬧之不休。最後有個強盜。請新郎和新娘當着大家親個嘴。大家立刻退出新房。良驥那肯答應。理也不理。那個不識相的強盜。胡小狗子。笑嘻嘻的走到良驥身邊。伸手握着良驥的手腕。說道。新貴人。請你快些罷。不要將辰光耽誤了。而且這親嘴又是快活的勾當。你又何必學起假斯文來呢。良驥一聲冷笑道。好。我來親嘴給你。看他說道。站起來。將胡小狗子的手一抓。胡小狗子大喊一聲。雙眉緊皺。險一些兒直哭出來。良驥冷笑道。這樣的膿包。還配來鬧新房麼。快些兒請出去罷。他說着。將胡小狗子好像捉小鷄似的。提起領頭。攆出房來。跌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那班強盜吃驚不小。大家見胡小狗子吃了苦頭。誰也不敢再鬧了。自己掉篷。自己轉舵的出房去了。這裏喜娘才安排交盃的酒菜。良驥和馬素英並肩坐下。那喜娘手執銀壺。便過來給他兩個斟酒。良驥搖手說道。這裏用不着你們了。你們可以出去罷。那兩個喜娘巴不得的這一聲呢。連忙走了。良驥手執銀壺。自己先滿滿地斟了一盃。然後又給馬素英斟了一盃。帶笑說道。娘子請進一盃。馬素英毫不推辭。舉起盃子。一仰粉頸。吃了。良驥接着又斟第二盃。她又吃了。良驥將第三盃斟滿。却不叫她吃。只含笑說道。今天是快活日子。人生百年。不過就是今天一朝。我們何不暢飲一回呢。良驥說罷。她微微地點頭笑道。如此甚好。我陪你飲個痛快就是了。他倆一盃一盃。直飲到月上花梢的時候。馬素英酡顏

欲絕。兩頰噴霞。扶着良驥的肩頭。只是憨笑。良驥趁勢又勸了她幾杯。素英真個沉醉得不能動彈了。良驥附着她的耳朵旁邊。輕輕地問道。姐姐你可要再吃了。她搖頭微笑道。不能再吃了。哥哥你快扶我到帳子裏去。不要就誤了大好的良宵罷。良驥將她扶到床邊。她一歪身子。和衣躺下。不多時。香息微呼。好夢已熟了。良驥將房門關起。一個人獨坐窗前。呆呆地出神。想了半天。便走床前。寬衣解帶。方將頭上一頂水晶頂的瓜皮小帽。除了下來。猛的頓腳嘆道。唉。羅良驥啊。你難道真個迷失了本性麼。想你這樣的一個英雄好漢。就和賊盜的女兒。終身相伴了麼。你還記得綠萼村在靳家的錦帳裏。綠君對你那一番的情形嗎。這樣見新忘舊。還成一個什麼人呢。我要問你。你的良心上對得過靳綠君嗎。將來還有面目去見天下的英雄嗎。你太糊塗了。你太不值了。他自言自語的一會子。不由的私步離開床前。仍舊坐到窗前。悶悶的半晌。暗自躊躇道。如今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但是一枝寶劍。又落在東套房裏。不去取來。怎能動身呢。而且這裏一個如不趁此機會。毅然將她做了。將來也是貽患無窮。他想到這裏。便將長衣一齊脫下。單單的直留一件緊身小襖。他却不開房門。這將窗子一開。颯的穿了出去。上了東耳房。將天窗一擡。翻身下去。一按關振子。密室的門開了。他走進去。將一枝狻猊雙鋒劍。取到手中。心中便放了幾分。後由原路回到洞房。悄悄地将窗門關好。惡狠狠的拔出寶劍。大踏步闖到床前。一手將帳子一掀。一手執劍。正待結果她的性命。瞥見她面若桃英。肌如霜雪。那一種可憐可愛的樣兒。早將良驥的殺人心溶化了。他呆呆的立在床前。對着她的粉龐上。注視了半天。一枝寶劍。不知不覺的和他的手脫離關係了。噲噲。噲噲。落在地板上。良驥這一驚。非同小可。忙蹲身將寶劍拾起。藏在背後。再來看她時。只見她帶雨海棠也似的酣睡。一些兒也沒有動靜。良驥這才將一顆突突亂跳的心。強自鎮定了。暗道。我不信這樣一個荏弱的女子。月姑師太那樣的了得。竟給她做了。還有一種。使我永遠不會明白的。大凡做強盜的人。大半是凶眉暴眼的。便是強盜婆娘。誰不是滿臉的橫肉。夜叉也似的呢。月姑師太雖然秀麗。但是還有幾分妖淫的樣子。獨有這馬素英。不

獨一些兒強盜的氣度沒有。連許多的大家閨閣。都不及她來得齊整哪。就是比我那綠君。真個有過之無不及。唉。素英啊。你枉生這個好模樣兒。怎地會落到這個匪窟裏來呢。可惜。可惜。你假使生在一個好人家。那麼。不是和綠君。雪鵝等一流人物麼。我不可憐你。我只可惜你。你錯愛了我。你錯認了我。可是我做了你。你却不要埋怨我無情。因為種種的關係。我不得不這樣的。我不做了你。那麼我不是也要隨你做強盜了嗎。我逃走了。不做了你。你酒醒了。豈肯和我好好的。甘休了麼。我做了你。正所謂成全你的一身名節。你現死了。多麼乾淨啊。你在九泉下覺悟。定要感激我的了。如果我現在放了你。你向後一定要淪沉孽海。將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兒。成爲萬人不齒的了。素英。我却不能說你不識人。只是我因有了知音。勢必要這樣的做法。他說到這裏。橫一橫心。將寶劍背後轉了出來。正待……但是見了她那副惹人憐愛的面孔。不禁將一隻手重復垂下。任你是鐵心石腸。到了這時候。也要換一聲無可奈何了。他三番兩次要結果了她的性命。無奈手腕如棉。連一枝寶劍。漸漸地提不起了。良驥暗自點頭嘆氣道。羅良驥啊。你不是誅盜如草的英雄麼。怎地今天一個小小的女子。你却沒有本領結果他呢。他正自嗟嘆的時候。猛聽得更鼓已敲三下了。良驥猛地道。唉。羅良驥啊。現在儘在這裏游疑什麼。等她的酒醒。你便往那裏逃走呢。他想到這裏。咬緊牙關。將臉掉過去。一劍下去。只聽得唳唳一聲。這正是

最是不堪回首處。

杜鵑啼落滿園花。

再表羅良驥殺了素英。不忍回頭。提着寶劍。推開窗子。躡了出來。飛身上屋。向西北逃走了。此刻正在丑牌時候。天昏地黑。伸手不見五指。只望見一條路影子。髣髴認着。向前逃去。不多時。猛聽得後面放出一種劈毛竹的聲音。喊道。好小子。膽敢將我的女兒殺了。現在想逃到那裏去。饒你逃上天。老娘也要追到靈霄殿。和你將這條老命拚了罷。良驥吃驚不小。運動眼功。向後面望去。只見來着。更非別人。却是馬姥姥。她握着扑刀。秋風掃葉似的。直追下來。良驥只得將陸地飛騰法的功夫。使了起來。誰知馬姥姥也使出草上飛的功夫。將一個羅良

驥直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未知良驥能否逃走。且看下回分解。

〔評〕馬素英之於羅良驥也。可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然羅良驥非真無情。其所以終於殺馬素英者。一不肯失身爲盜。二不肯有背綠君。况馬素英之殺月姑。名雖救己。實則以暴而易暴。本無情義可言。然則欲其不於繡枕鴛鴦。演洞房慘劇能乎。

第二十八回 黃石崗公公誅姥姥 白雲觀妹妹救哥哥

話說良驥被馬姥姥追得無路可逃。心中暗想道。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子。能有多大的能耐呢。她既然這樣。的緊緊逼我。索性做了她。再走。他心中打定了主義。便將寶劍拔出來。立定脚步。大聲喊道。你這馬老婆子。自己討死。却不要怪我了。馬姥姥氣得潑聲罵道。好個囚賊崽子。我家女兒。和你有多大的仇恨。你逃走儘可逃走。爲什麼要將她殺了呢。好小子。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我們且來併個你死我活。她說着。一起朴刀。對定良驥的肩頭砍來。良驥一個身。舉劍相迎。滿擬這一劍上去。定要將她的朴刀毀了。不料劍口碰到刀口。擦的一身火星。四射。良驥一驚。忙收回寶劍。跳出圈子。正要看看寶劍。有沒有傷損。誰知馬姥姥的朴刀。旋風也似的。直向他的下三路掃來。良驥雙足一縱。讓過一刀。馬姥姥縱身起來。揸開五指。直向良驥的頭頂抓了下來。良驥識得是螳螂功。那敢怠慢。忙一蹲身。往斜裏一躡。總算將她這一着讓過了。他倆重復又搭上手。一頓一扑的大殺起來。拚死併活的奮鬥了一百多合。馬姥姥的刀法。一步緊似一步。將良驥逼得只有招架的功夫。沒有還手的能力。而且她那張朴刀。是錄子鋼精鍊的。和寶劍寶刀。是同樣的硬分。重四十八斤。所以一刀下來。良驥架去。便覺沉重異常。良驥見勝他不得。而且吃她逼得。祇有招架的分兒。不禁滿心焦燥。大吼一聲。霍地一躡。跳出圈子。劍法一變。將那一路亂披風的劍法。翻翻滾滾的直使了出來。馬姥姥嘻嘻的笑道。我的兒啊。你將這路亂披風的劍

法使出來。嚇老娘麼。你不要做夢罷。老娘也使一個小小的頑意來。給你瞧瞧。她且說且將刀法一變。頓時刀光如雪。分辯不出她的一些兒影子。目迷心駭。眼見四面八方都是馬姥姥。良驥不怯。使動那路亂披風。儘夠敵住。不多時。那路亂披風的劍法使完。良驥知道不了。趕緊將子子功夫使了出來。翻騰跳躡。好不容易才將她的一路刀法敷衍了。此刻東方發白。祇賸幾粒殘星光。而不亮的在天空中。曉風習習。冷氣逼人。良驥到了此時。已經殺得汗流夾背。再不能繼續殺下去了。丟去一個架子。回頭就走。馬姥姥那裏肯捨。拔步追了下來。良驥荒不擇路的向西北面躡過去。直到日出東山的時候。到了一個村落的面前。只見這村落的前一帶。萬竿修竹。夾着許多的蒼松翠柏。微風吹來。有龍吟虎嘯的氣象。良驥也不管吉凶。從松柏的林中直躡過去。只見那一帶鹿眼竹籬的傍邊一個空場上。有一個七八十歲的紅臉老頭子。手裏捧着一隻大木桶。向嘴裏傾倒着。良驥越過竹籬。那個老頭子好像已經看見他了。忙將手裏的一隻木桶丟下。慢慢地走了過來。向良驥揚聲問道。兀那孩子。大清老早的不在家中睡覺。却在外邊跑的什麼。良驥忙道。老丈休問。小子的性命就在頃刻了。那個老頭子很驚訝的問道。誰要害你。告訴我聽聽看。我來救你。良驥道。老丈休問。告訴我也是無益。還是讓我快一些逃命。是正經。那老頭兒道。我倒不認白你的話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快些告訴我。我或者可以能夠替你設法呢。他說着。伸手將良驥的右手抓住。笑道。快告訴我。良驥急得滿頭大汗。要想掙脫。誰知用盡了生平之力。再也莫想得動分毫。此刻馬姥姥惡鬼也似的。披着一頭的白髮。握着一張扑刀。已經由竹籬那邊直躡過來。良驥這可急得要死。忙大聲說道。老丈快放手。我的對頭到了。遲一些兒。連你的性命都要送掉的。他呵呵的笑了一聲。慢吞吞的說道。嘎。我倒不相信。這老婆子能有多大的能耐。你便怕得什麼似的。說時遲。那時快。馬姥姥已經躡到面前。用刀向那個老頭子一指。潑聲說道。你這老兒。快些走開。不要白白地將性命橫在我這口扑刀上面。那老頭子呵呵的笑着。這麼大的年紀。還和十幾歲的小孩兒一般見識。真是沒大沒小的了。我勸你且將老火熄一

熄。回去罷。不要自討沒趣哩。馬姥姥聽他這話。不禁無名的火起。大聲說道。你這老糊塗種子。他是你的什麼人。你便這樣地庇護他。我且問你。你有幾個老頭顱給我砍呢。那老頭兒呵呵大笑道。你問他麼。他是我的徒孫兒。我難道庇護他不得麼。他說着。撇下良驥。向她說道。老漢沒有多少頭顱。祇有一這顆老得不堪的腦袋。你有本領儘可來砍罷。誰躲讓一下子。便是磚頭。你只管來罷。馬姥姥聽得一聲狂笑道。原來原來他是你的徒孫。那麼先來和你將帳結了再說。她說着翻起一刀。照定那老頭兒的頸後砍了下來。刀光到處。只聽得噠拍一聲。馬姥姥那張刀的口。捲得和餃兒一樣。再看那個老頭兒。仍然站在那裏笑嘻嘻地。好像沒有覺得的一樣。馬姥姥這可慌了手脚。那老頭兒笑道。這樣的本領。也要到老漢面前來賣弄。真是醜殺人咧。看你這個樣兒。只消老漢一口唾沫。就請你到外祖家去了。他說道。將兩引鬍子嘴一掀。霎時一道白光。直對着馬姥姥的頂門射來。馬姥姥再想讓時。已來不及了。天靈蓋早已不知去向。雙手一放。撲地倒下。眼見得不活了。良驥在旁邊驚得呆了。慌的走過來。伏地便拜。那老頭兒笑呵呵的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說道。好孩子。不要拘禮了。隨我去坐地罷。列公。你們知道這個老頭兒。姓甚名誰呢。原來是武當派裏的第二世的人物。名叫張大公。他自幼和峨眉派裏第一世祖了塵大法師。是在一起的。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了塵出家。在南派裏學得渾身武藝。張大公此刻在武當派裏也就嶄然露出頭角來了。他兩個情投意合。不時在一起研究。後來了塵和南派發生了意見。便獨創峨眉派。張大公同時也和武當派宣告脫離了。張大公便和了塵在峨眉山廣收徒弟。後來武當派裏的主要的人物。對於張大公「爬尊」這層事。大不滿意。按爬尊即是出派。聯名到峨眉山責問張大公。並且要按例治大公的罪。大公受了這種的打擊。不禁灰了心。便和了塵分手。在南旺的東鄉黃石崗下。隱居下來。誓不與塵世相擾。三間茅屋。兩袖清風。倒也悠然自得。有時興來。一壺美酒。兩尾鱸魚。自斟自飲。未醉先歌。聲震山谷。那黃石崗下的居民。也不識他爲如何人。只覺得他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於是大家也就樂於和他接近了。有人問起他

的名姓來。他總是笑而不答。因此大家無從知道他的名姓。大家便順口叫他做公公。他也承認做公公。你家喊喊公公。我家也效法。將一個驚神泣鬼的大劍俠。竟叫成衆人不知名姓的公公了。他的衣食俱由大家輪流供應着。他自己在黃石崗上。親自也種了三畝山田。收的禾苗。與衆人互相調換着物品。用不掉的金錢。和吃不了的糧食。皆佈散給窮人。有一次運河裏大批鹽匪。登岸打劫。到了黃石崗。給公公兩口水噴倒了三十多個。那些強盜識得厲害。拚命價的逃了。因此黃石崗的居民。才知道公公有這種驚人的絕技。格外奉若神明。其實不過小試其端。還有無限的驚人本領。在藏着哩。閒話少敘。再表張大公將良驥帶到自己的屋中。對他說道。孩子你認識我麼。良驥忙道。晚輩眼生得很。大公便將自己的來歷對良驥說了。慌得良驥伏地便拜。連稱祖師在上。弟子失敬了。他笑呵呵的將良驥從地上拉起來。說道。既是自己人。又何必這樣地客氣呢。良驥笑着問道。不知道師祖怎能知道弟子有難呢。他握着鬍子笑道。凡事莫非前定。前三天你的大師伯從我這裏經過。他曾對談起你來。我當時就質問他的。你既知道你的師姪有難。爲什麼你不去救他。却叫我老天拔地的來煩神。他說我應當和你有一面之緣。別人不能強救的。我強他不過。只得答應。可是我只是懷疑着。雖然他有先見之明。但是那裏就這樣地準確呢。不料今天你果然來了。倒不可不佩服你的大師伯咧。好孩子。你的慧根不淺。好自爲之。須知峨眉派裏的第三世裏。祇有你們小夫婦兩個。將來可以達到成功的目的了。不過塵緣俗障。你們却要兢兢的自守。一染指便能將大好的根基。毀壞了。切戒。切戒。良驥聽他這幾句話。不禁汗流浹背。毛骨悚然。俯首半晌。不敢答話。他又說道。如今尚有一層事。急須你去解決。遲則有誤。良驥忙問他是什麼事情。他道。你去自然就會曉得了。目下我不便告訴你。你將這事做過之後。遇到你的各位師伯叔。代我問好。只是休要將我的住址告訴他們。如果到蜀中去參見你的祖師。也要代我請安請安。良驥一一的答應了。此刻有個十二三歲的小僮。捧了一盤煨芋過來。又倒了兩盞竹葉的清茶。良驥用了兩隻煨芋。又飲了一盞茶。便告辭動身了。由黃石崗直向懸

城而來。過了大坡河。天色已晚。他便想施展起飛行功來。早一些兒到家。和大家相見。省得他們牽念着。正要將功夫使運起來。猛聽得路旁有人在嚶嚶的哭着。良驥好生詫異。忙張目四下裏一瞧。只見道南一塊荒田裏。葬着一座新塚。塚傍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兒天兒地的哭得戳耳攢心。十分淒慘。良驥倒被她哭得立定了脚步。側耳凝神的聽那個婦人哭道。苦命的兒啊。你究竟是誰殺了的你。不妨託一個夢與爲娘。爲娘自當替。你到城裏去喊冤。你可知道你的弟弟。今天又不知去向了。爲娘守了三十年的寡。不過想將弟兄兩了伴了出來的。誰知半路上出了這樣的橫禍。我一個孤鬼兒。兀的活在世上。還有什麼趣味呢。不如死了倒乾淨咧。良驥聽到這裏。好不蹊蹺。暗道。這婦人的口中話。莫非就是張師叔交代我的事麼。我且不管他。先上前去問問他的究竟。他便移步到墓前。向那婦人揚聲問道。姆姆。你的兒子怎樣給人家害死的。請你告訴我聽聽。那個老婦人將眼淚拭去。朝良驥細細望了一會子。才哽哽咽咽的說道。哥兒。你問做什麼。良驥道。你告訴我。我或者可以替你報仇呢。那婦人聽得這話。連忙撲地跪下。只是碰頭說道。如果你肯替我的兒子報仇。我便給你供長生祿位牌了。良驥忙道。快休如此。有話好說。這算什麼呢。那婦人哭道。不瞞哥兒說。我家姓梁。我的丈夫梁文燦。在二十二歲上。便得了一個癆病死了。單剩下我和兩個兒子。可憐我茹苦含辛的。好不容易將兩個兒子領成人。大兒子玉田。十八歲在東邊白雲觀裏設了一個館。到了那裏三天。不知怎樣回家的時候。被人家在這裏荒地殺了。當天夜裏。又接到一封無頭的信。不准我到官裏去出首。倘去出告。連我也殺了。我嚇得怎敢去喊冤枉。只得將我的兒子屍身。先自埋葬了。不料我的小孩子。玉柱。今天也丟失了。哥兒啊。人心是肉做的。不是鐵石啊。我怎能不肝腸痛斷呢。良驥低首一沉吟。忙問道。你的兒子平昔有沒有仇人呢。那婦人忙道。可憐我那苦命的兩個孩子。平日和人家沒有出關的姑娘一樣。連生人都不大敢見。那裏還有什麼仇人呢。良驥又問道。這白雲觀裏是不是和尙在裏面住的。那婦人道。不是不是。在觀裏的全是尼僧。却沒和尙。良驥點頭會意。便向那婦人說道。

姆姆。你不要悲苦了。這案子有了頭緒了。你可曉得。殺你的兒子。拐你的兒子。是誰啊。就是白雲觀內那班尼僧啊。那婦人連忙將手向他搖着說道。哥兒快休亂道。不要被她們知道。連你也走不開啊。良驥忙道。你這話怎樣的講。她道。哥兒。你不是此地的人麼。良驥道。我却不是此地的人。那婦人忙站起來。先向四下裏望了一會。只見暮色蒼蒼。濃霧已起。黑越越的看不見什麼行人在路上走了。她才低聲向良驥說道。哥兒。你只知信口的亂說。可知這白雲觀裏的來歷麼。良驥道。不知道。她道。這觀裏的當家的叫做臥霞。她的手段真大。和縣大老爺還呼兄稱妹的呢。城裏的一班有頭臉的人物。那是格外不用說了。沒有一個她不認識的。我的兒子。却也是她薦到觀裏去教書的。人家這樣的好心待我。還能說人家害的麼。天理也難容哩。良驥聽得十分明白。便問那婦人道。姆姆。你的家住什麼地方。你且告訴我。我今天將你的小兒子送到你家去。或者還可以將仇人殺了呢。梁氏又驚又喜的說道。哥兒。你這話是真的還是假的呢。良驥道。誰來說假話呢。她伸手指着北面那座村落說道。那村落裏第三家。便是我家。良驥點頭道。曉得了。你放心回去罷。千萬莫要自尋短見啊。我明天總將你的小兒子送到你家就是了。那婦人千恩萬謝的收淚走了。良驥順着方向。往白雲觀而來。不多一會。已經到了白雲觀了。在月光下面。只見這觀造得十分壯麗。殿台樓閣。高可入雲。正東的還有一座七層的寶塔。尖巍巍的矗立在那裏。不時有一陣陣的香風。從面上拂過。靜悄悄的不聞得一些聲息。良驥便飛身上屋。越過觀音閣。只見第三進的羅漢殿內。燈燭明亮。有幾個大家的婦女。在那裏深深的膜拜。良驥無心細看。順着東耳房的天溝朝北又躡了好幾進。只見後面套房。頭尾相接。有五六十幢。造成一個口字形狀。中間却是一個大花園。趁着月光望下去。見園內收拾得十分富麗。假山東面便是一個小小的養魚池。假山北邊。尚有一座茅亭。此刻雖然在孟冬的時候。池裏的芙蓉。值時怒放。亭西的老梅。已在疏疏落落的開了不少的報春花了。良驥望了半晌。見沒有什麼動靜。正待回身到殿前來打聽。猛可裏一陣笑聲。從假山西邊。只送過來。良驥忙將身子蹲下。向假山西面望去。警

見一對男女。由西套房裏並肩走了出來。仔細一瞧。那個男子。大約在二十左右罷。頭戴一頂藍水晶頂子的瓜皮小帽。身穿八團對花的馬褂。裏襯一件雪青緞子的狐皮襖。足登粉底雲履。大搖大擺的偃着那個紅衣女子。走到茅亭裏。並肩坐下。嘻嘻地笑道。李六太爺和張三老爺。今天可要輸給本縣了。那個女子。吃吃的笑道。你不要儘在說得嘴響罷。他們慢一些。倒嘗着不少的滋味哩。誰像你這樣急脚也似的。靠了一靠。馬上就跑出來了。將人家弄得。不橫不豎的。那人笑道。我的人。你沒有盡興麼。她笑道。你不要再說了。那人笑道。今天不過是和他們爭一口氣罷。下次陪着你弄兩天如何。那女子伸出兩個指頭。戳着那人的額角說道。你不用在油嘴滑舌的了。前天夜裏。不過幹了兩回。馬上就那樣的狼狽了。現在還講兩天呢。臉打腫了。充什麼胖子呢。說話時。正北的套房門也自開了。又走出一對男女來。也到茅亭裏坐下。先來那個穿馬褂的少年。向方才進來的那個戴貂皮帽子的老頭兒笑道。李世伯。你老這一轉兒。可要做東道了。那個老頭兒笑道。不。還有一個呢。我們原先講定的。誰出來最遲。誰做東道的。話還未了。西北角上的套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少年。穿着月白色的皮袍子。上加一件烏緞的背心。頭上沒有戴帽子。一條二十花的油鬆大辮子。拖在腦後。他出了門。就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一壁挽着髻。一壁嘻嘻哈哈的。笑了出來。也到茅亭裏坐下。那個老頭子。搔着鬍子笑道。我道如何。主人東道。東道主人。大約皆派不到我做了。那穿馬褂的少年。向那穿背心的少年笑道。張三世兄。今天的主人。你可要做定了。那個少年嘻嘻地笑道。多樂一會。便要做東道。真是得不償失哩。那個和穿馬褂少年。同出來的紅衣女子。笑道。這裏不能久坐。仔細着冷風刺骨。得陰症啊。那老頭子。奮然說道。怕什麼。我偏不相信。什麼陰症。陽症。今天趁着這月色。就在這裏痛飲一回。我們再轉城內去。那個穿馬褂的少年。道。好極好極。就在這裏吃一回酒。倒覺得另有趣味哩。那紅衣女子。忙出了茅亭。直向前面奔去。不多時。帶着許多女子進來。另有兩個人。挑了兩担酒菜。送了進來。就在茅亭裏面擺了下來。那一羣女子。紛紛入座。那個紅衣女子。向那些女子笑道。諸位姐姐妹

妹。今天你們却不要再來客氣了。都是自己人。只放懷飲了一會罷。說着他執壺在各人面前斟了一轉酒。那老頭兒笑道。我們今天可要請當家的顯一顯好身手。給我們看看哩。聽得別人嚷得震天價響的說你的武藝如何好。我們始終未曾領教過一回。今天可肯賞老夫一點面子麼。那穿紅衣的女子笑道。要看我的武藝。倒容易。只是要有代價的。那老頭兒哈哈大笑道。你說你說。我辦得到。總答應的。他笑道。我舞一回劍。前面天王殿。請你修一下子。算代價罷。那老頭子笑道。好極好極。我答應。我答應。請你就動手罷。那紅衣女子褪去了外蓋衣。露出粉紅色的小夾襖。密扣齊頸。短袖窄腰。露出兩段粉藕也似的膀子。此刻早有兩個女子。捧一對寶劍上來。那女子接到手中。倒退幾步。退到一面空地上。丟了解數。颯颯的直舞起來。起初上三下四右五左六。後來一片銀光。將她的一個人影兒。遮得一些也看不見了。那亭裏的衆人。一個個喝采不迭的連聲道好。猛可裏那個女子忽地將劍光一收。嬌聲喝道。不好了。刺客到了。衆家姐妹快來啊。他說着身子一晃。早已上了東耳房。直奔良驥而來。良驥倒是一驚。暗道。這賊妖婆的眼睛。何等厲害。我在這裏。不知道她怎麼能夠看見的。原來良驥在東耳房。自己的影子。給月光照射在池裏的水面上。那些人還沒一個看見。臥霞在舞劍的時候。一眼望見池裏的影子。她何等的厲害。忙躡上耳房。到了良驥的身邊。一叉雙劍。直對他的下頰刺來。良驥知道讓不了。忙將雙鋒劍使了一個撥草尋蛇的架式。將雙劍分開。趁勢一劍。向她的右肩刺來。臥霞師太趕緊一撇身。兩枝劍上下齊進。羅良驥識得這個解數。名叫雙龍出海。他將寶劍往腰間一掖。使了一個蛺蝶穿花的勢子。從兩枝劍的夾縫中斜躡過去。大聲罵道。賊妖婆。再有什麼本領。使出來罷。話未說完。撲撲撲地又跳上六七個女子來。將良驥困得一絲風也透不進去。霎時兵刃齊施。良驥不怯。揮動那枝雙鋒劍。在衆妖尼的當中。化成寒光一片。將衆妖尼逼得和走馬燈相似。大殺了一會子。誰知那些妖尼越殺越勇。毫不退却。更有臥霞那兩枝劍。矯若游龍的逼住。良驥好生焦燥。這時候。忽有一個妖尼。嚶呀一聲。憑空翻了下去。未知這女尼爲什麼翻了下去。且看下回分解。

〔評〕公公誅姆姆。奇情異事。筆底矯矯不羣。而夜探白雲觀。尤覺光怪陸離。滿紙都成鏗鏘劍佩之聲。如獅子盤球。但見全身解數。又安得不令人目眩心駭耶。

第二十九回 聽切口雙英力救江南椿 聞警報一傑獨鬪雲中鳳

却說良驥正和衆妖尼在激鬥的時候。猛地有一個女尼大喊一聲。拋去了兵器。倒翻下屋。衆女尼只當中了良驥的兵器哩。仍然不肯放鬆一着。將他緊緊地困住。良驥見那女尼翻了下去。倒弄得莫明其妙了。不多時又是兩個無緣無故的倒翻了下去。良驥知道有人在暗地裏助戰了。不覺精神陡長。展開那枝雙鋒劍。神出鬼沒的飛舞起來。此時正南燕子也似的飛過一個人來。手揮七星劍。和臥霞師太搭上手。大殺起來。良驥定睛一望。更非別人。乃是綠君。他好像得着一方金子似的。一面抵敵那三個女尼。一面問道。兀那莫非是綠妹麼。綠君嘴裏答應道。驥哥。你可尋得我好苦啊。她說着。使了一個葉底翻花的勢子。蕩開了臥霞的雙劍。順手就是一劍。臥霞的右肩上給她連肉帶布削下一塊來。臥霞大驚。虛去一個架子。便要逃走。綠君故意閃了一個空。讓她跳出來。圈子。臥霞得着這個空子。秋風掃葉似的。早已穿到大殿上面。祇聽得綠君一聲嬌喝道。賊妖婆。下去吧。流星一點。臥霞的腦後早現出一個透明的窟窿。立足不穩。從屋頂好似斷線的風箏一樣。咕嚕咚直翻下來。良驥已經將那三個女尼同時結果了。忙與綠君一齊落地。那班尋樂的客人。以及那一班女尼。一個個四散飛逃。良驥便和綠君到各房裏一搜。將大大小小的女尼。還有衆男子。一齊帶到大佛殿上。良驥將那個頭戴藍水晶頂子的少年。從衆人中拉了出來問道。閣下莫非就是歷城的縣太爺嗎。那人點頭晃腦的說道。本縣正是。本縣叫宮如明。不知好漢怎麼知道本縣的。良驥冷笑一聲道。縣官治理萬民。責任固屬不小。像縣太爺連尼姑庵裏都治理起來。這倒不可不令人拜敬哩。他這兩句說罷。嚇得宮如明張口結舌。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綠君笑道。你真

大膽。一位端端正正的縣太爺。你倒詢問他起來了。不怕大老爺動氣麼。良驥也不答他的話。直笑嘻嘻地向宮如明說道。縣太爺今天還是到外婆家去。還是到歷城去。宮如明知情不妙。忙撲的跪下。滿口央求道。好漢饒我一條性命。金銀財寶任你。隨便多少。良驥倒豎雙眉。大喝道。害良賊。閉上你的鳥口。好多呢。誰要你的錢財。老實對你講罷。今天休想留你一條性命。因為有許多的冤魂屈死鬼。在泉下不答應哩。他說罷。將宮如明的小辮子提起。拉到天井裏。劍光一霍。他早已身首異處了。良驥忙將他的頭掛在鐵鼎上面。向衆男子喊道。誰是歷城裏面的紳士太爺們。趕快請回府罷。與你們毫無關係的。那班紳士聽得這話。像煞得了一個赦章一般。爭先恐後的擁到天井裏。良驥對他們說。請諸位慢一步。我有話講。那些人聽得。連忙停住脚步。良驥帶笑問道。諸位請將各人的履歷報了出來。恐怕了有人在裏面冒充出去。那些人忙將自己的身分履歷。搶着說了出來。有的說我是四衙老爺。有的說我是二衙老爺。有的說我是都司的娘舅。有的說我是把總的表兄。良驥聽了點頭笑道。如今縣太爺到外祖家去了。你們禮應和他一同去。才是個道理。那班平民。沒有資格陪縣太爺的。衆人聽得這話。才知道上了他的當了。立刻跪下一大彎兒來。良驥正要動手。綠君忙道。羅郎且慢。上天有好生之德。姑從寬罪輕一等。一個人借他們一樣東西。做記號罷。良驥道。如此也好。他說着。便來動手了。有的挖去一隻眼睛。有的割去一隻耳朵。有的削去一隻鼻子。有的剝去一隻手。有的砍去一隻脚的。形形色色。立刻將一個大佛殿前。改成一箇殘廢院了。他將衆人做了之後。走上大殿。又將囚在各秘密室的男女。完全放了。在衆人中間。果然有個梁玉柱。良驥問明他的原委。原來他的哥哥玉田。是個美貌的青年。這臥霞轉他的念頭。却不是一天的了。好容易以教館爲名。將他騙到觀中。滿擬玉田從他的心願。不想玉田貌若潘安。心如鐵石。一口回絕。惱得臥霞性起。將他殺了。夜間又差人塞一封信到他家。第三天她的心還未死。又將玉田的兄弟玉柱劫來。玉柱才十五歲。人事還未大了解呢。那裏還懂什麼風月呢。臥霞大失所望。便將他囚在幽室裏。以備將來應用。不想天網恢恢。

憑空跳出一個羅良驥來。將一個暗無天日的淫魔窟破了。良驥和綠君兩個。將梁玉柱送到家中。便往周村而來。在路良驥問綠君怎麼到白雲觀來的。綠君笑道。這也是鬼使神差。自從你走後。我們大家直亂了一夜。還是高大哥有見地。教衆家哥弟分頭到各處刺探蹤跡。有與沒有。臘月初一齊到周村聚會。當時高大哥和寶四哥擔任西北。伏大哥強大哥擔任東南。雪鵠妹妹和小翠擔任東北。說到這裏。良驥忙搶着問道。雪鵠妹妹回來了嗎。綠君將強一醉救她倆的話說了一遍。良驥方才明白。綠君繼續說道。何大哥到臨城台莊。以及微山湖。我擔任歷城濟南大汶河三處。昨天晚了。我正尋住宿的去處。不想在白雲觀的東面黃花村旁。隱隱地聽見廝鬥的聲音。我便起了疑心。特地循着聲音尋到那裏。不料碰着你了。真是巧極了。不表他兩個轉到周村去。如今且說伏鐵頭和強一醉兩個人。受了高順的囑咐。出了周村。直向東南而來。在路行了兩三日。那天到了都益縣的城內了。伏鐵頭便嚷肚餓。強一醉笑道。你這人真是飢死鬼投的胎。這一路我也給你吵得夠了。停了一會。不是嚷飢。便是叫渴。最好辦了一隻飯口袋。懸在你的頸上。才好呢。伏鐵頭笑道。這可奇了。人可以客氣。肚子難道也可以客氣嗎。強一醉笑道。不用說了。我們且去飲上一會罷。他兩個便尋了一個小酒店坐下。大吃大喝一陣子。強一醉的量大。伏鐵頭那裏吃得過他呢。早就喝得眼錫手軟。大醉如泥了。強一醉便將他扶到房間裏去。躺下自己又出來喝了一回。有了八分酒意。便叫堂倌拿飯來吃。在這時候。從門外走進兩個人來。一個穿着大紅灑花的外蓋。長而如驢。一雙眼睛。不住的向左右閃動。一個穿着全玄的外蓋。頭戴鴨爪帽子。足上穿一雙薄底的快鞋。一張胡桃也似的面孔。透出不少凶惡的樣子。兩個人大搖大擺的在強一醉靠近的一張桌子坐。下一醉偷眼望見那個穿紅外蓋的。左肋下面露出五六寸長的刀尖來。明亮得和霜雪一樣。那個穿黑外蓋的。兩脅下也凸起兩樣東西來。強一醉料瞧着一定是兵器了。他兩個呼菜叫酒的一陣子。他兩個大吃大喝的。傍若無人。那個穿紅的。忽的打着江湖的切口說道。合字（自己人）本地虎出山（京裏有人到此地來）昏天（夜裏）

摘瓢兒（殺了他的頭）揚鞭子（我們就走罷）那個穿黑的答道。來的是龍珠兒（是欽差大臣）盒子多（是保護的人多）亮葉子要認清（殺他的時候要小心）強一醉聽得這幾句句口心中倒是一驚。暗道。不道這兩兩賊崽子。膽有天大。竟想謀害朝廷的命官了。倒不可不防備他們呢。他正在疑慮的時候。猛聽得街心裏的行人。一片價的說道。大家快一些兒讓開。欽差大人到了。此刻就聽得鳴鑼喝道的聲音了。店裏的吃客。一齊丟下盃箸。擁到門口探頭探腦的張望。那兩個道兒裏的朋友。却也夾在人叢中瞻望。不多時。旗傘執事過來。一乘八人大轎。緩緩地從街心裏擡了過去。就聽得衆人七張八嘴的說道。這江大人到我們這裏來。我們這一縣的飢民。都見了天日了。有的說。江大人這個好官兒。在我們大清朝的確沒有見過第二個。又有的說。他老人家一到。幾十年含冤的案子。都昭雪哩。不表衆人在讚揚着。再說強一醉聽得衆人的話。便知道來的定是江南樁了。他格外注意那兩個漢子的行動。那兩個漢子見大轎過去。也自回轉身來吃喝了一會。付了店帳。出店揚長去了。強一醉又在他兩個後。而跟了一回。見他倆行蹤無定。料想他倆日間不敢動。而且自己又是一個人。孤掌難鳴。不要被他們窺破了行藏。反而不美。便悄悄的回店。進了房間。只見伏鐵頭四仰八叉的。仰臥在床上。呼聲如雷。強一醉見外面的時間尚早。不去將他喊醒。自己斜倚在他的屁股傍邊。閉着眼睛養神。過了半天。不知不覺的也自酣然入夢了。再等他一覺醒來。已到萬家燈火的時候了。他連忙坐起。揉開睡眼。伸手搖着伏鐵頭道。兄弟醒來。天不早了。搖了半天。他一些兒也未會覺得。強一醉急了。將他的腿上着力一揪。伏鐵頭這才痛醒。咕噥着道。你這人狹捉鬼的毛病。到那一天才改了呢。自己不去捉屍。却有精神來鬧人家。不困覺什麼道理呢。強一醉笑道。你這個東西。吃不夠。睡不夠。快點起來。隨我去幹正經事去。伏鐵頭哭喪着臉說道。你的兒子才和你去幹正經的事呢。什麼正經事情。是不是你的老子娘死了。他說着。又倒了下去。閉起眼睛。又在呼聲雷動了。強一醉暗想道。這傻瓜。如果直截告訴他。他必然不肯相信。不若這樣罷。他便自言自語的說道。今天夜裏。這一

場廝殺。估量着不比尋常哩。我倒是以早一些去的爲佳。不要將好機會失了。伏鐵頭聽得廝殺兩個字。頓時將兩眼張大。霍地坐了起來。一把拉住強一醉的手腕。說道。強大哥到那裏去廝殺。怎地一聲也不和我說呢。強一醉一撇手說道。你正經還是去睡覺罷。又來纏住我做甚。伏鐵頭笑道。聽得廝殺兩個字。我還比吃肉要快活一些。強一醉道。那麼你既然高興要去。我們就走罷。伏鐵頭欣然提起一對臥瓜鎗。將房門關了。隨着強一醉由窗子直躡出去。強一醉在日間已將江南椿的行轅探好了。在縣衙門的右邊。他兩個飛身悄悄的到了行轅的屋上。靜聽了一會。不見有什麼動靜。強一醉向伏鐵頭悄悄地說道。你不要動。在這裏等我。讓我却先到下面去看。伏鐵頭答應着。強一醉便使了一個倒掛金鈎的勢子。由簷口倒掛下來。將眼睛靠到窗口。用舌尖將窗樞敲破。朝裏面一望。只見江南椿坐在一張八仙桌子的旁邊。手裏拿着一本書。在燭光下面觀看。還有兩個從侍站在他的身後。在搖搖幌幌的打盹。強一醉翻身落地。往明間裏一隱。靜悄悄地候着。不多時。猛聽得江南椿向那兩個僕人問道。你們將外面明間裏的門關好了沒有。只聽得那兩個僕人放出懶惰的聲音說道。早已關好了。江南椿便吩咐他兩個去睡覺。自己在那裏又看了半天。不覺漸漸的疲倦起來。一手支着下頰。也自打盹了。二更鼓剛剛敲過了。猛聽得天井裏面角……角的兩聲。強一醉便知道一定有夜行人到了。他抓着雙斧。一個峽蝶過牆的勢子。穿進江南椿的房間。一些兒聲息也沒有。他趁勢往江南椿的背後一躡。此刻就聽得窗格支支的兩聲。疾如飛鳥的穿進兩個人來。一個手握單刀。一個手持雙鞭。正是日間在店裏碰見的那兩個人。第一個穿進窗子。跳到江南椿面前。手起一刀。對定他的咽喉刺來。強一醉到這時。萬不能再緩了。霍的從江南椿的背後躍了起來。翻起一斧。正砍中他的刀口。火星四射。噲的一聲。那漢子實在厲害。一張刀緊緊的握在手中。還未被他絞落。強一醉大聲喊道。好傢伙。這屋裏窄狹。要拚個你死我活。到天井裏去。他這一聲。才將江南椿驚醒。見此情形。不禁嚇得骨軟筋酥。動彈不得。只呆呆地坐在那裏。第二個知道裏面有了準備。慌的一縮身。退出窗

外。是還未着實地。冷不防伏鐵頭忽地由簷口跳了下來。手起一鎗。只聽得壳壳一聲。那個黑衣漢子。早已了帳。腦漿四濺。撲地倒下。那個穿紅外蓋的漢子。也從窗子裏跳了出來。伏鐵頭忙揮動大鎗。又是一下子。那漢子一低頭。讓過他一鎗。立定勢子。和伏鐵頭在天井裏。大殺起來。強一醉見除了一個。便放心對江南椿說道。大人請不要害怕。有我們在這裏呢。他說着一個箭步。穿出大門。幫同鐵頭在星月光下。攢鬥那個大漢。拚了半天。那大漢兀自轉戰不衰。強一醉好生焦急。將斧法一變。揮揮霍霍地將兩柄斧和游龍相似。直逼得那個大漢。只有招架的功夫。伏鐵頭也自性起。一對臥瓜鎗。天旋地轉的直打過來。那大漢知道不是對手。架開四件兵器。霍地將單刀使了一個旋風。掃落葉的式子。強一醉知道他要走了。那肯放鬆一步呢。祇將雙足一縱。縱起一丈多高來。將他的刀讓過。順手將雙斧一齊砍了下來。那大漢忙往斜刺裏一躡。冷不防伏鐵頭的雙鎗上下並進。他忙將頭一偏。總算將他的上邊一鎗讓過了。下三部這一鎗。却讓不過了。屁股上給他的鎗頭一刮。痛不可當。立刻打了一個蹲踞。強一醉一斧砍來。那大漢的一隻右手連刀都給他砍掉了。大吼一聲。霍地跳起來。便想逃走。伏鐵頭見他右手已斷。便撒下雙鎗。拾過來。便來抱那大漢。不防那大漢飛起一脚。正中鐵頭的盤膝。伏鐵頭退了兩步。強一醉也攢了雙斧。從大漢背後搶過來。使了一個掃膛腿。那大漢立足不穩。轟通倒下。強一醉一蹲身。又住他的頸子。伏鐵頭忍住疼痛。拾過來幫同一醉。才將那大漢擒住了。將他綑個結實。各自取了兵器。將那大漢拖到明間裏面。伏鐵頭和強一醉一齊走進江南椿的房間。齊打一躬。一醉道。大人受驚了。江南椿嚇得面如土色。兩眼定神。半晌才道。二位好漢。尊姓大名。怎知有強徒謀害下官的。強一醉便將自己和鐵頭的名姓說了。又將日間在酒店裏面遇到這兩個強盜的話說一遍。江南椿感謝不已。忙將兩個僕人喚醒了。和強伏二人一同走到明間裏。江南椿持着燭台。到那強盜的臉上照了一照。大吃一驚。忙道。你不是土勒親王府裏的王龍標麼。你和我有什麼仇恨。好好的要來行刺我呢。王龍標大聲說道。你這賊官要殺就殺。嚙蘇什麼。江南椿和顏悅色的。

一些兒也不惱。又道：「唉，王龍標本部堂替你可惜啊。一個忠心赤膽的好漢，不料落在一個不正的去處，便弄得這樣的下場。我殺了你，原不費事。我直可惜你的一身武藝啊。」他說到這裏，連聲嘆息不已。他這幾句話，真夠直刺入王龍標的心坎裏。不由的說道：「受人愚弄，後悔無及，有死而已。」原來土勒親王素來和江南椿積不相能。此次江南椿在保定回京，在土勒親王保薦的親友劣跡，在官家面前上了一本，官家大為震怒，下了一道旨意，將所奏的各地官員免職的免職，拿辦的拿辦，請教土勒親王面子下得去麼。便暗地裏含恨江南椿入骨。這次官家派江南椿到益都去放賑，土勒親王得着這個空子，便派王龍標和張一黑隨了下來，因為走叉了路，直到益都才碰頭。不料事機不密，給伏強兩個知道了。這大約是江南椿的命不該絕罷。江南椿軟問硬詢的一會子，無奈王龍標矢口不招。江南椿無法，只得命將他看守了，預備再審。強伏二人便告辭回店。到了第二天，江南椿先將張一黑的屍身埋葬了。將王龍標又審了一回，仍然毫無口供。不多時，益都縣官聽得欽差的行轅出了刺客，嚇得屁滾尿流，連忙到行轅裏叩頭請罪。江南椿只恐聲張出去，與自己反有許多不利，只得命益都縣將王龍標正法不題。再表強伏兩個，在益都刺探了五六天，仍然未有一些頭緒。只得又向東南而來，訪到青州在城內尋了一家客店住下。他兩個在店裏又住了兩三天，那一天吃了午飯，伏鐵頭倒剪着雙手，出了店門，順着大街，只向東門而來。不多時到了魚市口附近，見有許多人在那裏看傀儡戲。伏鐵頭立定脚步，也想瞧瞧。冷不防後面有個人，猛地將他的肩頭一拍，笑道：「你是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鐵頭倒是一驚，連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正是何其俊。伏鐵頭笑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其俊笑道：「這裏我原有一個族家在這裏，我此番在台莊微山湖一帶訪了四五天，沒有頭緒。我便轉到這裏來了。誰知到這裏，尋上半天，沒有尋着。伏鐵頭道：「這裏不是談心的地方。我們且回到店裏去，說着便領着何其俊一同回到店內。強一醉見了他，忙問道：「良驥的消息如何？」何其俊笑道：「莫題，莫題。良驥的消息是沒有得着。反替家駿的哥哥幫了一陣忙。列公還記得卷上中第三

回。小子曾說周致遠有個大兒子，叫家驊，在淮安府任游擊。現在他已由游擊升到參將了。何其俊方才說幫他的忙，這是一回什麼事呢？原來何其俊那日到了台莊，就聽得途中人傳說：淮安府的參將大人到微山湖剿匪了。何其俊暗想：這微山湖的匪徒，是不是三鷹幫呢？不管他，且去刺探一下子。看他打定了主義，便往微山湖而來。還未到湖口，就見一大羣百姓，拖男帶女的哭聲震地而來。何其俊忙上去問他們的原委。那些人也不回他的上下。最後一個向他說：你這位老哥，真不知天高地厚。如今淮安府參將周大人，帶了五千人馬在南邊黃掘港口和湖盜作戰。難道你不曉得麼？何其俊聽得，不暇答話，別了衆人，直向南邊趕來。過了吳家圩，就聽得一片喊殺的聲音，直嚷得震天價響。何其俊飛也似的，又跑了三里多路，只見黃掘港的東岸，一隊官兵和一整賊兵正在血戰。壕心裏只見一個三品頂戴的將官，和兩個女子，奮勇大門，一馬兩步。那兩個女子身體靈便，非常。忽前忽後，將那個將官殺得難以應付。何其俊不問青紅皂白，一個箭步縱進圈子，挺起朴刀，便和那個使雙刀的女子搭上手，大殺起來。周家驊正被她兩個逼得無從招架，不料憑空跳出一隻大蟲來，分去一個勁敵。他精神陡長，一面迎敵雲中鶴，一面細細打量那個助戰的少年。一張面孔，却有八分和家人駿相似。他心中不禁疑惑呢。這真奇了，兀那不是我的兄弟家駿麼？他便脫口喊道：助戰的是不是我的兄弟家駿啊？何其俊一面抵敵，一面說道：你看錯了。誰是你的兄弟？你的兄弟還在周村呢。家驊好生疑惑，暗道：他不是家駿，但是也曉得家駿在周村，究竟是誰呢？他一失神，馬腿早吃雲中鶴砍了一刀。那馬怪叫一聲，將家驊掀落在地上。說時遲，那時快，雲中鶴一刀，早對定他的咽喉刺來。未知家驊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江南椿爲朝廷柱石剛廉，不防致爲羣奸所不容，遂有謀刺之舉動。幸伏強輩狹路解圍，得以無恙。亦云險矣。寫江湖切口歷歷如數家珍，非三折股肱於斯道者，曷克勝此。

第三十回 鬧書齋塾師袒護小劍俠 出佛寺嬌娃偏遇惡頭陀

却說周家驊的馬腿被雲中鶴一刀砍斷。那馬怪叫一聲。將家驊掀落在地上。雲中鶴搶進一步。一挺單刀對定他的咽喉刺來。何其俊一眼看見。忙撇下中鳳。一刀飛了過來。將中鶴的刀隔去。家驊趁勢躍起。四個人重復扭住。惡鬥了半天。何其俊忽然用刀逼住中鳳大聲問道。你這女子。莫非是峨眉派的麼。雲中鳳聽他這話。不禁怔住了。忙道。你姓什麼。怎知道我是峨眉派裏的。何其俊報了名姓道。我見你的刀法。是我們峨眉派裏的。我才問你的。雲中鳳忙道。啊呀。不是你說。今天險一些兒鬧出亂子來。自己人對自己人。在這裏拚死併活的殺到這會。還不會曉得呢。真是笑話了。她說着。忙向中鶴喊道。妹妹。快休動手。都是自己人。雲中鶴聽得。連忙停住刀。問中鳳的原因。中鳳說了。中鶴這才明白。不禁擰着嘴笑道。這才是不打不成相識哩。中鳳一聲令下。衆人解散。和她住手。何其俊問明了她的名姓。才知道她們是雲在霄的姊姊。當下大家說明了。雲中鳳立刻將衆人解散。和她的姐姐趕到山西大同去尋她的兄弟雲在霄了。列公。雲在霄不是峨眉派的第三世中一位好漢麼。怎地他的兩個姐姐。在這裏落草。他怎地一些兒不知道呢。這個疑問讀者諸君們一定要責問我了。我自當先將她兩個的來歷敘上一敘。好教列位看官明白。雲在霄的父親雲表。在日曾在嶧縣做過一任縣官的。他上任三月。就被當地一班惡紳士。買出人來害了性命。那時雲中鳳中鶴還未成年。在霄祇有八歲。他的母吳氏便搬家到江蘇省的宿遷縣。好容易將她姐妹兩個一個弟弟領了三年。不料禍不單行。吳氏因為她的丈夫死得冤枉。心中時常悲憤。又因家無長物。一切的生活。皆是吳氏經營操勞過度。以致成了一個癆症。咯血不起。不到一月。一命嗚呼了。撇下三個未知人事的孩子。無依無靠。可憐連吳氏的身後。都沒有人來料理。幸虧當地有一個慈善家。名叫盛六朝的。見了吳氏死得可憐。便出了二十十大錢。才將吳氏的後事草草地辦了。入土之後。雲中鳳領着一弟一妹。只得挨戶去討要。到了晚上。便回轉家來。三個人聚在一條破得百孔千創的被窩裏。尤其是落雨的天。他三個便不能睡覺了。坐在床上。等候天亮。因為屋太壞了。這裏漏雨。那裏漏風。在霄肚皮一餓。就要纏住他的

大姐中風。鬢髮哭。中風沒法。也自流淚。天氣漸漸地冷了。可憐他們三個人。沒出窩的肉麻雀兒也似的。每人祇有一件千縫百補的衣裳。天寒地凍的。那裏還能出去要飯呢。蜷伏在破被裏在等死了。左右鄰居見了。心中不忍。便送些殘茶賸飯。給他三個充飢。有一個在盛六朝大戶家教書的魏先生。不時從他家的門前走過。見了他家姐妹三個凍餓得十分可憐。心中大爲惻然。便對盛大戶說。勸他將雲在霄收到家中來。當着僕役驅使。也不給他的工資。祇給他一碗吃。而且又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了。盛六朝本是一個慷慨好施的。聽了這話。正色說道。既是這樣。何不叫他家姐妹兩個也來呢。一個飽。兩個飢的。又算什麼呢。常言道得好。殺人見血。救人救溺。魏先生道。那麼更好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哩。盛六朝便命人去將他家姐妹三個一齊喊到盛家。替他們換了衣裳。在霄在書房裏。聽他家公子盛一籌使喚。中鳳姐妹派到盛芙蓉的樓上聽候使用。在霄雖小。却十分靈敏。盛少爺對於他。另眼相待。吃什麼東西。都留些給他。有時還給他三五十文。在霄到底是個孩子。有得吃。有得穿。什麼心事也沒有。鎮天價在盛家花園裏。跳跳躍躍的和衆孩子頑耍。在盛家住了四年。在霄已經有十二歲了。盛家有個老管家的。名叫程老四。這人雞肚猴腸。專門捏着別人的錯處。到盛大戶面前討好。盛大戶的耳根又軟。偏是個言聽計從。程老四見主人這樣的信任他。他便癩狗得了一身毛似的。倚老賣老的。妄作威福了。盛家上上下下二百多名用人。見了他。沒有一個不搖首皺眉。比看見三代的亡魂還要害怕一些。程老四見了雲在霄。成日家沒有什麼事情做。心裏早就有些不大受用了。有一次。雲在霄在後園裏面。和一班小孩子在捉迷藏。無意將程老四的外甥絆了一交。程老四可巧在這裏。給他瞧見了。當下將雲在霄打了兩記耳光。隨後又到盛大戶的面前撒謊道。雲家孩子。實在不安分極了。成天價的躲在花園裏。和一班孩子放爆竹。頑火。現在西北風又是大的。萬一有了不測。便怎了呢。而且倉房庫房。又靠在園旁。假使弄出火災來。不是一掃精光麼。盛大戶道。一個小孩子家。曉得什麼。你們碰見了。吆喝了一聲。他下次還敢頑麼。程老四忙道。你老人家只知道怪我。

們不去吆喝他。如今已經有十二歲了。還小麼。少爺那裏本有四個小廝在聽着使喚。用不着他了。正經是將他派到那一班裏教他去學學規矩。免得他野馬也似的一些兒籠頭也沒有咧。盛大戶道。既是這樣。你去查一查看。那裏有缺空。你便叫他去練習練習規矩。只是他的年紀還小呢。派到那一班。叫他們不要十分嚴待他要緊。程老四隨口回道。門房上本來是四個的。如今有一個升到庶務班裏去了。正缺着一個人呢。盛大戶道。那麼你就去叫他罷。程老四一連應了好幾個。是連忙跑到後園裏。尋了一轉。不見了在霄的蹤跡。忙又到書房裏。只見盛大少爺拉着在霄的小手。正自問他哩。在霄見了程老四進來。嚇得連忙躲到盛大少爺的背後。哭道。他又來打我了。盛大少爺擡頭一望。只見程老四忽忽的向他的身邊而來。盛大少爺忙站起來說道。程四你這麼大的年紀。怎地還是這樣撈小不見大的脾氣呢。你將他的兩腮打得紫腫得和饅首似的。還沒足性麼。程老四忙道。你不要誤會。我幾時打過他的。我現在來也不是打他的。是代他到前面門房班裏去補缺的。他說道。公子哥兒。你不要儘來多事吧。走過來。伸手一把拖着在霄的手腕。便要走。盛大少爺忙攔住說道。誰叫的。他道。公子哥兒。你不要儘來多事吧。是太爺叫的。盛大少爺聽得這話。不禁勃然大怒。忙道。放屁。我們爺賜給我使喚的。如今豈有又叫出去的道理。程老四道。這話奇了。太爺不叫。我們就敢來了嗎。盛大少爺道。如今我看中了。他。不准你帶去。要補缺。你去另揀一個小廝去罷。如果太爺問起來。你就說我要留他下來的。程老四冷笑一聲道。公子哥兒。你只知道一說我且問你。還是你的話有用。還是太爺的話有用呢。太爺叫我們這樣的做。我們敢違拗他老人家麼。公子哥兒。你既愛他。你自己去回太爺吧。我們不能擔着兩頭的不是哩。盛大少爺聽得。不暇答話。揚起手來。照定他的臉上。劈拍就是一掌。厲聲罵道。好狗頭。你倚仗着我們爺來欺負我麼。今天偏不准你將他帶去。你有什麼威風。不妨施出來給我看看罷。程老四吃了一掌。又羞又氣。忙道。呀呀呀。公子哥兒。越來越厲害了。我程老四在你家三十多年。你的爺。也未曾用一個指頭來彈我一下子哩。你倒打起我來了。好好好。我和你你去見太爺去。他說着。放下雲

在霄扯住盛大少爺的衣服。要他同到盛六朝面前去訴理。搗得盛大少爺無名的火起。伸出手左右開光。一連打了十幾記耳光。並厲聲罵道。打死你這個無法無天的奴才。程老四又氣又不敢還手。只得扯定了大少爺的衣服說道。好好。我這條老性命也不要了。你索性將我打殺了罷。省得我沒有面目去見人。魏先生見此情形。再也忍耐不住了。忙站起來用手指着程老四說道。作死的老奴。你的眼睛裏頭還有主人嗎。你和他抓手抓腳的。意欲何爲。真是一點王法沒有了。他一歲是個主子。你千歲是個奴才。難道他打了你幾下子。就犯法了嗎。照你這樣的行爲。休道他打你幾下子。便是將你這個目無法紀的奴才。直打殺了。還不爲過哩。你還將他的衣服扯住。真個討沒趣麼。好好。他是我的學生。他沒有規矩。你儘可來尋我。我和你去見太爺去。程老四見魏先生動了火。不免也就慌了手脚。忙放下大少爺的衣服說道。你老人家難道沒有看見麼。究竟怪我。還是怪他呢。魏先生冷冷地一笑。向盛大少爺說道。你聽見麼。我這麼大的年紀。難道還有精神去和你家老僕拌嘴麼。你快去將你家太爺請來。我有話說哩。他說罷。盛大少爺那敢怠慢。連忙到前面來請盛六朝。不多時。六朝和兒子一同走到書房裏。大戶帶笑向魏先生說道。老夫子。今天叫我來有什麼見教嗎。魏先生冷笑一聲道。老朽耳聾眼花。誤了大公子不少。至今連規矩都未曾教授大公子。以致貴管家的來當面教訓我。老朽自知昏耄。慚愧得很。請世兄另請別人來教誨公子罷。盛大戶猛的聽得這話。吃驚不小。連忙回頭問大少爺。誰來得罪老夫子的。盛大少便將程老四方才在書房裏一番情形告訴大戶。大戶慌的陪罪說道。老奴該死。冒犯老夫子。小弟陪罪。老夫子涵養如海。請看小弟的薄面。仍請屈尊一些。無知老畜。我當重加責扑。魏先生忙道。世兄這話差了。這原是老朽不懂禮節。所以令郎也隨着老朽不懂禮節了。居然舉手就打起管家的來了。這事怎好管家家的不好呢。說到這裏。盛大戶慌忙道。老夫子。快請不要說了。再說下去。小弟就沒有立足的地方了。這事本怪小弟疎失。治家不嚴。以致這老畜來冒犯老夫子。我願受老夫子的責罰。老夫子却不能棄我如遺的。魏先生一聲冷笑道。世兄不要客

氣了。老朽實在慚愧得很。要老朽在這裏倒也不難。但是要准我三件要求。盛六朝忙道。請講。請講。休道三件。便是三十件。沒有不答應的。魏先生便道。第一件先要將惡僕給我趕出去。第二件。向後一切閑雜人等。不准進我的書房。第三件。要我在這裏。我便終身在這裏。盛六朝沒口的答應道。遵示。遵示。當天便將程老四趕了出去。又關照衆僕人。非要老夫子親自叫喚。方准進去。如不然。不准擅進書房。這一聲令下。誰還敢到老虎頭上去拍蒼蠅呢。而且程老四又是個榜樣。盛六朝到晚間。又特地辦了一席酒。親自斟酒與先生。又招呼了許多的好話。總算將他的火熄了。光陰易過。不知不覺的又到那年的二月十九日。一班迷信神道的人。大都要到觀音廟裏去燒觀音香。盛芙蓉小姐在七歲的時候。就允下了燒觀音香的願心了。這年當然是要循例去燒香的。她在三日前便茹素了。到了十九這一天。她在黎明的時候。便起身了。換了一身衣服。到了日上三竿的時候。便回了父母。帶了雲家姐妹兩個。便到城東的觀音廟裏去燒香了。她三個人各坐一乘小轎。到了觀音廟門口停下。只見四處的香客。已經紛紛齊集到廟門口了。善男信女一個個背着黃布的包袱。直向廟裏進發。盛家來的四個家丁。兩個擡着清祭品。兩個捧着香燭。先自進去了。中風中鶴。扶着盛芙蓉下轎。裏面一個禿頂老和尚。領了十幾個小和尚。迎接出來。好像捧鳳凰似的。將她們接了進去。原來這觀音廟在三年前。却是一個久經失修的破廟。住持道悟。化了三年緣。未曾化到三百兩銀子。後來被盛六朝曉得了。他便挺身直認八百兩來修觀音廟。又捐了二百畝良田。歸菴裏收種。因此觀音菴才得勃興起來的。住持僧見了他家的大小姐來拈香。怎能不格外奉承呢。閑話少說。老和尚先將她引到大佛殿上頂禮。又挨次到天王殿。星宿殿。以及財神殿各處去拈香。到一處俱由住持僧親自替她點香燭。將各殿的香敬過。便將她請到方丈裏去休息。獻茶。茶畢。她便起身要走了。道悟那裏肯讓她走呢。陪笑說道。小姐輕易不到我們菴中來。一年之內。不過就是今天一次。老僧三天前在城裏辦了幾樣素小菜。做頭供的。菩薩受過了。是有仙氣的。老僧不敢亂動。特地留下來。等太太和小姐一齊來受用。

些兒好添壽算兒。芙蓉見他盛意殷殷的，不好過却只得留下來。道悟大喜，忙囑廚上去辦菜。他自己却陪着他們到各殿裏去隨喜一會，便在方丈裏將素席擺齊，請芙蓉上坐，又邀請城裏幾家有頭面的紳士內眷作陪。一方面又在西廡殿擺席款待雲家姐妹，以及隨來的家丁等，用了齋。芙蓉淨手漱口已畢，便向那道悟告辭。道悟素知她的脾氣，不便強留，只得送出菴門，一直等她上了轎，才進菴去。芙蓉成日家深藏閨闈，從不到外面來的。她見菴外春光明媚，好鳥亂鳴，蛺蝶穿花，黃鶯嚀柳，一種天然佳趣，不禁心曠神怡，便吩咐轎役將簾子打起，不要放下。這時菴前一班香客，十分擁擠，來的去的，札成一片。轎夫見衆人這樣的擁擠，便停着轎子，等人稍稀一些，再走。芙蓉端坐轎中，因為貪賞春光，轎子沒有動身，她毫未介意。她見菴前一道小溪，溪邊一堤楊柳，乍蘇青眼，千陌禾苗，綠如翡翠，她簡直望得呆了，停了半天，才掉轉面來，見轎子沒有動身，忙叫轎役動身。轎役見人已散去不少，便扶轎上肩，預備走了。這時正南來了一個胖大和尚，散着一頭黑而發亮的頭髮，額上一道二寸寬的赤銅箍，頂門上面一個月牙灣兒，雪亮的耀人眼目，兩道掃帚烏眉，下覆一雙賊光湖湖的大眼，一臉醬色的橫肉，一張四方的大口，身穿一件五彩的袈裟，右手執一根鐵錘，足登一雙麻筋的鞋子，一雙白布襪子，一直套到盤膝以上。他在人叢中，見了芙蓉，那張宜噓喜的龐兒，不禁將身子酥了半截，連忙將脚步立定，呆呆的張大兩隻，三年沒見世面的眼睛，伸長了海鶴的頸子，朝着芙蓉飽看了一回。芙蓉被他看得不耐煩起來，忙叫轎役放下轎簾動身了。列公，你們知道這個和尚的來歷麼？他的名字叫大悲，乃是三鷹幫大非的第九師弟。他的混名叫做花裏魔王，在吉林長白山住了二三年，因為犯的探花的案子太多了，與五鸚幫裏一班人，又結下深仇。他知道東三省不能再住了，便到南邊來逛逛，一路上做了不少的探花的案子，他有個徒弟，便是上卷提到那個粉面狼的童甲東，倒也秉承師志，一舉一動，皆和大悲是一樣的。閒話不提，單表花裏魔王見了芙蓉，那張俏麗的面孔，真個是三魂少二七魄，缺五口角的流涎，足數掛下有五六寸來，眼見她放下轎簾，一乘轎子直向

東南抬去。他暗自歡喜道。萬不料今天在這裏碰到這個小寶貝哩。上門的賣買不做。我難道癡麼。他揚長隨着轎子一直跟到芙蓉的門口。他見芙蓉下轎進去。他暗道。原來在這裏。晚上再來罷。他轉到宿遷的城內。尋了一家飯館。大嚼一頓。熟鍋上的螞蟻一般。眼巴巴的好不容易才等到天晚。他用過酒飯。渾身找紮停當。出了飯店。走到無人的去處。施展起飛行的功夫來。不多時已到盛家的屋上了。他鷺行鶴伏的尋到芙蓉的樓上。他從天窗戶往下一窺。只見梳妝檯上擺着各種書籍。還點一爐妙香。煙絲裊裊的還未熄哩。靜悄悄地不聞一些聲音。他便由屋脊上翻到簷口。倒掛下來。從窗櫺向裏望去。只見對面一架八仙沉香鏤金床。粉紅湖綢的帳子。帳顏是全黑貢緞的。下面拖着排鬚。床前放着一雙鬪鳳的弓鞋。鞋頭上還有兩粒鷄眼大小的珍珠。寶光灼灼耀人眼目。床的左邊。一順排着三張書廚。廚裏牙籤玉軸。目不暇給。床的右邊。却是一張漆黑的寫字檯。壁上懸着一隻二尺多長的琴囊。他細細的打量了一回。險一些兒將心花快活的炸了。暗道。我的心肝肉兒原來還能彈琴。還能讀書呢。將她帶到一個無人可到的地方去。慢慢地消受。便是神仙。我也不願意做了。大悲啊。大悲啊。你的桃花運。却交着了。可是今天你千萬勿莽撞啊。她是一朵含苞未放的鮮花。經得起你這狂風暴雨麼。她的一顆心兒。是玻璃的。你須要小心着。不要將她嚇壞了。她是一個未經過這些勾當的人。估量着她一定是不肯答應我的。那麼我便將刀拿出來。還怕她不答應麼。他自對自暗暗的說了一陣鬼話。一撇身子。疾如飛鳥的穿進窗子。到了床前站定。輕輕地將帳子揭開一望。只見她大衣已經脫下了。上身只穿一件短袖密扣玄色宮綢小襖。身上蓋着一條大紅錦被。那張粉龐被帳子和被的紅色照映得變了桃花也似的顏色。她香息微呼。酣睡正穩。大悲和尚見了。渾身一骨一節險一些兒鬆散了。連忙退到窗前。將身了的袈裟脫下。正預備來。忽然覺得腦後一陣冷風。他大吃一驚。連忙一低頭。一道劍光恰恰的從他的頭皮上邊掠過。他嚇得頓時出了一身冷汗。也來不及再穿袈裟了。霍地從窗子口穿了出去。隨後跳出一個三十左右的人來。頭戴綸巾。身穿八卦道袍。白

而長鬚。手執龍吟寶劍。笑嘻嘻的說道。你這惡貫滿盈的賊禿。今天看你逃到那裏去。大悲大怒。厲聲罵道。好大膽的妖道。竟敢來破我的好事。好好。今天管叫見我的手段就是了。她說罷。一轉身從背後拔出一張雙背刃來。迎面向那道士刺去。那道士將寶劍向上一迎。噹的一聲。早將他的刀削去了一段。大悲一驚。隨手將在手的一半截刀。猛地向那道士拋去。那道士一低頭。半截刀從頭頂上飛過。大悲空了手。索性飛搶過來。那道士一劍對定他的頂門刺來。冷不防大悲飛起一脚。正中那道士的手腕。那道士手中一枝龍吟劍。噹啷的落在地上。說時遲。那時快。大悲雙拳並起。直對那道士的左右肩頭擊下。那道士來不及去拾寶劍。將雙手一並往上一翻。使了一個犀尖分水的式子。將大悲的雙拳分開。大悲趁勢改了一個獨劈華山的架式。那道士的雙手也就變成一個天王托塔的勢子了。他兩個一顛一扑在庭心拚了四十多着。大悲忽地縱起。揸開五指。直向那道士的頭顱抓了下來。那道士不禁喊了一聲不好。冷不防東北角上。忽地飛來一道青光。大悲立刻撲地倒下。未知殺大悲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評〕雲在霄卷上第八回中已出場矣。唯身世直至本回始詳細敘出。文法如江流千面一氣呵成。無枯斷弊。雲在霄之身世滄桑。猶足令人迴腸盪氣不置。程老四狐假虎威。遭盛一籌數掌。尚有雖辜。然人情鬼蜮到處皆然。吾又何獨責乎程老四哉。

第三十一回 斗換星移淫髮遇雙俠 釵光劍影稚子見親娘

上回說到一個和尚。一個道士。在盛六朝家的後庭中。一來一往。狠鬥不止。正殺得難分難解之際。猛可裏東北上一道青光。飛雲閃電價的穿來。那和尚一顆禿腦袋。條忽間骨碌碌滾開。一丈多遠。那道士倒是一怔。忙抬頭看時。只見東耳房上坐着一人。那道士忙開口喊道。兀那屋上莫非十五師妹麼。他一聲未了。屋上那人答道。

正是小妹。十一兄你是幾時到這裏的。徐一真忙道：你快下來。有話再談。說罷。馮雪藕果然由屋上躍了下來。徐一真笑道：說來也長哩。本預備到茅山去尋六師兄。路過海州。碰到了覺慧老師。他對我說：這宿遷縣我應當要收一個徒弟。姓雲。是個無依無靠的小子。昨天晚上。在城裏一盛酒家。碰到這頭陀。當下我見他這般賊頭賊腦的。便有些岔眼。後來我追蹤到這裏。不料這賊秃果然要幹喪天害理的事了。馮雪藕笑道：巧極了。你可知我到這兒來幹什麼的。徐一真道：這個我却不得曉得。她道：我也是收徒弟來的。徐一真道：今天我們還是明去。還是暗去呢。雪藕道：自然是明去了一真正要答話。猛聽得嗆……嗆……嗆……一陣更鑼的聲音。雪藕便道：更夫馬上就來了。就叫他將這一家人們喚醒了。大家好講個明白。話還未了。只見兩個更夫。一手提鑼。一手提燈。從東月門慢慢地整了出來。一真便道：兀那更夫快走過來。我有話對你們說。那兩個更夫聽得他說話的聲音。嚇得一大跳。慣下銅鑼。拚命價的向後面逃去。一路大喊強盜……強盜。當時驚動了警樓上的上夜的。忙將警鐘敲得震天價響的。霎時閣府的家丁。一個個都從被窩裏跳出來。搶着傢伙。湧了出來。又不知道強盜在什麼地方。此刻警樓上有人大聲喊道：強盜此刻在後院裏面呢。你們快去捉啊。衆家丁高舉着燈籠火把。一齊叫開腰門。直往後院湧來。進了後院。火光中只見院中站着兩個人。一個道家妝束。一個却是師太的打扮。手中有兵器。又見地上一個沒頭的屍身。橫臥在血泊裏。大家齊聲發喊道：好賊盜。你們倆將我家誰殺了。膽敢還在這裏逗留。快快些來納命。徐一真大聲笑道：我們倆替你家將探花淫髡殺了。不獨不來謝謝我倆。反而開口傷人。認我倆作強盜。這真是豈有此理。貧道不和你們較量。快些兒將你家的主人請出來。我好對他說個明白。衆家丁聽得又驚又疑。有一個逼着刀。從人叢中擠了出來。揚聲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叫什麼名字。你方才說強盜給你們倆殺了。現在什麼地方呢。一真笑道：我的名姓住址。一時記不清楚。忘記了。談到殺的強盜在什麼地方。你們難道不看見那邊地上。那個屍身麼。衆人忙聚到屍身傍邊。提燈一照。見是一個和尚的打扮。便也有幾分相信了。早

有幾個嘴快腿快的家丁。飛也似的跑了去。告訴盛大戶了。大戶聽得十分害怕。不敢隨衆人到後院來。倒是盛一籌膽大。隨着衆人到了後院。徐一真馮雪藕收了兵器。將方才的一番情形。說了個詳細。盛一籌慌的喝退了家丁。將他兩個請到前廳。盛大戶這才敢出來。和他兩個相見。徐一真便請大戶將大悲的屍身掩埋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徐一真和雪藕說道。我們也好走了。雪藕點頭道。正是呢。一真便向盛大戶告辭。盛大戶苦留不住。只得送出大門。一真忽然回頭向大戶問道。借問此地。可有一家姓雲的沒有。盛大戶皺起眉頭。沉吟了半天。才說道。這裏週近沒有姓雲的。祇有我家一個幫傭的小子。他姓雲。除却他確沒有第二個了。一真笑道。可能叫出來與貧道看看呢。盛大戶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他說罷。忙叫人將在霄喊了出來。一真捧着他一副小面孔。仔細的看了一會子。向盛大戶笑道。貧道有一件事要相懇。未知員外可能給我一點薄面麼。盛大戶忙道。請講請講。只要兄弟辦得到。沒有不答應的。一真道。相懇者。沒有別的事。就是這孩子。貧道看他有些俠骨義胆的樣子。欲要收他做個徒弟。未得員外的同情。貧道當然不敢擅自將他帶去。盛大戶笑道。道爺這話未免太客氣了。你老人家看得起這孩子。正所謂是他的福分。我難道還中梗不成。要他便請帶去。一真又拉着在霄的手兒。問長問短的一會子。雪藕在傍邊聽他說。還有兩個姐姐。十分注意。便又請盛大戶將中鳳中鸚兩個叫了出來。馮雪藕見了。向一真笑道。這兩個雖不是我的徒弟。却是六姐的徒弟。我也不妨將她兩個順便帶了去罷。她說罷。又和盛大戶商議。大戶自然樂從。他倆便將雲家姐妹三個。帶着告辭。分頭走了一真領着在霄向山西而去。雪藕將她姐妹兩個特地送到茅山綠空師太那裏去。她們在茅山鍊習了三年。端的武藝精通。功夫嫻熟。中鳳中鸚想起前仇。便辭了綠空下山。到潯縣一帶暗地私訪了幾天。將幾個仇家的住址。給她們訪着了一個個的結果了。可巧微山湖一帶的居民。因為徐州府格外加征。激動了公憤。韓家莊韓鄂。高舉義旗。預備抗征。徐州府聽得這個不良的消息。忙與劉參將會議。派兵去鎮懾。誰知中鳳中鸚兩個。已被微山湖一帶的義民。請爲首領了。請教

這幾個虛張聲勢的官兵。吃得住她們一陣廝殺麼。忙派人到徐州去告急。劉參將得了這個消息。吃驚不小。使親自出馬。大殺了一陣。那裏是他倆的對手。大敗虧輸。回到徐州。忙差報馬到淮安借兵。周家驊帶兵前來助陣。不料狹道碰着。何其俊無意中將這個圍解了。在下敘到這裏。却要掉過筆尖。重行敘何其俊了。再表何其俊將解圍的事情。對強伏兩個說了一遍。他們這才明白。伏鐵頭便道。今天難得我們在這兒碰見。良驥的消息。一點也沒有訪得着。我們還在外邊多延時日做甚呢。不如回去罷。強一醉道。尋不到良驥。我們自然要回去啊。他三人付了店帳。便回向周村而來。一路無話。那日到了周村。進了家駿的門。迎面就碰着良驥和家駿。手牽手兒出來。伏鐵頭搶過來。一把將良驥抱住說道。我的哥啊。你到那裏去的。真尋得我們好苦啊。良驥笑着將自己的一番話說了。伏鐵頭笑道。不是綠君妹妹。你恐怕真個要糟糕咧。說着和他兩個走進去。早見小翠和雪鵝紅裳霓裳等。正在大廳上高談闊論。見了他們回來。連忙起身迎接。大家落座。備言前事。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瞥見寶元與高順兩個也自到了。良驥站起來笑道。兄弟無能。累得諸位奔波一趟。實在於心難安。寶寶元笑道。自家兄弟。客氣什麼呢。不知你怎麼能夠回來的。良驥便將已往事情告訴他們。高順道。你被綠君妹妹救了回來。倒罷了。我們爲着尋你。倒在齊東黃河口。和一班水賊廝拚了一夜。那個爲首的名叫班天福。已經喫寶賢弟結果了性命了。良驥忙道。還有誰呢。高順道。還有一個姓童的公子哥兒的打扮。武藝倒也不差。被我砍去了一隻臂膊。踢下水去。未知死活。還有一個姓靳的名字大約叫做靳世琦罷。十分了得。我們倆使出全力廝拚他一個。還祇有招架哩。尙有幾個不知名姓的強盜。和官兵對敵着。後來到丑牌的時候。突然來了兩個穿着黑衣服的女子。一個使梨花寶刺。一個使李公拐。前來助戰。那個姓靳的和她倆鬥了幾個照面。就被她們拿住了。將那個姓靳的網個結實走了。當時我們便問她們的名姓。她們祇朝我們倆笑了笑。也沒說什麼。便走了。綠君聽罷。吃驚不小。忙朝良驥說道。你聽見麼。這樣的講。不是我的父親麼。他老人家這一定的幫着班家兄弟。在黃河一帶做那

些不法的事啊。否則怎會和官兵廝拚呢。將她捉去的。又不知是誰。他老人家的性命。不知道怎樣了。他說到這裏。不禁星眼中落下淚來。良驥道。令尊年過半百。兀的還是這樣的昏糊。一任己性。無怪有這樣的結果了。但是你究竟是他的女兒。無論他怎樣的不是。現在既然入了法網。你當然要盡你的力量去救他。萬一有了不測。那也是天理昭昭。人力不勝。於你就沒有什麼異議了。說到這裏。綠君哽哽咽咽的說道。他老人家執一的脾氣。任你怎樣去勸他。都置之不理。或者還要動氣。說我大逆不道哩。我是他老人家生的。怎能和他老人家翻唇弄舌呢。只得聽他去。便是我此番隨你出來。也是不得已的。所謂那支七婦劍沒有鍊得成功。不然還不知要怎樣的橫行一世哩。家駿插口說道。依我看來。這助戰的。更非別人。恐怕定是十八師叔那裏的兩位姐姐。良驥點頭道。我也料瞧着是她們。除了她倆。更沒有別人用梨花寶刺和李公拐的家駿道。如果是她們。我想綠妹的令尊大人。一定是沒有什麼妨礙的。此刻定是帶到牡丹嶺了。如果良驥兄弟和綠妹。一齊到牡丹嶺那裏。哀求十八師叔。豈有不答應的道理。良驥道。不。十八師叔向來是不留情面的。我們兩個便是去。也未見得有什麼用處哩。這着須要去請十一師叔。或是十五師叔去講情。還可以有一點希望。否則休道我們兩個前去。沒有用處。便是我們一齊去央求。也未見得發生什麼效力。說到這裏。何其俊道。那麼讓我去將師父請去。求情好麼。良驥道。何大哥肯去。那是最好的了。只是十五師叔她老人家一向是萍蹤不定的。你到那裏尋她呢。何其俊聽得。倒楞住了。停了半天。才說道。可不是麼。不是你說出來。我倒忘記了。前月我出來的時候。她老人家會對我說。要到山西去的。現在不知道去了也未。高順道。照這樣的說來。何大哥還是以不去的爲佳。大半數是不在家的了。而且又遠在山西。假使她老人家不在山上。不是空勞往返麼。說罷。良驥插口說道。既然這樣的說。倒不如直接到山西去。由那裏轉道往吉林。倒來得順便。或者在十一師叔那裏碰見了十五師叔。也未可知。衆人齊聲道。是家駿道。此行宜誰去爲好。何其俊道。當然是我去的了。良驥忙道。如果到山西。還是我與綠妹去。因爲綠妹是個當

事的人。十一師叔見了。自然比較別人來得注意一些呢。高順道。這又何必必要兩個人一同去呢。還是讓何大哥一個人去的好。伏鐵頭強一醉。齊聲說道。我們兩個也要去咧。寶寶元笑道。人多主意雜。讓我去罷。大家正自紛爭不決的當兒。一個家丁。跑到大廳上。在家駿面前打了一個千兒說道。回少爺。大門外邊來了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子。道家打扮。要見少爺。家駿還未答話。伏鐵頭跳起來說道。十八師叔來了。十八師叔來了。我們快些兒去迎接啊。良驥也料瞧着來者定是凌風師太無疑了。心中大喜。忙和衆人迎了出來。良驥是第一個走出前廳的。抬頭一望。見來的却不是凌風師太。是他們的十五師叔馮雪藕。只見她冰肌雪貌。不減當年。手執拂塵。肩背寶劍。飄飄有出世之概。良驥搶進一步。下了半跪。口中說道。弟子良驥等。迎接十五師叔。雪藕將拂塵微微地一搖。含笑說道。孩子們不用拘禮了。說着和衆人進了大廳。家駿忙請雪藕上坐。親自獻茶。她略略地沾一沾唇。向大衆問道。孩子們好麼。大家都欠身答道。托上人的庇。她又向何其俊說道。俊兒你的大事幹了沒有。其俊躬身答道。果不出師父所料。弟子到了曹州。照着師父吩咐的話。一一做了。雪藕點頭微歎道。有這樣總算對得起你那已死的先人了。其俊含淚低頭。半晌不語。她道。你的妹妹現在什麼地方。其俊忙將遇見游太岳恩禮做加的一番話對她說了。她長歎一聲道。凡事莫非前定。我本不欲你們倆濶跡風塵。無奈俗緣未盡。只好順天應時。叫你們出來。須知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萬勿自昧天良。致蹈危機。戒之慎之。游太岳敦厚廉明。吾愛之重之。汝兄妹依附他。總算不枉了。其俊聽得。想起在蒙山遇到滑飛。險一些兒迷亂住本性的事來。不禁汗流浹背。不敢做聲。她默默的半晌。纖手一擺。其俊才退歸原位。良驥和綠君一同走到雪藕的座前。一齊跪下。良驥口中說道。弟子良驥。綠君。參見師叔。雪藕並不答話。先向綠君打量了一會。才說道。那是那一位師兄。師弟的高足。良驥聽得她問出這樣話來。不禁兩頰飛紅。無從置答。雪藕見了這種情形。心中早已十分明白了。正要開口再問時。家駿也走過來行了禮。將自己和良驥鐵頭同往吉林的一番話說了。雪藕微笑道。靳小姐不昧本真。居然棄邪歸正。可敬。

可賀。便是我們峨嵋派裏也自多了一位傑出的人材了。令尊現今在齊東做下不軌的事情。已被我們老祖師着人將他帶去勸解了。未知你知道嗎。靳綠君躬身說道。方才得着這個消息。只道家父在吉林十八師叔那裏。正擬請何大哥去懇師叔下山。爲家嚴緩頰。不意仙駕忽然遙降。得悉家父現在老師祖處。敬聆教誨。逃聽之餘。無任欣感。家父生性邪僻。弟子此番隨羅郎出走。殊屬乖背人情。忤謬天道。然爲環境所逼。不得不然。師長聖明。當不以弟子不孝不貞爲怪也。雪藕忙道。這是那裏話來。小姐深明大義。棄暗投明。合乎天道。近乎人情。何怪之有。卽如我輩也。無非以行俠尙義爲本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能及早回頭。枉尋直尺。那便不愧爲英雄豪傑了。令尊在老師祖處。斷無其他意見。不過勸善規過。繩入正軌罷。小姐儘請放懷。萬勿介介。綠君聽得。這才放心。良驥又問道。不知師叔怎生知道這個消息的。雪藕道。昨天我由本山到老師祖那裏去朝朔。彼時十八師弟那裏。差了兩個孩子。將靳小姐的令尊送去。所以我知道。這其中的情形。那時你的師父和衆家師叔。要重重地懲罰靳小姐的令尊。倒是老師祖慈悲。不忍譴責。又將你倆的前因後果。對衆家師叔說了。你的師父和家駿的師父。大不爲然。並且在師祖座前。嘖有煩言。祖師爺一番剖解。才將你師父和四師伯的誤會釋去。不然恐怕你定要受你師父和四師伯的譴責哩。當時祖師爺對他們剖解的當兒。曾云伊等慧根遠出於汝輩之上。斯二人。乃本派中之靈秀。安可妄加蹂躪。他老人家說了幾句話。直嚇得你的師父師伯。啞口無言。不過這幾句話。雖然出諸祖師爺之口。但是競爭上進。達到無聲無色的地位。還自出諸你倆的自動。大好根基。慎勿自暴自棄。她這一番話說了。良驥好似冷水澆頭。萬緣俱息。一連應了好幾個是字。雪藕一擺手。他三個又退歸本座。此刻雪藕領着小翠姐妹三個和秋屏一齊來拜見雪藕。雪藕忙叫免了。接着致遠又帶着衆賓客前來參見。雪藕更讓了不准。不多時致遠叫衆家排了兩桌酒到大廳上面。衆家兄弟便請雪藕上座。綠君雪鵠秋屏三人作陪。這裏良驥家駿高順寶寶元強一醉伏鐵頭何其俊。一席珍肴錯雜。談笑風生。雪藕飲了幾盃蒲萄酒。清興盎然。便

將白雲斃卸去。對綠君笑道。席間珍肴不少。但我輩助酒之物。小姐不肯一展好身手麼。綠君欠身說道。雕蟲末技。何敢在師長座前賣弄。致蹈班斧之誚呢。雪藕笑道。無須客氣了。我輩信崇爽直。不尙虛套的。良驥知道雪藕的脾氣。忙向綠君說道。既然她老人家高興。綠妹也不要儘來謙讓了。使了兩路。也好請她老人家指教。教指教。綠君只得出席。躬身說道。師長有命。何敢不遵。只是有不到的去處。務求你老人家不吝教誨。才是弟子之幸。雪藕笑道。不用儘來拘泥了。說話時。小翠捧上她平日所使的那柄七星劍來。她接到手中。拔了出來。丟下劍鞘。說了聲獻醜了。她一個箭步。早到庭心。立了勢子。將一枝七星劍。往背後一擺。左手一揚。打了一個麻姑獻壽的勢子。東邊席上衆英雄。連忙立起來。西邊席上雪鵠等一班人。也紛紛地站了起來。雪藕立起來。側着身子站着。列公。他們爲什麼不坐着看她舞劍呢。原來她方才這個麻姑獻壽的式子。乃是舞劍中最卑最微的暗號。又是最恭最敬的大禮。意思是向觀者打個招呼。請一個罪。平輩當然站起來。表示不敢當。便是長輩也要站起來。側着身子。表示半受半還的樣子。閑話少說。再表綠君將麻姑獻壽的勢子收了。先舞了一路萬峯朝岳的解數。接着又舞了一路百鳥低頭拜鳳凰的解數。大家自然不能就坐。雪鵠拍手笑道。綠姐有意和我們鬧笑了。左一個招呼。右一個招呼。好像打不完了。累得人兩隻腿都隨你站得痠了。也不是江湖上賣解的。誰要你謙了。又謙。謙之不已呢。在你的意思。原闕是恭敬的。實際上却在那兒尋我們的開心了。說話時。綠君霍地使了一個蚌翻身。一枝七星劍。頓時變了解數。真個是矯若游龍。先還是上三下四。前五後六的。後來漸帶漸緊。攪成一片寒光。看不見一些兒人影了。雪藕連聲贊好。東邊席上衆英雄更是喝采不迭的。綠君將一路鳳落岐山的劍法舞完。霎時收住。慢慢地走上廳來。雪藕笑道。有這樣的家數。可算不容易了。綠君笑道。蒙師長謬贊了。她剛才將這一句話說了。猛聽得屏後一陣笑聲。紅裳寬裳和小翠扶着一個孩子出來。那孩子頭上繫着一道白綾。彈墨的抹額。身穿一件粉紅色宮綢的小襖。翠綠色灑花的夾褲。足上穿一雙鴛鴦鐵頭鞋。一張小面孔。粉白得吹彈

得破。兩道俊眉。覆掩着一雙秀眼。精神飽滿。小翠攜帶他走出來。向衆人笑道。如今我們這位小劍客。要出來獻藝給師長着了。家駿拍手笑道。好好。快教他使幾路給十五師叔看看。有沒有道根。如有道根。可在這裏給她老人家參頂。豈不省事麼。良驥笑道。好極了。好極了。最難得的便是這孩子。也和她老人家同姓。拜她老人家做師父。倒又深一層咧。說話時。雪藕一眼瞧見那孩子。更非別人。乃是自己親生的兒子馮紫電。她如何不喜呢。她礙着衆人。不好直認。便妝着不知。向小翠說道。你將那孩子帶過來。給我瞧瞧看。小翠答應着。將紫電攜到她的身邊。她伸出玉手。將紫電拉到懷中。捧着他的。小面孔。細細的端詳了一回。心裏說不出一種快活。嘴裏却連聲誇贊道。好個孩子。模樣兒倒生得不錯。不知道他是你們的親戚。還是朋友呢。未知衆人答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評〕著小說易。無複筆難。寫一馮雪藕。另具斌嫵。適不與凌風雷同。殊屬不易。以靳綠君舞劍。引出馮紫電。筆法柔媚有致。尤以母子見面一段。神傳阿堵。妙到毫末。綠君良驥之結果。已於馮雪藕口中隱約敍出。使讀者眼光。直注末回。

第三十二回 賊禿損睛古寺設謀圖一逞 強徒援手擂台顯技敗羣雄

且說馮紫電被雪藕拉到懷中。細細的看了半晌。紫電見了雪藕。也依依膝下。好像認得的樣子。雪藕向衆人問道。他是你們的親戚。還是朋友呢。良驥笑道。既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是我們在吉林花雲舍花羅漢家救了出來的。他說他是河北通縣的人。我們回來的時候。曾走通縣訪問過的。他的父親祖母俱已沒了。我們見他無依無靠。着可憐。所以將他帶到這裏來。預備將他撫養出來。雪藕連連的點頭嘆息。拉着紫電的手。星眼中含着兩泡熱淚。險一些兒直落下來。勉強向人說道。這孩子的身世着實可憐了。家駿答道。可不是麼。不知十五叔

還肯發慈悲將他帶去麼。她微微地點了點頭。也不答話。呆呆望着紫電出神半天。想起自己的身世和秦家八年前的情形。珠淚兒不禁奪眶而出。綠君心中早有五分明白。只是不敢開口。閃着星眼。朝良驥望着。良驥心中也有些料瞧着了。只是不敢多話。家駿不知就理。向紫電問道。兄弟你的母親是不是姓馮啊。良驥連瞪他一眼。家駿會意。忙低下頭來。不敢再問。綠君搭住誦道。師長肯將他帶去。倒是這孩子的福氣了。雪藕說道。這孩子將來的武藝。一定是不錯的。只是情性太急。免不得闖禍遭災的。現在呢。我念他無依無靠。一個可憐的孩子。暫且不必參頂。先帶到山上去收留着。能將他的火性兒馴些。再參頂不遲哩。衆人齊聲稱是。不多時。酒席散了。雪藕帶着紫電向衆人告辭。飄然而去。衆人至她走了。免不得有一番猜測。暫且不題。再表滑飛自從那日在周村給綠君的鴉頭傷彈了一目。連夜逃回蒙山。不多時。蕭青龍和魏長泰也自到來。三人見面。短嘆長吁。計無所出。滑飛呆了半晌。清滲滲流下一行眼淚。唉聲嘆氣的向蕭青龍說道。都爲你做了那些不才的勾當。如今弄得諸兄弟死的死。傷的傷。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天下的豪傑呢。不如死了。倒不致被人恥笑哩。魏長泰奮然說道。大哥那裏話來。今天不過偶而受了一點挫折。馬上便這樣的灰心了。還能幹什麼大事哩。常言道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如果專心要報復。何愁報復不來呢。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憑這幾個胎毛未乾。乳牙未脫的小子。我們難道就甘心敗在他們的手裏麼。只消再想出一個法子來。包管得他們一網打盡。滑飛冷冷地說道。談何容易。你想出什麼法子來對待他們呢。魏長泰道。如今一抵一個。斷不是他們的對手。不若到兩湖去將鐵臂兄弟請來。更將白頭少年屠開泰請來。又有什麼硬漢是他們倆的對手呢。滑飛道。還待你說哩。我早就派四弟弟去過了。不料他們此刻又不在家中。却在北京七弟那裏。你想怎麼辦呢。魏長泰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連七兄弟一道請來。和他們拚個死活。滑飛還未答話。蕭青龍搖手說道。罷了。罷了。不要儘在那兒空高興罷。七兄弟一向和我。不睦。聽說我的事情。我想他一定是不肯來幫忙的。魏長泰道。這是那兒的話呢。難道他不顧道兒裏的義氣麼。

便是和你不睦。如今孫四兄已給一班小兔崽子害了性命。難道不去他的臉麼。你不去。讓我去帶他。如果他不肯來。憑我三寸不爛之舌。管將他以大義說來。滑飛道。你肯去請他們。諒無不來的道理。但是此事要行便行。不能耽誤了。魏長泰道。你放心。我便起程就是了。他說罷。向滑飛蕭青龍兩個告辭走了。滑飛在林裏養着傷。蕭青龍也自到淮東一帶去邀請幫手了。光陰易過。轉眼間不覺又到第二年的新正月了。那天正當人日。滑飛在蒙山大宴附近各山寨的好友。蕭青龍在這個當兒。忽忽的帶了一個大漢。一個少年女子進來。那大漢生得虎頭豹眼。十分凶惡怕人。那個女子的相貌。却和那大漢成了一個反比例。柳眉星眼。梨面櫻唇。十分可人。婷婷嬈嬈的走了進來。滑飛忙立起來招呼道。邵大哥。許多時不見了。什麼風兒吹到此地來的。快一些兒過來同飲一盃罷。那大漢答道。俗事太多。未能時來拜候。罪甚罪甚。說着便自和那個少年女子入座了。列公。這姓邵的究竟是如何的人物。小子也要交表明白了。那個黑大漢。乃是淮東阜寧的人氏。姓邵名叫天龍。那個少年的女子。却是他的妹子邵楚翹。這邵天龍在淮東一帶。向負英名的。鍊就一身好武藝。尤其是一身拳脚。在道兒裏罕見罕聞的。他能隔牆打牛。百步行空。他的妹妹邵楚翹。更是十分了得。素來和蕭青龍認得。此番蕭青龍途窮計拙。所以才將她兩個想了起來。特地親自到淮東將他兄妹兩個請了出來的。閔文剪斷。再表滑飛等將他兄妹兩個讓了入座。親自斟了兩盃酒。捧到他家兄妹面前說道。多時不見。這兩杯水酒。權作接風。快乾了罷。邵天龍含笑飲了酒。談起報復的事來。邵天龍挺身道。什麼臭小子。胆敢來欺負了我們。真個是太歲頭上來動土。老虎嘴邊來拔牙了。好好好。我們不來便罷。既來總要賣一些顏色給他們看看就是了。說到這裏。蕭青龍插口說道。邵大哥。你還不曉得哩。那幾個小子。不是無名之輩啊。論起我們的武藝來。在北道上雖然不是什麼出色驚人的好漢。但是自問也未見得怎樣的幼稚。居然給這幾個小子纏得只有招架之功了。邵天龍聽得這話。越發火高萬丈。大聲喊道。蕭四哥。不要去儘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邵天龍平生最怕聽到這些自倒旗槍的話頭。

好漢子。至死不改勇氣。你將眼去拭一拭。看我報復給你。看罷。他說罷。飲了一杯。站起來。便要動身。邵楚翹一把將他拖住。說道。你這霹靂火的性兒。到什麼時候才改啊。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好漢只怕人多。你可知道。峨嵋派的第三世中小兄弟有多少啊。邵天龍翻着眼睛說道。管他娘的。便是一千個。十萬個。咱老子難道還怕這班臭小子不成。好歹且讓我去拚個他死我活。邵楚翹道。不要依着自己的急脚鬼性兒。凡事須要大家商量商量。難道滑大師的武藝不及你麼。邵天龍聽得。才將一肚皮的火氣。暫且按了一按。只得重行坐下。恨恨地的說道。有什麼可以商議。簡直去爽快快的殺了一頓。豈不乾淨麼。蕭青龍道。任斷殺我可又要有一句不中聽的話。要說了。你可不要動氣。說到這裏。滑飛忙向他丟去一個眼色。蕭青龍會意。不好再說下去。只得噤住了。田八道這事我倒有一個主見在此。不知大家是否贊成。滑飛忙道。你且說出來看。田八道難得邵大哥和他的令妹。有一身好拳脚。何不借着擺擂台的名義。將這班小子吸引了來。設計將他們一個個設計結果了。豈不乾淨。滑飛說道。田八弟這話的確不錯。這計果然不差。除了這條妙計。確沒有其他較好的方法了。蕭青龍也自說道。這方法果然使得。不過這擺擂台一事。久爲官廳所禁止了。却用什麼法兒去疏通官府呢。滑飛道。疏通官府。倒不着難。但是既擺擂台。這班小子不消說。一定要見高下的了。單單邵大哥和他家令妹兩個。雖然是拳脚高妙。究竟實力方面。好像還欠一點哩。蕭青龍道。只要官府能夠疏通。實力倒不要過慮。魏賢弟到北京去。霍七便是拉不來。屠開泰和鐵臂道人都要來的。有了他兩個來。便是這班小子有通天的本領。還能逃得出他們的手掌心麼。滑飛道。話雖不錯。但是他們兩個究竟來與否。尙料不定。依我的愚見。目下且不要心急。索性等他倆一道來。舉行這事好麼。田八道。這倒不必。我們且先去將蒙陰縣疏通。佈置停當。還愁他倆不來麼。說到這裏。猛聽得屋上有人狂笑道。來了來了。不要你們在禱祝罷。說罷。撲撲撲地由大殿上跳下三個人來。衆人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魏長泰和鐵臂道人屠開泰三個人。滑飛和衆人大喜。忙讓他三個入座。屠開泰首先向滑飛說道。萬不料峨

鬪派裏一班小子要來和我作對。此番我們不來則已。既來都要將這場失去的面子。扳了轉來呢。田八道。我們正在這兒商議報復的方法呢。我們想借着擺擂台的名義。將這班小子引來。打了個二五成一十。你們道這個計劃如何呢。屠開泰道。這個計劃倒也使得。現在佈置了麼。田八道。佈置很容易的。不過要等你們來再進行哩。現今你們既然到了。我們自然要着手辦了。鐵臂道人說道。大凡擺擂台的。都有一個宗旨。我們却用什麼宗旨來吸引他們來打擂呢。滑飛翻着隻眼。躊躇了半天。猛地向邵天龍笑道。這件事却要邵大哥幫我的忙了。邵天龍道。你只管講吧。只要有用到我的去處。我總替你效勞的。滑飛道。你方才聽見鐵臂兄的話麼。愚意想借着令妹的名字去號召。未知你肯答應麼。邵天龍慨然說道。這有什麼要緊。你使用了我的妹妹的名字罷。只要能將這班臭小子引來就得了。滑飛見他答應。心中大喜。忙向衆人說。諸位且請多飲一杯。我此刻就到蒙陰縣去和李六乘商議一下子。明天好着手預備了。衆人道。滑飛便動身走了。田八便向屠開泰問道。屠大哥。此刻由那裏來的。屠開泰道。我和鐵臂老兄去冬就被霍七弟帶到京裏。我們便問他有什麼事相邀。他只是不肯直接來告訴我們。祇說請我們住在京裏半年。自有相求的地方。我們見他不肯說出實在的情形。我們當然也不好多問的。魏大哥到那裏邀我倆到這裏來。他立意不准。後來被魏大哥以江湖上的義氣責備他。他才答應。他自己却不肯來的了。我和鐵臂兄再三勸他。他只含糊答應。我想他未必來了。田八道。七兄弟一向就和四哥走反門的。他的脾氣未免也忒不顧了。便是和蕭四哥有些不對的去處。但是也該要看看江湖義氣的分上。怎地竟不來了。這件事在我輩做不到的。屠開泰道。可不是哩。私人的怨恨。豈能加到大體去的。只有一層。我自今尚未明瞭。他和蕭四哥究竟是什麼地方的難過呢。田八道。談起這件事來長哩。當初在雲台山上的時候。有一次師父着他兩個一同到徐州做賊官胡人奉。那時胡人奉有兩個小老婆。給蕭四哥帶到自己的家裏去養着。霍七弟的脾氣。你一向是曉得的。他對於這一層。極其討厭的。當時他便說蕭四哥不好。加上蕭四哥火燎毛的性子。而

且又是他的師兄。就肯受他的教訓了麼。當然要駁回的。霍七弟和他鬪了兩句。從此以後。却再不叫應了。屠開秦笑道。怪不道的。上月太岳山。覺覺道人。到他那裏大哭特哭。霍七兄弟問他爲着什麼事情。這樣的悲傷。他說滑大哥的高足花羅漢。在他的林內養病。私和他的徒弟道月有苟且的行爲。勸勸他。他不獨一嘴鬍子不認。周倉。反而以惡語相加。惱得霍七弟性起。連夜趕到太岳山。將花羅漢砍成幾塊。才算將氣消了。我們來的時候。他還對我門說過。他說你們到蒙山。將這段話告訴滑大哥。就說他那寶貝敗類的徒兒。已被我做了。他莫要去和覺覺爲難。要人向我要。我自有的話對待他。就在這點上。便可以看出他的爲人性質了。田八道。這花羅漢本來是個敗類。是滑大哥驅逐下山的。這消息便是滑大哥曉得。也沒有話對他講的。屠開秦道。霍七弟這種脾氣。我倒十分的贊成。我輩一個堂堂七尺的大丈夫。那些爲人不齒的事情。我們能幹麼。蕭青龍滿面含羞。一張黑臉。頓時變成一種醬紫的顏色。屠開秦見他催促不安。也就止住不說了。邵天龍道。如今什麼閑話。都先收拾起來。我們明天預備起來。誰是搗主。誰是搗柱。趁着現在沒有事的當兒。分派下來。不要到臨時措手不及哩。鐵臂道人便道。這不消說。當然你是搗主了。邵天龍道。豈敢。豈敢。兄弟不過學得幾手毛拳。怎好當這樣的大任呢。屠開秦道。這倒無須推託了。既是令妹出名。自然是你做搗主了。別人怎好強佔呢。邵天龍忙道。這不過是借個名兒。也不是真的。我怎敢妄僭呢。鐵臂道人道。不用客氣了。別人便是做搗主。名義上也有不合處。且要被人家議論哩。邵天龍那裏肯答應。只是謙辭不已。蕭青龍道。這樣罷。此番我們用一個輪流值日的法子罷。省得你推我讓的。今天派誰。誰便是台主。你們道好麼。田八道。這法子好是好。可惜有個破綻。蕭青龍忙問他是什麼破綻。田八道。譬如輪到一個拳脚稍劣的值日。萬一碰到了硬生。那便怎麼辦呢。屠開秦道。可不是哩。這方法不妙。竟成了刻板文章了。在我看。輪流值日。這個法子。固不要取消。只須每日是動手的人。都不離台。一有了好手上台。馬上將我們這裏最硬的選出去應付。如果沒有什麼好手上台。那麼就歸值日的應付。你們道好麼。衆人齊聲稱妙。說

到這裏。滑飛已經由蒙陰回來了。魏長忙向他道：「此去如何？」滑飛笑道：「不怕他不答應麼？我向他將要擺擂台的事情說了。他極口的贊成。並且担任保護的責任。你道我的面子如何？」衆人齊聲道：「只要官廳裏一准。我們還怕誰呢？」明天就着手籌備罷。大家計議了一會子。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早上。田八問明了搭擂台的地址。却在蒙陰城南的大教場上。田八帶了些銀子和工役。趕到蒙陰。與工搭台。一面請蒙陰縣出示曉諭。一面又行文到鄰近各縣去通知。這個消息傳出去之後。一般打拳踢足的朋友。一個個摩拳擦掌。扶着眼睛等待。有一般稍知幾路拳脚的小夥子。聽說有一位天仙也似的玉人兒。誰將她打勝了。便帶到家中做老婆。更有黃的金。白的銀。紅的瑪瑙。亮的珍珠。請教有這許多的好處。誰能不動心呢？一個個眼睜得燈籠般大。等着。甚至有幾位等不及的朋友。接着這個消息。本是正月二十五日開擂。他們在初十內就紛紛地朝蒙陰進發了。再表滑飛等到了二十五日那一天。一個個紮束得花拳繡腿。一式騎着高頭大馬。趕到大教場。只見那座擂台搭得雄壯莊嚴。座南朝北。六角八柱。却是一個個鯨魚的形式。當中懸着一塊金字匾。上面係李知縣親手題的「四個大字。乃是一「聚精會神」。左右柱上。高高的懸着一付對聯。乃是

懷絕技不妨來一試身手。估優劣願與訂百載姻緣。

台頂上一式是紫箋的細籬。蓋頂兩邊兩座台。和擂台不相上下。右邊是官長的席。左邊却是紳董的席。蒙陰縣早派吳守備領了五百兵。在擂台週近維持秩序。還未到臺前。蒙陰縣早已和二衙四衙來迎接了。到了臺前。蒙陰縣下了令。舉行開臺的典禮。一時鼓樂喧天。笙歌匝地。擂臺上放下軟梯。蒙陰縣陪着衆人。一齊登臺。昭告天地。行禮如儀。不多時。各種手續做完。蒙陰縣由擂臺上轉到西邊的看臺。此刻正當未牌的時候。看擂臺的人們。早已軋得水洩不通。人山人海。了一個個蹶起脚跟。伸長鵝頭。目不轉睛的朝台上望住。不多時。樂聲一息。邵天龍和他的妹子邵楚翹。緩步出來。霎時台下暴雷也似的一聲驚彩。邵天龍拉住他妹妹的手。向台下打了一

躬含笑說道。舍妹年才二九。粗知幾手拳脚。但是她目空一切。會發誓非得相當的人才。斷不出嫁。屢有媒妁登門說項。皆被她一口回掉了。在下雖然是她的兄長。但是對於她的終身大事。自然不得替她作主的。如今爲訪求英雄起見。特設擂台一月。俾天下英雄同來指教。不妨男女老幼。不問富貴貧賤。誰打我們一拳。紋銀五十兩。誰踢我們一脚。白金一百兩。誰能將我們完全打敗了。舍妹配他。另有黃金三萬。白銀八千。斷不食言。又有一事。當爲天下英雄一陳。便是登台爭勝負。手足不留情。死傷概與本台無涉。如功夫未到。爐火純青的時候。千祈不要當作兒戲。輕來試驗。致送性命爲要。他說到這裏。一躬身退向後台去了。此刻台下衆人。見了邵楚翹那張宜噴宜喜的粉龐。誰不身子酥了半截呢。不由的一個個的七張八嘴議論起來。有的說。這姓邵的口出大言。必有真實的本事呢。有的說。像這笨如牯牛的莽漢子。雖有本領。在我看不見得怎樣的高頭吧。還有的說。讓我上去試試看。趁他不備的當兒。給他一腿打下臺來。那一個美人肉兒。不是讓我獨自消受了嗎。又有的說。說出這話來。竟比較放屁的還輕一些。人家沒有生眼睛嗎。不表衆人在聚訟紛紛。再說此刻東北角上。大吼一聲。跳了一個大漢上臺。放開霹靂也似的喉嚨。大聲說道。誰出來與咱見個高下。屠開泰在後臺慢慢的出來。抱腕當胸問道。來者貴姓大名。那大漢一陣狂笑道。你問我麼。我姓王。名字叫八。外人送我一個綽號。就是冲天砲。屠開泰笑道。原來是王八兄。失敬了。王八更不回答。飛起一拳。直對屠開泰的前胸打來。屠開泰忙將身子一側。王八一拳落空。身子往前一傾。屠開泰一探虎爪。抓住他的後領。提在半空。往臺下輕輕的一放。帶笑說道。好朋友。請你去吧。王八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滿面羞慚。連忙鑽出人叢走了。屠開泰站在臺前。笑吟吟的向衆觀客說道。諸位中還有那一位肯來賜教。請即上臺來罷。話猶未了。西北角上有人大吼道。我來也。隨着聲音。跳上一個人來。黑衣紮束。兩眼朔朔有光。五短身材。方面無鬚。更不通報名姓。飛起一足。向屠開泰的右脅踢來。屠開泰忙一探身。使了一個海底撈月的架式。不料他却來得迅速異常。穿雲閃電般的將足收了回去。身子一縱。一伸兩臂。墮

開十指。直向屠開泰的頭上抓了下來。屠開泰識得這個家數。名叫奪印。是解數中最厲害不過的一着。非用關公大脫袍的解數。讓不了的。屠開泰立刻將身子一蹙。倒退兩步。兩隻手並起來。朝上一翻。隔開那短漢的兩手。趁勢就使一個枯樹盤根的架式。那短漢再想讓時。那裏還來得及呢。撲通倒下。屠開泰却不近逼。只站一邊。微笑說道。沖撞了。那短漢爬起來。也不答話。拂拂自己身上。的灰塵。霍地跳下台去了。此刻衆人見屠開泰連敗兩人。不由的拍手喊好。屠開泰也自得意洋洋。春風滿面的向臺下說道。兄弟學得幾手毛拳。方才不過僥倖而已。或者是二位讓我的。也未可知哩。並不是我的本領好。還有那位肯來賜教呢。他說這裏。只聽得臺西有人喊道。你那臺上快放下扶梯來。好讓小爺上去。和你們見個高下。遲一會子。小爺的興過。便是你們來請我。我還不高興咧。未知這個講說的。係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評〕打擂賣解。乃武俠小說中不可缺少之好資料。然俗手爲之。不流於平常。卽病於奇突。本回排場佈局。自成一格。至於拳法解數。歷歷如數家珍。非三折股肱者。曷能勝此。

滑飛輩設擂臺。原爲引良驥等爲目的。反以他人開擂。文法妙有變化。

第三十三回 霹靂手驚走藍天霽 螳螂功拜倒白雲飛

却說屠開泰連敗二人。心中好不得意。正自向臺下招呼的當兒。猛可裏聽西邊有人喊道。呔。你那臺上快些兒。放好扶梯來。好讓小爺和你們見個高下啊。屠開泰聽得。忙掉轉頭來。向西一望。只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後生。頭戴一頂瓜皮小帽。頂旁還拖着一縷紅纓。身穿烏緞的背心。月白布的長褂。斯斯文文的從人叢中。擠到臺邊。屠開泰心中好笑。暗自說道。這樣鬼頭。也想到臺上來逞能。真個是爛蝦蟆想吃天鵝肉了。此刻臺下靠近的一班看客。也自點點指指的說個不休。有的說那裏像個打擂的。竟是一個未出書房的書獃子。他也想去僥

倖一下子。怕不自送了性命麼。有的說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能動斗量。他沒有本領。便是偷來的膽。也不敢到臺上去的。難道他是盲目不成。不看見方才那兩個吃臺上的人。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麼。又有一個說。大家不要儘在替別人擔着心事。且將眼睛拭一拭。看個明白。他勝了。金銀美人也輪不到我們。他敗了。我們又不替他受罪。何必嗷嗷不休的打旁皮官司呢。衆人正自七張八嘴的當兒。臺上已經放下一隻軟梯來。那人拉住扶手。一步一步的慢慢地走上臺去。文氣冲天的躬身向屠開泰問道。敢問大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屠開泰見他這副儂腐的樣子。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只得答道。小弟姓屠。雙字開泰。洞庭的人氏。轉問吾兄。尊姓台甫。寶鄉何處。他便答道。辱承下問。愧不敢當。小弟原籍皖肥。祇以天災人禍。遠徙齊東。家嚴棄世。家慈託庇頑健。小弟日攻經史。殊乏人生趣味。忽聞此地有打播結姻之盛舉。弟也不才。妄思攀龍附鳳。班門之誚。諒所不免。惟僥倖心熱。尚望吾兄拳足之下。稍讓三分。屠開泰聽了。不禁笑道。老兄斯文半天。仍然不肯將尊姓台甫露佈出來。說到這裏。那人忙道。該死。該死。竟成所問。非所答了。小弟姓龐。賤字龍。別號青梅居士。承朋友的盛誼。又送我一個綽號。叫做酸根。屠開泰聽到這裏。不禁嗤的笑將起來。龐酸根道。今天我們來較量。還是文打。還是武打。再則還是先文後武。先武後文呢。屠開泰笑道。小弟不知老兄的切口。望乞言明。怎樣叫做文打。怎樣叫做武打呢。龐酸根道。文打便是你先打我三拳。我再還你三拳。武打呢。却不對了。亂七糟八來上一陣。依小弟的愚見。以先文後武爲最適宜。因爲先有文而後有武。先治而後亂。先假而後真。屠開泰聽得便有些不耐煩了。忙道。老兄既要先文後武。小弟便遵命了。說罷。揮起拳頭。直對他的頭頂打了下來。龐酸根霍地使了一個鳳點頭。讓過了他這一拳。屠開泰見他這樣的神速。好不詫異。更不敢怠慢。逼近一步。一對拳向兩邊一分。使了一個雙龍出水的勢子。直向他的左右肩頭打了下來。他趕緊一挫身。使了一個金蟬脫壳的勢子。又讓過了。屠開泰收回右拳。左拳向上一翻。又變成一個丹鳳撩雲的勢子。直對他的右太陽穴打來。他一偏頭。往斜刺裏一躡。立定脚步。向屠開泰笑

道。如今閣下三拳已過。臨到小弟來獻醜了。他說着霍地一縱身。逼近屠開泰的身邊。左拳一起。照定屠開泰的面上一晃。屠開泰忙一偏頭。不料他的拳頭很迅速的收了回去。屠開泰曉得中計。忙將身子一側。說時遲。那時快。他右拳早從他的左脅下捲進。饒你讓得快。肋骨上已給他擦了一下。痛入骨髓。龐酸根倒也乖覺。右拳收回。左掌忽的從他的頭上劈下。屠開泰那裏還來得及讓呢。一頂六楞英雄帽。早喫了他劈下來。屠開泰大怒。正要動手來報復。不料龐酸根長笑一聲。說道。小爺打得不高興了。明天會吧。說着跳下台去。在人叢中大搖大擺的走了。台下衆人不由的轟天大笑。將一個屠開泰笑得無地可鑽。一溜烟到後台去了。不多時天色已晚。樂聲一起。台下兩面紅幟拉了合攏來。台下的衆人也各自尋歸路去了。到了第二天的午後。看掃的人有增無減。午牌一過。擂台前已經萬頭攢動了。這天是邵天龍值台。循例到台前打了一個招呼。等人來比試。不多時。有人上台比試。你來我去。未上一個時候。竟給邵天龍打敗了十七個。有的三拳。有的兩足。連掙持十合的都沒有。台下的彩聲。也就隨着陸續不斷。直到夕陽西下。未有一個敵手。霎時樂聲又起。宣告閉幕了。第三天值日是魏長泰。起首也有幾個三腳貓的小夥子。給他打下台來。他便自形得意的到台前說道。比較武藝。先要自問是否有上台的資格。然後再來。不要再像這一輩子三拳兩足的來取笑兒。還請列位不要光顧才是。說到這裏。正北大喊一聲道。好小子。休要口出浪言。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咱來會你。說話時。哄嘯聲已經跳上台來。魏長泰回頭一望。見來者乃是身高八尺。紅臉的漢子。也不打話。揮起柁棹大的拳頭。向他就打。他只得揮拳相迎。一往一來。鬥了二十餘合。猛聽得魏長泰一聲叫道。好小子。給我去罷。那大漢好像斷線風箏也似的。翻跌下台。魏長泰格外得意。大笑道。方才在打着招呼。請這班豆腐拳師。不要來光顧。不料仍然來和我們取笑。這是何苦來呢。話還未了。東南角上飛了一個人上台。一點聲息也沒有。魏長泰只顧在那裏說嘴。那人上台。他竟一些兒也不曉得。那人在他的背後。輕輕的說道。台主爺。在下來候教了。魏長泰倒是一驚。忙撥轉腦袋一望。只見那人頭戴方巾。

身穿直擺。足登粉底烏靴。面如古月。眼若明星。雙眉帶煞。唇紅齒白。那裏像一個打掃的糾糾武士。却像一個軟弱的斯文秀士。魏長泰知道他定是個勁敵了。忙抱拳問道。敢問老兄尊姓大名。他躬身答道。小弟姓藍。賤字天霽。本欲遠游秦晉。昨聞道途傳說。此地有此盛舉。所以折途由淮安來。藉領略諸英雄之神技。但小弟自知拙劣。何敢與台主較長計短。然欲請台主指教。不得不來獻醜。尙望台主不棄愚頑。誨我教我。魏長泰忙道。老兄何必過謙。肯來賜教。在下幸甚了。說到這裏。那少年將方巾除下。裏面露出白綾抹額。直擺脫下。裏面是玄緞英雄襖。胸前打着六爪的英雄結。下襯着玄緞灑花的棍褲。烏靴褪去。露出薄底牛皮是雲鞋。此時早有人過來。將他的衣帽接了過去。魏長泰立在主位。擺開門戶。向他說道。請進來吧。藍天霽搶着立了一個勢子。說道。有僧了。說着兩拳向後一蹙。飛起一腿。照定魏長泰的下檔挑來。魏長泰左腿一曲。右腿一轉。成了一個釣金鰲的勢子。冷不防那藍天霽猛的使了一個蟒翻身。後翻出去的腿得了位置。踏定了脚步。接着又是一腿。照定魏長泰的右脅打來。長泰躲讓不及。霍地往上一跳。却不料正打中他的腿彎。撲的往下一跪。藍天霽搶前一步。一掌認定他的頭上劈了下來。這一掌任你魏長泰有通天的本領。也難讓掉了。這時猛的從後台跳出一個人來。大聲喊道。不要動……藍天霽一怔。連忙住手。列公。那人是誰。却就是未出場的鐵臂道人。他在後台見了藍天霽。縱上台來。便知道他的本領。一定是不弱的了。及至望見魏長泰走不上兩着。已到生死的關頭。他如何不急。閃電價的穿了出來。藍天霽見有人出來。當然不好再下辣手了。忙住了手。魏長泰得着這個空子。忙在地上躍起。飛也似的奔向後台去了。鐵臂道人更不打話。搶近一步。兩手向前一拖。一低頭。直對藍天霽的前胸撞來。藍天霽識得這是鐵頭功。萬不能直當其衝的。這一頭下來。至少也有千斤的運氣。他連忙將身子一側。往斜裏倒退兩步。鐵臂道人一頭不着。身子不由的往前一傾。好個藍天霽。就趁他身不由主的當兒。飛起一腿。直對他的後臀踢來。鐵臂道人知道他必然要用這一着。他也不肯示弱。將右腿往後一伸。使了一個神龍掉尾的勢子。藍天霽的

脚尖正和他的脚根撞個正着。鐵臂道人閃電般地掉轉身來。藍天霽此刻心中早在盤算着道。常言道的好。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眼見這個傢伙不是個膿包小子。再不下手。恐怕真要後悔不及哩。他想到這裏。不由的將他生平的絕技。連環腿使了出來。鐵臂道人見他使出連環腿來。到也吃驚不小。憑着他自己的穿跳躡縱的本領。來和他應付着。不多時他的八八六十四腿。使完了。鐵臂道人也在打算着用法子來應付藍天霽了。見他連環腿使完。鐵臂道人霍地縱起身來。擡開十指。當頭向藍天霽抓了下來。藍天霽一見。大吃一驚。不敢回手。忙往旁邊一讓。抱拳說道。台主的拳術高明。非小子等所能望其項背的。謹承教訓。我們再會吧。他說着。走到旁邊。將自己的衣服穿好。跳下台走了。列公你們看這藍天霽不是一個功夫蠻好的英雄麼。論起理來。不見就輸給鐵臂道人的。爲什麼未見什麼高下。就走了呢。原來有一個緣故呢。鐵臂道人方才擡開十指來抓他。這是一種什麼功夫呢。却就叫做霹靂手。這霹靂手在拳術中是最陰毒的一種功夫。初練的時候。將一雙手擺在粗砂裏。每日擦了兩個時候。過了三月。將粗砂改爲小三棱石。再過三月。將三棱石改爲鐵菱角。擦到鐵菱角。却又要加毒汁練法了。在擦了一小時之後。用硫黃粉五毒蟲的末子調和。放在一隻鐵盆裏面。練的人。趁着在鐵菱角裏得冒火的當兒。將手納到鐵盆裏去。吸收毒汁。照這樣練了三年。便成功了。按此法乃古今藝術大觀外功門所載。霹靂手比較螳螂功稍遜一籌。因爲霹靂手有時打不着人。還可以依着毒性去害人。但是螳螂功却不是這樣了。完全靠着功夫取勝。有時給他抓着一個人。人頭抓落下來。不見一點一滴血跡。這種螳螂功。已經達到無色的地位了。怎麼叫做無色呢。譬如劍仙練劍。也分爲有色無色的兩種。無色乃劍術中最上乘的。他用飛劍殺了一個人。那個被殺的人頭頸上面。祇露出一些紅線痕來。可是那被殺的。早已氣閉身亡了。有色的劍術。也和常人殺人的一樣。出血落頭。沒有分別。練法又是不同的。限有篇幅。小子不能一一的詳細敘了出來。只得略略地表了一表罷了。閒話休題。岔歸本文。再講那個藍天霽見鐵臂道人。擡開十指。那指頭上都露出鮮血似

的紅色來。他這一驚。幾乎將真魂嚇走。忙穿了衣服。不敢再鬧。跳下臺去了。列公。這藍天霽果係何人。小子趁此時候。交代一個仔細了。原來他就是了塵祖師的第二徒弟崑崙山太空和尚的高足。太空爲人好靜。平素除却到峨嵋山去朝朔。向不多走的。他一輩子發下誓願。祇收兩個徒兒。不收第三個的。除却藍天霽以外。還有一個叫白雲飛的。他兩個是一日上山的。而且又是同年。所以師兄弟的感情。非常之厚。在峨嵋山住了四年。太空便命他兩個下山。到各地的師友處請益。他的本意。無非是叫他們自己多一些閱歷。再則自己也好清淨一些。他倆拜別太空。先到山西去拜訪他們的十一師叔徐一真。又到吉林省去拜訪他們的十八師叔凌風師太。由吉林轉道江西。在懷玉山馮雪藕那裏。住了兩月。有一天。白雲飛對藍天霽說道。大哥我們在這裏久住下去。終於不是一回事體。不如到十一師叔那兒去。尋一件事情做做。也不負我們一身本領了。藍天霽道。可不是哩。我早就有這樣的心了。難得你又想到這裏。而且我們倆上無父母。下無妻子弟兄。不去尋一個長久安身的地方。究竟有一些不像。再則十一師叔那裏。現在正需着人用哩。我們去替他解鏢。只怕他還求之不得呢。他兩個商議定了。便向馮雪藕告辭下山。走江蘇。遊覽秣陵的勝跡。連留了一個多月。不覺已到年終了。因秣陵朝北。到清江浦。那天正是小除夕了。白雲飛道。我們在這兒過了年。到明正再走吧。藍天霽道。好。他倆尋了一家小酒館。住下了。到了第三天。便是大年初一了。一時爆竹聲喧。桃符酒晉。家家迎喜。個個拜年。十分熱鬧。白雲飛向藍天霽笑道。別人家都興高采烈的。過着新年。我們倆客居異地。也應當想出一個法子來。消遣消遣才好呢。藍天霽道。我們想出什麼法子來消遣呢。白雲飛想了半天。說道。什麼都不及飲酒來得好。我們拚了一醉罷。藍天霽道。不對。不對。兩個人吃酒。究竟沒有什麼興趣。白雲飛道。那麼。何不到各房間裏去邀上一邀。將住在這館裏的客人。完全請了來呢。藍天霽搖頭說道。你這話更不對哩。人家和我們素不相識。怎好去冒昧呢。肯來還好。如果不來。我們不是難爲情了嗎。白雲飛笑道。他們也不是一個傻瓜。新年新歲的。我們預備着好酒好菜去邀請他們。他們難

道認真就不肯來了嗎。藍天霽笑道。既要做東道。當然也要先預備一些酒菜。難道請人家來先坐冷板凳不成。白雲飛笑道。不是你提起來。我竟忘了。他說着忙走出來向樓下喊道。堂倌們來一個。我有話吩咐哩。不多時來了一個堂倌。白雲飛便道。今天我們要請客。趕緊給我到我的房間裏面擺下一桌酒來。揀那上等的好菜。來上十六道。那堂倌彎背陪笑道。對不起爺。我們這裏的大廚司都回去過新年了。都要過了元宵纔來呢。這館裏的客人。日常喫的便飯。皆是我們辦的。談到要辦菜預備酒席。我們却不敢擔任了。白雲飛忙道。有什麼不敢擔任呢。你放大了膽。辦了就對了。我們也是照樣給你們的錢。那堂倌忙道。爺子這話原屬不錯。但是我們對於辦酒席這層事。向來是沒有經驗的。怎好亂弄。而且今朝又是大年初一。一切辦菜的原料。沒處去買。這酒席怎麼辦呢。白雲飛說道。這真巧了。臨到我要想請客。不料便要東沒西了。罷罷罷。你只揀些那常日吃的菜。多揀幾樣精美。的來罷。那堂倌道。現在可口的菜。也祇有那白炖豬肚。紅燒牛蹄。和醋溜青魚。油炸白鴿幾樣。其餘便沒有什麼可口的菜好吃了。白雲飛笑道。有了這幾樣。也就夠了。用不着別樣了。只是有一層。你須要將這四樣菜用大傢伙盛上來。價錢照算。再將那二十年陳的竹葉青。來上一壺。快點給我。就去辦來。那堂倌一連應了幾個。是。下樓去了。白雲飛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對藍天霽笑道。今天可不巧了。酒席沒有人來辦。藍天霽笑道。幸是我叫你。先是預備酒席呢。如不然險一些兒弄出一個空城計的笑話來。白雲飛道。不要緊。不要緊。現在我因為沒人辦酒席。已經叫那堂倌們預備菜和好酒了。你不要走開。只在這兒預備着。我且去請客去。他說着出去了。藍天霽在房裏等了一會。果見兩個堂倌扛了一壺酒走進房間。藍天霽忙道。你們有沒有較大的地方。有一個堂倌說道。有。有。我們後面有一座小小的院落。你們如果合式。不妨就到那裏去飲酒。藍天霽聽說。好生歡喜道。既是這樣。你們快將酒扛到那兒去。那兩個堂倌答應着。將酒扛到後面去了。不多時。白雲飛邀了六個人來。內中兩個斯文先生。一個白髮蟠然的老翁。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一個四十多歲江湖術士。一個五十多歲的破衣

老兒走進房間。大家循例拜了年。那兩個斯文先生齊聲向藍天霽說道。萍水相逢。皆是他鄉之客。然而值此爆竹一聲除舊之時。閣下特設佳肴美釀。下邀我輩作迎春之宴。盛意殷殷。殊屬可感。但是却之反爲不恭。受之實足有愧矣。藍天霽還未及答話。那個江湖術士掀開兩片蔑片嘴唇笑道。敝人昨夜排骨牌一數占得四句云。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淘沙得金。其細已甚。

在這四句的當中。細細的一想。我便知道今天一定有人請我來赴迎春席了。而且又占得一個飲字。我便料定今朝有酒吃無疑了。藍天霽笑着對衆人說道。客地無聊。彼此一樣。今天斗膽枉諸君的駕。小飲一會。諸位肯賜光實屬萬幸了。且請到後院裏去罷。說着同衆人下了樓。直向後院而來。到了後院裏。只見一桌酒已經擺好。幾樣菜皆用暖鍋熱着。大家就了座。白雲飛拿起了酒壺。便到衆人的面前斟酒。藍天霽道。枯飲無趣。總要想出一個特別的法子來飲酒才好。藍天霽說罷。白雲飛道。我倒有一個法子在這裏。不知你們合用與否。我却不敢斷定的。衆人齊聲說道。你說。你說。只要新鮮有趣。我們也沒有不樂從的道理。白雲飛道。拊戰角勝。誰輸一記。飲三盃。如有不會飲酒的。便將生平所長的技藝。獻一點出來。作爲飲酒的替代品。衆人齊聲道。好。大家一時拈起對手。三元八馬的狂喊起來。不多一會。那個江湖的術士一連輸了五拳。白雲飛便斟了十五盃。放到他的面前。他仰起頸子。一口氣喝了。白雲飛拍掌大笑。此刻那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和藍天霽搭上手。猜了三拳。那孩子不料完全輸了。藍天霽便叫他飲酒。那孩子不肯。白雲飛那由他分說。倒了九盃。迫着他吃。他道。不要說九盃了。便是三盃我也吃不了的。白雲飛道。那麼。你拿什麼出來做酒的替代品呢。那孩子笑道。有是儘有。只是沒有人陪我。我却不高興的。白雲飛道。你頑什麼。且說出來看看。我可能伴你一同玩麼。他道。有什麼不能。只恐你不肯罷。白雲飛道。有什麼不肯呢。你且說出來。他道。我別的呢。沒有什麼本領。祇會幾手毛拳。你肯和我對對手兒麼。白雲飛聽得哈哈大笑道。我道是什麼的呢。原來是這個。對你講罷。你爺爺是要拳的大家。好孩子。我們去走幾路。

耍子罷。他說着放下酒壺。縱身出屋。那孩子也自跟了出來。到了院心。白雲飛在下首。立了一個門戶。笑道。我的好孩子。你來吧。那孩子也不答話。捏緊拳頭。一縱身。照定白雲飛的門面。打了下來。白雲飛忙將左膀一圈。迎了上去。那孩子的小拳。正中他的曲池。震得他半身麻木。白雲飛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那孩子趁勢往上一躡。張開十指。向他的面孔上抓來。白雲飛見了。慌的一低頭。向右邊一躡。那孩子撲了一個空。兩隻手不偏不敬的。抓着白雲飛後面的一塊花名石碑。兩隻小手直插入石裏。火星四射。白雲飛大叫道。在下有眼不識泰山。敢問小英雄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乞望示明。未知那個孩子究係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評〕藍天霽誤敗於鐵臂道人。正爲下文南宮叟力敗羣盜着力挑寫。以擺擂台作幟。幟派三世中之英雄。作一小聚。巧不可諧。白雲飛藍天霽之身世性質。又與伏羅周強諸人不同。著者胸羅萬象。觸手成章。

第三十四回

酒酣耳熱前塵影事話滄桑

色授魂飛翠袖明璫稱敵手

且說白雲飛見那孩子使出兩路出色驚人的家數來。不禁十分拜服。忙請教他的名姓。那孩子還未答話。在座的那個老翁搶着說道。你問他麼。我對你說罷。雖然和你不同。參却也和你同派哩。白雲飛聽得這話。越發驚疑不定的問道。敢問老丈這位小英雄究係何人。請卽示明。那個老頭子笑哈哈的說道。還問怎的。他雙姓南宮。單字玉。玄靈大師座前的一個煎藥的僮兒。是不是和你兩位同派不同參呢。說到這裏。藍天霽這一樂非同小可。快活得值跳起來。忙走過來。拉着那孩子的小手說道。我的好兄弟。快來飲一盃得勝酒。你的二哥竟給你打敗了。誰也看不出你有這樣出色驚人的武藝哩。南宮玉笑道。哥們不要儘來取笑我罷。我又有什麼出色驚人的武藝呢。不過閒來跟着大師偷學幾着罷了。白雲飛連聲贊道。好極了。好極了。有這樣的硬分。那一處兒去不得呢。南宮玉呷了一口酒。笑道。我這一點兒算什麼。我們老爺子的硬場面擺將出來。你們還要誇不絕口咧。白

雲飛忙問道：「誰是你的老爺子？」南宮玉指住那個方才講話的老頭子說道：「那就是我們的老爺子。他老人家在雍正時候，也曾幹過一番泣鬼驚神的事業。如今年紀有了，他老人家也早就退歸林下，韬光養晦，不再出頭了。白雲飛、藍天霽兩個聽得越發驚詫不止，忙一齊下座，到那老翁面前，躬身請教他的名姓。他搖着銀鬚，對他倆笑哈哈的說道：「在雍正十三年時候，老夫做了幾件事，不料人言可畏，有好事者竟指老夫為異端巨擘。老夫為保全聲譽起見，不得不退隱山邱了。要問老夫名姓，可聽得尊師說過琵琶麼？」白雲飛搶着答道：「老丈莫非就是琵琶叟南宮大年麼？」那老翁微微的點首說道：「便是老夫。」白雲飛行見禮說道：「不是老前輩說出底蘊，小子們險些兒失之交臂啊！不知老前輩怎知小子等是峨嵋派裏的人物？」南宮大年呵呵笑道：「孩子們可又癡了。老朽踏翻淮海，走盡江湖，那一派的出手，焉有不識的道理。我今天不妨先講幾個出手的例子給你們聽聽看。」崑崙派出場先打「魁星踢斗」，峨嵋派出場先打「朝天子」，武當派出場先打「丹鳳撩雲」，崆峒派出場先打「毒龍出壑」，紅派出場先打「七星朝北斗」，白派出場先與崑崙崙崙派同，後與崑崙崙崙派不同，皆有一定的例子。老朽怎地不認得呢？」白雲飛道：「怪不道老前輩一口就道出我們的根底來啊！敢問老人家客歲由什麼地方來的？」新歲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笑道：「去冬遠涉三吳，入越覽西湖之勝，遨遊一月，倦鳥知還，遂轉道北返，不圖為沿途佳景逗留，行至秣陵，已到年終臘盡了。小孫不慣住留，遂趕到此地度歲。不料又遇二位，真是興會了。白雲飛道：「老前輩在這兒逗留幾日，即可啓程呢？」他道：「萍蹤飄忽，殊難料定。或日內即啓程，或返蓬萊，或為俗事所羈，遲至杏花放後，亦未可知。」藍天霽問道：「令孫亦隨老前輩歸去麼？」南宮叟笑道：「膝下伶仃，祇有此子。差解人意，前為汝大師伯煮藥三年。老朽每於風雨之夕，輒起孤寂之感。汝大師伯亦知吾寂寞，不欲長留此子在座下。於去歲八月間，即令其回到蓬萊了。此子厥志可嘉，每欲在天地間一露頭角，輒以老夫天年未盡而中止。此番歸去後，吾當將平生所有之長，盡授此子，俾他日繼我遺志。五年後即可與貴派三世中諸兄弟互相問世矣。」白雲飛

藍天霽兩個聽到這裏也不好再問。只得用別話岔開。大家痛飲了一回才散。由此向後每日聚談飲酒十分歡洽。光陰最快。不知不覺的又到元宵節後了。南宮叟便不再住。向白藍二人說道。老朽不陪二位。今天却要起程了。藍天霽道。不知老丈此行是不是回府呢。南宮叟笑道。本擬返舍。現又欲往秦晉一遊。白藍兩個大喜說道。我們此刻也欲到山西大同去呢。老丈欲到秦晉。真是天假之便。我們也好追隨左右了。南宮叟笑道。既與老朽同道。最好的了。大家談了一會。付清店帳。出門走了。在路幾日。已到山東境內。沿途沸沸揚揚。聽得傳說蒙陰縣有人擺設擂台。白雲飛藍天霽兩個聽到這個消息。不禁技癢難熬。便邀南宮祖孫一同去。南宮叟不好推辭。答應着和他兩個同去。於是由嶧縣轉道往蒙陰而來。他們到了蒙陰。擂台已經打了兩天了。藍天霽便上台去。和鐵臂道人見了幾着。見了鐵臂道人使出霹靂手的功夫來。他可誤認作鷹爪力的功夫。嚇走了。其實這鷹爪力的功夫。還比螳螂功來得厲害。這功夫祇有峨嵋派裏有數幾個人能使用。但是練法與螳螂功又是不同。螳螂是硬中練出來。鷹爪力的功夫。却是從軟處練出來的。談到霹靂手是手功上最沒有價值的。只消逼住氣。和他抵抗。他那手上的毒氣。便不能出來傷害你了。但是如果你不消他那一劈。那末。你切不可不要和他去抵抗。枉送性命的。論起藍天霽的硬分來的。確能將鐵臂道人打敗。不料却給他的霹靂手功夫嚇退。這層事不獨讀者諸君們要替藍天霽抱屈。便是做小說的也要替他喊冤哩。聞文剪去。再表鐵臂道人使出這霹靂手的功夫。也是冒險的一着。明知自己不是藍天霽的對手。借着這着來恫嚇他一下子。初不料藍天霽竟給他嚇走了。他見藍天霽跳下擂台。自己不禁暗暗的叫了一聲慚愧。退到後台。這天下午。自從兩個見過高下後。便沒有第二個再上台來了。不久夕陽西下。樂聲一起。第三天的擂台。宣告閉幕了。鐵臂道人和衆賊回到館驛裏。衆人不禁嘖嘖的誇贊鐵臂道人不止。鐵臂道人忙道。好險好險。這不是我的本領。今天總算碰着幸運兒。談到硬分。我却不是他的對手哩。滑飛道。那個姓藍的走了幾路。不獨不含糊。而且比較我輩却要高出一倍。我們假使將他收羅過來。

倒是一個硬幫手哩。蕭青龍道：「依我看那個姓藍的手脚，使起來有許多峨嵋派的家數。只怕也是那起小雜種的同黨。也未可知哩。前次錯認一個何其俊，斷送我們一個好手。滑大哥又犧牲了一隻眼睛。如今亂去招惹，不要再上前次的惡當吧。」田八道：「提起這事，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便是我們擺這播臺，本來的目的，原是吸引那班小雜種來的。如今眼見得三天播打過了，還未見他們一個影子咧。不想一個法子來，就此下去了嗎？滑飛聽得，不禁頓足說道：「啊呀，可不是哩。萬一那班小雜種不來，我們不是白白的費了一番心思麼？」魏長泰道：「我有一個絕妙的方法。在這裏如用了，料定那班小雜種一定是來的。滑飛忙問道：「你有什麼好方法呢？」魏長泰道：「這法子使起來，須得一個輕功最好的人，送一封信到周村去。信上就說周家駿的哥哥家驊給我們捉住了。現在蒙陰，指明要周家駿到蒙陰來。方將那家驊還給他。周家駿得了這信，必然怒氣冲天，無暇疑惑，就要很迅速的來了。還有一班小子，一定是要隨他一道來的。到了這裏，肯上播臺，那是最好的了。如果不肯上播臺，那時我們不妨再定別策。不妨就着他們的住處，將他們做了。豈不省事？」屠開泰搖頭說道：「不行不行。你這條計好大的破綻。瞞得誰來呢？不要說那班狡如山兔的小雜種，不來上你這個掩耳盜鈴的計劃，便是愚笨的我聽得，也可以知道這條計一定是莫須有的了。試想周家驊現在淮安昇到副將了，手下豈少好手來保護他呢？而且周家驊也不是個無名之輩。那裏便這樣的容易給我們捉住了嗎？這話還可原諒。只是既被我們捉住，我們還不隨手做了他，犯着多生枝節，又到周村去寄柬麼？屠開泰說罷，衆賊沉吟了一會。滑飛首先開口說道：「屠大哥的話，固屬不錯。但是魏賢弟這計，雖有破綻，但是的確能夠朦混一時哩。大凡一個人聽見自己的人給人家捉住，不由的要發怒生急。一急一怒，確將猜疑的心理，完全給急怒遮掩了。此刻最怕是有人在傍邊提醒。如果沒有人，在傍邊提醒他，那末，說不定竟能照他的計上來呢。如今事已如此，想不出別的妙法來，只好先用這個法子去騙一騙他。或者可以上騙，那就好辦咧。說到這裏，邵楚翹搶着說道：「既然可用，那末送信的這一趟差使，我來担任罷。」

滑飛忙就燈前寫了一封信。交給邵楚翹。動身走了。不到五更鼓後。邵楚翹回來了。衆人忙起身問道。此去情形如何。邵楚翹說道。我到那裏。不過才二更鼓近。那個周家駿的大廳上。靜悄悄的不聽得一些些聲音。我也不敢過於逗留。隨手將信從天窗擲了下去。我便回來了。衆賊齊聲說道。這計有用與否。就在這幾天裏便見分曉了。他們談談說說。不多時已到卯牌的時候。大家盥洗已畢。用了些點心。已到巳牌了。接着又用了午飯。預備登臺。這天值日。却是邵天龍。紅幕一開。就聽得西南角上一聲狂吼。跳上一個人來。面如重棗。眼若銅鈴。蓬着一頭的短髮。站在台心。憨笑了一陣子。潑開喉嚨說道。你這漢子。是不是擺擂台給我們打的。邵天龍點頭微笑道。你這小夥子。難道也想和本台主一見高下麼。那蓬頭僮憨笑了一陣說道。誰有本領。誰便好來比試。我難道沒有和你見高下的資格麼。說到這裏。飛起一腿。直向邵天龍的左脅踢來。邵天龍撇開五指。使了一個葉底翻花的勢子。想來將他的腿脛抓住。不料他却乖覺。閃電驚蛇般地縮回去了。左拳一起。照定他的頂門打下。邵天龍使起頭功向上一迎。只聽爆的一聲。邵天龍腦痛如劈。險一些兒直翻下台去。那個蓬頭漢那肯放鬆一着。趁勢搶近一步。右掌一起。成了一個獨劈華山的式子。照定他的顛門直劈下來。估量着這一掌。再沒人來接應。恐怕邵天龍立刻就要身成兩片了。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猛聽門帘裏有人嬌滴滴的喝道。野漢休要逞能。看我來取你。這時後台跳出一個千嬌百媚的邵楚翹來。只惹得台下三萬多人。春雷也似的一聲暴采。她蚨蝶般地飛到邵天龍的身邊。輕盈玉腕。將那蓬頭漢的右手腕托住。邵天龍趁勢溜到後台去了。此刻猛聽得正北有人怪叫道。強大哥且將那個美貌女子。不要弄壞。留給我啊。列公。小子寫到這裏。權且拿一個悶葫蘆來給你們打打看。這登台的蓬頭是誰。方才在台上怪聲大叫的。又是誰呢。可是小子料定了。有兩位讀者。一定要異口同聲的說。我們是看小說的。又不是猜小說的。而且我們又不是做小說的肚皮裏的蛔蟲。怎能知道你的話呢。不錯。竟是小

人的強一醉啊。那個在台上怪叫的。更非別人。定是伏鐵頭啊。哈哈。讀者們竟像認小子的筆法。料到他們是伏強兩個。不錯。一些不錯。竟給你們猜着了。他兩個又是從那裏來的呢。在下自當要交代明白了。原來去年的年底。尋良驥的一班人。逐漸回到周村歡聚幾日。寶寶元高順二人。便要回去。家駿良驥兩個。那肯放去。伏鐵頭也自死留不放。懇他兩個到明春作一臂之力。高寶兩個。推却不得。只得留在周家。過了年。在新年裏頭。大家沒有什麼事做。有的練功的。有的到郊外去打獵的。有的在家裏賭錢的。到了元宵那一天。周家驩那裏忽然派人送了一封信來。致遠拆開一看。上面說的是官家大約在二三月間定期南巡。本要回來省親晤友。因為現在一則是職務羈身。再則是要忙着接駕的事宜。所以不得分身等語。致遠忙將這消息告知家駿。家駿立刻便召集衆人商議。良驥道。機會既到。豈能坐失。明日就動身。先到台莊去候着。料想官家此次南巡。必由水道。既走水道。必是從運河南進的。我們此刻到台莊去候着吧。高順道。官家是否南巡。且不要去說他。但是那個劉大德。究竟是誰。不是隨駕一道來。倒是一個疑問哩。萬一他不來。我們不是白費一番心血麼。良驥道。必來必來。難道我們老師祖還會說謊話嗎。寶寶元道。如今不要亂來測度。料想老師祖的話。一定是不會錯的。我們就此動身罷。何其俊道。寶四哥的話。不錯。我們就動身罷。接着伏鐵頭強一醉兩個也說道。去……去……去……去……大家說順了口。不由的一齊要動身走了。綠君與小翠雪鵠三個。也自要去。此行羅良驥周家駿何其俊高順寶寶元強一醉伏鐵頭小翠綠君雪鵠共十人。於十六日的早晨出發。在路非止一日。那天走到萊蕪縣的城內。聽得街坊上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有的說此番蒙陰擺這擂台。不知是什麼用意哩。有的說不見榜上明明的說着。一個有本領的女子。比武訂婚麼。有的說蒙陰縣也未免太糊塗了。擺擂台這層事。不是久于禁例了嗎。怎地他倒有這樣大的膽子。竟敢應許哩。伏鐵頭聽得。不禁跳起來說道。啊呀。我們竟一些兒不知道。蒙陰現在有這樣的好頑意呢。快去快去。且去見個高下。或者可以得着一位美貌的老婆。那才是外貨哩。說到這裏。強一醉也自眉飛色舞的。

說道。你這傻小子。不要在夢吧。這個美貌的女子。准是我強大爺的。良驥忙道。你們不要在亂高興啊。此番誰也不准上台去亂動。鬧出事來。我們大家不負責任的。而且此番又比不得平常。無論如何。不能露出一些馬腳來的。萬一我們的行蹤。被人家曉得。那麼鐵頭的仇。不但不容易報。而且與自己有許多不利呢。綠君道。可不是哩。誰去打播。我們使用公共的法則來約束他。輕則斥責一頓。重則按律重懲不貸。強一醉伸出舌頭來說道。不去打播。原沒有什麼要緊。只是將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給別人得去。未免忒也可惜了。伏鐵頭努力住嘴。半天不響。聽他這話。不禁跳起來說道。那是我的。誰敢得去。家駿走到他的身邊。伸手拍着他的肩頭說道。誰要打播。皆可。獨獨你却去不得的。伏鐵頭聽他這話。不由的別起眼睛說道。咦。你這是什麼話呢。難道我姓伏不是個人麼。播台既擺。誰都好打。單單就是我不能打。這是什麼緣故呢。請你說出來。家駿還未問口。良驥搶着說道。虧你還說得出口。父仇未報。許多人皆是爲着你來的。你倒有心腸去打播咧。伏鐵頭聽得這話。這才將一股高興消滅。到無何有之鄉。大家到了一家酒館。飽餐一頓。又自起程。到了第二天晌午的時候。已經到蒙陰了。大家尋了住處。良驥便對衆人說道。今天兄弟可要有一句不中聽的話。說與諸位兄長姊妹。任他播台打得如何熱鬧。我們這十個人。不獨不准去打。連看都不准去看的。休要惹出許多枝節來。此話未完。高順何其俊早已接口說道。這個是自然的好醜。在這兒用一頓午飯。就動身。誰也不准到播台前去走一走。小翠道。依我看。潛飛那個禿賊。前次吃了我們小姐一彈。必不甘心。或者是他們在那裏設計誘騙我們去的。也未可知。高順道。管他是不是。三十六着。不去爲上着。只要我們不去。他便用盡心機。又奈何我們呢。何其俊道。不是他們。却是一個姓邵的擺的。大家談了半天。茶役已送午飯到來。高順便問道。你們有沒有好酒。那堂倌道。不瞞爺們說。我們這裏酒是有的。但是要好的。却沒有了。南門外大昌酒廠的酒才好呢。就如天津酒。牛莊酒。洋河酒。無錫酒。他家皆有的。甚至紹興花雕。他家也有說罷。強一醉本來是個以酒爲命的朋友。聽得有這許多的好酒。口角的流涎。早已掛下五六寸。

來忙接口說道。我去我去。伏鐵頭道。你一個人能提得多少呢。我幫着你一同去吧。強一醉道。你同我去也好。他兩個很高興的。出店向南門而來。出了南門。強一醉和伏鐵頭商議道。難道我們得着這個空子出來。何不先到擂台前面去望個明白呢。便是不動手。也好將這打擂台的念頭稍稍的去了一些。伏鐵頭笑道。不是你想得到。我竟忘了。要去趕緊就去。再遲他們見我倆老大會子不轉去。他們必然要來尋找我們了。強一醉道。是他倆便隨着那班看打擂的人。直向大教場而來。不多時到了擂台前面。剛剛擂台上宣告開幕。邵天龍正在台前招呼。強一醉見了。不禁技癢難搔。不由的將良驥高順的話拋撇到九霄雲外了。雙足一頓。早上擂台。試想邵天龍雖然拳足高明。那裏敵得強一醉天生神力呢。走不到幾着。邵天龍便到萬分危急的時期了。邵楚翹見自己的哥哥給一個蓬頭小子。打得招架不及。她還能再緩麼。不由的從後台飛身出來。托住強一醉的手腕。伏鐵頭見強一醉跳上台去。自己也就躍躍欲試了。及至邵楚翹跳了出來。那一副鵝蛋似的面孔。胭脂似的櫻唇。明星似的杏眼。柳葉似的眉毛。直將一個饒小子伏鐵頭看也了眼。喜花了心。忙大聲喊強一醉。不要將邵楚翹傷了。將她留給他。他說罷。隨着轟嘯咚咚跳上台來。滑飛在後台見了伏鐵頭。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忙向衆人說道。諸位請預備些罷。峨嵋派的小子到了。魏長泰道。想不到他們竟會上了我們這條計劃。真是非人意料之外哩。如今千萬不要將這兩個放走。捉住了他倆。不愁大夥兒不上台來的。田八道。不要亂動。現在要是出去露了面。反而成了打草驚蛇了。索性讓兩個面生的出去應付。萬一到了緊急的時候。那麼我們大家再上去幫助不遲哩。蕭青龍伸拳擲袖便要出去。滑飛一把將他抓住說道。你只死急什麼。不要岔了事啊。蕭青龍聽得。只得將一股無名的業火。暫且按了一按。鐵臂道人飛步出來。接住伏鐵頭動起手來。那邊強一醉早已和邵楚翹打在一堆。鬥在一起了。他四個在台上。各顯威風。很鬥了幾十合。伏鐵頭的力氣雖大。究竟不是鐵臂道人的對手。先前還七手八脚的亂向鐵臂道人進取呢。後來漸漸地不對了。手慢腰鬆。拳法漸漸地散亂。鐵臂道人。此刻已起了

殺他的惡膽。他門到分際。霍地將身子一蹙。倒退幾步。嘴裏故意的喊道。啊呀……伏鐵頭那知是計。只當鐵臂道人中了自己的拳脚呢。心中大喜。搶進一步。雙拳一起。值對他的左右肩頭打了下來。鐵臂道人將身子一扭。頭從鐵頭的右脅下躡了出去。到了他的背後。運起功夫。一掌照定鐵頭的腦袋直劈下來。未知鐵頭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滑飛輩設搆數日。未見良驥等上台。遂另設別謀。作調虎離山之舉。不知者必疑良驥等見信後必盛怒而來矣。殊不知章法設局。貴乎閃爍。弗貴乎淺直也。

良驥等本擬赴台莊。爲伏鐵頭復仇。途過蒙陰。不料以伏強作引。致羣英登台一試身手。可謂天衣無縫。

第三十五回 青衫紅粉勝負難分 星眼櫻唇雌雄莫辨

且說良驥等衆人在店裏等了半天。未見強伏兩個回來。好不詫異。高順道。這兩個饞瓜。去辦酒。辦了半天。怎地還不回來。莫非是走錯了路不成。綠君道。不見得。我想他兩個也不是未出門的小孩子。難道由這裏到南門。就會摸錯了路麼。我想他們定是去看打搆了。或則他們見酒好了。等不得回來喫。就在那兒先喝了個二五成十。也未可料哩。家駿道。不是不是。這定是在路上又不知闖下什麼禍了。何其俊冷笑一聲說道。難得你們還和他在一起。這許多的日子哩。他倆的脾氣。你們還未摸着哩。未到蒙陰。就口口聲聲的要到搆台上去試試了。到了此地。他們還能不去麼。而且方才去辦酒。單單地又是他兩個討差。不到那裏去。要到那兒去呢。寶寶元頓足說道。的確不諳。他倆定是去了。良驥急道。如果是真去。怕不又要鬧出亂子來麼。綠君道。爲今之計。祇有趕緊到搆台前將他兩個尋回來。是正經。他倆沒有到搆台上去動手。是最好的了。萬一已經動手。那麼我們難免又要攘臂相助哩。良驥跌脚翻眼。半天不響。家駿道。現在還在疑遲什麼。早一些兒去。還要省得些枝節。去遲了他倆

假使被敵人打傷了。那麼不是又多出事體來麼。良驥點頭稱是。大家也無心喫飯。帶了兵器。直向南門而來。沒有到大教場。就聽得有人在街旁議論道。老張。你看那個黑小子。真個太不自諒了。他竟敢到台上去。和台主見高下了。一條性命。怕不要送在台主手裏麼。那一個蓬頭傢伙。倒有好身手。和邵小姐鬥了數十合。還未有勝負哩。衆人聽得。便料定是他兩個了。良驥等更不能怠慢。大三步。小兩步的出了南門。到了大教場。遠遠望見鐵頭。被那個大漢。耍得七竅張開。口流白沫。連招架都不來了。幸虧他的頭。是練過的。鐵臂道人。雖然下了一次辣手。却未能傷動他的皮骨。但是這樣遊戲。已將一個伏鐵頭。弄得走頭無路。欲逃不得。欲罷不能了。強一醉吃邵楚翹已經纏得十分吃力了。那裏還有功夫來助他呢。家駿道。誰上去救他倆呢。寶元忙道。我去。我去。何其俊忙道。快不要去。快不要去。且讓他倆去受了一點挫折。下次才不敢亂惹呢。良驥道。可不是哩。非要等到他倆個到了生死的關頭。我們再上去救他。不然他倆回去。定要嘴強哩。小翠道。你們在儘說着風涼話。你們且看那鐵頭。離死還有多遠啊。你們再在這裏延遲。恐怕真要將他兩個送掉了。咧。話還未了。猛聽得良驥說道。不好。鐵頭要遭辣手了。衆人忙向台上望去。只見鐵臂道人。左手向伏鐵頭的雙拳壓住。右手成了一個吳剛劈桂的式子。向鐵頭的額門直劈下來。良驥怎麼不識得他這解數。只急得跌足要跳上台去救他。這時瞥見西南角上。疾如飛隼的一個十一二歲孩子上來。用手將鐵臂道人劈了下來的一隻手一格。鐵臂道人被他這一格。震得一條臂膀十分麻木。鐵臂道人勃然大怒。潑聲罵道。好小子。敢來捋虎鬚麼。他說着。飛起一腿。直向那孩子的下三部打來。那孩子雙足一縱。足已跳起有一丈多高來。鐵臂道人將身子一挫。仰起面來。張開雙臂。等他下來。那孩子兩手一放。一股細沙。直向他的面孔上撒了下來。鐵臂道人冷不防他這一着。兩隻眼睛被沙子迷住了。那孩子趁勢兩記耳光。大笑道。你家南宮小太爺。打得不高興了。失陪你這兔崽子了。他說罷。飛身下台了。伏鐵頭趁着空子。早已跳了。下台去了。強一醉和邵楚翹鬥了半天。強一醉知道討不到便宜。便想走了。邵翹楚忽然一擺柳腰。

動起玉手。一過圈子。強一醉只當力乏了要走的呢。搶進一步。伸手過來。想將他的裙角抓住。不料她霍地掉轉柳腰。伸出右手。一把將強一醉的短髮揪住。向外只一拖。強一醉好像風吹落葉也似的。從台心直翻到台下。台下的觀衆見她得了勝。越發像發狂也似的。有的鼓掌如雷。有的怪鳴如鳥。還有的將手心拍得像血一般地紅。形形式式。筆難盡述。再說鐵臂道人。無意敗在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手裏。怎能不氣呢。雙手揉住眼睛。嘴裏不住價的大罵不止。台下衆人見了這樣。又是好笑。又是驚訝。誰也料想不到一個向無敵手的鐵臂道人。敗在一個年未束髮的小孩子手裏。這却誰也料不到的一回事哩。羅良驥見強一醉被那女子由台上直慣下來。不由的將一般無名的怒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束一束腰縲。正待跳上台去。不料資寶元早已忍耐不住了。飛上台來。也不打話。和鐵臂道人。扭住便鬥。鐵臂道人倒也不懼。搭上手走了十幾着。吃鐵臂道人使了一個猴跳。西川的解數。縱到資寶元的背後。伸出右掌。正待劈下。資寶元眼明手快。霍地掉轉身軀。圈起右臂。迎將上去。這一掌格去。倒不打緊。將一個資寶元。震得右臂痠痛。險一些要斷折了。自知不是對手。身子一晃。早跳下台去了。何其俊更不能忍耐。霍地跳上台來。接着鐵臂道人。動起手來。又走了幾着。鐵臂道人仍然使出霹靂手的功夫。將何其俊打下台去。話休煩屑。不多時高順良驥兩個。也自走了下風。綠君便要上去廝拚。小翠一把拉住她。悄悄的說道。姑娘千萬不要上去。是他的對手也還罷了。萬一不是他的對手。吃他打下台來。那麼。你丟得起這個面子麼。正說一間。瞥見西北角上。一道白光。飛上台來。白光一定。台心站着一個美貌少年。身穿一件月白色宮綢灑花的外蓋。內襯藍銀英雄小襖。下襯素雪彈墨的夾褲。足登粉底的黑靴。頭戴一頂招雲六楞英雄帽。一張面孔。白得和傅粉的一樣。星眼櫻唇。鶯聲嚶嚶的說道。小生雙姓上官。賤字美石。道過貴地。聞得有此盛舉。愚也不揣冒昧。斗膽上台。請台主指教。尚望拳足之下。稍讓三分。使小生得全顏面。鐵臂道人見了他。好像泥判官落水。渾身都酥了。暗道。我不信天下竟有這樣的美男子呢。我如果將他收住。帶到家裏去做一個變童。倒也不錯。

呢。他胡思亂想的一陣子。聽得她鶯聲嚶嚶地說了幾句話。不禁目呆心動。魄越魂飛。忙答道。豈敢豈敢。大英雄肯來賜教。那是在下的萬幸了。請寬衣罷。他答應了一聲。遵命。撇去外蓋。搶着上首立了一個勢子。等候鐵臂道人。誰知鐵臂道人直了兩隻餓鷹眼。呆呆的朝上官美石不住的發愣。上官美石吃他望得兩頰發紅。忙問道。台主既允和小生比試。便請動手了。鐵臂道人將飛出去的魂靈。重行收了轉來。擺開門戶。口中說道。在家讓客三千里。在下忝屬台主。沒有僭先的道理。還請閣下先賜教罷。說到這裏。上官美石身子一側。兩隻粉臂。往左右一張。成了一個二郎擔山的架式。鐵臂道人一低頭。左手向上一圈。一拳從脅下直捲過去。上官美石右手一起。抓住他的左手腕。自己的左手向下伸直。往右邊一格。將鐵臂的一拳架開。列公。方才上官美石用的這個解數。原不是平常的家數啊。名字叫抓袍奪帶。不會用這個解數去破葉底偷桃。那麼每要比敵人少走一着的。因為這葉底偷桃是解數中厲害之一種。不用抓袍奪帶的解數去破。非要用雙龍分水的解數了。但用雙龍分水去破。仍舊是討不着便宜的。閒話宜少。再表上官美石破了。他這個解數。順手將左手翻起。直對他的頸上橫劈過來。鐵臂道人萬不料他有此一着。忙將腦袋往左肩上一斜。說時遲。那時快。耳根邊早吃他的掌邊擦了一下子。痛不可當。又驚又怒。倒退兩步。翻起一腿。從他的下三路掃來。同時又將雙拳發出。這個解數名字叫做雙龍一蟒。如果你沒有相當的準備。那麼對不起。至少也要給他撈了一下子的。上官美石却不慌不忙。雙足一縱。雙手揸開。托住他的手腕。趁勢一足。正踢中他的右脅。幸喜上官美石足未踏到實地。所以踢下去。祇有三分的力氣。可是鐵臂道人確已吃不住了。雙眉一簇。嚶呀一聲。倒退數步。邵楚翹見了。忙穿了出來。接住上官美石。動起手來。鐵臂道人怨恨難消。霍地躍來。幫同邵楚翹攢鬥上官美石。此時從台下跳上一個七八十歲的老翁來。白髮蟠然。厲聲喝道。好小子。你們擺這播。原是以多為勝的麼。來來來。我們來走幾着看。鐵臂道人見又有人上台。只得撇下了上官美石。來迎那老頭子。那老頭子哈哈的笑道。我們倆不須動手。你只使幾路拳法。給我看看吧。是

我的對手。我便和你小耍一陣子。不是我的對手。還是不動手。不要殺生害命的。老朽也不值得。鐵臂道人聽得他這話。險一些將腦門氣破。大聲罵道。好個老賊。敢在本台前口出浪言麼。說到這裏。那老頭兒呵呵的笑道。罵得是極。老夫在雍正十三年間。就出道兒做事了。的確是個老賊。可是老賊。今天碰到了小賊。那麼當然要樂得我。老天拔地倚老賣老的了。鐵臂道人更不答話。揮起一拳。直對他的胸前打來。那老頭兒也不回手。笑呵呵的將前胸往上一迎。梆的一聲。鐵臂道人的拳頭好像擊在鐵石上一樣。直彈出圈子。不是石柱將他阻住。險一些兒攢下台去。列位。這個老頭兒究係何人呢。原來就是上回說的南宮叟。他使他的孫子南宮玉和鐵臂道人耍了一陣。自己本不願意上台。無奈藍天霧受了鐵臂道人嚇下台來。心中積忿難消。再三請他登台。一試身手。他無法推却。只得跳上台來的。再表鐵臂道人。被南宮叟使起運氣運神的功夫。將他彈出一丈以外。他還不知死活。縱進圈子。跳起來。右手一起。將他的唯一取勝的解數。霹靂手使了出來。南宮叟豈有不識得的道理。你看他也不去避讓。只將透頂光老頭向上一迎。鐵臂道人的手和他的頭頂接觸一下子。震得眼花耳鳴。身子連晃幾晃。南宮叟用手向他一指。笑呵呵地說道。好業障……他說了這一句。最可怪那鐵臂道人好像木偶也似的。呆呆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台下良驥等早見了上官美石。大家互相詫道。兀那台上的和邵楚翹動手的。那不是上官麗玉麼。她怎地又男妝起來的。良驥忙高聲向台上叫道。上官姐姐。小弟等在這裏候你咧。那美石聽得。不由的向西北角上一望。見家駿良驥等一班人。全在那裏。她忙丟去一個架子。向邵楚翹說道。請住手。明天再來和你見個高下罷。邵楚翹只得住手。也斜着星眼。也不說什麼。只向她微微的一笑。向後台去了。上官麗玉心中不禁暗笑道。可惜你認錯了人了。她忙將衣服穿好。飛身下台。與良驥等相見。再說鐵臂道人被南宮叟用手一指。立刻失了自由。兀立不能移動。屠開泰從後台穿了出來。正想來奔南宮叟。不料給南宮叟用手又是一指。祇聽得他口中說了一聲。不要動。屠開泰霎時也和鐵臂道人一般一樣。癡呆呆的站在那裏。滑飛在後台望

見嚇得魂不附體。忙向衆人說道。這老頭兒莫非有什麼邪術麼。我們兩個兄弟被他用手一指。馬上就一些兒不能動了。田八道。讓我去從後面上乘他不備。請他吃一頓生活。他說罷。輕手輕脚的溜到南宮叟的背後。揮起拳頭。正待……不料南宮叟好像背後生了眼睛一樣。笑呵呵霍地掉轉身軀。用手指着田八笑道。我的兒啊。你搗鬼應當到別處去呀。到闖王面前來搗鬼。估量着你一條小性命。要不紮根了。田八頓時又受了他催眠術似的。低頭垂目。呆呆的立着。一些兒不動。滑飛火發萬丈。跳到前台。厲聲罵道。你這老雜種。用什麼法術將我們衆兄弟定着了。是好漢敢來和我硬鬥三合麼。南宮叟還未回言。蕭青龍魏長泰兩個。帶了兵器。縱到南宮叟的背後。刀棍齊施。南宮叟只做不知。蕭青龍的一根八十二斤的熟銅大棍。和他的頭皮一碰。開着一聲。折成兩段。蕭青龍震得虎口出血。同時魏長泰的一張朴刀。也自將口砍得倒捲起來。南宮叟好像沒有覺得的一樣。仍舊笑呵呵的向滑飛說道。你這業障。死在目前。還在做夢不知道呢。別人可恕。獨與你和蕭四。是萬惡不赦的巨魁。老朽今朝不來和你們爲難。已算網開三面了。不想你們這班怙惡不悛的東西。膽敢來到老虎頭上來拍蒼蠅了。既是你們自尋死路。老夫却不能再加恩於你們了。他說罷。一轉身張開口來。一道白光。閃電驚蛇般的。在台上這一繞。霎時蕭青龍與滑飛兩個人的腦袋。早和肩頭脫離了關係。骨碌碌的滾開七八尺遠。屍身倒下。血雨橫飛。濺得靠台邊的那班人。滿頭滿臉。淋漓盡致。嚇得那班看打掃的朋友。立刻跌跌爬爬。翻翻滾滾的逃走了。擗場大亂。蒙陰縣在西邊看台上望見。嚇得手顫足搖。連珠價的喊道。誰鬧事的。趕緊給我將凶手拿住。那個豈腐守備。早已嚇得兩眼無光。莫知所措了。被蒙陰縣再三催促。萬分無奈。只得硬着頭皮。下了看台。手裏拿着一面小旗。向人叢中不住的招展。那些人爭前恐後的逃命。誰也不理你這一章書的。霎時三萬多的看客。一閃而散。靜蕩蕩的。祇剩有三座台上的人了。那個守備。又恐怕被知縣責備。將一班維持擗場的兵士招來。打着藍青官話。將他們罵得個一佛不出世。二佛却昇天。人家說罵得狗血噴頭。他却將這班兵士罵得血噴狗頭。你道厲

害不厲害呢。這會子南宮叟走過來。將屠開泰鐵臂道人田八魏長泰四個人用點穴的功夫。將他們點了過來。長嘆一聲。向他們說道。老朽實在替你們可惜啊。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不思在天地間幹一番驚人的事業。反而自甘下流。摧殘同類。何苦來呢。如能改過洗心。老朽尚可予以自新之路。若再蹈前轍。老朽將汝等除了。也算不違背上天好生之旨了。汝等好自爲之。邵天龍姐妹。尤不應狼狽爲奸。姑念世誼。且又是初犯。祇得亦寬貸一次。我言於此。好醜隨汝等自己選擇罷。邵天龍兄妹。由後台出來。向南宮叟同下一參。不聲不響的走了。屠開泰和鐵臂道人田八魏長泰也接着過來打了一躬。騰雲價的走了。南宮叟很從容的跳下台來。此刻那個吳守備。和李知縣早已逃到城裏去了。南宮叟慢慢地從南門進城。南宮玉白雲飛藍天霽三個。忙迎了上來。南宮玉忙道。爺子這個亂子可不小啊。我們還不走。等待何時呢。南宮叟呵呵笑道。癡孩子。怕的什麼。我如果怕事。還來做麼。只要逢到這班狗頭。不要說是殺了兩個。便是殺了一千一萬。怕誰來問我的罪名不成。如果這裏的知縣。要拿凶手。我便到堂上去。又怕什麼。遇到了不平的事情。不怕膽大。遇到危險的關頭。不怕心細。豈不聞俗話有兩句道。

驅除一惡霸。勝吃三年齋。

我們這些人。本以行俠尚義爲本職。人羣中的害馬。不除何待。如今事已做了。我們也要走了。你們倆可在此地稍留幾日罷。你們峨嵋派裏第三世的小兄弟。此地不少。你們也好去會晤會晤了。藍天霽白雲飛忙道。你老人家何不一道去勾留勾留呢。他笑道。我自有事去。你們不要留我吧。白雲飛淒然說道。今天一別。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得復晤哩。他道。離合有數。不須儘來瑣屑了。說罷帶了南宮玉飄然而去。白雲飛藍天霽呆呆地目送了一會。真到望不見他祖孫兩個的影子。纔尋路向城裏而來。一路上白雲飛向藍天霽說道。南宮老丈。真要算是奇人了。藍天霽道。怎麼不算奇人呢。雍正年間他老人家做了多少驚人泣鬼的事業。萬不料直到今朝。他還健

在我倆得與他相遇。緣分也算不淺了。他兩個談談說說。不覺已到大三街了。白雲飛忙說。他老人家方才會說。我們派裏有一班小兄弟在這裏。但是不知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啊。藍天霽道。我想定在這條街上。因為這條街大半皆是酒館飯店。他倆說着順着街道向東走來。剛剛走到王家岔口。瞥見迎面來了男男女女十幾個。第一個便是周家駿。白雲飛認得。忙舉手喊道。家駿兄。多時不見了。家駿見了他兩個。也十分欣喜的招呼道。白大哥。藍大哥。什麼地方來的。與會與會。說着走近了。強一醉何其俊。高順寶寶元。上官麗玉。吉祥珠。一齊舉手招呼。大家進了聚英館。分兩桌坐下。雪鵠便向上官麗玉說道。小妹久聞姐姐的拳術高妙。家兄也時常談及。小妹不勝仰慕。不料今天在這裏意外相逢。真是萬幸哩。不知姐姐和吉家姐姐係從吉林來的。還是從峨嵋山師祖那裏來的呢。上官麗玉說道。說來此話長哩。去年冬月裏我們師父到山西十一師叔那裏去。臨行的時候。她對我們說。在臘月初五。鸚鵡幫裏的靳世琦。必然要到山東境邊的運河裏短奪皇糧。你們趕緊兒前去。他有兩個爪牙。姓班的。你們得到手。可做了。但是那個姓靳的。却不要傷害他的性命。你倆將他捉住。可送到祖師爺那裏去。他自有發落的。我們倆到冬月底。便到山東邊境去打聽。不料果然有賊船在那裏。短劫皇糧。我們倆忙趕到那裏。不料先我倆在那裏和賊兵動手的。已有兩個人了。高順在隔席聽得。不由的笑着。上官姐姐。那兩個人。你可知道是誰呢。上官麗玉聽他講話。忙扭轉粉頸一望。嗤的笑着。有你在內呢。良驥忙道。上官姐姐。你可認得他麼。上官麗玉笑道。我倒眼生少會得很。良驥笑道。好好好。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了。我們和他倆先前會面。也是這樣的。他說着。便將高順寶寶元的根底說了出來。上官麗玉笑道。該打該打。原來是高寶二位兄長。我那裏認得呢。說罷。又繼續着說道。彼時我們便上去幫同高寶兩位兄長。殺了一個二十幾多歲的小賊。又將班家兩個賊首做了。那個姓靳的本領倒不差。我倆用出全力對付他。才將他拿住了。送到老師祖那裏。老師祖將那個姓靳教誨了一頓。可怪那姓靳的。竟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終日價在練功室裏參達摩易筋禪。連山

門都不出。你們道奇麼。到了今年正月十五的早上。老師祖忽然將我們姐妹兩個喚去。教我們到蒙陰來打掃。我們想這打掃。祇是男子們打的多。從未聽見說我們女子到掃台上去打過掃的。她說着舉起酒盃。沾一沾脣。未知他以下講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評）靳綠君背父出走。雖爲環境所逼迫。然以人倫論。則難逃誹議矣。綠君爲斯著之主角。著者不得不曲成其名義。另寫了塵懺悔乃父。而能不外乎人情天理。非奇筆耶。

第三十六回 深院聽鶯啼俠女身成銀蛺蝶 洞房驚劍影新郎首變血葫蘆

却說上官麗玉繼續說道。我聽得老祖師爺教我們到蒙陰來打掃。我倒十分詫異。有生以來。從未聽說女子到掃台上去見高下的。他老人家也曉得我們在疑難住了。他說道。你們既怕人家笑話。可改扮男裝罷。但是蒙陰的掃。一定要去打的。因爲種種的前因後果。我此刻也不便說明。你們可去罷。我們聽得這番話。心中兀的弄不明白。只得來了。到了這裏。不料又遇見你們。真是巧極了。雪鵠聽到這裏。忙伸出玉手。拍着綠君的肩頭笑道。你可放心罷。你們的令尊太爺。在我們的老師祖那兒。我早就說最好的了。上官麗玉吉祥珠兩個。聽得雪鵠這話。不禁又弄得莫明其妙了。後來經雪鵠說了出來。她倆才明白。忙向綠君陪罪道。實在不曉得是令尊太爺。我們真真地冒犯了他老人家。綠姐姐千萬要原諒我們一些。我們因爲奉着師命。原不是出於我倆之自動的。綠君忙道。二位姐姐那裏的話來。家父迷沈孽海。蒙老師祖不殺。已是感激不盡了。那裏還能怪二位姐姐的不是呢。上官麗玉和吉祥珠同聲笑道。怪不道我們老師祖待令尊大人那樣的好。原來姐姐已經是我們的人了。綠君聽得羞得兩頰飛紅。上官麗玉和吉祥珠兩個人本是一句順口的話。却不是有心挖苦他的。不料綠君只當她倆有心譏諷自己的呢。不由的便表示到形色上了。上官麗玉吉祥珠見她兩頰紅暈。好不詫異。當時也不好

開口不多會酒筵散了。背地問雪鵠。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雪鵠更不瞞隱。將他兩個的經過。對她倆一五一十說了個爽快。上官麗玉不禁拍手笑道。我道什麼人。原來還是我們的嫂子哩。雪鵠忙將他擰了一把。悄悄地說道。她的脾氣不好。你們不要亂說啊。上官麗玉微微的一笑道。怕什麼。這不是名正言順的嫂子麼。我們喊她也。不爲無因的。吉祥珠抿嘴笑道。雪妹的膽也未免太小了。難道祇准他們做。不准我們說麼。上官麗玉笑道。怕得誰來。如果她和我們翻臉。我們便讓他一着。去尋良驢說話。雪鵠急道。姐姐們不要來取笑啊。須知鬧笑這事情。本要兩方面情願。那麼才鬧得有趣哩。如果她給你們不瞅不睬。你的顏面又何在呢。而且無形中又要惹出許多惡感來。細想起來。何犯着呢。上官麗玉笑道。雪妹你真算不解事了。我們方才不過是說的笑話。也不是認真去自討沒趣的。雪鵠笑道。我也曉得你們倆是鬧笑的啊。說到這裏。小翠走了進來。向他們笑道。姑娘們請到我們小姐那邊去坐地罷。她們三個齊聲答應着。走到綠君的房間裏面。閒談了一陣子。到了二更時候。猛聽得西邊的窗子支格一聲。疾如飛鳥的跳進一個人來。大家齊吃一驚。忙定睛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高順的師父施殿英。但見渾身紮束。手裏攜着一隻木盒。大家連忙見禮。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微微地一笑。說道。休問休問。這一場風波。總算被我闖過了。不是麗玉的師父。我險一些兒在長安走不開。列公。小子祇能寫一面事。却不能說兩處話。寫到這裏。我却要岔轉來。表明施殿英方才說的幾句話的來歷了。再表凌風師太自從良驢等走後。心中無一刻不掛念着伏鐵頭的深仇。因爲這事受了她的師父了塵的重託。不得不經心。那一天。她由牡丹動身。直向山西而來。到了大同府徐一真那裏。可巧施殿英也在那裏。大家見面。寒暄一會。凌風師太便向殿英說道。十八兄。刻有一事相邀。不知你可肯答應我嗎。施殿英忙道。你講吧。只要我辦得到的。自家兄妹。難道還推辭不成。凌風便將了塵師祖託自己替伏鐵頭報仇的話說了一遍。施殿英便道。照你這樣的說。莫非要我助你不。成。凌風師太說道。單單霍七一個人。我倒不將他放在心上。萬一有大夥幫手。那麼。我却不是他們的對手了。說

到這裏。徐一真插口說道。現在那個劉大德。升到陝西做巡按了。據說他的身邊。還不止霍七一一個呢。本領好的。大約有好幾個哩。施殿英挺身說道。那又何必將這班毛鬼放在心上呢。此去如不將劉大德的首級找來。那也。算不了我們。峨嵋派裏的好漢了。徐一真笑道。十七弟年紀到底輕哩。那裏知道外邊的勢局呢。對你實說一句罷。不要說別人。單講一個霍七罷。你七哥何等了得的一個人。和他對了手。還不能佔着他的上風呢。不是十八妹去助他一陣。不要說得勝了。連一個平手亦扯不來呢。霍七又有幾個知己的好友。誰不是石灰窰裏翻眼睛的貨色呢。聽說內中有一個傢伙。名叫羊鬚鬚的。內外功皆是登峯造極的。外人送他一個綽號。名叫羊角風。你。想有這樣的好手。豈可輕敵。施殿英道。三鷹幫裏的一班賊崽子的硬場面。我都見過了。不要說是霍七羊角風。兩個無名的小輩了。便是他們的師父大非。又待怎樣呢。徐一真正要開口。凌風師太忙搶着說道。你不要這樣說。這霍七的確厲害的緊。他向來和他的同參兄弟。是不合作的。他曾說三鷹幫裏的第二世裏。十條好漢九。膿包哩。就在這一句上。可以知道他的武藝如何了。此去非要想出一個十全的計劃來不可。殿英聽得。便是不做聲了。徐一真皺起雙眉。沉吟了半天。才說道。我有個方法在此。但是瞞過他與否。我却不能料定了。凌風道。你說。你說出來。大家酌量看如何。能行呢。我們便行。不行我們另想別法。徐一真道。此去必用行刺的手段。那是一定不成功的。不用行刺的手段。要是去和他們彰明較著的拚併。那是加倍不行的了。我想用一條美人計的方法。去試試看。或者可以有效。也未可知哩。凌風師太低垂粉頸。想了半天。才說道。不行不行。那霍七和我見過面的。他認得我的。徐一真道。他既認得你。那麼。便調兩個隨你們去吧。恰巧在霄有兩個妹子在我這裏。是六姐的徒弟。本領倒也不差。如其怕她們不能勝任。索性叫在霄夫妻兩個一道同你們去。凌風師太忙道。有了兩個便行了。須不着他倆了。人多反而岔眼咧。你且將在霄的兩個妹子叫出來。給我看看。徐一真答應着。便叫在霄去將他的兩個妹子喊了來。凌風師太端詳了一會。才說道。好好有了她們倆。我也好不露面了。徐一真道。此

去最好是扮着賣解的去。容易遮掩人家的耳目。凌風師太道。我既不能露面。當然是十七兄出面了。殿英接口說道。那麼這樣罷。叫雲家姐妹。扮作我的兩個妹妹罷。我們一道到陝西長安去。到了那裏。你便避起來。等我們的事情辦了停妥。那時再喊你一道去做外應如何。凌風師太道。這樣也好。但是一層師父寫給我的信上。却說官家定於明春南巡。劉大德也是隨駕的一份子。此刻不曉得他回京沒有咧。徐一真搖手說道。此番我可料定他不隨駕的。殿英道。你怎知道不隨駕的。徐一真道。前天京裏有一位巡閱大臣姓李的。從這兒經過。曾和這裏王大人說起。隨駕南巡的一概用京內的官員。外省的大臣。絕不調動的。此次官家南巡。原是另有用意。並不是訪察政治民情的。所以從奉儀節。一概簡單。再則劉大德到陝西。也不是久任的。上月初才赴任的。就這一點上看起來。官家一定不會調動他的了。凌風師太點頭說道。如此說來。他定在長安了。徐一真道。他的公轎是在長安。不知道他平日出去不出去。倒是一個疑問哩。施殿英道。目下且不要去管他。我們且到長安去。那時自見分曉了。徐一真便命中鳳中鷄姐妹兩個。裝來成賣解的模樣兒。走出來。向凌風師太笑着問道。十八叔。你老人家望望。我妝得像不像呢。凌風師太笑道。像倒有些像。只有一處露出破綻來了。中鳳忙問她什麼地方有破綻。凌風師太笑道。大凡賣解的女子。大都梳着龍盤髻。或是大丫髻。或是墮馬髻。却没有梳着堆螺髻。麻姑髻的。你倆快去改一改墮馬髻罷。中鳳笑道。不是你老人家說出來。險一些露出破綻來咧。她說着。忙和中鷄到後面去。重梳了墮馬髻出來。凌風便問道。此刻外邊什麼時候。徐一真忙道。不早哩。此刻只怕酉正還未到呢。你們且在這兒吃了夜飯再去不遲哩。他們只得在徐一真那裏吃了夜飯。又談了一陣子閒話。才聽得譙樓上初敲二鼓。施殿英便起身說道。天時不早。我們應當動身了。徐一真忙命在霄去找些用不着傢伙。網在一起。交給施殿英。殿英低頭一瞧。不禁笑道。用這些東西。幹什麼呢。徐一真笑道。這話可是問得奇怪極了。什麼叫做江湖上賣解呢。不過靠着一柄大刀兩根槍。做做幌子。如果沒有幾件刀槍槌尺。還算什麼賣解的呢。施殿英道。我們此番去。却

與衆不同的。不用這些幌子。只賣拳就是了。徐一真道。不行不行。沒有這樣傢伙。簡直不像賣解的了。而且反要惹起他們的疑惑了。施殿英只得將一綑刀槍把子帶着。凌風等三個人一同走了。出了大同府城的南門。直向西南。展起陸地飛騰法。行了一夜。到了東方發白的時候。才到長安。施殿英便向凌風師太說道。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呢。凌風道。最好住在城外的玉真觀裏。施殿英道好。便和凌風等一同住到東門外的玉真觀裏。觀主道淨師太。本和凌風一向是很要好的。所以他們住到那裏。倒十分舒適。道淨師太。自然分外的招待。這道淨師太。生性淡泊。滿腹經綸。而且又束身自愛。雖然是個年未雙十的師姑。舉止倒有七八十歲那般持重呢。她雖然和凌風要好。起先却不知道她是個驚人的女俠哩。有一次凌風由崑崙山下來。下榻在玉真觀。到了夜裏。她正自坐在床上。練神使氣的當兒。猛聽得道淨的房裏。露出一縷很淒慘的聲音。凌風倒是一驚。暗自想道。莫非這觀裏有了強盜不成。我倒要去望個明白哩。他便悄悄地推開窗子。飛身到西靜室。將耳朵貼到窗口。細細的一聽。不禁將一身寒毛。聽得一根根直豎起來。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是裏面有人哭道。我生不辰。早失怙恃。落在兒嫂手裏。百般虐待。看同胞的分上。雖苦無怨。不想他們竟失心瘋了。受了那惡賊的銀子。便想將我硬行推到火坑裏去。爹娘啊。你老人家須要知道。你的女兒身入空門。也是一回萬不得已的事呀。可恨那惡霸。心還未死。不時還要來磨折我。我到了這步田地。還留在人間做什麼呢。不如隨你們在一起。倒也無掛無念了。他說到這裏。便不說了。凌風師太聽得。心中大爲惻然。忙推開她的窗子。飛身進去。一看。只見道淨花容憔悴。淚眼惶惶的攀着扣子。正預備上吊。凌風忙搶過來。一把將她抱住放下來。問道。道友。你有什麼隱情。不妨從直的告訴我。自有法替你報復。道淨見她從窗子外飛了進來。到是一驚。忙問道。你是人不是鬼呢。凌風道。你不疑惑。實對你講吧。我是個女俠。道淨忙接着她的手。便要跪了下去。凌風忙道。你有什麼隱情。儘可說出來吧。不要拘禮了。道淨哭道。一向肉眼不識吾姐。爲風塵中俠客奇人。直到今天才知道。我有隱衷。敢不爲姐一陳。家父母去世最早。身後

蕭條家兄長寶。日事游頑。不務正業。城北岳家莊。有一個土棍名叫岳震綱。他家擁資百萬。魚肉一方。祇恨家兄不正。在外邊與一班登徒無賴。日事賭博。輸負巨資。無法償還。會有某篋片慫恿家兄。至岳震綱家去借銀八百兩。償清各方急債。屆期無款償還。岳家便以此爲要挾。定要娶我爲妾。姐姐你要替我設身處境想一想。我能甘心作人牛馬麼。所以決心祝髮入空門。以避免一切煩惱。不料我到這裏。岳家得着這個消息。不肯甘休。岳震綱派人將家兄捉去。百般恫嚇。還不算數。定要家兄將我逼回家去。送與他做妾。前幾日家兄無法。只得到我這裏。千般哀告。百樣央求。叫我回去。當時幸虧本觀主紅曇。用一派正厲的言詞。纔將他責退。我今夜想前想後。遭際既然這樣的不良。活在世上還有什麼人生的樂趣呢。不如一死。倒覺得乾淨多了呢。凌風聽得她這一番話。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向她說道。你放心罷。我今天替你消去積恨如何。她說着。呼的一聲。從窗子口。飛子出來。一提神。使起陸地飛騰的功夫。直向城北而來。不多時。在月光下面。依着一條小河。有一座村落。小屋如鱗。中間圍着黑黢黢地一片瓦屋。她料瞧着定是岳家村無疑了。腳踏實地。走進村口。迎面就是一座瞭望更樓。樓額上橫寫着五個金字。乃是岳家莊壘樓。凌風暗想道。方才她曾說岳震綱擁資百萬。料瞧着中間的瓦屋。定是他的住宅了。她一縱身上。上了小屋。翻牆過脊。頓時到了岳家的第七進的大廳面上。聽得下面豁拳吃酒。的聲音。還夾着一種議論的聲音。凌風師太閃着星眼。從天窺直窺下去。只見大廳上面擺着四席酒。許多的人。俱在那裏團聚吃着。靠東邊的一張桌上。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斜欹在椅上。努着鬍子嘴。愁眉苦臉。一言不發。斟酒的僕人。手中執着一把雪亮的銀壺。到他的面前斟酒。他祇搖了搖頭。兩眼發直出神。那個僕人笑道。郭老爺。今天是你家小姐和我們家少爺的大喜日子啊。你老人家應當喜氣洋洋的多吃一盃。才是個道理。爲什麼反而悶悶不樂呢。那老頭兒聽得這話。止不得老淚縱橫。劈頭跳了起來。用手指着那僕人罵道。放你媽的屁。我的女兒。就認真給你家少爺做小老婆了嗎。今天我的一條老命也不要了。大家拚上一拚。這樣昏天暗

日。世界上還有公理嗎。他正氣憤憤地罵着嚷着。早走過兩個人來。一個人握着他一隻手。笑嘻嘻地將他納到椅上坐了。勸道。郭老爹。你這樣大的年紀。難道不識風頭麼。岳大少爺。況且也不是白白地娶令媛的。也是五十畝好田換得來的。再則他一向是個菩薩的性兒。從來未曾踐踏過誰的。你家令媛。到了這裏。還不是修得來的嗎。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錦簇花團。居的是神仙洞也似的房子。再不趁心。請問你要將你家令媛。配一個什麼金頭銀夫婿呢。郭老頭子急得一張雞紋褶皺的臉上。直起了一層醬紫的顏色來。喘吁吁的抬起頭來。向那兩個厲聲問道。我家十幾歲的女兒。肯硬摘瓜的與人家做妾麼。那兩個人給他這一句。問得張口結舌。半晌才說道。我們也不過是解勸你的話。答應不答應。原在於你的本意。與我們這班人有什麼關係呢。你不答應。想必你有本領。可以和岳大少去反抗。郭老頭兒聽得大聲說道。今天的事情。除了死。還有什麼手段來對待我呢。那兩個人冷笑一聲說道。有什麼手段敢來對待你。不過我們只在這裏望着你。用什麼手段將你的女兒要回去。說到這裏。又有兩個同席的。站起來說道。你們還在和他瞎纏什麼呢。如今堂已拜了。酒已吃了。木已成舟了。還有什麼話說呢。他吵鬧儘由他吵鬧。不識相已極。現在不要惹起我們少爺光起火來。那麼對不起。他却要遭糕了。那郭老頭子。那裏聽他們的勸告。仍舊罵不絕口。不多時。由後屏風跑出兩個凶眉暴眼的漢子來。厲聲向郭老頭子說道。呔。你這老狗。太也不知趣了。我家少爺。總算另眼看待你了。特地將你請來坐首席。當着副號的丈人看待。不想你倒是落水的餅兒。不上台盤了。識風頭。安心吃一席喜酒。明天咱家大少和你家女兒。頑得合式。多賜你幾十畝田哩。否則不要自討沒趣。姚長寶就是你的榜樣。他現在高高的吊在馬棚裏。而兩天沒有一口下肚了。那郭老頭子先還亂罵。及至見那兩個惡僕出來。可憐他的態度。也就漸漸的軟了。不像從前那樣倔強不馴了。凌風在屋上窺了半天。一股怒火。直從下焦直泛上來。扭轉柳腰。直向後面而來。到了花廳的後面。只見西耳房燈燭輝煌。人聲嘈雜。她估量着一定岳震綱的新房了。她在東耳房上使了一個蝴蝶穿花的勢子。縱到

西耳房上。伏在天井裏。等了一會。衆人漸漸地散了。她伏着天窗朝下面仔細一看。只見床前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子。滿頭珠翠。渾身宮妝。坐在一張櫥子上面。一張粉龐。生得十分惹人憐愛。但見星眼中的珠淚和斷線珍珠一樣。撲簌簌地落個不住。傍邊有兩個中年的婦人。扮着鬼臉兒。在哄勸她。她只是哽哽咽咽哭個不休。只聽那個穿紅衣裳的婦人向她勸道。姑娘。你可要明白些啊。我們家少爺的脾氣。最難服事的。你好好地服從他。穿金戴銀。那一樣他不答應你呢。你如果却了他的脾氣。哼……姑娘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只怕你還要自討苦吃哩。那個小女子也不曉得她們說的什麼話。只拭着眼淚答道。我不懂什麼脾氣不脾氣。我要的我爺呢。你們這班究竟是什麼人呢。無緣無故的將我困在這裏做什麼呢。說到這裏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生得獐頭鼠目。繞嘴生着一圈鬍鬚。跟踉蹌蹌的走了進來。用手一揮。向那兩個中年婦人說道。你們出去罷。那兩個婦人同聲說道。求大少多少給些喜錢。賞給我們。他笑迷迷的說道。有有有。你們到前廳上帳房裏去領罷。我早就吩咐過了。每人賞你們十十大錢。那兩個中年婦人聽得歡天喜地的走了。他撲地將房門關起來。歪歪欲欲地走到那個小女子的身邊。用手在她的肩上一拍。笑道。美人肉兒。天時不早了。我們寬衣解帶了。不要擔誤了時候了。那個小女子聽他這話。只嚇得滿面飛紅。低下頭去。不敢說話。他忙挨近她的身邊。用手替她去解鈕扣。她劈的跳起來。死力掙扎。大聲哭道。你是什麼人啊。誰和你動手動脚的。快一些送我回去啊。他笑道。美人兒。不要假妝正經罷。我一向知道你是個知情識趣的人。她聽得不禁怒容罵面。用手向他一指。哭泣道。誰和你這沒有上牙的東西講話呢。你不送我轉去。我便要喊了。馬上驚動了人。看你這賊子往那裏走。他又向她說了半天軟話。無奈她充耳不聞。惱得他性起。將她攔腰一抱。按到床上。強自替她扯下了褲子。正要強行非禮。猛可裏呼的一聲。從天窗上墮下了凌風師太。劍光一霍。岳震綱的首級。早從肩上滾下。鮮血四射。眼見得一道魂靈。直向鬼門關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讀月夜聽鶻啼一節。不禁中懷惘惘。恍若身臨其境。聞其聲。復見其人。筆力之引人入勝。有如此。洞房誅惡霸。爲天地間之快事。吾評至此。當與萬千讀者。同浮一大白。

第三十七回

裙帶風光貪夫逢俠女

脂粉妙計香餌釣金熬

話說那個小女子見岳震綱突然被人殺了。只嚇得面無人色。哇的一聲。向後便倒。凌風師太一足將岳震綱的屍身往旁邊一踢。走進來。將寶劍入鞘。雙手抱住那個小女子。安慰她道。你不要駭怕。我是來救你的。你的家住那裏。告訴我。我送你到家裏去。那小女子哭道。我不隨你去。你是個會殺人的人。凌風師太便道。你不要怕。我帶你出去。你的爺就在前廳呢。叫他領你回去好嗎。她聽得忙道。我的爺真個在前廳嗎。凌風師太道。誰騙你呢。她便一手用手帕遮着自己的小面孔。一手緊握着凌風師太的手腕。出了新房。直向前廳而來。剛剛走到前廳。迎面來了一夥兒人。七張八嘴說道。今天是岳大少娶第十七個夫人的吉日。我們當去大鬧新房哩。凌風師太隨手拔出寶劍。厲聲喝道。你們這班助紂爲虐的賊崽子。想到那裏去。那個喪心病狂的岳賊。已被殺了。你們此刻來得正好。一個個將腦袋留下來。與我那班人正在吃得醉薰薰的。興興頭頭。到新房裏去預備大鬧一場。不料在半路上。忽地跳出一隻母大蟲來。將他們嚇得魂不附體。撥轉腦袋。就想實行溜之大吉了。凌風柳眉倒豎。杏眼睜圓。嬌聲喝道。誰先動步。便先將誰做了。嚇得那班鬧新房的傢伙。欲進不得。欲退不能。一齊打定了樁子。呆呆地站着不動。一個個渾身得了寒熱病也似的。零零碎碎。抖個不住。一張嘴裏三十二顆牙齒。不住價的捉對兒廝打。凌風太師帶着那個小女子。走到花廳中間坐下。厲聲問道。這岳賊家裏還有什麼人。衆人齊聲說道。還有一個老太太。一個二少爺。其餘便是他的夫人和用人了。凌風太師道。你們這裏可着一個人去。將他家老太太喊來。我有話問她呢。衆人道。他家老太太因爲和岳大少的脾氣不合。現在到西門淨土觀裏去修行了。凌

風道。那麼將他家的兄弟喊來。衆人道。他的兄弟現在也和他不投意見。分居在城裏了。凌風聽得。沉吟了半天。又道。他家有沒有賬房。衆人道。有的有的。凌風道。你們去一個。將他家賬房喊來。衆人中有個嘴快腳快的。搶着應了一聲。向前廳而去。不多時帶了一個人進來。頭戴一頂瓜皮小帽。八字鬚鬚。蟹壳面孔。滿臉油汗。身上穿一件天青緞的袍子。兩隻眼睛骨碌碌地不住向左右閃動。凌風問道。你姓什麼。他發出蝨巍巍的聲音答道。王大。凌風咄的一聲道。少要放屁。誰是女大王呢。他嚇得連忙改口說道。女英雄。小的姓見。名字叫錢喜。凌風聽得不由嗤的一聲帶笑說道。怪不得做賬房。原來名字叫做見錢喜。我且問你。岳震綱的家中。共有多少家私。放出私債。共有多少呢。見錢喜道。他家總計的數目有一百三十萬七千四百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銀子的家私。放出去。的私債總計五十六萬二千八百三十五兩七錢二分銀子。每月收進的利息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五十兩四錢。另有我的潤筆錢。十萬五千二百兩。凌風師太冷笑一聲。向他說道。果然不愧爲一個賬房先生。有這許多的銀子。在你的手裏經過。竟能一筆筆的完全報了出來。實在不容易哩。但有一層。我要問你。每月放出的銀子。不過五十多萬。收進的利息。連你的倒有四十多萬了。你們這放債是什麼規例啊。他道。這二年來。我們總算靠天理放了。對本對利。還划不上呢。像前二年常常地一本二利。一本三利哩。凌風師太道。照這樣說來。你們放債。竟比別人家來得好多了。難得難得。我又要問你了。你在他家做了幾年帳房了。見錢喜道。不過才做了八個月。還是用一個女兒換得來的呢。原來這見錢喜本來是個窮措大。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名字叫做愛愛。生就一副絕好的模樣兒。給岳震綱看中了。使用了一萬二千銀子。買到家中做第十三個小老婆。愛愛曲意奉承。哄得岳震綱百依百順。暗地在岳震綱的面前。軟說硬勸。將她的父親見錢喜拉到岳家來做帳房。見錢喜得了她的力。便在岳家做帳房了。副號丈人翁。閣府的僕人等。沒有一個不聽他的指使。先前每每有人來借債。他還不知道拿潤筆錢呢。後來精益求精的得着這個甜頭了。每拿十兩銀子的債。他便得着一兩的潤筆錢。以後由一兩逐

漸加到二兩了。所以每月放出十萬銀子。他倒撈了兩萬回頭呢。閒話少說。岔歸本文。凌風聽得他說出將自己的女兒換得來一個帳房的話。好生詫異。忙問道。你這是什麼話呢。他便將以上的話說了出來。凌風勃然大怒。厲聲罵道。好不臉的東西。以自己的女兒。爲發財的捷徑。便是失心的瘋人。也不能幹出這件無恥的勾當來的。好賊囚。現在且和你算帳。快點給我將岳家的帳簿拿了出來給我。見錢喜忙道。岳家的銀總。怎能給你看呢。惱得凌風性起。縱過來。颯的一劍。見錢喜的耳朵早給她割去了一隻。見錢喜忙抱着頭。只喊救命。凌風說道。快去拿帳簿。和欠人人欠的筆據。遲一些兒。估量着你那一隻耳朵。又要和你的頭脫離關係了。他沒口的答應。忍住疼痛。跑到帳房間裏。將帳簿和放債的筆據。完全拿了出來。凌風師太接到手中。略看了看。向燭火上面。燒了一個一乾二淨。又向衆人說道。你們和岳震綱是親戚。還是朋友呢。衆人有的說是親戚的。有的說是朋友的。凌風道。這事與你們毫無關係。你們去將前廳那個郭老兒喊來。將他的女兒帶去。再將後馬棚裏的姚長寶放了。他家所有的家私。你們却不可私侵一毫一忽。完全分派給他家的妻妾。她們願意在這裏也好。不願在這裏。任憑她們改嫁。退回娘家。誰來干預。我便殺誰。她說到這裏。那個郭老頭來了。她便教他將女兒好生領回家去。郭老頭子千恩萬謝的帶着女兒走了。不多時。姚長寶又來認恩出去。她便開口向見錢喜說道。你這賊囚。今天權將一顆腦袋寄存你的頭上。你當心一些罷。我現在要動身了。我有兩句話。要關照你。便是殺岳震綱的凶手。是我。因爲他造孽萬端。我不能不把他做了。與別人毫無關係的。我走後。趕緊給他將岳賊的屍身埋了。如果到官裏去告狀。或是攀誣別人。那麼。完全歸你是問。你將驢眼睜開來。認認清爽。人是我殺的。要告狀便去告我。便了她。又向衆人說道。累得諸位受驚。現在天時不早了。請諸位回府去罷。我却要得罪諸位了。她說罷。長嘯一聲。疾如風雨的飛上屋走了。見錢喜見她走了。這才將一顆打秋千的心。強自鎮住。向衆人說道。這從那說起。不是飛來的橫禍麼。這樣大的人命案。不到官裏去出首告狀。就能甘心算了嗎。衆人齊聲說道。先生你安穩些罷。不要再

信口開河罷。今天不會將性命送掉。還不是天大的幸事麼。還要到官裏去出首告狀。認真討死不成。你便去告她。又到那裏去捉她呢。被她知道了這個消息。我且問你。有幾個腦袋。給她砍呢。這班劍仙。來去無蹤。專替人間打不平。你知道她的跡蹤麼。見錢喜努着嘴。這才不敢再說。到了第二天。悶聲不響的將岳震綱屍身埋了。照着凌風師太的話。將所有的家私。分與衆妻妾。岳震綱的兄弟震廷。一向和他的哥哥是冰炭不同爐。聽得他的死耗。反而暗暗的念佛。不必細說。再表凌風回到玉真觀。將以上的情形告訴道。道淨十分感謝。過了二年。紅曇得病死了。便將這玉真觀傳與道淨了。此番舊雨重逢。怎能不喜呢。他們在觀中用了午膳。施殿英獨自入城。閒逛了一回。瞥見牆上滿張佈告。上面寫着道。

照得江湖買技。殊屬有礙治安。一時敲鑼震鼓。實爲哄騙愚頑。觀者費時失業。人心風化攸關。用特張榜示禁。一律懷遵無違。

施殿英看了。不由的暗自急道。這從那裏說起。江湖賣解。從未禁止過。怎地此地忽地出示禁止呢。他猜測了半天。終於弄不明白。不多時。有兩個人並肩從西邊走了過來。他便迎了上前。打了一躬道。借問老兄。此地爲什麼要張示禁止賣解呢。那兩個同聲笑道。你老兄是初到此地的麼。施殿英點頭道。正是初到此地的。他們同聲說道。怪不得的。我們這裏上月來了一班穿珠婆。到我們這兒來獻藝。爲着一點點小事。打傷了幾個人。當地的官員。非常的震怒。便下了飛籤去。捉拿凶手。誰知那兩個闖禍的凶手。早已被他逃了。劉大人巡按。大爲動怒。便令出示禁止賣解的。在這裏獻技了。你老兄敢是想來做一趨生意的嗎。施殿英笑道。正是呢。不瞞二位說。我們由洛陽到此地來。滿想找幾文過年。不期遇着這樣不幸的事。真是出人意外。那兩個人同聲說道。不難不難。你要想在這裏做生意。去拜一拜靠山。就行了。殿英笑道。二位老哥。又來和小弟開頑笑了。官廳裏已有這樣的皇皇告示在禁止着。便有靠山。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兩個同聲笑道。你老兄是初到此地的。那裏知道我們這裏

頑意兒呢。此地的靠山的確比不得別處呢。只要他說一聲。不要說當地的官員。不敢不答應。便是巡按大人。也不好駁回呢。殿英笑道。原來這裏的靠山。有這樣大的勢力呢。我們初到這裏的人。那裏知道呢。敢問二位仁兄。此地的靠山。姓甚名誰。住在什麼地方呢。那個黑面孔的答道。題起來。這人在江湖上很有些名望哩。一個叫做翻天鷄子霍七。一個叫做羊角風。他兩個住在巡按府東邊的行轅裏面。你要去拜他。就到那兒去罷。他兩個說着走了。施殿英稱謝了一聲。尋着原路。回到玉真觀。背地裏將這番情形告訴了凌風師太。凌風聽得忙道。既是這樣。那麼便不須再去賣解了。簡直你領着中鳳中鷄到他們那裏。以拜訪爲名。見機行事就得了。施殿英道。好便命。中鳳中鷄姐妹兩個。打扮起來。走進城來。問明了路徑。直向巡按府的所在。不多時到了行轅的門口。施殿英到了那個看門的跟前。打了一躬。說道。求大哥替兄弟進去通達一聲。兄弟和兩個舍妹。要來拜見他老人家。那個看門朝他望了一眼。冷冷的說道。不在家。隨巡按大人出去了。殿英陪笑說道。不知他老人家什麼時候才回轅呢。那看門的朝中鳳中鷄呆地發愣了半天。才回道。早哩早哩。現在到同官富平各縣去巡察了。最早還要到年底才回來呢。你們等等吧。施殿英不好再問。只得帶着中鳳中鷄姐妹兩個。重行回到觀中。凌風師太問道。所事如何。中鳳說道。不巧得很。兩個瘟賊。隨着那個劉賊出去了。凌風道。到那裏去了。施殿英道。到同官富平各縣去巡察了。大約到年底纔回來呢。凌風道。既已來了。只好在這裏多住幾日罷。他們商議定了。在玉真觀裏耐着性子。等了十幾天。眼看到年終臘盡了。施殿英每日在城裏明察暗訪他們回來的消息。到了臘月二十五那一天。劉大德和霍七羊角風兩個由富平縣回來了。這個消息。給施殿英曉得了。連忙帶着中鳳中鷄入城而來。到了行轅。抬頭一望。只見門上多添了四個守門的。一共六個。施殿英上來。和前次談話的那個人陪笑說道。小弟聽說靠山。今天由富平回來了。特地帶兩個妹妹前來拜見他老人家。煩大哥替我通報一聲。那人點了點頭。扭轉頸頸。向那幾個說道。我們老爺的生意經。又上門了。那幾個守門的。嘖咕道。叵耐那兩個粉頭。架子倒

不小。站在那裏。一聲也不響。難得你還去替他通報哩。要在我們屁股朝着他。理也不去理呢。那人笑了笑。也不答話。逕自進去了。中鳳聽得這話。不禁將一股怒火。化着兩朵紅雲。直捧上她的粉頰。施殿英深恐她發作。連向使去一個眼色。中鳳只得耐着性兒。低垂粉頸。那幾個守門。也眼歪嘴。不住價的評頭論足。中鳳將粉頸扭了過去。只妝着鬢子。一任他們嘖咕。不多時。那個進去通報的。走了出來。向他說道。你們進去。要小心一些。我家老爺與羊爺現在花廳上飲酒哩。施殿英忙道。有勞大哥了。他說罷。帶了中鳳。中鵝。直向後面而來。過了第二道重門。便是一個極大的天井。前面便是花廳了。只見霍七和羊角風兩個人。並肩坐在桌上。傍邊還有四個紳士打扮的人物作陪。施殿英和中鳳。中鵝兩個。走到塔前。施殿英打了一個千兒說道。小的方大福。和妹妹素貞素娥。參見靠山。霍七略略擡起頭來。朝施殿英望了一眼。又朝中鳳。中鵝打量了一會子。冷冷地說道。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施殿英道。上月初由洛陽來的。他道。那麼你們不是在這兒住了兩個月閒了嗎。施殿英陪笑道。正是呢。現在來求靠山賞一點臉兒。栽培栽培。霍七却不答他的話。朝中鳳。中鵝細細的又打量了一會子。掉頭朝羊角風說道。你看這兩個的盤子（盤子是面孔）還可以麼。羊角風笑嘻嘻地說道的。確不可多得哩。霍七朝羊角風笑道。我生平見了女子。就討厭。不知怎樣。今天見了她們。實在有些討人歡喜。羊角風素知霍七的脾氣。他一向是不相信女色的。不料他見了中鳳。中鵝兩個。忽然發出這種論調來。自己還不樂得來拉攏拉攏麼。他忙道。這兩女子的顏色。果然不錯。我可要說一句笑話哩。七哥如有意。小弟願意為你執柯如何。霍七微微地一笑。也不答話。羊角風格外明白。忙下座向施殿英說道。方老大。你且隨我來。我有話和你說哩。施殿英忙道。是。說着隨着羊角風。走到西耳房裏。羊角風向施殿英笑道。老大。你的運氣實在不錯。賣解的女子。到這裏來的。倒也不少。我們霍七哥。一個都看不中。方才見了你那兩位令妹。他倒非常的合式。你肯將兩位令妹嫁給我們霍七哥。你向後也不用再去度這討飯的生活了。而且我們霍七哥的勢力。在這陝西一省。除了巡按大人。還不是他為尊。

麼。憑他嘴裏一句話。馬上你就做官發財了。施殿英暗喜道。不料他果然上鉤了。想到這裏。忙答道。蒙老爺子們看得起小的。小的還敢不受抬舉麼。只有一層。小的兩個妹妹。現今也成人了。這終身大事。須得他們自己承認。才好答應呢。小的雖然是她們的兄長。但是這些事情。却不好替她們作主的。讓小的回寓告訴她們。我想有這樣的好機會。她們也不是不解事的。定然答應的。羊角風道。你們寓在什麼地方呢。施殿英道。寓在東門外玉真觀裏。羊爺公餘的時候。不妨請到我們那邊去坐地。羊角風道。那麼。今晚我便到你那邊去聽好消息。好麼。施殿英道。好極好極。說罷。便領着中鳳中鸚。向霍七告辭。羊角風將他們一直送出大門。施殿英和中鳳中鸚。回到玉真觀。將以上的情形。對凌風師太說了。凌風躊躇半晌才說道。如今第一步總算成功了。現在却要辦到第二步了。施殿英道。依我看。今年且不必答應他吉日。最好是到明年新正。凌風師太說道。我也是這樣地作想。新年裏頭。他手下一班爪牙。一定是不會防備的。而且借此也好推辭做作。如果一拍即合。那麼。說不定。反要惹起他的疑心哩。他們商議了一陣子。天時已晚。忽見一個小師姑。跑到他們的房門口說道。方爺。外邊有位羊爺。來尋你老人家呢。施殿英料到定是羊角風了。他忙向凌風師太。使去一個眼色。凌風師太霍地扭轉身軀。閃到房間裏去了。施殿英迎了出來。只見羊角風笑嘻嘻的。站在天井裏。向他說道。這觀裏你們認識嗎。施殿英笑道。本來不認識。因為在客店裏住了一個多月。沒有做生意。手頭非常的拮据。不得已和這裏觀主商議。暫且住幾天。這裏的觀主倒也肯方便。我們走江湖的人。竟答應了。羊角風笑道。這頭親事做成功。你們不妨就住到我們的行轅裏去罷。施殿英含笑應着。他倆邊說邊走進了客房。對面坐下。小師姑捧上兩盃茶來。羊角風呷了一口笑道。我日間對你說的那件事兒。怎樣了。施殿英道。羊爺吩咐我的話。我已經對舍妹說過了。她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言語中猜測他們的意思。已經答應了。可是有一層。舍妹隨小的一向天涯飄泊。放蕩性成。到了霍爺那裏。難免有不到之處。務請羊爺從中斡旋。羊角風哈哈大笑道。方老大。你儘放心罷。我們那霍爺的脾氣。與衆不同。

他最討厭的。就是扭捏扭捏妝腔做勢的女子。像令妹這樣的爽直的脾氣。他是最歡喜的了。施殿英道。但望這樣才是舍妹的福分呢。羊角風道。既然兩方面認可。我可要揀一個吉期了。早一天將事做了。省得許多麻煩。而且又脫了一層心事。施殿英忙道。今年爲日無多。最好請羊爺擇明正的日子罷。羊角風沉吟了一會說道。那麼就是明年的初一罷。施殿英道。太早太早。而且在大年初一。從來未聽見過人家結婚哩。頂早的日子。須要到月半元宵節哩。施殿英說罷。羊角風接口說道。那麼就照你的話罷。好在日子不是就過掉了的。但是丈夫一言。如白染皂。要不要訂婚的親物呢。施殿英忙笑道。羊爺那裏的話來。小子雖然出身江湖。却頗知道信義兩個字咧。常言道得好。愛親做親。一諾千金。需什麼聘禮浮文呢。我的妹妹嫁到一個英雄。便是她的一身福分。羊角風聽得哈哈大笑道。方老大的脾氣的確和我們合得來。我生平最怕那種小家的樣子。如今親事既然成功。明天就請你家兄妹三個。移居到我們的行轅裏去罷。施殿英道。好。羊角風便告辭走了。施殿英將他送出觀門外。才回來。將凌風師太請出來。對他說了。凌風道。到他們的行轅裏。我想這事。倒有些爲難哩。萬一給他們看出破綻來。那麼不是成了畫餅了嗎。施殿英道。不到那裏去也不好。一則要惹起他們的疑心。再則我們既然想去做了他們。第一步先要探明行轅裏有沒有機關。第二步要察訪裏面有多少能手。和臨行的出路。你看能不去麼。他說罷。凌風頓足說道。不是你想到這裏。我幾乎忘了。去的好。去的好。你們明天就去。入了行轅。你們萬萬不能住在兩處的。再則有空的時候。還要不時到我這裏傳遞消息。切切。施殿英道。我們那裏。倒沒什麼礙眼。只是一柄松紋古定劍。怎麼安排呢。未知凌風答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評〕以施殿英凌風師太輩之技能。尙不能冒昧入長安。霍七之勇。於斯可見矣。施殿英率中鳳姐妹往見霍七守門者橫加白眼。然人情鬼蜮。何處不然。描寫勢利之態。尤入木三分。

第三十八回

筵開玳瑁春色上眉梢

月照芙蓉刀光臨頸際

且說凌風師太對殿施英說道。此去單單地帶一柄太乙劍。我想也不致怎樣的十分岔眼哩。施殿英道。怎好說不岔眼哩。你的雌雄劍。十一哥的龍吟劍。我的太乙劍。差不多在道兒裏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如果帶去。不是惹起他們的疑竇麼。凌風師太道。那麼這樣吧。將劍藏到刀槍把子的中間去。到了要用的時候。拿出來。豈不順便麼。殿英躊躇了半晌。才說道。藏在幌子裏。究竟不妥。萬一他們要試驗試驗我們的武藝。便怎麼辦呢。凌風搖頭說道。不會不會。你儘放心前去吧。但是此去不一定就要等到中鳳中鶴的吉日動手。只要得着一個機緣。便動手做了他倆。就算完事了。施殿英道。這到不要你來關照哩。他倆商議到三更時候。這才各自去安寢。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的早上。霍七那邊早放來一匹高頭大馬。兩乘小轎。請施殿英等三個到城裏去居住。殿英忙將太乙劍藏紮在刀槍把子的當中。命來人揹着。自己和中鳳中鶴走出觀來。施殿英跳上高頭大馬。中鳳中鶴各坐一乘小轎。向城裏而來。不多時到了行轅門口。停了下來。早見羊角風笑嘻嘻地站在那裏候着。施殿英連忙飛身下馬說道。羊爺。未免忒也和我門客氣了。羊角風笑道。昨天是路人。今天是親戚。怎好怠慢呢。最可笑的。便是那六個守門的。聽得羊角風的話。嚇得面面相覷。只恐施殿英將他們昨天的輕薄行爲道了出來。飯碗碰碎了。不打緊。只怕霍七動起怒來。至少要打了個半死不活呢。他們一個個懷着鬼胎。沒奈何一同上來。到施殿英的面前一齊打了千兒。施殿英只得說免了罷。他帶着中鳳中鶴進了行轅。羊角風將他們帶到花廳的後面。東客室裏。向施殿英笑道。方老大。這裏地方窄狹得很。請屈尊一點吧。施殿英忙笑道。羊爺實在是太客氣了。有這樣的好房子。給我們住。還不是另眼看待我們嗎。他說着。四下裏一打量。這房子原是三間。兩暗一明。北邊的房間。早已收拾得富麗堂皇。錦屏繡幙。女子應用的一切器具。應有盡有。南邊的房裏收拾的倒也不錯。迎窗放着一張八仙床。床前地板書櫥。還有茶几椅桌等等。羊角風笑道。本來請方老大到前面去住。因爲現在還未到吉日。你們住兩處。究竟有些兒不像模樣。所以請你也和令妹住在一起。吉期一過。再到別處吧。施殿英沒口的

說道。羊爺的爲人的確待人週到體貼。我怎能不感激你老人家呢。不多時。兩個小廝將刀槍把子由外面擡了進來。羊角風笑道。這些銹劣的傢伙。還要牠做甚。攢到後面的空房裏去罷。施殿英忙道。擺在我這裏。我沒事的時候。歡喜拿出來耍。一陣兒散悶。羊角風笑道。你要耍。前邊兵器房裏。傢伙儘有着。這樣銹劣的傢伙。兀的寶貴牠做甚呢。施殿英笑道。羊爺有所不知。我的脾氣。與衆不同。使慣了的傢伙。便不肯將牠丟掉了。羊角風笑道。原來是這樣也罷。你們快扛回來。放到方爺的房裏去罷。那兩個小廝。忙扛了回來。放到施殿英的房裏。羊角風在那裏。又談了一陣子閒話。才出去。不多時。有兩個丫頭走進來。參見中風中鶴。又有兩個小廝在門外聽差。他們在行轅裏。過了幾天。不知不覺的已到第二年的大年初一了。施殿英滿想到觀裏去。和凌風商議辦法。不料羊角風成日價的和他談天說地。有時還要將他拖到霍七那裏去飲酒作樂。到了夜間。行轅裏的防範。又來得嚴密。一舉一動。皆有人監察着。一些兒空子也沒有。施殿英好生焦急。眼看到初五了。那一天。霍七在行轅中請酒。施殿英本不欲露面。羊角風再三拖他一同去入席。座上有劉大德。同當地許多的官員。霍七親自執壺斟酒。歡呼暢飲。直到日落西山。還未散席。這一天。羊角風最喫得多。面如豬血也似的一般紅。霍七得着兩個水管葱也似的美人兒。眼見沒幾日。就要真個銷魂了。也是興高采烈。多飲上一倍。劉大德因爲舊年到各縣去巡察。受到的報效。差不多有八十萬左右。心中也是快活非常。不知不覺的喫到十分數的光景了。那幾個陪席的官員。因爲劉大德高興。也陪着喝得春上眉梢。施殿英心中有事。自然不肯多喫。只推自己的量窄。羊角風喫到燈火齊明的時候。已是醉得不開交了。他的嘴裏。仍然咕嚕着叫添酒。那班陪席的官兒。再三求免。才算散席。霍七雖然喫得大醉。但是心中還有數目。他向劉大德笑道。大人今天的酒。喫得不少。回府去。仔細着風吹了受涼。不如就在我們這裏住了一宿。明早回府吧。劉大德的口角流涎。掛下六七寸來。連話都不能說了。聽得霍七的話。光是點頭。霍七忙命人將他扶到西耳房的炕上。躺着。自己也自撐持不定。扶着小廝。到自己的房裏去睡覺了。那班

官員也自告辭回去了。獨有羊角風一個人伏在桌上打盹。施殿英到了這時候。不由的暗自尋思道。難得有這樣的好機會。再不動手。等待何時哩。他想到這裏。突然站起身來。便想到後面將傢伙取出來動手了。剛剛走出大廳。猛的轉念道。好不好。我們雖然到這兒拾天。但是內中的情形。一些兒還未摸着。如今冒冒失失的動起手來。萬一有了大夥子好手出來。十八妹又在玉真觀裏。一些兒不曉得。我們失了外應。怎能取勝呢。而且這轅裏。有沒有機關。我還不知道。何不如此如此。將他的口氣套騙出來。然後再動手呢。他到這裏。重行掉轉身子。走進大廳上。將羊角風的肩頭一拍。說道。羊爺。請到房裏去安息罷。這裏風大得緊。羊角風將一雙紅得和猴子屁股的眼睛張大了。笑迷迷的說道。我又不曾吃醉。怕什麼風啊。雨啊。施殿英笑道。我早就曉得羊爺的酒量大。了。這一些兒酒。怎麼會吃醉呢。他笑迷迷的道。對呀。我怎會吃醉了。你肯陪我去逛一回麼。施殿英聽得。正中心懷。連忙說道。好極好極。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逛呢。他道。到後面的園裏去好嗎。施殿英道。好。羊角風站起來。跟跄跄的和施殿英往後邊而來。施殿英道。羊爺。不知道你老人家收了多少高足了。羊角風笑道。不瞞你說。收徒弟這層事。我是最痛惡的。收到好徒弟。也還罷了。萬一收到一個不爭氣的東西。連收的人面子。都給他們丟了。所以我絕對不收徒弟。霍七哥的脾氣。和我是一樣的。寧可獨斷獨行。絕不以收徒弟為榮耀的。施殿英道。這倒是難得哩。便是你老人家不肯。有這樣大的名氣在外面。我想一定有人要來硬求你老人家收的。羊角風笑道。倒被你猜着了。四處要拜我倆為師的。真個指不勝屈哩。皆被我倆個一口回掉了。施殿英又道。不知這行轅中共有多少好漢呢。羊角風笑道。沒有多少。不過就是我和霍七兄。粗知一些解數罷了。別的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傢伙在這裏了。施殿英還恐他不肯直說出來。又道。羊爺這話未免太也欺我了。羊角風連道。怎見得地。施殿英道。現在你們不是保劉大人的麼。假使出去。遇着大夥兒硬生。那麼你倆縱有天大的本領。又待如何。羊角風哈哈大笑道。方大哥你也未免忒也輕視我們兩個了。非是我羊角風誇一句海口。憑這大江左右。水陸兩路。

道兒裏的朋友。誰不知道我們倆呢。談到動手。粗拳笨脚。還會走幾着哩。有生以來。不是我說一句海話。走遍江湖。還未遇到一個對手的英雄哩。施殿英道。那也用不着羊爺自己說了。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大名。那麼簡直稱不起在道兒裏跑了。羊角風哈哈大笑道。方大哥你未免忒也抬舉我了。我那裏有那樣大的威名呢。說着已經走進花園。一座小亭裏面。他倆並肩坐下。施殿英故意說道。這行轅裏房屋。這樣的敞闊。不怕有人來暗算麼。依小弟的愚見。還以多設幾處機關。夜間多增些巡更上夜的。方保不出意外哩。羊角風笑道。方大哥你這話。忒小心過分了。誰敢來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呢。設機關。做圈套。那些勾當。我們是幹不來的。要行刺我倆。行刺的人。也要預先摸摸自己的肩。有幾顆腦袋。給我們砍。然後才可以來咧。否則白白地來送死。我替他們想。也未必就這樣地不識風頭哩。施殿英道。不是小弟拘執。凡事都以防患於未然的好啊。羊角風那裏聽他的話。只是笑嘻嘻地說他膽小如荳。施殿英將他的口氣套騙出來。立刻壯了不少的膽氣。正待設法。結果他的性命。猛聽得他呀的一聲喊道。不好不好。有夜行人到了。施殿英聽得吃驚不小。忙向他問道。在那裏。在那裏。他道。不是明明地有一條黑影。從花牆直躍到前面去了嗎。施殿英知道定是凌風師太到了。他忙道。你休亂道。方才我明明白白看見一隻黑狸奴。朝南躡去。你怎地倒認成夜行人了。敢是眼花了不成麼。他停了半天。笑道。差不多是我的眼花了。使草上飛的功夫。到處皆有一種衣帶聲音呢。方才祇見影子。未曾聽見什麼聲音。就此一想。可以斷定不是夜行人了。施殿英道。那裏一個不識高低的野小子。敢來送死啊。羊角風平生最歡喜人去奉承他。加之今天又吃醉了酒。吃施殿英替他戴高帽子。一戴。居然毫不疑惑了。停了一會說道。我想斷沒有膽大如天的朋友。敢來和我倆爲難的。施殿英道。這裏風大。不能久坐。我們回去。到我那裏去坐一會子罷。羊角風點頭道。好。歪歪歇歇的隨着他出了亭子。出了花園。不一刻到了他的房裏。羊角風醉眼模糊。呵欠不住口的打着。一屁股坐到床邊。和衣倒下。不多時呼聲大作了。施殿英悄悄地溜到對房。只見中鳳中鸚兩個。正在燈下對奕。殿英忙低聲說

道。機會到了。快一些兒找紮吧。她們聽着這話。霍地立起身來。拂退殘碁。卸去大妝。裏面却是戰衣了。每人右脅下掖着一柄亮晃晃的朴刀。中風忙道。我們此刻殺到什麼地方去。殿英連忙搖手說。不要聲張。羊賊現在困在我的房裏呢。不要將他驚醒了。爲害不淺哩。讓我先去將他做了再說。中風中鵝兩個。隨着殿英走到南房。殿英輕輕的將刀槍把子解開。取出太乙劍。誰知羊角風在床上忽地翻身起來。中風的性急。生恐他醒了。躡到床前。就是一刀。正砍在他的腿上。爆的一聲。中風震得粉臂麻木。他的腿上一點兒傷痕也沒有。殿英吃驚不小。連忙一個箭步。穿到床前。此刻羊角風已從床上霍地躍了起來。大聲罵道。好小子。咱老子和你們今日無冤。往日無仇。爲什麼要來……他話還未了。劍光一閃。他的頭條忽間和肩上分家了。殿英做了羊角風。忙向中風倆道。快隨我到前廳去。你倆趕緊到西耳房裏去。將劉大德的首級找了。我去做霍七。她們答應着。齊向前面躡來。到了大廳上面。靜悄悄地一點聲息也沒有。施殿英握着寶劍。穿過腰門。奔到東耳房裏。一腳踏進霍七的房間。瞥見霍七正在解衣。預備就寢。他搶上去。劈面就是一劍。霍七大驚。隨手抓起一張凳子。一格。趁着空子。閃電般地將壁上懸的一對李公枋。取了下來。說時遲。那時候。施殿英一劍。早從他的下三路掃進。好個霍七。他不慌不忙。雙足一縱。讓過一劍。他的雙枋。趁勢一分。成了一個雙龍出水的勢子。向施殿英的頭頂上打了下來。施殿英忙一低頭。往房外一躡。霍七那肯放鬆一步。跟着他也跳了出來。施殿英大聲說道。霍七。你是個漢子。敢和你家施老爺到天井裏去大戰一百合麼。霍七大怒答道。好小子。誰回你的口。便是兔崽子。施殿英忙退到天井裏面。霍七也來不及去穿衣服。只赤着臂膊。跟了出來。施殿英用劍一指。高聲罵道。好賊。囚。死到臨頭。還來稱能麼。實對你講吧。羊角風。劉大德。兩個囚娘養的。已給我做了。你若肯革面洗心。叩頭求恕。你施老爺或可網開一面。饒你一條狗命。否則休怪你施老爺劍下無情。立刻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了。霍七聽得。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哇呀呀直嚷道。好小子。膽大包身。老子咱今天和你拚一拚罷。他說着。一起雙枋。疾風暴雨般直捲過來。

施殿英忙舞動太乙劍抵住。他兩個一往一來一顛一扑。在天井裏奮鬥了一百多合。霍七兀的轉戰不衰。施殿英好勝的心重。一枝太乙劍祇有進取。絕無遮攔。霍七的雙拐。忽下忽上。虬舞龍飛。一滴水也澆不進去。他兩個半斤八兩鋒芒相對。大門到三百餘合。施殿英猛的覺得腦後一陣冷風。曉得不好。趕緊蕩開雙拐。一劍往後掃來。只聽得噹的一聲。火星四射。原來一個虬髯老道。頭戴七星冠。身穿八卦袍。手執一柄紅雲寶刀。對着施殿英的背後砍來。幸而施殿英是個慣家。別一個却要丟掉了性命了。列公。在卷上第八回中。敘的燕山无量道人。你們還記得麼。今天來助霍七動手。不是別人。却正是他。但是他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原來他自從被靳綠君破了七婦劍之後。由燕山逃到山西太岳山。覺覺道人那裏去。埋首深山。苦練乾坤掌。費了兩個月的功夫。差不多要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了。忽因細故。與覺覺道人口角起來。覺覺道人在盛怒的當兒。便開口罵道。人家說五鷄裏的傢伙。皆不是好惹的。今天才知道。果然不錯。一些兒不到。馬上便這樣的鷄肚猴腸起來。罷罷罷。我們這山上。原不是供你們這些野種住的。快快給我滾了。常言道得好。一家祇容一家。和尚不容俗家。快滾快滾。无量道人。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頓時負氣走了。到了陝西龍門山上的大悲禪林。落了腳。住到臘月。這大悲禪林的住持僧。也是一個江湖上素負盛名的大強盜。名字叫海能。在雍正的四十年時候。曾在京裏做了兩個親王。他的原名叫做李紹曾。本是峨嵋派的出身。峨嵋派的首領長風和尚。見他這種的橫暴。不業正經。便將他驅逐出派。他做了木勒托爾多魯其爾兩個親王以後。自知犯罪不小。便逃到陝西的龍門山爲僧了。提起這一層案子。差不多身問曉得的人極少。木勒親王多魯親王和他又有什麼仇恨呢。原來這木勒親王仗着自己是帝胃。爲所欲爲。什麼不近人情。不合天理的事情。差不多都做過了。而且持權施威。壓逼羣僚。沒有他再來得厲害了。朝中衆大員見了他。沒有一個不頭疼。祇有張廷玉鄂爾泰兩個。却和他最要好的了。多魯親王那時。更不必說。越比木勒來得淫亂。他除去應有的妻妾以外。討了二十多個小老婆。皇上有一個愛妃。名叫蘇塔兒的。被

說和他們倆都有交情。皇上起先還不曉得呢。後來這個風聲漸漸地傳到他的耳朵裏了。請教一個堂哉皇也的大皇帝。這頂翡翠頭巾。他就肯甘心安安穩穩地戴上了嗎。他便借着一個因頭。將蘇塔兒幽禁了。從此對於木勒多魯兩個的寵恩。漸漸地淡了。他兩個唯一的仇人。便是年羹堯。因爲在朝中兩雄不並立。當皇上對於年羹堯極寵愛的時候。他倆雖然恨如切骨。却也無奈他何。年羹堯本來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傢伙。他與皇上的寵妃劉貴妃。也有來去。有一次。不知怎地。給兩個冤家在含芳閣中碰見了。年羹堯知情不妙。他回到府中。連夜着人到蘆溝橋去。請李紹曾來商議。紹曾便挺身自任。到兩家王府裏。未費吹灰的力氣。將兩個親王給他做了。皇上得到這個消息。也不知其中尙有一幕把戲呢。他自然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了。嘴裏嚷得震天價響。緝捕。凶。手。實際上嘴動身子懶。只不下旨意。只等李紹曾到龍門山去爲僧。他才下了一道通緝的旨意。可是山深谷絕。又到什麼地方去捉囚手呢。也只好姑聽姑應罷了。所以才將一個李紹曾得逍遙於法網之外的。這一段秘聞。既不載於清史。亦不記於東華錄。乃是小子一個朋友。名叫王壽鶴的。他家七代前的抄本日記上。參考得來的。閑話少說。尤量在龍門山住了幾天。忽地想起霍七來了。他本來和霍七有一面之識。他受了覺覺道人的惡氣。無處發洩。便想到霍七那裏去告訴霍七。請霍七主張公道。講一句公話。誰知他趕到長安。霍七的行轅裏。正逢霍七和施殿英鬥得性命相撲的時候。他自然要來助霍七一臂了。施殿英和霍七祇能戰了平手。怎禁得憑空又添出一個尤量來呢。手脚漸漸的亂了。霍七一閃身。將李公拐一收。跳出圈子。施殿英見他無緣無故的跳出圈子。必然別有緣故。十分留神的防着他。不一刻。只見霍七手一揚。放出一件東西。直朝他的頂門飛來。殿英一低頭。一枝毒藥鏢。恰恰地從他的頭頂上飛過。此刻尤量的寶刀。已經捲到他的下三路了。施殿英連忙一縱身。足已跳起一丈多高來。他的一刀。已讓過了。不料霍七一鏢未中。怒氣填胸。手一揚。連發三枝。向他的足下飛來。施殿英見了。知道不能落地了。索性一提神。飛身上屋。霍七和尤量也自追上屋來。施殿英知道逃走不了。只得

將心一橫。又和他倆捨死忘生的惡鬥起來。霍七見放了兩鏢不能傷他。料想放暗器不能取勝。好在自己又添了一個好幫手。只得奮起全副精神來對待施殿英。施殿英也就下了決心。不死霍七。自願送掉性命。正自在屋脊上奮勇大殺的時候。猛聽得无量道人。喔呀一聲。一柄紅雲寶刀。噹啷啷地攢了下手。此刻從東北角驚蛇閃電的一般躡來一個人。手執雌雄寶劍。到了无量的面前。揮動了寶劍。劈頭就砍。无量嚇得真魂出竅。一低頭。一頂紫金冠。劈成兩片。散着頭髮。向北飛逃。凌風師太緊緊地追了下來。剛剛轉過了大廳。迎面閃出了雲中鳳。一緊扑刀。迎頭就砍。慌得他一愣。凌風的劍光早到。他立刻身首異處了。凌風中鳳兩個。連忙趕到前邊來。幫同施殿英來戰霍七。霍七雖然了得。怎禁得他三個一齊動手呢。他料知不能取勝。不若早走為妙。他打定了主意。雙拐一分。早成了一個旋風掃落葉的架式。中鳳不由的鬆了一着。他得着了這個空子。趕緊躡出圈子。一抹地向北方逃去。施殿英忙要追了下去。凌風師太忙道。窮寇莫追。網開一面。也不負上天好生之德。她說着向霍七喊道。今天饒你的性命。一則是看你的師父分上。再則不傷失我們兩家的和氣。希望你從此以後革面自新。做一個好人。那才不負你一身的硬分呢。他那敢答話。頭也不回的逃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羊角風霍七雖為至友。然身分各有不同。著者每於微細處。明分涇渭矣。此回章法。不獨不落普通小說的窠臼。且有獨到處。其妙處以未諧好事。先失頭顱為最。於刀光劍影中。忽夾寫宮闈穢史一段。殊有兔起鶻落之妙。

第三十九回 座旁叟即壁上像老衲透禪機 筵前客作轎中人強徒遭辣手

却說施殿英向凌風師太說道。如今白白將他放了。豈不是徒遺後患嗎。假使他將我們殺劉大德的消息。噴揚出去。我們不是無形中。要受他的影響麼。趁這個時候。將他做了。多麼乾淨呢。凌風師太說道。大凡隨便做什

麼事情。都不可以趕窮殺絕的。我們既然得了仇人的首級。也算滿意了。他不過是劉大德的爪牙。一定將他做了。於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大益處。而且與五鶚幫裏。又要結下一重深仇。得饒人處且饒人。再則霍七却是五鶚幫裏的唯一好漢。他的行爲。究其竟來。比較滑飛蕭青龍這班瘟賊好得多了。我料他此去定然埋首深山。不再出頭了。殿英那裏肯信。搖首說道。只怕未必吧。他走了這樣的下風。就肯甘心。和我們算了嗎。凌風道。你真不解事哩。霍七是個目空一切的傢伙。向來不和他的派中人廝混。別派的人。要和他交接。至少的硬分。也要和他相等哩。所以曲高和寡。他反成一個衆人唾棄的人了。此番走了下風。他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別人呢。所以我料定他是不再出頭了。他出頭的時候。必然要鍊成功一種出色驚人的絕技。他纔能出來呢。否則我可以斷定他不肯出來的。她這番話說了。殿英這才點頭稱是。凌風道。中鷄已將劉大德的首級送到玉真觀裏。我才知道你們已經動手。我特地趕來。不然。你却要被他們困住。此刻中鷄在那兒等候我們了。我們却要早一些回去。免得她在觀中等得心焦哩。施殿英道。事已完畢。我們自當回去啊。說着便和凌風中鳳回到玉真觀。中鷄早將劉大德的首級。裝到一隻大木盒子裏面了。凌風師太向施殿英說道。事情辦好了。我們倆明天到師祖那裏去一躺。一則補朝正月的朔。再則也好將此事告訴他老人家哩。施殿英道。好。他反向中鳳中鷄說道。孩子們。累得你們兩個辛苦一趟。你們回去。對十一師叔說。我們的事情已經辦好了。請他不要掛念吧。中鳳中鷄答應着走了。他倆也自和道淨作辭。往峨眉山而來。到了丑牌的時候。已經到了峨眉山了。他倆個站在山門口。聽了半天。不聽見有什麼動靜。施殿英道。每日到了丑牌時候。山門便要開了。今天爲什麼過了丑牌。山門還未開呢。凌風師太道。大約僮兒們貪着睡了罷。不然。怎能到這時候。還不開門呢。話由未了。猛聽得呀的一聲。山門開了。兩個僮兒笑嘻嘻地跑了出來。向他倆笑道。累得你們久等了。我們倆因爲貪看老師祖和那位落腮鬍子。在著圍碁。所以將開門這層事。却忘掉了。施殿英將手中的木盒兒。擺在韋駝神像的背後。悄悄地向那兩個僮兒笑道。我們

師父。此刻還在著甚麼。他們點頭道。正在著得高興哩。你們去看看吧。施殿英和凌風師太走到了練功室的門口一張。不在裏面。凌風道。師父今天又到那個房間裏去著了。施殿英道。差不多定在參悟室裏呢。他們走到了參悟室的門口。只見了塵大師面北。那個滿額虬髯的老頭子面南。正自注目凝神的對着棋盤躊躇決勝。他兩個不敢進去驚動。只得悄悄地在門外。施殿英手指着那個虬髯老頭子。又指着壁上懸的那一幅風塵三俠圖。附着凌風師太的耳朵。輕輕地說道。這老頭子和虬髯公倒是一般無二咧。凌風師太微笑點頭。也不答話。停了多時。了塵偶的回過頭來。見了他們。忙道。既到這裏。爲什麼只站在外邊。不走進來呢。施殿英陪笑說道。未得老人家的命。我們怎敢進去呢。了塵道。進來吧。他兩個這才敢進去。先給了塵朝了朔。然後又給那個虬髯老頭兒見了禮。他倆拂退殘棋。凌風師太連忙倒了兩杯苦茗。捧了過來。了塵接了一杯。那虬髯老頭子接了一杯。了塵呷了一口。向凌風說道。賢徒爲師託你辦的那層事。成功了嗎。凌風師太打了一個稽首。說道。不辱師命。但是霍七手脚溜滑。吃他逃了。了塵祖師微微的笑道。那裏是他逃了的。是你們放了的啊。但是放了他。却好。我也不情願和大非重結深仇哩。現在我的門中的孩子們。和五鸚幫中的仇恨。就結得不淺了。虬髯老者浩然長嘆道。世風險惡。人心不古。眼見許多不平的事情。真是令人氣結。三鷹蹂躪於西南。五鸚稱雄於東北。奸淫搶劫。爲所欲爲。此輩若不務盡根株。爲患豈堪設想呢。頗怪大師仁懷悲抱。不忍多事屠殺。致此輩明目張膽。益無顧忌了。了塵祖師嘆道。凡事莫非前定。老衲何能。焉敢逆乎天道呢。髯老者點頭說道。當世碌碌。君昏吏預。有以致也。老朽又何敢獨責乎大師。他倆談了一會。虬髯老者便告辭走了。了塵也不起身送他。只將雙眼緊閉。靜坐了片晌。才張開雙目。微聲嘆道。此公心腸太熱。不脫本來的面目。可敬可愛。殿英凌風兩個一齊問道。吾師交友頗廣。歷來往來的前輩中。從未見過今天這位老丈。未知他是不是太華山的大師伯呢。了塵微微地搖首說道。他的來歷。非你們所宜知道的。殿英道。弟子見了他。兀的有些疑惑。因爲他老人家的像貌。與壁上懸的這軸風塵三俠

的虬髯公一般無二。了塵祖師笑道。汝等豈不聞佛偈有云。

他卽是他。我不是我。他不是他。我原是我。無他無我。方證修羅。

凌風和施殿英聽了。茫然不解。了塵微微嘆息道。濁心未淨。無怪不能領略佛家的奧旨了。殿英凌風聽他這話。惕然自警。又停了半天。了塵開口說道。凌徒。你事情做完全了。在我這裏稍住幾日。英徒。先到山東去罷。他們此刻已經不在周村了。差不多全在蒙陰呢。英徒到了那裏。將仇首交與伏家孩子。叫他到他的父親坟上祭掃。餘下的孩子。叫他們齊到周村。三日後。我着凌徒前去。有話分咐他們。殿英聽得。打了一躬。動身走了。到了蒙陰。見了麗玉祥珠綠君等。將以上的事情說了。大家自是快活非常。伏鐵頭過來。給殿英磕頭。殿英忙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說道。你可將仇人的首級。送到你的父母的墳上祭掃罷。祭過趕緊回到周村。切切。伏鐵頭連聲道謝。提了木盒。動身走了。施殿英在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領了衆人同向周村而來。那一天行到博山脚下。瞥見迎面有兩個人。騎着兩匹大走騾。飛也似的直奔而來。來得切近。家駿忽然喊道。永福永貴。你兩個現在到那裏去啊。他兩個聽得家駿的聲音。慌的飛身下騾。同聲大叫道。禍事了。禍事了。二少爺。快點趕到蒙陰去救大少爺的性命要緊。周家駿冒冒失失的聽他這話。弄得丈二的和尚。摸頭不着。急道。怎地怎地。我家大少爺給被強盜和尙了。他倆同聲說道。啊呀。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們在廳上拾着了一封信。上面寫的是大少爺給被強盜和尙劫去了。現在要二少爺到蒙陰去。他們才肯將大少爺放了。周家駿聽得這話。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焦雷。連忙向衆人說道。如此怎好。家兄已經被衆賊捉到蒙陰了。強一醉一拍腰間的板斧。大聲喊道。什麼怎好怎歹。咱們且去殺個爽快。就是了。他捉我們一個。我們便捉他兩個。他殺了我們一個。我們便砍了他們兩個頭來。這叫做禮尚往來。竇寶元也是橫眉怒目的要去廝拚。高順忙道。你們且休亂啊。細細的想想。這件事真有些蹊蹺哩。不要上了賊人的惡當啊。良驥道。高大哥這話的確不錯。依我看來。賊人擺此擂台。宗旨就引我們去的。不料我

們也自撞去了。這信怕不是假造的嗎。這叫做調虎離山之計啊。如果將大哥囚在蒙陰。我們上台動手的時候。怎地不聽見他們說出一聲來呢。何其俊道。可不是哩。準是這樣的圈套。你去睬他爲妙。良驥笑道。誰去睬。幾個賊囚死的死。去的去。便是從他們的計劃上來。到現在還有誰來和我們爲難呢。家駿沉吟半晌。也自笑道。我竟糊塗了。賊人既然將我哥哥捉去。還肯來送信與我們麼。真是荒唐已極了。他們說着仍舊往周村走來。途中良驥問藍天霽道。那位老者係是何人。那樣的了得。藍天霽笑道。你不曉得麼。他就是南宮大年啊。良驥詫異的說道。他現在還健在麼。我們常聽得師父對我們說起他人家的本領來。我常癡想世界上。那裏便有這樣的能人呢。不料我們無意中得了他來解圍。真是天緣巧湊哩。藍天霽又將在清江浦遇到他的一番話說了。良驥等更是驚嘆不止。他們一面走。一面談着。不知不覺的又到黃昏時分了。強一醉向家駿笑道。早上用的一頓飯。現在一口還未下肚哩。也好尋個去處。打個尖兒了。（按北人謂吃點心曰打尖）家駿笑道。大哥的脾氣。活像伏饞瓜。沒有一天不在饑荒中度着生活。只要有一頓不到嘴。那麼馬上就要吵得天翻地覆了。高順笑道。這倒不能說。他的食量大。胃火旺。無怪肚皮裏面時時刻刻的要鬧着飢荒了。強一醉點頭說道。好啊。這才是一句公道良心的話哩。常言道。人客氣。肚皮不客氣。要真是的。妝客氣也妝不來的。何其俊道。請挨一會兒餓吧。在山脚下面。一沒有飯館。二沒有旅店。到那兒去尋人家呢。強一醉立定脚步。四下裏打量。忙道。兀那東北角上。不是有燈火從樹隙口漏出麼。既有燈火。定有人家。良驥忙道。不要去亂招了。大家展起飛行功。一會兒就到周村了。何必又去打擾別人家呢。強一醉忙道。那可不成功。我的肚皮一空。休道飛行功了。隨便什麼功夫。都不會使的了。你們心急。先自回去罷。讓我且去將肚皮弄飽了。然後我再來就是了。他說着。別了衆人。順着一條歧路。直向東北而來。行不多時。轉過了一帶樹林。現出一座村落來。第一家門前。懸着一對紅燈籠。門額上繫着五綵。還有幾個樂人坐在門前。嗚嗚的吹打。強一醉暗道。這一家難道。今天做什麼喜事麼。他邊尋邊走到那家門口。立定脚。

步。張大了兩眼。朝裏望去。只見裏冷冷清清的一個賀客也沒有。祇有幾個樂人模樣的人物。在門裏蹙眉苦臉的踱來踱去。一個個努着雷公嘴。能掛油瓶。強一醉暗暗納罕道。既是做喜做壽。至少也得有一些賀客。才是個道理呢。爲什麼一個賀客也沒有。門裏的人。都是愁眉苦臉的。究竟是什麼頑意兒呢。我倒不解了。他正在尋思。忖度的當兒。猛地從後面飄來一陣酒肉香。他不禁口角流涎。搭着訕走到那幾個樂人的面前說道。請你們進去說一聲。小子_也經過此地。肚中餓了。求府上方便。給我一頓酒飯。要錢隨算。那個敲鑼的放下鑼。朝他擺了一陣子手。悄悄的說道。你快不要在這裏嚙嚇。這裏的喜公公正不是在呢。休道惹得他光火起來。你討沒趣啊。強一醉道。咳。這真是怪事怪事。我們出門的人。又不能將鍋子頂在頭上出來的。只要身邊有錢。什麼地方買不到東西吃呢。他不快活。我也不快活。我吃了他家酒飯。也不是白吃的。誰敢對我來光火呢。那人忙道。你這傢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正在悲傷的時候。你却來胡纏。強一醉道。放你娘的鳥屁。明明地做着喜事。他家也不是死了頭號人的。悲傷的什麼。那人也着眼。朝他說道。朋友少要開口傷人啊。我勸你到別一家去。借一頓酒飯吧。這裏委實有許多的不便哩。強一醉氣沖牛斗的說道。閉上你的鳥口。我來借酒飯本是向他家借的。與你這牛子有什麼相干。誰要你來阻止。你不去通報。啗自己前去。不要你這牛子。那人吃他這幾句。搶白得張口結舌。半晌才道。呀呀呀。世界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人家對你說的一排話。却是好意。不料你倒怪起我來了。強一醉更不去答他的話。大踏步直向裏面走去。此刻門裏跑出兩個人來。攔住他的去路。口中說道。你是什麼人。此地容你亂闖嗎。強一醉兩臂一張。說道。去你娘的。老子咱是來借一頓酒飯吃吃。也不是強盜來搶劫你家的。要你們來打了什麼攪呢。那兩個人喫他這一格。早攛出一丈以外。跌得頭破血流。發昏章第十一。從地上爬起來。不敢再和他爭論。飛也似的奔向後面去了。強一醉走進那家的大廳。只見神前一張八仙桌上。放着許多供品。他的肚皮餓極了。也不客氣。伸手抓了就吃。神台上放着一把銀壺。他拿到手中。揚開蓋子一窺。却是空的。

他便坐了下來。在腰間取出雙斧。將桌子敲得震天價響。說道：「快一些兒拿酒來。與你強大太爺吃啊。遲一些兒。你家強大太爺的老脾氣要發作了。他正在發揮的當兒。從屏風後面。走出一個人來。斑白的鬚鬚。一張慈祥而又忠厚的臉上。露出無限的憂愁來。慢吞吞地走了過來。向強一醉說道：「客爺。尊姓大名。強一醉將名姓報了出來。那老者朝他上下細細的打量了半天。才說道：「客爺。今天來得不巧了。隨便那一天到舍下來。老漢一向是不肯怠慢客人的。今天正碰着小女出嫁的日子。不便招待客爺。殊深歉仄。客爺如果一定要在舍下用一些酒飯。老朽何敢故却。請屈尊一些。請到西邊客屋去吧。這裏馬上一班瘟賊到了。見了尊駕。萬一有冒犯之處。老朽於心何安呢。強一醉聽他這話。不禁詫異的問道：「今天是令嬈的吉日。老丈何出此言呢。那老者聽得。不由的老淚橫流。哽咽哽咽的說道：「寒門不幸。遭此飛災。無顏告訴尊駕。老夫既難啓齒。尊駕亦不欲聞此不平的消息呢。強一醉聽得。越發疑惑不定。連聲說道：「這又何妨呢。老丈不妨直說出來。有什麼爲難之處。在下不才。還可以聊助一臂之力呢。那老者道：「既是尊駕願聞。老漢又何必故祕呢。老漢姓魯名叫公泰。今年癡長七十二歲。膝下祇有一個小女。今年纔過二八。在六歲的時候。已經許與南村吳大戶家的大公子爲室了。不料今年山頭上。突然來了許多強盜。爲首的一個。名字大約叫做白花將軍吧。到了這山上。鎮日價的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前天帶了許多強盜。到舍下來搶劫一空。那時小女不在家中。他們遍尋未得。臨行的時候。對老漢說三日後。到你家來娶人。你家預備罷。到了那時候。如不預備。不獨殺了你家滿門。連全村的人都沒有性命的。老漢聽得。在那時候。那一班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一個個手執鋼刀。站在面前。我敢道出一個不字來麼。只好唯唯應命。等他們走後。我到南村吳大戶家裏去。將這種惡耗告訴與他。他也是一籌莫展。他幸是一個明白人。反而勸我不要和那班強徒走逆風。只當沒有生這個女兒的罷。今天早上。強盜那裏已經將聘禮送來了。尊駕想想。老漢怎能忍心將自己的女兒送給那班天殺的強徒蹂躪呢。強一醉聽得這番話。哈哈大笑道：「我道什麼難事呢。原來是這

樣啊。你請放心罷。快一些兒。辦一桌好酒好菜來。讓我將肚皮喫飽了。休道這幾個不見天的毛賊。便有千軍萬馬。憑我兩柄板斧。都要趕上去殺他個一乾二淨哩。魯公泰聽得這話。喜從天降。忙道。尊駕這番話。是鬧笑的。還是真的呢。強一醉道。老丈儘請放心。你家出了這種不幸的事。我強一醉也不是沒有心肝的人。怎好和你取笑呢。快休疑慮。我自退敵的伎倆。魯公泰聽得。連忙叫人去預備酒菜來。強一醉也不客氣。大吃大喝。一頓飽餐已畢。便向魯公泰說道。那一班強盜。在什麼時候來娶你家的令嫗呢。魯公泰道。差不多在戌時罷。此時已到酉正時候了。馬上只怕就要到了。強一醉笑道。那麼快將你的令嫗預備出閣的吉服。拿了出來。我去做新娘子。魯公泰道。既是這樣。請尊駕到後房去改妝罷。不要露出破綻來啊。魯公泰說罷。便將強一醉領到後面去。進了他的女兒臥室。一班內眷見了他。那一副尊容。嚇得跌跌爬爬。連忙躲避了。魯公泰忙道。你們不要怕。他不是強盜。是我們的恩公。來救我家小姐的。你們快來替他改扮。那班婦人。任你喊破喉嚨。也不敢進來替他動手啊。魯公泰沒法。只得叫兩個僕婦進來。替他改扮。不多時。鳳冠霞珮。改妝好了。強一醉扭扭捏捏的走了兩步。向那兩個僕婦說道。你們看我扮得像不像呢。那兩個僕婦掩口笑道。像倒有些像。只是腰太硬些。如果能再軟一些。那便更好了。強一醉笑道。那却辦不到了。便是這樣的走起路來。我就十二分吃力了。再叫我扭腰。未免太難了。說到這裏。忽地房外一陣笑聲。有人說道。別的都不要講。可是那一雙碩大無朋的尊足。放到什麼地方去呢。強一醉聽得。忙低頭一望。不禁自己說道。啊呀。我倒忘了。這却怎麼辦呢。這時候鼓樂喧天。博山大王白花將軍。騎着一匹高頭大馬。領了五百嘍囉。擡着一乘大轎。已經到門口了。守門的飛也似的進來報信。魯公泰嚇得面如土色。忙叫人將女兒藏到別處去。一面又催強一醉快一些兒改扮。兩個僕婦倒有些急智。忙替他將宮裙放下三寸來。又關照他道。強爺。你走起路來。千萬不要大步走啊。大步走就很容易將腳現出來了。強一醉笑着點頭道。理會得。理會得。兩個僕婦又替他套上紅紗面罩。他忙道。不要不要。這個勞什子。戴上了。氣悶煞人。那兩個僕婦人。

連忙說道。強爺那可動不得。而套子一拿。就要露出馬腳來了。還有一層。便是你千萬不要說話。你這副雄鴨鬚子。又容易露出馬腳來的。強一醉無奈。只得答應着。扶着兩個婦人。扭扭捏捏的走到前廳。紅氈上面。魯公泰硬着頭皮。捏着一把汗。隨後出來。白花將軍穿着一身大紅的吉服。早站在紅氈上等候了。一班強盜首領。個個捧着一柄一塊肉的大刀。排立在階下。一個穿藍套子的強盜。走到神前。放開劈毛竹的聲音。賊道。奏樂。一時鼓樂齊鳴。又喊交拜。他兩個拜了天地。又對魯公泰拜了四拜。白花將軍。便命將新娘扶上轎去。魯公泰故意向白花將軍說道。小女得侍將軍。塞門大幸了。只是她年輕性慳。務望將軍原諒她一些。老漢就感激無際了。白花將軍笑道。丈人放心。小婿人雖粗莽。但是對於婦女們。却懂得些溫存的。他說着告辭走了。帶了一班強盜首領。一齊出了大門。放了三通大礮。一個個騎上高頭大馬。耀武揚威的簇着轎子。向博山緩緩地發進。剛剛走到山根下一條長溪邊上。猛聽得轎子裏面。發出一聲劈毛竹的聲音來。衆賊人嚇得目瞪口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寫了塵與髯老倆對談世事一段。蒼涼悲壯。宅心仁懷。令人迴腸盪氣不置。髯老者究係何人。著者故弄狡狴。不肯明告讀者。然細參佛偈。當能點首會悟矣。

強一醉誤入魯家。以索酒食而成新嫁娘。文法殊梯突可喜。

第四十回 附鳳攀龍羣英結偶 伏獮斬蟒雙俠潛蹤

却說白花將軍押着轎子。走到博山根一條小溪傍邊。猛聽得轎子裏面。發出一種驚人的怪聲。嚇得那班接轎子的一個個心驚膽戰。白花將軍在後面聽得。也自驚疑不止。一催坐騎。趕上前來。問道。怎麼了。方是那裏發出來的怪聲。那四個扛夫。同聲回道。大王不好了。恐怕新娘子發羊癲瘋了。話句未完。猛聽得轎子裏面搗

也似的一陣響聲。那幾個扛夫叫苦連天的喊道。新夫人請你放尊重一些啊。我們這頂轎子是租得來的。你這樣頓足。將轎子底板穿通了。也要賠償人家轎子的。強一醉在轎裏捏着嗓子說道。奴家在轎子裏面悶得好不難受。你們趕快替我將轎門開了。白花將軍聽得。忙罵那班扛夫不當心。爲什麼要將轎門關起。嚇得那四個扛夫趕緊停下轎子。七手八腳爭先恐後的將轎門開了。冷不防強一醉在轎子裏面一頭躡了出來。將那個開門的扛夫。撞了個四爪朝天。強一醉見了一條小溪。橫在道旁。正合自意。故意哭道。奴家不要命了。他說着扯起羅裙。遮着他那副胡桃式的面孔。往小溪中便跳。那個白花將軍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忙喊手下人下去打撈。那班嘍囉誰也不肯下去。他可急了。眼見心上眼中的人兒。要與波臣爲伍了。他飛身下馬。趕過來一把拉住強一醉的後衣角。強一醉猛的往前一躡。白花將軍身不由己的隨他落下小溪。強一醉將灌四眼道人的本領拿了出來。將個白花將軍先灌了個半死。然後從水肚裏冒了起來。他一手擎着白花將軍。一手將自己的面罩扯去。哈哈大笑道。瘟賊。我看你今天要算快活極了。你家夫人同你在水底定情。倒便宜你了。白花將軍睜開眼睛一望。嚇得倒抽一口冷氣。連道。好漢饒命。好漢饒命。恕我有眼無珠。妄自冒犯你老人家。萬望你老人家高抬貴手。饒我初犯罷。強一醉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白花大王。如今竟向老婆討起饒來了。豈不是絕無僅有的笑話。岸上羣賊見了。也自齊叫一聲怪事。不由的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只怕今朝日子不好碰到黑煞神了。有的說這新娘子恐怕是白蓮教裏的人物。也未可知哩。還有的說我們上了魯家的當了。這人定是冒充新娘來的。有幾個首領。怒目咬牙的取下弓箭。便要射強一醉。無奈強一醉緊緊地摟住白花將軍。只恐射他不着。反傷了自己的人。只得站在岸旁。齊聲向溪中大叫道。是好漢。敢上岸來和老爺們見個高下麼。強一醉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不要在那裏口出浪言。你強大老爺如果懼怕你們。也不來做作新娘了。你們在那裏耐一耐性兒。等你強大老爺和你家白花將軍。耍得夠了。自然到岸上來和你們見一見高下。決一決雌雄呢。他說着。在腰裏取出一對板

斧。向白花將軍笑道。朋友。你佔盡上風了。今天總算你的流年不利。腦袋要和肩膀分家了。在陽間沒有做到新郎。請你到酆都城裏去做新郎罷。夜叉姑娘在那兒等候咧。他說到這裏。一斧下來。白花的頭顱早脫離頸上了。岸上的衆賊。一齊發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那個黑小子將我們的寨主殺了。強一醉將白花的頭顱。猛地向岸上擲去。口中大喊道。你們不要驚慌。看我寶貝來了。衆賊嚇得紛紛地讓開一條大路來。強一醉飛身上岸。擺開雙斧。砍瓜切菜也似的。在衆賊當中亂殺。直殺得那班烏男女叫苦連天。紛紛地向四下裏飛逃。那幾個首領還不知死活。各掣兵器。一齊擁來。將強一醉圍住。強一醉那裏將他們放在心上呢。舞動兩柄板斧。神出鬼沒的將衆賊逼得和走馬燈也似的。莫想近他身邊一些。殺了多時。強一醉性起。大吼一聲。一斧飛來。將那個使棍的賊子。劈成兩片。其餘那幾個見了。嚇得魂飛魄越。忙要逃走。無奈強一醉的雙斧。舞得風雨不透。兀的不能跳出圈子。再一會。那個使雙刀的賊人。頭也飛了。還有四個知情不妙。只得丟去兵器。一齊跪下。滿口哀告。求他饒命。此刻魯公泰得着強一醉得勝的消息。已招集五百餘名鄉勇趕來助戰。到了他們作戰的地方。一個嘍兵的影子也看不見了。祇見四個賊兵的首領。跪在地上。沒命的向強一醉求饒。強一醉着了一身濕淋淋地宮妝。一頂鳳冠。也不知到那裏去了。蓬着一頭吉祥草也似的短髮。圓睜二目。兩手執着兩柄明晃晃的大斧。那一種凶惡且趣的情形。比較雍和宮裏的牛鬼蛇神。還要難看三分哩。衆人見了。又是害怕。又是好笑。但見他向衆賊問他。你們要不要命。他們齊聲答道。要命……要命……強一醉道。既然要命。快一些兒趕到山上去。將所有的強盜一齊給我解散了。你家強大太爺做一次好事。放了你們。否則一個個的頭顱。都要和我一對板斧親嘴了。他們忙道。是是。說着。便要動身走了。強一醉道。慢慢。你們幾個且留下名姓來。以防還有一兩個不怕死的小賊。再來滋擾。就歸你們負責。他四個聽得。一齊拍着心口說道。好漢請放寬心。以後如有半個賊人到過近來擾一下子。皆來問我們就是了。那時隨好漢怎樣的譴責我們。我們雖死無怨的。他們說着。各自報了名姓。強一醉點頭說道。有

這樣。我斷不與你們爲難的。你們當心一點。去解散他們吧。說着那四個賊首。一齊碰了幾個響頭。爬起來飛也似的趕到山上去解散衆賊兵了。魯公泰忙將強一醉請到家中。替他將濕衣換下。強一醉向魯公泰說道。我已替你家將圍解了。此刻我也要去了。魯公泰那裏肯讓他走。忙道。恩公稍在舍下盤桓幾天。讓老漢備一些薄酒。菲禮。聊報大德。強一醉笑道。你不要苦苦地來留我了。此刻我還要趕到別處去。有正經事。下次遇巧。或者還可以叨擾府上呢。魯公泰再三留他不住。無奈。只得命人取出馬蹄赤金三百兩。作爲路費。強一醉一陣憨笑道。這些東西。祇能夠擺在府上。我們要他有什麼用處。空自累墜煞人。我要是貪你家的酬報。老實對你講吧。也不來替你家竭力退盜了。魯公泰見他執意不肯將金子收下。不禁流淚說道。恩公不獨救了老漢全家的性命。且而爲一方除害。老漢這一些兒薄敬。也不算什麼越分的。恩公兀的不肯收下。叫老漢於心何安呢。強一醉憨笑道。你這老頭兒。真是糾纏煞人。罷罷罷。你既然執意要將這金子送給我。我也不客氣。算我收的就是了。請你將這些金子。全數分給週近的貧民罷。那麼我就感激不盡了。他說罷。一個箭步。飛身上屋走了。魯公泰和衆人驚嘆了一回。將三百兩馬蹄金。兌足紋銀。依着強一醉的吩咐。全數分給與週近的貧民了。從此以後。博山腳下的各村民衆。安居樂業。再也沒有一個強盜影子來現一下子了。再表強一醉連夜趕回周村。見了衆人。將以上的事。情說了個究竟。將衆人笑得肚痛。羅良驥向衆人說道。我真佩服他的本領。什麼事兒他都幹得出。換了別一個。誰能做出這一齣來呢。至多將衆賊趕散了。那裏又會去假妝起新娘來呢。真是爲所欲爲了。說到這裏。只聽得呀的一聲。從天空裏斜刺飛進一個人來。衆人定睛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凌風師太。但見肩背雙劍。手裏拿着一束紅柬。笑吟吟的向殿英道。你們是幾時到這裏的。施殿英道。我們也是今夜到的。她笑着將手中一束梅紅的柬帖。遞與殿英笑道。既做師父。還要做月老呢。殿英聽得她的話。好生不明白。將柬帖接到手中。第一封上面寫着。

良驥綠君。夙具慧根。欲登無極。少華二層。

第二封上面寫着道。

指頂一捻蓮瓣。石上已注三生。

這兩句的下面。却寫着強一醉周雪鵠兩個人的名字。第三封也是兩句道。

秋屏合配周家駿。麗玉當婚高氏驪。

施殿英看了微微的一笑。又看第四封。只見上面寫着四句道。

祥珠祥珠。誰爲爾夫。欲問究竟。卽小龍駒。

殿英看罷。向凌風師大笑道。師祖此舉。却是美事。未知這小龍駒係是何人呢。凌風師大笑道。你問一問看。或者廳上有一個人叫着這個名字哩。施殿英忙向衆人問道。你們的當中。誰叫做小龍駒呢。話猶未了。寶寶元忙站起來。吞吞吐吐地答道。這是我的小時候乳名。未知師叔怎麼知道的。施殿英笑道。好好好。你將這紅柬帖子拿去看看。寶寶元懷着鬼胎。將紅帖子接到手中一看。不禁滿面飛紅。低下頭去。一聲不響。衆人好生奇怪。連忙擁過來。將帖子從他的手中拿過來。大家細細的一看。吉祥珠也在其內看了究竟。不禁兩頰噴霞。忙退身到椅子上面。坐下。將粉頸低垂到酥胸。一話不發。上官麗玉悄悄地笑道。沒有到吉日。先來做新娘了。吉祥珠擡頭向她。她下死勁瞅了一下子。也不答話。上官麗玉正要向寶寶元去調笑。何其俊手裏拿着一張紅帖兒。向她笑道。你不要在取笑別人吧。你且來看看這帖子上面寫的是什麼呀。上官麗玉忙移動蓮步走了過來。朝那帖子上面一望。不覺也紅霞上粉龐。倒退幾步。向祥珠身傍邊的一張椅子上面一坐。不聲不響起來。吉祥珠悄悄地笑道。怎地你方才不是嘴伸八丈的來說人的麼。現在爲什麼又跟我學起來呢。上官麗玉向她啐了一口。也不答話。起身向後面走去。吉祥珠也隨着到後面去了。不多時綠君雪鵠也自兩頰飛霞的到後面去了。施殿英向凌風

說道。依我的愚見。一靜不如一動。不妨叫她們全在這裏結婚罷。好在他們全到成人的年紀了。凌風道。我也是這樣的設想。我那兩個孩子。都是無依無靠的。讓她結婚之後。各隨夫婿。我的身邊倒覺得清淨不少哩。此刻藍天霽正拿着第三封紅柬看看。聽到這裏。忙拿着柬向凌風笑問道。十八叔。這高氏驕是那一個啊。高順點頭說道。是我的學名。凌風師太笑道。如今好趁着我們在這裏。大家齊將手續了罷。省得向後麻煩。她說道。便將這件事對家駿的父親致遠商議。致遠聽得這個消息。真是喜從天降。一口無阻的答應了。他便要去替他們製辦婚嫁的家什。凌風師太忙道。這倒用不着。我們做這層事。比不得那些俗人。用不到那些無謂的排場。就連喜帖都不必發。人言可畏。還是簡陋一些的好。致遠只得答應。高順與寶寶元趕緊回去。稟知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父母。自是樂於從議。高順寶寶元忙又趕到周村。到了二月初一那一天。正是他們結婚的日子。周家驛由淮安趕到中鳳中鷄。在霄古香四個也到了。徐一真。鄭武衛。東方鐵。馮雪藕。劉仞千等一班二世中的英雄。也都陸續的到齊了。這一天。周家十分熱鬧。真個筵開玳瑁。席設芙蓉。到了晚間。僮相喜娘扶出一對一對的佳兒佳婦。先拜師傅。後拜父母。樂人奏樂。將一對對的新人送入洞房。到了亥正的時候。衆位老英雄一走。伏鐵頭藍天霽雲在霄等一班人頓時挨次着去大鬧新房了。到了良驥的新房裏一望。大家不禁齊吃一驚。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倆已不知去向。祇見窗下的桌上。放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道。

弟子良驥綠君謹承師訓。刻往少華去矣。

衆人看罷。才知道他倆往陝西少華山去了。他們便又到家駿的新房裏去鬧了。話分兩頭。再說良驥與綠君交拜天地之後。回到自己的房裏。良驥將喜娘等屏了出去。向綠君說道。綠姐。我們此刻還在這裏作什麼呢。綠君點頭道。我們好去了。她說着將身上的吉服脫了下來。佩上了七星劍。良驥也自換了衣服。帶着狻猊雙鋒劍。和綠君從後窗躡了出來。使起飛行功。直向陝西發進。直到月出東山的時候。才到少華山的東根上。良驥抬頭

一望不禁大吃一驚。暗自說道：這真奇了。這裏不是我在蜀山湖馬家夢中的景象麼？他想到這裏不禁萬慮皆消。欣然向綠君說道：綠姐，這個去處，你到過沒有？綠君皺眉說道：我記的好像有一次夢裏到過這裏的。良驥聽得這話，又是一驚，忙道：你在什麼時候夢見到這裏的？綠君道：彷彿你那次失走了。我在家駿家裏得了一夢。到這裏來的。我在山頂上，望見你被許多妖怪追到無路可逃。我來救你的。良驥拍手笑道：照哇照哇，我也是那一夜得夢到這裏的。綠君笑道：那裏便有這樣的巧呢？良驥將那天夜裏的夢景，細細的告訴了綠君。綠君點頭嘆道：老師祖的心腸，待我們多麼熱啊。那日夜裏的夢景，未始不是他老人家來點化我們的。我們如不刻苦上進，豈不空負了他老人家一片美意麼？良驥點頭說道：可不是哩。我們倆此番來，還不知落起在山上山下呢。綠君道：那一定是在山上了。因為這山下許多村落，俗氣太深，殊與我輩有礙的。良驥點頭道：不錯，以山上爲妙。說到這裏，猛聽得西邊一片價喊聲道：大家快逃啊。那兩個畜生一道出來了。接着又是一陣過山礮，隔林礮的聲音。霎時那西邊一帶林子，被煙塵迷住了。列公，這西邊的喊聲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少華山北有三個村落。第一個叫合心村，第二個叫證道村，第三個叫超凡村。這三村的居民，大都耕種爲業，連年五穀豐稔，安居樂業。他們的田一半靠着少華山根。去年八月裏，不知怎麼，從山上忽然下來一條筲斗粗細的大蟒，將一班耕田的老農，吃了十幾個下肚。從此無人敢再到山下耕種收割了。合心村的人民，想起一個法子來，便辦了許多雄黃，撒在蟒出的山谷口。這樣的一來，那蟒果然不再出來了。衆居民仗着膽子，又到山根下面來耕種了。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蟒蛇確已不來了。不料有一天下午的時候，一班種田的人正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不料從山上跳下一隻猩猩來，有七尺多高，兩隻眼睛和兩盞明燈相似，縱到田裏吃牠，拖去一個人。衆農夫大驚逃躡。經此一嚇，又有許多日子不敢到田裏來。後來證道村的人辦了許多的槍銃子，在山根下面預備着。一方面叫人到田裏去工作，有兩次猩猩被槍礮的聲音嚇走了。大家便以爲得計了。每天要到這裏工作的時候，預先將大礮

鳥槍架好。長此以往。那毒蟒與猩猩果然不敢再來了。一月復一月。衆人的腦海裏面。將那毒蟒猩猩的映像。漸漸地忘了。今天他們照舊到田裏來忙春種的事宜了。他們捫耙耨鋤的紛紛下田。到了未牌時候。衆農夫吃了中飯。復行到田裏來工作。在這時候。猛聽得半山裏劈毛竹也似的發了兩聲。接着又是一陣腥風。衆農夫一齊立起。向山上望去。瞥見一條七丈多長的錦鱗大蟒。從山凹裏疾風暴雨般地直躡下來。衆老農嚇得魂飛魄越。一齊拔步飛逃。一面拚命價的狂跑。一面暴起滿頭的青筋。大聲喊道。開砲啊。蛇來了。喊聲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喊道。猩猩又來了。如何是好。接着轟通轟通七八響大砲的聲音。衆人都以爲這七八響大砲。至少也要將牠倆打死了一個呢。不由的一齊回過頭來一望。只見那隻猩猩被砲聲嚇得直躡到一棵柏樹上頭。那一條錦鱗大蟒已經直躡到山下的田裏了。衆農夫嚇得手顫腳軟。一步也不能跑了。在這時候。瞥見林子東邊疾如飛鳥的躡過兩個人來。却是一男一女。那個女子蝴蝶翻飛的直躡到猩猩攀的那棵柏樹上面。舉起劍來。向猩猩便刺。那猩猩忙躡了下來。那女子也就跟着躡了下來。猩猩長嘯一聲。輕如秋葉的直向山上逃去。那女子跟着緊緊不捨的追了下去。那個面如冠玉的少年。拔出寶劍。擋住那個大蟒的去路。厲聲喝道。好孽障。到那裏去。那條大蟒霍地往前一躡。翹起頭來。好像一座肉塔。張開血盆也似的大口。噴出一股毒霧來。那少年趕緊往東邊一躡。足數躡去有三丈多遠。立定了脚步。不防那蟒一翻身。一條盆粗的尾巴。向那少年橫掃過來。那少年忙一縱身。足數跳起有兩丈多高。讓過牠一尾巴。翻身下來。一挺寶劍。正要來刺他的脊梁。誰知那蟒忽地掉轉頭來。張開大口。又要噴霧。那少年只得一收寶劍。身子一蹙。從蟒項邊躡過來。剛剛足踏實地。誰知那蟒又是一口毒霧。直噴出來。那少年往西邊一躡。又讓過了。此刻正是南風。一陣吹來。一股腥臭不堪的毒氣。順着風飄了過來。早將那些農人。噁倒了數人。那些農夫見那少年和毒蟒鬥。少女和猩猩鬥。只看呆了。將逃命的這層事。倒忘到九霄雲外了。便是他們的當中。噁倒了數人。他們也未曾介意。此刻只見那個女子。和猩猩在半山裏格鬥。躡來

縱去。只鬪得山石橫飛。澗泉失色。那猩猩雖然厲害。怎禁得那女子的寶劍。舞得風雨不透。一些兒也不能近她。不多時那女子忽地將柳腰一擺。一劍從背後穿出。正中那猩猩的右臂。那猩猩狂叫了一聲。回頭就走。那女子嬌聲喝道。好業障。到那裏去。快快給我跪下求饒。尚可留你一條性命。如再倔強。休怪我劍下無眼了。那猩猩好不作怪。竟像懂她話一般。撲地跪在山石上面。哀啼不止。那女子用劍割了一根山藤。拴牢那猩猩的頸項。牽下山來。這時候。那少年和蟒已鬥得難分難解了。那蟒到了現在。已經委靡多了。不像從前那樣的厲害了。那少年得了一個空子。從牠的旁邊躍過來。飛起一劍。那條大蟒的筩斗般地一顆頭。早落在地上。那無頭的蟒身。顛地一捲。靠近幾棵小樹。給他捲得連根拔了起來。眼見那蟒身段上不住的顫抖。不能再動了。那少年和那女子帶着猩猩。長嘯一聲。直向山上飛去。霎時不見一些蹤跡。祇剩殘日西沉。暮靄蒼蒼。林中的樹葉。不住的簌簌作響。不知道是人。是仙。是真。是假。是筆。是墨。小子這部峨眉劍俠傳。在這時候。也就暫告一結束了。

〔評〕良驥綠君爲斯著之主中主。家駿雪鵠高順輩爲斯著之主中賓。故以主中賓之結婚。點出良綠之姻緣。伏鐵頭爲賓中主。故先良驥而去。以引出良綠遁跡少華。章法井井不亂。著小說開宗不易。收束亦難。如此等之收場。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封面繪意：黃石崗宮公談姊妹（全二冊實價三角）